
武俠世界
第36年
45
$18.00

編者話 今刊蕭玉寒先生繼「飛龍在天」帝皇風水故事之完結篇「龍飛鳳舞」。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因拉伕建築萬里長城與阿房宮而導致天怒人怨，其之龍氣亦擋不住千百萬人慘死的血煞，天機大勢已屆逆轉之期……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故事精采絕倫，寓玄機之論說，闡析天象、大地龍脈，將因果輪廻「天帝從營室渡銀河抵天極」加以因勢利導，與趙貴妃鬥法之故事描寫得有聲有色，使膾炙人口的稗官野史更深入人心，令人閱來興趣盎然，不忍釋手。

*　　　*　　　*

鐵石心先生撰著的短篇「蕩魔傘」下闕續刊在今期，相信讀友閱讀了上半部之後，絕不會錯過今期精采的大結局，請欣賞。

霍去病先生所著的「寒夜屠龍」亦連續刊載在本期，請繼續捧場。

*　　　*　　　*

下期將刊登的新故事乃石磊先生撰著的「黑道風雲」巨型小說，耑此預告。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4.3.10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5期

（總號185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帝皇風水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四大龍脈　旺發現形

夕陽斜照，秦國都咸陽城咸陽宮巍峨高聳，一派金碧輝煌的帝宮景象。

此時是秦始皇一統山河，一手創立大秦帝國的第三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五月，盛夏季節，陽光猛烈，尤其是秦都咸陽位處西面，太陽西沉之地，因此直到傍晚時分，陽光依然鮮紅如血，於金碧輝煌中，透出一股强烈的肅殺之氣。

徐福跟隨內侍郎「太監總管」趙高，一路抵秦始皇嬴政的臥室雍正宮，趙高進殿參奏時，徐福留在殿外，他雖沒隨處走動，但眼睛却沒閒着，目睹夕陽斜下的秦宮美景，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恰恰是此殿中主人的氣數麼？

徐福正轉念間，趙高已快步而出，對徐福道：「徐福，聖上口諭，宣你進殿見駕，快隨吾來吧！」

徐福隨趙高進入雍正殿，但見殿中集六國宮中各等奇珍異寶，極盡奢華，心頭不由一凜，暗道：這宮中的物品，只怕隨便一件，便值世間百姓千百人一生一世的活命糧錢也！不料這始皇帝如此貪圖富貴享受。轉念又暗道：這始皇帝下令修築長城、驪山墓、天下馳道，不過是爲了保住他的一統山河，爲滿足他搜刮天下的窮奢極慾，爲了他秦嬴皇族綿延千秋萬世罷了！

想到此處，徐福眼前，又猛地浮現出修築長城西段的慘象：五十萬衣衫襤褸的民伕，在烈日下運石上山，民伕的頭被監工敲破，脚被尖利山石刺穿，鮮血染滿了山路，白骨堆積成小山，五十萬築長城的民伕，生還者不足萬人。

血與火在徐福眼前搖撼，徐福不由心胸欲裂，於肺腑深處怒吼道：「白骨黃沙，鳥啄人腸，銜掛枯枝；暴政如虎，磨牙吮血，屍骨成山。暴秦雖一統，不如早分吧！我徐福若不能除此暴政暴君，亦枉存人世，拚得慘受天譴，誓將此慘酷天機逆轉。」

徐福心潮激蕩，耳際猛地傳入一聲沉喝：「徐福！聖上駕臨，還不跪拜嗎？」原來此時趙高已引領徐福抵秦始皇嬴政的寢宮，嬴政正高踞於一張雕龍的御椅上。

徐福猛吸一口眞氣，抑住浮蕩的心神，從容不迫的微笑道：「草野徐福，來自海外之島，未知秦皇禮儀，望秦皇休怪。」

秦始皇嬴政盼揭皇榜取仙藥之人，已十分焦急，今日才終於見到敢揭皇榜之人，又聽他口氣不凡，自稱海外來客，料想必大有來頭，心中一陣欣喜，竟不但不生氣，反而呵呵笑道：「原來是海外之人，不知者不怪，朕賜你不必跪拜便了！」

嬴政一頓，立刻又沉聲道：「但亦須看汝是否眞有尋仙藥之能，若是沽名釣譽之輩，朕必一併嚴加治罪！」

秦始皇嬴政渴求不死仙藥的焦切之情溢於言表，徐福心中不由冷冷一笑，他從容的微笑道：「皇上，仙藥只可保一人之長生不老，但我另有辦法可保一國之氣運久遠，未知皇上願得哪一種呢？」

秦始皇一聽大喜道：「徐福，你尚有保吾國運久遠的妙法麼？快說來朕聽聽……但那仙藥，朕亦決不會放棄，江山雖如此多嬌，但若朕不能目睹統轄，豈非有違授予朕一統山河的天意嗎？因此朕兩者皆欲求取也！」

徐福微笑道：「是，皇上，草野徐福遵旨，但兩者有大小輕重之分，豈可一蹴而就？宜分緩急先後，皇上以爲然否？」

嬴政心癢難熬，難於取捨，因兩者對他皆意欲求之而後快，但又知這等玄學之士，强逼不得，否則亂說一通，豈非得不償失？因此無奈哈哈一笑，說道：「徐福，你不要在朕面前賣弄關子也！你只管把你最有把握的妙法先奏上來吧！」

嬴政心高氣傲，一統天下後更以「創三皇五帝功業」的「皇帝」自居，平日臣下稍說錯隻言片語，即有殺身之禍，他殺一人猶如捏斷一根稻草，他以這種無奈委婉的語氣說話，那當眞是破天荒的事了，甚至連他最寵信的內侍太監趙高亦嚇了一跳。

徐福却坦然一笑，毫不猶豫道：「是，皇上，據草野沿途所見，皇上下旨所築長城，西起臨洮（甘肅臨洮縣），沿黃河抵臨河（內蒙林河縣），北達陰山，南迄雁關（山西雁門關），再東延遼東，橫跨東西萬里，半壁江山。其規模之大，冠絕古今，用以抵禦匈奴，確爲鐵壁銅牆也！但可惜的是……」

嬴政的興趣果然被徐福的一番讚譽挑起，他興致勃勃的追問道：「可惜什麼？」

徐福微笑道：「可惜空有如此宏浩工程，却不加善用，把强固秦都咸陽風水運氣，以達千秋萬世的艮機錯失，否則大秦國運，必可延綿千年萬載而不衰也！」

嬴政目中一亮，盯着徐福道：「徐福，你且詳盡奏上，朕之國都咸陽的風水氣運如何？如何强固？如何可令吾秦嬴皇族千秋萬世長旺不衰？汝若有妙法，朕必重加賜賞，汝且大膽奏上！」

徐福爲令嬴政深信不疑，便向他略示玄機，評述咸陽的風水氣運

道：「咸陽之地，乃中龍所結之帝都也。天下龍脈，源出崑崙，其分三支，南龍、北龍、中龍是也。咸陽恰處中龍之腹，崑崙中幹一路東來，蜿蜒千里，數沉而起於橫山(即今甘肅積石山)，其山皆黃石，黃河劈空而過，如黃龍東奔，綿延八百里，再聳而爲秦嶺，東延分聳咸陽三大屏障，西有歧山，南有太白，東有終南，左聳歧山爲青龍，右聳終南爲白虎，後聳太白爲障，此乃龍合之大玄格也！」

嬴政點頭笑道：「既具龍脈合玄格，有甚好處？」

徐福微笑道：「咸陽帝都，形勝全、龍局美、王氣滙聚，是故文王、武王、周公列聖皆於此蔭生，再以此爲盤踞，進而滅商興周。再者秦國襄公賜封咸陽三秦之地，日漸强盛，到皇上手上，不是兼併天下，一統河山，一躍而成掌握萬里山河的始皇大帝嗎？」

秦始皇嬴政不由大喜，欣然道：「不錯！不錯！徐福，你果然甚有本事，洞悉吾都咸陽之盛，但既然如此强盛，爲甚尚須强固呢？」

徐福意味深長的微笑道：「然則皇上以爲，秦國爲甚麼可以代周而一統天下呢？」

嬴政恍然大悟道：「不錯！不錯！古咸陽原爲歧豐之地，周以此爲發祥地，後來覆滅，必與其地力有莫大關連！那咸陽都尚有甚缺陷？」

徐福心中嘿嘿冷笑，暗道：這暴君竟欲求千秋萬世，但他肆虐暴殘天下，怎又與此王氣之地相配……徐福心中轉念，便決然的道：「是故咸陽都王氣雖然宏大，可惜三面屏障，左青龍右白虎，後有山障，卻獨缺前屏，王氣久而必洩，此地之國運，便難保長旺不衰矣！」

嬴政吃驚道：「那如何可以挽回此缺陷？」

徐福從容的笑笑道：「皇上所築長城，西起臨洮，東經固原，直抵黃河，後又再沿黃河折回東行，直至遼東，長達萬里，雖可抵禦外敵匈奴入侵，但對咸陽都城卻無屏障之用，可謂入寶山而空回也。」

嬴政點點頭道：「你所言不錯，朕當日修築長城，的確乃爲防禦匈奴入侵，以保吾江山永固，這與咸陽都氣運又有甚干連？」

徐福微笑道：「築長城固然可以防禦外敵，然則築城爲甚不可以强固咸陽都城氣運呢？咸陽三面皆有青龍白虎屏衛，獨缺北面之屏障，若把長城延伸入咸陽北面，再繞咸陽四周，四面環繞，重重屏障，豈非可保咸陽地力王氣穩固如磐，長旺不衰麼？」

嬴政眼神不由一亮，欣然撫掌道：「不錯！不錯！吾既築萬里長城亦可築城，又何惜築一道咸陽城牆作屏障？好！徐福你果然有見地！」他一頓，又鄭而重之的目注徐福道：「你既有此佳議，未知可否替朕督工修築咸陽長城？所需人力、物力，朕決在所不惜！」

徐福道：「徐福乃草野之身，不便擔此督工重任，但把修城圖則繪好，皇上派人按圖施工可矣。」

嬴政正猶豫之間，內侍郎趙高眼見此乃一個搜刮金錢的良機，便不捨得放過，向嬴政進言道：「啟奏聖上，徐大師所言，亦有其理。聖上不必擔心督工之人，奴才願爲聖上承此重任！」

嬴政對趙高甚爲寵信，一聽便笑道：「趙高你這小奴才，既願爲朕督工，咸陽長城工程調度督工，便一併由你籌策，朕並下旨，讓將作少府(掌管宮廷修建之職)全力助你建功吧！」

趙高喜道：「奴才謝聖上恩寵。」

嬴政卻意猶未盡，他追求國運千秋萬世的興致雄心，此時已被徐福挑逗起來，正躍躍欲試，哪肯輕易罷手？只見他目光灼灼的盯着徐福，忽然又興致勃勃的向徐福道：「徐福，你既知咸陽都之缺陷，又是否可替朕勘察吾之咸陽宮運數？若肯爲朕謀策，朕必重重賞賜！」

徐福一聽，心中不由又嘿嘿一聲冷笑，暗道：這暴君竟意猶未足，豈非咎由自取，怪不得我徐福趁勢再伏「玄機」……徐福心中轉念，便不動聲色的微笑道：「皇上，咸陽宮金碧輝煌，甚有帝宮氣派，不必再追索其氣運了吧？」

嬴政道：「不然，你有所不知，朕近日神思懈怠，已無復當年精猛，朕正值壯年，怎會未老先衰？因此朕懷疑咸陽宮必有甚缺陷之處，才有如此變數也！」

徐福暗道：這暴君肆虐天下，單是千萬無辜慘死百姓的血煞之氣，你已抵禦不了，又怎擋此地脈王氣？徐福微笑一下，忽然道：「皇上，既有此疑惑，徐福也就大膽推斷，咸陽宮雖然金碧輝煌，氣派不凡，但宮門均座東向西，迎正夕陽，夕陽雖美麗，但壽數不長，有損皇上的天壽呢。」

嬴政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古語有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與朕之狀況恰恰相符也！徐福，你既然已窺破咸陽宮缺陷，可有妙法化解？快奏朕知曉！」

徐福微一沉吟，即意味深長微笑道：「皇上，咸陽宮夕陽斜照，其兆不祥，但夕陽之後乃夜臨，夜空星斗燦爛，滙聚成銀河，長夜閃

耀，乃象徵天帝人王氣運長久不衰之兆也。若能依此玄機佈局，則不但『夕陽斜照』兇兆可以化解，且生氣運千年之長旺之兆呢！」

嬴政一聽，十分欣喜雀躍，連聲道：「如何佈局？快說！快說……但能令朕氣運千年長旺不衰，就算移山倒海，朕亦決不退縮！」

徐福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若依吾之佈局，雖然可保長旺不衰，但絕非你秦嬴一脈，而是另有其主矣……但這是你咎由自取，怪不得徐福心狠意絕……徐福心念已決，便毫不猶豫，決然的道：「皇上，咸陽宮之南便是渭水，渭水之南，東有終南山，西有太白山，後有秦嶺屏障，乃絕佳風水龍脈之地也。因此……」徐福忽然一頓，似乎他接下的論斷十分驚人。

嬴政不由心癢難熬，急道：「因此甚麼？你快快說出，莫吞吞吐吐！」

徐福從容一笑，便往下續道：「皇上，因此若於咸陽宮南，渭水南岸，營建一新朝宮，其規模則勝於咸陽宮，建成之日，皇上可從咸陽宮渡渭水，而入渭水之南新朝宮，這便是『天帝從營室渡銀河抵天極』之兆啊！」

秦始皇不由聳然動容，喜道：「若如此，那豈非朕即天帝，天帝即朕麼？好！徐福，你此論極合朕之心意！朕決定依此行事，下旨於渭水南建造新朝宮……但未知其規模需多大呢？」

徐福微笑道：「天極無限，象徵氣運長盛不衰，象徵天極的新朝宮又豈可比咸陽宮狹小？自然是規模宏大，足與天極之浩相配也。」

嬴政決然的道：「好！朕便依你所奏建新朝宮吧！你不必擔心所需人力、物力，朕即下旨着將作少府聽命令於你，以盡快速度建造咸陽環城及渭水南新朝宮！」

當晚，秦始皇嬴政便連下三道令旨，其一是任命內侍郎趙高爲咸陽環城及新朝宮的最高督建，其二是下旨全國各地，征調工匠民伕，入咸陽動工；其三是下旨九卿之將作少府，聽命於趙高和客卿徐福大師，所需一切及任何調度，均不需面奏，可自行決斷。

秦始皇嬴政斷認，徐福所獻旺氣運兩大奇策，必定靈驗，日後兩大建築落成，一來可大大强固帝都咸陽的氣運，二來他已儼如「天帝」，從營室咸陽，渡銀河渭水，抵天極朝宮，他的氣運，便猶如朝陽到烈日，到美麗夕陽，又一躍渡夜銀河，而抵無限天極之境，太陽不落，千年不衰。既然如此，他的「不死仙藥」之求，倒可暫時緩一緩了。

因此嬴政特意依徐福之意，不以官祿加其身上，只視他爲「朝廷貴客之卿」，入住咸陽最華美的「貴卿館」，以便他盡心竭力，把「咸陽環城」和「新朝宮」圖則繪製出來，便可立即動工興建這兩大驚世傑作。

* * *

令世人感到驚奇的是，素以濟世救民爲己任的玄機大師徐福，在秦國以暴政一統天下，百姓正處水深火熱的苦難時刻，竟然獨闖咸陽，揭皇榜面謁秦皇嬴政。他不但向嬴政獻上「旺秦國運」兩大戰策，更盡心竭力，爲嬴政精心繪製兩大驚世傑作的圖則，據聞只要該兩大傑作建成，秦嬴國運便猶如「天帝降世」，可保千年長盛不衰了！

這訊息傳入民間，有人驚疑，有人羨慕，但正在受苦難煎熬的百姓，却大多咬牙切齒，暗恨徐福助紂爲虐，如此暴政，如此暴君，還助他「國運千年長久」！若然成功靈驗，天下百姓蒼生，豈非要做千年豬狗牛馬嗎？因此有人甚至恨不得獨闖咸陽，先行把徐福這「妖物」一劍刺殺！

民間的風言風語，漸而已傳入咸陽，又傳入身處貴卿館，地位超凡，極盡榮華富貴的徐福耳際。徐福竟毫不以爲意，日夜繪製那兩大傑作圖則，他似乎爲了討好迎合秦皇嬴政，已把天下百姓蒼生的苦難拋諸腦後了。

而且徐福很快便把兩大傑作的圖則繪製出來，並呈上秦始皇嬴政過目。

嬴政先展開「環咸陽城」圖則，仔細審視，只見圖則上標明「咸陽環城」的走向，西面起自岐山，東行至三原，折回南面的渭水河畔，再沿東西走向環繞咸陽一周。依此圖則，便恰好把岐山、渭水、終南山、太白山等山川形勝阻隔截斷了。

嬴政對地脈風水之學，亦略有所聞，閱後不禁有點迷惑，對徐福道：「徐大師此圖所繪，把咸陽與四周山水均隔絕了，咸陽豈非因此而缺了山水之氣運嗎？」

徐福從容回道：「皇上，非也，周家八百年天下，皆起自岐山，秦之旺發，亦源於此也。因此吾把岐山靈氣，用一道長城引入咸陽，再以環咸陽之城來固鎮，令地脈靈氣穩如泰山，不至外洩，則帝都咸陽氣運，自可千年不衰，千秋萬世長盛也！」

嬴政一聽，不由大喜道：「不錯！不錯！周家八百年天下，與吾秦嬴一脈，果然皆發自岐山，徐大師既以此妙法引入岐山靈氣入咸陽，吾秦嬴之帝都必可千秋萬世長盛不衰也！好，很好！朕便下旨，

依此圖則營建咸陽環城，決不容有失！」

此時內侍郎趙高亦陪侍在側，他已接掌這兩大工程督工，料定此乃斂財的大好良機，巴不得早早成事，因此一聽便立刻附和道：「聖上英明！奴才立刻遵旨去辦！」

嬴政帶笑罵道：「趙高，你急什麼？待朕審畢新朝宮圖則，再一併籌劃吧！」

趙高忙陪笑道：「是，是，聖上英明，請先行審鑑徐大師的新朝宮圖吧！」

徐福又呈上「新朝宮」圖，嬴政仔細一看，但見「新朝宮」規模十分宏大，其分三殿，單是前殿的規模便十分驚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上可容萬人，殿前排列十二銅人，並可豎五丈之旗。周圍又設閣道，由殿前可直達南面「終南山」，山上建宮闕，殿後有復道過渭水到咸陽宮。

嬴政閱畢，不禁撫掌大笑道：「好極了！如此安排，朕即可如天帝，從營室咸陽宮，渡銀河渭水，而抵天極朝宮！朕之氣運，便有如日月星辰交替循環，千秋萬世，永不衰隱，徐大師果然匠心獨運，深得朕心！」

嬴政興致勃勃，更不再猶豫，當即向趙高下旨道：「趙高，傳朕旨意，着將作少府依此兩大圖則，即日動土興建！不得有失，違旨者斬。」

趙高一聽，又驚又喜，他也不敢有絲毫猶豫，立刻跪接兩大圖則，叩拜道：「奴才遵旨！願聖上千秋萬世，永保長盛氣運！」

趙高說罷，連忙出宮傳旨去了。

嬴政此際意猶未盡，目注徐福，興致勃勃道：「徐大師果有驚世之能！但未知新建朝宮，以甚名號爲宜呢？一併由徐大師裁決吧！」

徐福微一沉吟，即意味深長的笑道：「新朝宮按『從營室渡銀河抵天極』玄機而建，便從其中取二字，分別是『河』及『房』，代表『銀河』、『營室』之意，其名號便稱『河房宮』吧！」

嬴政一聽，不由又一陣欣喜，呵呵笑道：「不錯！不錯！『河房』之名，甚合朕意！便命名爲『河房宮』吧！」

嬴政這一聲旨意，新建的渭水南新朝宮，便正式定名爲「河房宮」。但後世傳之日久，便把「河房宮」取其諧音，稱作「阿房宮」了。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當下秦始皇嬴政，已十分欣賞徐福的玄機藝能，他恨不得把他留在身邊，作他的「國師大臣」；但又知徐福乃山野之人，決不慣困處朝宮，目下正仰賴他的才能，不便用強相逼。於是便改用另一種方法試探道：「徐大師既不願留在朝廷做官，未知日後何去何從？」嬴政的問話，雖然說得委婉，但仍帶着帝皇的威嚴。

却只聽徐福淡然一笑道：「徐福草野之身以天作被，以地作床，天下之大，皆秦土也，因此何處不可去？何處不可往呢？皇上勿爲此有勞聖心也。」

嬴政却微一搖頭，執着的道：「不然，你雖不欲任官於朝，但朕尚有倚賴之處，除目下動土營建的兩大工程，需你親臨督工監察，朕尚有重托付徐大師也。」

徐福一聽，便知嬴政心性多疑，在兩大工程未完之時，是決不肯放他離開咸陽的了，他目下是天下之王，只要他一聲令下，這天下便決沒有他徐福容身之地。徐福心念電轉，便尋思脫身之計了。只見他向嬴政含笑道：「皇上所指莫非那不死之仙藥嗎？」

嬴政大喜道：「好啊！原來你尚沒忘記朕之所求。不錯，秦朝國運千秋萬世，固朕之所望；但長生不死、永遠君臨天下，却也是朕之所求啊！切望莫負朕之所托！」

徐福一聽，心中不由微微一笑，暗道：吾之脫身時機已至矣！於是便欣然回道：「皇上，徐福既敢揭皇榜，自然不敢忘記皇上所求，只是時機未成熟，不便草率行動，免誤了大事，有負皇上重托。」

嬴政滿懷希冀，忙道：「你需甚時機？需甚人力、物力？只管奏上朕知！天下皆握於朕手，有甚疑難不可解決啊！」

徐福微笑道：「不然，皇上，吾所指時機，乃天時也。目下正値夏節，多吹西風，但尋藥須往海外之東，西風恰恰相反，海船怎可向東行呢？因此非待由夏轉秋，東風盛吹之時，方可揚帆出海，順利抵那蓬萊仙島，尋那不死仙藥也！」

嬴政點點頭道：「這也甚有道理，徐大師便先留在咸陽，一面督建兩大工程，一面等待秋節東風，這便兩全其美麼啊！」

徐福決然的搖搖頭道：「不然，皇上，徐福決不可坐待秋節東風降臨，尋長生仙藥，非同小可，仙島聖潔，決不可褻瀆，因此隨行之人，包括船伕雜役，均須根骨清奇，與仙島有緣，因此徐福須仔細尋覓，方可成功。若稍有輕慢，便算抵達仙島，亦必空手而回也，望聖上明鑑！」

秦始皇嬴政一聽，沉吟不語。他並不放心讓徐福離開，因爲兩大工程已正式展開，缺了徐福的督建，未知是否成功靈驗，二來他若

一去不回，那尋仙藥一事豈非落空？但「長生不死仙藥」，其魅力又着實非同小可，徐福所言亦大有道理，決不可褻瀆，因此隨行之人亦決不能草率，合適的人選，果然非徐福自行尋選不可！這便令嬴政左右爲難，矛盾之極。

不過，「長生不死仙藥」的誘惑魅力實在太大，什麼一統天下、威加四海、君臨天下、皇宮美女、若創而不能永享，對嬴政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和興趣，終於，嬴政放軟了口氣，對徐福道：「徐大師所言亦有道理，但爲甚不可在咸陽近地選擇出海之人呢？朕下旨讓你於咸陽自由進出，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兵卒黎民，均由你審察，這總可以了吧？」

徐福欲斷然的道：「皇上，長生仙藥乃仙家之物，得之可成仙體，千秋萬世而不衰滅也，因此往尋之人，亦須與其宏力相配，豈可局限於一時一地。而勢須萬里奔走，於天地乾坤、浩瀚無極中尋獲，方可勝任，望皇上明察。」

秦始皇嬴政一聽，作聲不得。好一會，才終於狠下決心，斷然的道：「好吧！朕便准你所奏！並賜你『免死金牌』，但皇天后土，大秦疆界，持此金牌均可自由進出，以便你仔細審察尋藥人選吧！」

嬴政爲示恩寵，當即下旨，賜徐福一面「免死金牌」，憑此金牌，他便可任意縱橫，不受嚴酷秦律困制。徐福深知有此金牌，可大大方便他行事，因此也不推辭，從容離開嬴政居停的咸陽宮雍正殿。

嬴政在徐福拜辭出宮後，仍興致勃勃，因徐福的降臨，連替嬴政解決了三大疑難，不但國運可保千秋萬世，且供他長享帝皇生活的不死仙樂，亦有望在即，嬴政自然十分興奮。他被困擾多時的神思不振，似亦被一掃而空。他返回臥宮，忽然便向隨侍太監下旨道：「快宣趙貴妃娘娘進殿見駕！」

不一會，趙貴妃娘娘便奉召趕到，原來她便是趙國送來的美人趙如姬，因曾在荊軻行刺時，救了嬴政一命，因此被稱爲左夫人，後來嬴政稱「皇」，依例制便晋封爲「貴妃娘娘」。她的地位表面上次於皇后，但在嬴政的心目中，她却比皇后更嬌貴。太子扶蘇是皇后所出，不過是以前冊立的，到趙如姬生下胡亥時，已不易動搖，這或許是趙貴妃心中最大的抱憾。

但趙貴妃爲達到胡亥爲太子，她自已日後以「皇太后」身份君臨天下的目的，却絕不氣餒，毫不放過任何一個建功爭寵的機會。

此時趙如姬奉召進殿，立刻便發覺嬴政神氣得很，心知他必遇上什麼大遂心意的喜事，便在拜見時，特地加了一句道：「皇上喜氣溢於眉間，莫非遇上大喜訊嗎？還是皇上忽然缺了美人作寢台呢？」

原來嬴政近年的宮中生活添了一個怪癖，他每晚睡覺，例必選三位美女，三位美女不論寒冬盛夏，均要光裸玉體。其中一位身子豐盈的，橫躺在床頭，嬴政的頭便枕在美人的玉腹上面，左右則伴侍兩位光裸妃嬪。當「玉枕」的美人，不許左右搖動，以免驚醒了嬴政的好夢。稍一大意，惹怒嬴政，便有殺身之禍，因此作「玉枕」的美人，只能當自己是「活枕」，眼睜睜的瞧着皇帝與身伴的妃嬪狎玩作樂，連一聲咳嗽也不敢發出。

趙如姬初入宮時，便曾當過半年的「玉枕」，嬴政曾當着妃嬪的面前，讚她是令他最舒服的「仙人枕」。後來趙如姬憑她的風鑑神術，救了嬴政一命，封爲左夫人，又誕下兒子胡亥，她便不必再當那提心吊膽、令人難熬的「仙人枕」了。

果然嬴政一聽便笑道：「貴妃平身，你乃朕之御妻，朕有六國美女二萬，還需貴妃作玉枕麼？朕其實如你所猜，果然欣逢大喜訊，心中高興，特召卿來與朕同享。」

趙貴妃忙道：「皇上喜從何來呢？」

嬴政欣然而笑，隨即把徐福獻上的保國運長久兩大奇策，以及着手尋覓長生不死仙藥的大喜訊，對趙貴妃一一說了。嬴政十分寵愛趙貴妃，因此言談間毫無保留，連他自己的心思亦坦露無遺。末了嬴政興奮的撫掌道：「貴妃啊！如此一來，朕之國運不但可保千秋萬世，且長生不死有望，可長久與卿等共享天下，豈非天大樂事嗎！」

趙貴妃留心傾聽，聽着聽着，她的心中忽然一亮，暗裏驚叫一聲道：「嬴政啊嬴政，你欲求長生不死心切，却竟然被徐福乘虛而入，陷入他的驚天妙計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眼睜睜的把你秦嬴國運氣數斷送了。」趙如姬心念電轉，但並不洩露，因爲她因此而從心中躍出一條妙計，正好趁機把太子扶蘇除去，令自己的親兒胡亥取而代之。

＊　＊　＊

只見趙貴妃聽罷嬴政的大喜訊，却僅只神色淡然的微微一笑，這一笑充滿神秘的意味，趙貴妃是欲以此來引起嬴政的注意。

果然嬴政立刻狐疑的瞥了趙貴妃一眼，道：「噢？貴妃以爲朕所言並非大喜事麼？」

趙貴妃深知嬴政心性多疑，他斷認的事，絕不容妃嬪說半個「非」字，否則輕者貶入冷宮，重則立刻賜死。因此她不敢坦露她心中的疑

惑，想了想，便繞了一圈子，婉轉的道：「皇上，此乃事關國運和聖體千秋的大事，臣妾怎會懷疑呢？臣妾但願皇上千秋萬世、永保聖安。只是臣妾亦略懂此等玄機奇學，昨晚臣妾夜不能眠，便步上宮中的觀天台，竟發現令人驚駭的異兆……」

秦始皇嬴政的注意力，已被趙貴妃吸引過來了，他知趙貴妃精於風鑑神算之術，否則亦不可能洞悉先機，事先安排應變，於千鈞一髮中救了他的生命，嬴政不敢輕忽趙貴妃的發現，忙道：「貴妃見到甚麼驚人異兆？」

趙貴妃神色凜然道：「皇上，臣妾夜登觀天台，但見東面極遙之處，忽然升起四道煙雲，其色分爲黑、白、黃、赤，其勢異常猛烈，騰空直射紫帝星！且分作四形，黑者乃虎，白者乃蛇，黃者爲獅，赤者爲兔，獅、虎、蛇、兔四大異形，竟輪番向紫微帝星撞擊，竟無休無止、非常猛烈……」

嬴政略知一二，知「紫微帝星」，主人間帝皇，亦即他秦始皇的自身星座，他一聽趙貴妃所言，亦大吃一驚，因「紫微帝星」受撞擊，豈非預兆他的「帝星」不穩？這還了得？他目光灼灼的盯着趙貴妃，急道：「紫微帝星被四大異物撞擊……然後如何？貴妃快說！」

趙貴妃自小得異人傳授，精通這等風鑑神數，占星之學，只見她微一沉吟，便朗聲道：「皇上，臣妾見那紫微帝星受輪番撞擊，初尚穩如磐石，漸而搖晃，再漸而竟搖撼起來，大有欲墮之勢！臣妾正驚疑間，忽見紫微帝星後有軒轅后星，其中一星光華大熾，直射四大異形之物，竟令其光華剋滅，紫微帝星才重復穩固如磐，再不搖動矣。」

嬴政又驚又喜，對這等天星兆應玄機，他深信不疑，而且此乃出自趙貴妃的所見，嬴政更絕無疑惑了，嬴政急道：「如此看來，紫微帝星全賴『軒轅后星』相助，才得以擊退四大異物的攻擊，穩固如昔……貴妃，吾知紫微帝星即朕之星座，但那『軒轅后星』主誰？四大兇惡異物隱伏何地？快告朕知！」

趙貴妃窺透嬴政的心思，暗道：你的要害已被吾狠狠捏住，還怕你不乖乖就範，依吾主意行事嗎？而且吾目睹之四異形撞擊紫微帝星，乃千眞萬確之天兆，對你十分不利，吾若不助你，只怕難逃此劫……嬴政阿嬴政，此刻你可千萬別過早消逝，太子之位，吾兒胡亥尚未謀獲，你若早逝，豈非大大便宜了當今太子扶蘇了？幸虧我趙如姬洞悉先機，不然吾之大計便徹底落空矣！

趙貴妃心念電轉，她已暗下決心，絕不能坐視嬴政遇劫早逝，起碼要保住他的帝位，直到兒子胡亥成功獲取太子位爲止！趙貴妃隱忍多年，她的驚人才智技藝，一直深藏不露，甚至那等風鑑神數奇學，亦僅略示一二而已，但此時此刻，憑她的風鑑神數已斷然決定，已屆她實踐驚人大計、挺身躍出的時機了！

只見趙貴妃忽地收斂溫柔媚笑，換之而一臉肅容，就如她從一位受寵的嬌滴滴美人，忽然變作一位洞悉天機、神通廣大的女玄機大師似的，她肅然的對嬴政道：「皇上，紫微帝星果然乃主人間帝皇，即聖上也；那四大異物，據臣妾所判，現已潛伏民間，且已成氣候，日後威脅皇上帝位的，必此四大異物無疑！稍一不慎，即陷萬劫不復之險境矣。」

嬴政神色大變，狠狠的盯着趙貴妃，厲聲道：「趙貴妃，朕問你，這四大異物現潛於何地？快告朕知！朕即下旨派大軍滅其九族，鷄犬不留，以絕後患……貴妃快說明白！」

趙貴妃卻意味深長的笑笑道：「皇上，此等天兆，乃從玄學中所測判，事涉天機浩渺，豈能以人世簡單之法剋滅？」

嬴政焦切的道：「那如何方可除此隱患？」

趙貴妃斷然的道：「以玄制玄，方可成功！」

嬴政急道：「那誰有此以玄制玄的神通？貴妃快說出來，朕決不惜代價以求，就算萬金亦等閑也！」

趙貴妃微笑道：「此人便在皇上身邊，皇上只因身處廬山而不識廬山眞面目罷了！」

嬴政一聽，不由目掃周圍一圈，他發覺在他身邊的，除了遠處侍候的太監、宮女，便僅是貼近身體的趙貴妃本人了，他不由醒悟道：「貴妃所指，莫非是你自己麼？唔，不錯，不錯，貴妃你果然身負此等玄機神通……」他一頓，忽然又呵呵一笑道：「朕明白了，所謂『軒轅后星』助『紫微帝星』脫險，指的便是趙貴妃親自出馬，爲朕化解此可怕患兆也！貴妃是也不是？」

趙貴妃微笑道：「皇上英明，悟性奇高，所斷自然不差毫釐啊！但未知皇上是否肯放臣妾獨闖民間，爲皇上除此禍患呢？」

嬴政驚喜道：「貴妃肯爲朕分憂，朕又怎會不許，但愛卿畢竟乃女流之輩，弱質之身，如何經受得住江湖兇險？一有甚差池，朕不但失去一位愛妃，更失去一位得力臂助，這教朕又如何放心呢？」

趙貴妃知道，嬴政此言倒並非虛妄，相反實發自衷心，因自靈台大夫鄒衍去世後，朝中無人精通玄學之道，她趙如姬便是嬴政唯一可以信賴之人了，試問又怎捨得放棄呢？趙貴妃欣然道：「多謝聖上一片心意，牽掛臣妾安危，但皇上放心，臣妾自負，尚有足夠本事，去經受江湖風險也！若皇上不信，可向臣妾考究、考究啊！」

嬴政一聽，不由大奇道：「愛卿除精通玄學，尚曉得江湖打擊之術嗎？好，此宮頂上華燈，距地面十丈，愛卿可以徒手把華燈摘取下來嗎？」

雍正殿中，屋頂之處，果然掛了一盞華燈，高達十丈，掛燈時須以兩層木梯接駁。

趙如姬仰首一望，卻微微一笑道：「這有何難哉……」話音未落，只見她纖足向地面一踏，身已如飛燕，飄射而起，恰恰掠到十丈高處，玉手輕舒，早已把華燈抓到手上，然後呼地降落下來，華燈高擎，向嬴政嬌笑道：「皇上，臣妾獻上華燈一盞，請皇上過目啊！」

嬴政見了，大喜道：「好啊！愛卿原來身懷絕技，有你在朕身邊，還怕什麼兇險，朕更不捨放你離開了。」

趙如姬一聽，也不等嬴政伸手接華燈，即又一躍而上，把華燈重行掛上屋頂，飄然而下，這才收斂笑意，肅然的向嬴政道：「皇上，臣妾請問，何爲皇上最大的兇險？」

嬴政不假思索地道：「這自然是事關朕之國運，朕之帝位也！」

趙如姬立即道：「皇上英明，那四大異物衝擊帝星之兆，豈非最大的風險嗎？皇上又怎可置諸不理！」

嬴政一時語塞，無奈呵呵笑道：「愛卿之意，乃欲闖江湖，爲朕化解兇劫，朕豈會不知，但朕亦擔心愛卿的安危。」嬴政一頓，終於決然的道：「好吧，既愛卿決意擔此重任，朕亦不便因一己私利阻妳，朕派一位無敵勇士，再任由你於軍中挑選十名精銳隨行，再賜隨行勇士調兵虎符，朕之百萬大軍，均可由其差遣！」

趙如姬欣然道：「謝皇上恩寵，但未知欲調派那位勇士隨行呢？」

嬴政道：「朕之殿前一等侍衛無神將軍，身負蓋世武功，有萬夫不擋之勇，有他隨行護衛，必可保愛卿周全。」

趙如姬當下也不再多問，欣然答應嬴政的安排。趙如姬心中暗道：嬴政如此安排，仍然是疑心作怪，他知我身懷武功，便頓起疑心，特派他的心腹武士隨行監視，以防我有甚不軌企圖……他如此多疑，此刻又深信那妖人徐福，看來此時揭穿他的陰謀詭計，嬴政決不會相信，反而徒增他的疑心，壞了我的大計，罷！罷！罷！反正徐福那兩大工程需時甚久，揭穿他的奸計也不急在一時片刻，且先把那四大異物除去，取信於嬴政，保住他的帝運，達成吾之大計再作打算吧！

趙如姬極工心計，她衡量了得失輕重，便決然地把她原來欲揭破徐福陰謀詭計的主意改變了，轉而向嬴政百般獻媚，當晚把嬴政侍候得如登仙境。

三天後，貴妃趙如姬換了一身江湖便裝，形如江湖女俠，由殿前一等侍衛無神將軍，率二十名精銳武士隨行護衛，悄悄離開咸陽宮，出了咸陽城北門，走過秦昭王所建的中渭橋，抵渭水河東岸，再沿渭水東岸前行十里，忽見渭水南岸，人山人海，正在搬運磚石木塊，規模龐大，令人咋舌。

趙貴妃駐足凝視，半晌不語，她身邊緊隨的無神將軍道：「貴妃娘娘，這便是玄機大師徐福，替皇上堪定的新朝宮河房殿的建址也，據說新朝宮建成之日，大秦國運，可保千秋萬世呢！」

趙貴妃向四周掃視，但見咸陽宮的南門隱約可見，恰好隔了一道渭河，與新建的朝宮遙遙相峙。趙貴妃心中不由低叫一聲：「果然佈局詭幻之極……新朝宮建成，皇帝便可從咸陽宮南門，渡渭水，而直抵新朝宮了，這其中到底隱伏什麼驚天玄機呢！」趙貴妃雖然精於風鑑神數天機之學，但徐福的佈局卻十分玄奧，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此趙貴妃雖然隱隱察覺其中伏有驚人詭計，但到底意味什麼？有甚可怕玄機？却一時間難於參透悟解。

趙貴妃不由微歎口氣，暗道：這徐福果然非同小可，今日碰上這等強敵，倒不可輕忽大意了，她心念急轉，便含混的回應無神將軍道：「無神將軍，吾等重責在身，不宜久留，新朝宮之事，待日後再說吧！」

無神將軍已奉了嬴政的密旨，此行除監視趙貴妃的行踪外，其餘一切均須依從她的調遣，便連忙回道：「是，貴妃娘娘，末將一切聽從娘娘令旨。」

趙貴妃神秘的笑笑，也沒再說話，領先奔去，無神將軍率二十精英武士，連忙緊隨而行。再東行十里，便抵咸陽重鎮函谷關口。函谷關的南面，便是正在修築皇陵的驪山，兩面高山夾峙，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形勢十分險峻，是秦都咸陽東出中原的唯一通道。

無神向函谷關守將出示秦始皇

御賜的調兵虎符，徵調二十一匹快馬及一輛四馬馬車。守將見了皇帝的調兵虎符，哪敢怠慢？當下立即選出上等快馬，及一輛四馬拉牽的馬車，更派出一名善御者，負責駕御馬車。

無神請趙貴妃上馬車，他自己率二十名武士，騎上快馬，由四名武士在前面開路，無神率八名武士居中護衛，八名武士殿後，一車二十一騎，風馳電掣的馳出函谷關，一路向東面的原魯國地域飛奔而去。

這一隊輕車快馬，行踪十分神秘，沿途所經任何關卡，守關的邊將均恭奉如皇帝君臨，馬車中的主人，又一直沒有露面，就連邊關的守將，各地的官府，也不知車上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向東面一連奔馳了近百里，眼看已遠遠拋離秦都咸陽地域，但車上的趙貴妃依然毫無表示，任由馬車持續東行飛馳。

無神將軍奉了秦皇嬴政的密旨，須嚴密監視趙貴妃的去向行踪，重責在身，不敢疏忽，無奈馳馬上前，向馬車輕聲喚道：「趙姑姑，前面五十里，乃魯州單縣地域，車騎仍續向東行嗎？」

原來自離開帝都重鎮函谷關後，趙貴妃為隱去身份，下令不必再行宮中之禮，亦不許呼「娘娘」，改以「趙姑姑」稱謂。「姑姑」是男子對女子的尊稱，因此「姑姑」的稱謂也可分清彼此的尊卑身份。

只聽馬車內的「趙姑姑」——趙貴妃沉聲道：「不錯！一路向東，不必猶豫！」

無神將軍仍不得要領，日後無法向嬴政交代，因此無奈▽　探道：「趙姑姑，為甚仍一路向　齊魯之地，素多亂黨叛逆，若再深入，只恐對『趙姑姑』不利也！」

「趙姑姑」微哼一聲，道：「你知道什麼？吾此行乃尋索玄機奧秘，消除有礙大秦國運的隱患，勢所必行，況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懼什麼叛逆亂黨，汝不必疑慮，只須依吾令旨行事好了。」

無神深知趙貴妃在宮中的地位非同小可，連皇帝嬴政亦對她言聽計從，他雖然亦甚受嬴政信任，畢竟只是殿前的一名侍衛將軍，怎及得上趙貴妃的尊貴？若稍一不慎，惹怒貴妃娘娘，在秦皇面前告他一狀，他的腦袋豈非嫌長得太牢了？權衡此中的微妙利害得失，無神暗自打定主意，此行只要保住趙貴妃的安全，其餘一切也不必多加置喙，免惹趙貴妃生氣。

無神心念電轉，再不敢多言，在馬上欠身恭聲道：「是，趙姑姑，末將一切遵令旨行事！」

無神說罷，即策馬上前，為防萬一，親自領先探路。在無神身後，這一隊神秘的車騎，便無聲無息的續向東面齊魯之地飛馳。

＊　＊　＊

就在趙貴妃一行人悄然離開秦都咸陽城的同一天傍晚，在東路咸陽二百里外的太白峯之巔，夕陽如火如血，正斜斜的照在一位白髮白鬍的老人身上，他猶如火中的一朵白花，顯得異常詭秘迷離。

老人向太白峯巔四周望去，但見雖是六月酷熱時節，峯巔之上，卻寒風陣陣，山峯上遍佈白石，猶如積雪覆蓋。老人不禁喃喃的歎道：「太白山頭玉雪寒，驅風飄拂上天台，雲深何處索天機？六月積雪路迷茫！咦？那到底是甚異象？」

老人忽然低呼一聲。

原來就在此時，太白峯的東面天角，分從前後左右四個方位，升起四團形狀各異的煙雲，冉冉直向天際，又懸於半空，躍躍欲動，前面一團煙雲，其色金黃，形如雄獅，昂頭揚蹄，其狀十分威武。

在「黃獅煙雲」的右邊，卻是一團赤紅煙雲，其形如兔，四蹄輕揚，竟奔向「黃獅」，然後俯伏倚偎在「黃獅」的身畔，猶如美女紅艷如火，十分迷戀雄壯的勇士。

白髮白鬍老人正沉吟思忖間，又突見「黃獅」、「赤兔」的後面，騰升的兩團煙雲已凝聚成形，其一色黑，形如虎；其一白色，形如蛇；一黑一白「虎蛇煙雲」於天際迴旋飄拂。那「黑虎煙雲」剛猛中帶柔，那「白蛇煙雲」陰柔中帶剛，此時正逐漸向對方飄近。

眨眼間，只見「黑虎煙雲」轉向「黃獅煙雲」緩緩飄去，但似乎懾於「黃獅」的威猛，剛移近八步，又立刻倒移十步，兩者的距離便反而遠了二步。不過，「黑虎煙雲」一進一退、徘徊彷彿之間，與其後面的「白蛇煙雲」反而更接近了。又見那「白蛇煙雲」忽然十分歡躍，身子一弓，疾躍上前，呼地一下，便把「黑虎煙雲」緊緊的纏住，「黑虎煙雲」欲迎欲避之間，「白蛇煙雲」已化作絲絲雲氣，把「黑虎煙雲」包圍蒙罩住了。

白髮白鬍人一見，不由喃喃的驚歎道：「不得了！這豈非千年難得一見的『蛇虎陰陽交滙』，剛中有柔、柔中帶剛、陰陽併濟、水火交融，以至一躍而成空前絕後的『橫空天龍』現世麼？天龍主兆人間帝皇，不得了！一代新帝降臨人間矣！」

白髮白鬍老人心念未了，天際間「黑白相滙煙雲」忽地一聲沉嘯，似虎嘯似龍吟，隨即迸射爆發而出一條黑白相間的「天龍」，果然從「黑白煙雲」中一躍而起，其膽氣大壯，張牙昂首舞爪，直向「黃獅煙

雲」撲攫而去！立刻，威猛的「黃獅煙雲」，與「黑白天龍」展開生死相拚的大交鋒……天際間動人心魄的嘯聲不絕，似獅吼似龍吟，兩者直鬥得天翻地覆、風雲變色！

白髮白鬍老人直瞧得一陣發呆，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好一幅驚天異兆圖！看來一代新帝已然現世，天地乾坤又屆大輪迴之期矣！但既然如此，為甚又現『龍獅激鬥』的慘酷圖景？而且其中又誰勝誰負呢？」

他急欲探索究竟，便焦切凝視天際，不料他尚未瞧清其中的奧秘，東面突然衝起一道如石的巨浪煙雲，直湧而上天際，驚濤裂岸、亂石崩雲，掩蓋了那「龍獅激鬥」圖景，「巨浪煙雲」忽地鋪散，化作滿天的赤紅水滴，傾盆而下，猶如漫天血雨，令人驚心動魄。

白髮白鬍人不由仰天長歎：「血雨傾灑，人間浩劫將臨……天機雖屆逆轉之期，但天下百姓必屍骨成山……哎，這到底是吉福還是禍患也？」

「呵呵！徐小哥兒，你既已目睹天兆，還發甚麼感慨浩歎？你難道沒加機謀，促此天機逆轉嗎？」

就在此時，徐福耳際，忽地鑽入一股老年蒼勁聲音。

白髮白鬍老人原來便是剛離開咸陽不久的玄機大師徐福，只見徐福一聽，便知發音之人是誰，因為當今之世，敢以「徐小哥兒」稱呼他的，也唯有「不知年歲老祖宗」老子李耳而已。

徐福不由心中一動，暗道：這騎牛的老祖宗怎的如此厲害，對我所伏的玄機洞若觀火，難道他的「一氣化三清」，當真可以瀰漫乾坤天地，以至無所不容，無所不知？

他心中微感不服氣，便亦呵呵笑道：「小子徐福，拜見吾道老祖宗……但徐福愚魯，學識未精，未能窺透天機，因此如何敢伏機謀，促天機逆轉呢？」

太白山峯巔，遍佈的如雪白石叢中，忽地躍出一頭青牛，青牛背上，端坐一位灰袍飄拂的古怪老人，單憑他這一副淡然如煙雲的神氣，便知他是天地乾坤間，唯一可以「無為一氣」化「浩瀚三清」的道家老祖宗老子李耳了。

只見老子手拍青牛之頭，口中呵呵一笑，笑聲中分出一縷勁音，直鑽入徐福的耳中：「徐小哥兒，你是否千里迢迢，跑來秦都咸陽，特向秦皇嬴政獻計營建咸陽圍城及渭水南畔新朝宮的兩大驚世工程？」

徐福點點頭道：「是啊！如此浩大工程，天下傳遍，老祖宗知道也並不足奇。」

青牛背上的老子道：「是極，是極，這兩大營謀，已傳遍天下，吾知道了亦實平常之極！」老子一頓，忽又呵呵笑道：「但徐小哥兒於兩大工程中暗伏驚天玄機，這便非凡塵俗世中人所能悟解了！」

徐福不由微一怔道：「老祖宗怎知小子已暗伏玄機？」

老子不由大笑，道：「小哥兒想必是考究老子來了！好，考究吧，老子試試回答一二。徐小哥兒，你獻計的『咸陽圍城』，表面上必以强固咸陽龍氣都運為理由，說服秦皇嬴政依計施為；但咸陽地脈本來甚佳，依水繞水，九曲三迴，三面屏障，龍虎相衛，乃一活龍之地，如今四面圍城牆，密不透氣，氣固然不洩，但『生龍』便登時變作『死龍』，好好的一座『活龍帝都』，便被你活活困死，成了一座『死龍之都』，則其氣運亦必衰敗，秦皇嬴政所求的國運千秋萬世，便只能如曇花一現，轉瞬幻滅！未知是也不是？」

老子朗朗道來，徐福不由暗暗咋舌，心道：果然不愧是「無為一氣化浩瀚三清」的老祖宗，他洞天徹地，功力之高，絕非凡人可達的仙境矣！不料吾深潛的玄機，他不必親臨，憑他的「浩瀚三清神氣」，便無遠弗屆，探索得如此透徹！

徐福驚佩之餘，不由喃喃的道：「吾之玄機萬不可洩，否則便徒延虎狼國運矣！」

青牛背上的老子微微而笑，也不理會徐福的驚駭，又續朗聲道：「再說那新建的渭水南畔新朝宮吧，你不是設計由咸陽宮作起點，渡渭水河，以抵渭水南岸新朝宮麼？又咸陽宮可定為當今帝皇的『營室』，渭水即主兆天上『銀河河漢』，新朝宮以『天極』佈局，合起來，豈非舊帝皇從『營室』移位，過渡到新帝之『河漢』，而終達『天極』大成之意嗎？此宮建成之日，只怕便是舊帝移位予新帝，新帝終達天極大成之時矣！」

徐福越聽越驚佩，他不由失聲道：「洞天徹地的老祖宗啊，你還洞悉什麼？」

老子大笑道：「徐小哥兒已伏下驚天玄機，舊帝行將移位，新帝勢必降臨，再暗兆其國號為『漢』，終有一番大成，天下方重歸『天極太平』，既然你已領悟此天機大勢，還猶豫什麼？更何必多問什麼！呵呵！」老子似乎十分欣賞徐福的悟性根基，這是他第二次現身與徐福相見，但已視他如道家眞傳了，因此詳釋玄機，毫不隱瞞。

徐福何等聰慧，他察言觀色，便登時明白老子的心意，他豈會錯過這個探索天機奧秘的良機？只見他向老子俯身深拜下去，口中道：「小子徐福，今日有幸再逢老祖

宗，尚求老祖宗釋小子之疑難，好造福於天下百姓！」

老子笑道：「你這小子，怎的忽然又向老子亂拋大高帽？拿『天下百姓』來壓吾開腔？好吧，吾既二度現身，亦即與你有緣，你若有疑難，只管說出來吧！」

徐福大喜，連忙問道：「多謝老祖宗。那請問我所伏的玄機，是否可達大成？以促天機大勢逆轉呢？」

老子道：「既你的玄機，乃悟天機而伏，那玄機便即天機，天機演行變幻萬千，其中必有甚多變數，一切但順其勢促其行足矣，何必根究於是否可達大成！」

徐福一聽，便知老子以他的「無爲而笑大巧」的道經來啟導他不可執着，心道：是啊，只要我順其勢而促其行，那吾之玄機便隱含於天機中了，又何必再去思忖什麼得失成敗呢？倒是把握眼下艮機，先行探索剛才所見天兆奧秘便了。

徐福心念忽轉，便不再糾纏於考究秦嬴國運上，轉而肅然的道：「請問老祖宗，小子剛才站此太白峯嶺所見天兆異景，先有黃獅黑虎赤兔白蛇四大異形煙雲，於東面天際躍現，及後連番變幻，令人驚疑！」徐福把剛才所見天象異兆，向老子詳述一遍，末了道：「老祖宗啊，依你老人家之見，這到底是甚異象呢？」

青牛背上的老子微一沉吟，即微笑道：「徐福，吾先問你，東面升起之『黃、黑、赤、白四色煙雲』，乃從何而來？主兆什麼呢？」

徐福深知老子正啟導他悟此天機大道，不敢有絲毫大意，連忙據實回道：「依小子之見，『黃、黑、赤、白四色煙雲』既從東面騰升而起，乃指東面必隱伏四大龍脈，其龍脈已屆旺發之期，因此眞龍氣浮，聚而成形，分別是『黃獅龍脈』、『黑虎龍脈』、『赤兔龍脈』、『白蛇龍脈』，其中『黃獅、黑虎』主陽，『赤兔、白蛇』主陰，所出之人，分別是兩男兩女，並已然現世，天地乾坤亦因此有一番驚人變幻也。」

老子欣然點頭，道：「徐福，你所判不差，果然是四大龍脈眞形現世，承納此龍脈者，亦果然是兩陰兩陽，且陰陽必然滙聚，然後可生驚天威力，參與天機大演變。而佈此玄局之士，亦必深諳天機大勢之道也。」

徐福大奇道：「原來有能人佈局！但未知佈此奇局之人是誰？」

老子微微一笑，似乎憶起什麼往昔有趣之事，臉上竟現一絲頑皮的笑意，略一頓，老子才忽然笑道：「徐福，吾曾收手握天機大道的九天玄女之眞身爲徒，你是否相信呢？」

徐福駭然道：「九天玄女乃天機使者，聞說天機劇變之時，必現於世上，或五百年、或五十年、或一千年必現第一次，五百年前乃春秋劇變之期，莫非老祖宗於其時收其眞身爲徒麼？」

老子欣然一笑，微微點頭，神態甚爲歡悅，輕聲道：「果然如此！及後九天玄女眞身又收百年前的一位奇人黃石公爲徒，爲授其絕學，遍走江湖大地，更預伏玄機，堪點四大奇脈，分佈各地，以應百年後的天機大演變！你剛才所見異象，不過是百年前堪就的龍脈應天機而旺發現出的眞形罷了。」

徐福心中又驚又佩又奇，別人說的他絕不會相信，但老子所言，却是無可置疑，因爲他的「無爲一氣化浩瀚三清」神功，天地乾坤於他，已無甚奧秘了！徐福不由喃喃的感歎道：「原來是九天玄女和黃石公師徒二人，於百年前伏下的玄機，而兆應於今時今日！天機奧妙，當眞不可思議！」徐福忽然一頓，因爲他深知眼下探索天機奧妙的艮機稍縱即逝，今日太白峯顚與老祖宗老子一會，又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又見其「神龍一現」了。

於是徐福趕緊追問道：「請問老祖宗，那四大龍脈，既然均爲兆應目下天機逆轉大勢而佈伏，似該相輔相承、共同對敵，爲甚那『黃獅』與『黑虎』，却又彼此纏鬥不息、生死相拚呢？且其中到底誰勝誰負呢？」

老子一聽，呵呵笑道：「不錯四大龍脈皆因目下之天機逆轉而伏設，但天機浩渺，能渡『河漢』而抵『天極』者僅一人而已，因此四大龍脈必有相輔相承之格，亦有相生相克之玄，豈有不彼此纏鬥之理？至於彼此間誰勝誰負，乃因天機大勢如何逆變而定，亦關乎彼等承納四大龍脈之人的氣運及本命。例如目下此四大龍脈，因其爆發過烈，已激發『舊營室帝星』的反應，因而面臨一場『彼此本命的演變』，且可動搖四大龍脈自身的根基，以至於決定其中誰勝誰負啊！」

老子詳盡論析，徐福直聽得驚心動魄，因爲他深知老子一番的論判，其實已隱含元、會、運劫之奧秘，一萬五千年存一元，一元分五會，一會逢六劫，五百年爲一劫，而春秋戰國之劫亂已整整五百年，目下正逢一會中的六劫期矣！而其中除「新舊帝星激拚」外，尚有「新星自身的激鬥」，因此必定更爲慘烈，難怪「天象異兆」，以「腥風血雨傾灑」而告終了！

徐福心中思潮起伏，激蕩不止，他忽然醒悟老子所提示的「四大龍脈」已激發「舊營室帝星」的反應，他深知「舊營室」即指「咸陽宮」，其中的「帝星」，自然是指秦始皇嬴政，若被他搶佔先機，先下手克滅「四大龍脈」的龍氣，那「舊營室帝星」，豈非可以繼續長存不息？這委實太可怕了！他心念電轉，不由喃喃的道：「天機雖已屆變之期，但人謀卻可阻延天機的演行，那天下黎民百姓豈非苦難不絕，永無窮期！吾決不可坐視不理！老祖宗啊，你可知『舊營室帝星』與『四大龍脈』的撞擊，將發生於何處？」

青牛背上的老子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徐福，何太痴哉？彼從何處來，自然『撞擊』便發生於何處矣！唔，你尚欲知甚麼？」

徐福決然的道：「老祖宗，徐福雖仍有迷惑之處，但已非探究之時！事態危逼，吾唯有先行平息『舊營室帝星』與『四大龍脈』的撞擊，以促進天機逆轉之勢，但望天下速歸太平也！老祖宗，晚輩徐福先行告退了！」徐福話音未落，身形如電，已掠向太白峯的東面，就近飛掠而下，一路向東面的山川原野電射而去。

青牛背上的老子目注徐福的身影東去，他不由欣然一笑，又伸手一拍青牛的頸背，呵呵的笑道：「青牛兒呵青牛兒，有人已爲天機逆變大勢籌謀去了，且其功力已足可勝任，亦必可功成！既然如此，高處不勝寒，汝尚留在太白峯幹麼？不如乘風歸去吧！」

那青牛似已通靈，老子話畢，青牛的四蹄向地面輕輕一踏，即生三色之雲，托着四蹄，猶如乘風，凌空而起，騎着老子升上天際，漸與飄移的雲彩滙聚，眨眼已不知所踪了。

能人佈局　千古奇法

此際，玄機大師徐福亦正風馳電掣向東面齊魯之地飛奔，瞧他的神態，急如星火，欲趕去解救人間苦難。

因爲徐福於太白峯巔，被老子一語提醒，舊營室帝星即嬴政，絕不會坐以待斃，必定作出猛烈的反擊，而秦國立國數百年，自有能人相輔，那靈台大夫鄒衍便以「五行終始」大法，激旺嬴政受抑制的「水龍龍脈」，令他終創一統天下的擊天大業，雖然鄒衍已去世，但秦朝仍伏有高人，例如荊軻刺秦皇之所以失敗，嬴政的妃嬪如姬便是嬴政的救星，徐福事後才知悉，若非趙如姬佈置屏風藏劍，荊軻早已得手，而趙如姬能於事先察破嬴政有難，這等神算功力，便非常驚人！而假如趙如姬親自出馬，替嬴政克滅「新帝龍脈」，那後果便非常可怕了！

因爲徐福深知，秦朝國運雖然已屆逆變之期，但其中尚隱伏兇險變數。其中最可怕的，便是因嬴政下令修築的「東西萬里長城」，已引發天下山川氣脈的變化，於其中亦必然激發「眞命天子大龍脈」，亦即「新帝星龍脈」，若一切順利演行，人間才眞有一段太平歲月；但若「新帝星龍脈」被「舊帝星龍脈」克滅，而「舊帝星」又已屆逆變之期，則天下必陷羣龍無首、諸侯大混戰的可怕浩劫中，人間又不知再添多少座白骨屍山了！

想到此點，徐福便連探索天機的興趣也被抑壓，急如星火掠下太白峯巔，他毅然決定，不怕一切代價，亦須保住九天玄女、黃石公師徒，於百年前預伏的「新帝星龍脈」，以化解一場逼在眉睫的驚天浩劫。

他一路東行，一路默算「四大龍脈」浮現的方位，他的腦際忽地被一股「蛇形白陰氣」充斥，不知不覺間，便把他引到魯州單縣地域，那「蛇形白陰之氣」越來越濃烈，徐福深知，他已接近太白峯巔所見「四大龍脈」異象其中的「白蛇龍脈」了！他不敢絲毫大意，一路仔細察辨，漸而抵達魯州單縣（今山東省單縣）的一個村落。

這個村落約有百戶人家，四周山水環繞，甚有氣象。但地方甚大，徐福時之間，也難以判斷，因那「白蛇龍脈」到底隱居於何處，因此他只能小心翼翼，一路仔細審察下去……

就在徐福抵達魯州單縣的三日前，趙如姬所率的一行神秘車騎，已風馳電掣的馳入這個村落中來了。

馬車上的趙如姬忽地低低呼一聲道：「停車！」馬車前的御者一聽，連忙猛地虛揚一鞭，馬車吱嘎一聲停了下來，拉車的四匹戰馬果訓練有素。

隨行護駕的將軍無神，連忙策馬上前，向馬車低詢道：「趙……姑姑，有何吩咐？」

趙如姬下令道：「無將軍，你安排五人隨吾而行，其餘人等留在原地，看守車馬，隨時起動，不得疏忽！」

無神一聽，立刻低低的應諾一聲，然後又立刻安排去了。

僅一會後，趙如姬便從車中一躍而出，她此時換了一身勁裝，猶如一位江湖行走的女俠，而且她的身手亦令人吃驚，連武功高强的無神將軍，目睹趙如姬的輕功，也不禁暗地咋舌，心道：趙貴妃原來不但精於風鑑神算之術，就武功也非同小可，絕不在我無神之下呢！他不由對趙如姬又驚又奇又佩，對她

的令旨更不敢冒犯了。

只見趙如姬一躍而出，身如飛燕，穩穩落下，向無神一招手，道：「將軍隨吾行動，其餘人馬留守！」她說罷，身形已然飛掠而去。無神一見，連忙率五名武士飛奔上前，緊隨護衛。

趙如姬領先，一路向東面掠行。忽然，一座奇山突兀而出，山體呈白，其形如一條巨蟒，盤旋而上，白色蟒頭在頂部高昂，如吞吸日月之狀。

趙如姬的脚步驀地一頓，俏目中精光閃閃，似已發現了甚麼，她沉聲向無神等伸手一指這座奇山，決然道：「目的地已近，你等快隨吾上！」話音未落，趙如姬已飛躍而上，她身手的輕捷，就連她身後的無神亦自愧不如，五名武士，更暗感驚駭。

無神不敢有絲毫疏忽，他深知趙如姬在秦皇嬴政心中的份量，萬一有甚閃失，他無神的腦袋便必定難保，因此他連忙催發內力，緊隨趙如姬身後，只要她有任何兇險，便拚死救護。無神對秦始皇嬴政十分忠心，這也是嬴政派他隨行的原因。

但無神的擔心，似乎是多餘的，因爲趙如姬的嬌俏身影，猶如掠行的飛燕，不太高的懸崖峭壁，亦可一躍而上，身法的輕快從容，就連武功高强的無神亦自歎弗如，往往被他拉後了三數丈距離。至此，無神才確信，趙貴妃果然非同凡响，身負絕技，高深莫測，決非等閒的宮中弱質女子。

這座色白蟒形的山峯並不太高，約莫百丈，因此不消片刻，趙如姬和無神等七人，便掠抵山頂。

甫抵山頂，無神等六人便不由一呆，彼等均久居咸陽，哪見過眼前這等綺麗的奇景，但見漫山遍野，牡丹盛放，色分紅、藍、白、黃、黑、綠、紫、青，八色紛呈；形如「青山貫雪」、「烏龍臥墨」、「酒醉仙女」、「天宮藏珍」、「葛巾紅娘」等千姿百態，直教人瞧得眼花撩亂、心魄蕩搖，悠悠然不克自持！

五名武士功力稍弱，此時眼前但見漫山遍野，均是美艷絕倫的「天降仙女」，且僅披七彩輕紗，玉體紛呈，攝人心魄，但感心中熱氣狂湧，頭昏腦漲，站立不住，不由東歪西倒！就連功力高深的無神將軍，此際亦心動神搖，他眼前的「仙女」雖形影模糊、若隱若現，但也令他心癢難熬，拚命抑制之下，更感煩躁，不由大叫一聲：「迷煞我也！」

趙如姬却依然目光灼灼，凝神細察，似並不受此綺媚幻景的絲毫迷惑。她突見無神等人情狀，不由暗吃一驚，她微一沉吟，便即恍然而悟，心道：此山果然潛伏「白蛇龍脈」！其地方之强烈，天下少見。再者此「白蛇龍脈」性屬陰，因此主兆牡丹盛開，貴不可言。又無神等人乃陽性之物，乍遇此等「烈陰地力」，自然抵受不住，陷於惑亂中了。

趙如姬心念電轉，此時正是用人之際，她極不願無神將軍等人受損，便忽然疾掠上前，先抓住一名武士之手，與另一名武士的手相握，然又握住第三名武士的手，最後握住無神將軍的右手，沉喝一聲道：「無將軍，快隨吾來也！」

無神將軍雖然受惑，但仍保持一半清醒，他一聽趙如姬的尖喝，心中一震，登時明白她的心意，便毫不猶豫，運力一拖，手拖手的拖行五名武士，隨趙如姬向山頂的南面奔去，六名大漢，跌跌撞撞，緊隨一位女子身後，其狀當眞怪異之極。

奔行了一段山路，前面的趙如姬忽地頓住，向身後的無神喝道：「無將軍，快引五人上此墓前叩拜。」

無神向前一望，隱約見到一座山墳，隱於牡丹花叢中，十分怪異，於是也不敢有違，連忙拖行五名下屬，跌跌爬爬的搶到那座墳前，倒身便叩拜起來。

說也玄妙，無神等六名武夫，在這座怪異山墳前面叩拜，越拜心中便越想拜，竟似對這座山墳充滿傾慕之情，但漸而神智也逐漸清醒，眼前的幻象也慢慢消逝，終於無神眼前一亮，入目的只有一塊墓碑，上書「呂氏之墓」四個刻字。

無神先翻身一躍而起，他但見趙如姬正目注山墳，凝神思忖，不由又驚又奇，失聲叫道：「厲害！厲害！枉我無神自負功力高强，却竟然無法自制，須借助山墳除惑，不料小小一座山墳，竟猶勝吾之絕頂神功！」無神說話時，其餘五名武士，亦先後翻身躍起，但神智仍帶迷惘，不知遇上什麼怪異之事。

趙如姬剛才一番審察，已心中豁然而悟，她見六名武夫雖已清醒，猶帶驚駭，不由微微冷笑，道：「哼！休輕覷這座小小山墳，其隱伏的威力，足可抵千軍萬馬呢！你等甫踏此峯，便抵受不住其威力誘惑，行將心神錯亂、走火入魔，以至功力盡失，若非此山墳之力，你等或已成雖活猶死的行屍走肉了。」

無神不由大駭，因爲他深知「行屍走肉」猶如殭屍，的確是「雖活猶死」了！他驚駭之下，不由對趙如姬更爲欽佩，神態也越發恭謹了。無神向趙如姬欠身道：「是，趙姑姑，這等玄妙神通，的確非無

神等莽夫可及，但爲甚小小一座山墳，竟有如斯威力呢？」

趙如姬微哼一聲，伸手向四面一指，道：「無將軍，你看此山之形似什麼？」

無神向山四周仔細一望，道：「此山山體呈白，形如盤蟒，可稱爲『白蟒峯』啊！」

趙如姬微一點頭，道：「唔，無將軍大約已瞧出奧秘來了，你再看看，此山遍地盛開什麼花卉？」

無神此時已神清氣爽，一看便毫不猶豫道：「是奇艷絕倫的八色牡丹花也！」

趙如姬微微一笑，又伸手一指近處的山墳道：「那此墳位於此山的哪個部位呢？」

無神已見識過趙如姬的神通，此時也不敢怠慢，向山墳仔細一瞧，不由低叫一聲道：「奇哉怪也，這座山墳，竟位於『白蟒』高昂之首部，趙……姑姑，這到底預兆什麼？」無神吃驚之下，欲呼「趙貴妃」三字，但猛地憶起她的訓戒，連忙改口稱「趙姑姑」。

趙如姬神秘的一笑，道：「不錯，此山乃『白蟒』亦即『白蛇』之形也，因此可稱之爲地脈上的『白蛇峯』；白蛇峯之蛇首高昂，作吞吸日月之狀，而此墳位於蛇首，白蛇峯所吸之日月精華，盡數滙聚於此墳，自然威力驚人！此山盛開牡丹花，牡丹乃花之富貴者也，當然尚有其他。」說到此處，趙如姬忽然戛然而止，不再說下去。

無神直聽得心癢難熬，忙追問道：「還有什麼呢？」

趙如姬向山峯四周掃視，又向山下遠眺，但見三面環山，北面黃河隱約可見，近處更有九水廻環，暗道此乃地脈上之「左青龍、右白虎、前屏後障」之大龍脈格也！但你等一介武夫，說了也不明白，又何必徒費唇舌？於是便僅簡略的道：「其他便即天造地設，形成大貴之格，因此此墳之子孫後人，必奇貴無比，對朝廷不利，乃聖上的一大隱憂也！」

無神一聽，不由猛吃一驚，他對嬴政十分忠心，聞此訊息，就連探究原因的興趣都失去了，連忙狠狠的道：「既此墳如此可怕，那末將便立刻把此墳鏟平毀滅，以消除聖上隱患。」說着便欲向五名武士下令毀墳。

趙如姬立刻沉聲一喝道：「無神將軍稍安毋躁，若胡亂施爲，不但對朝廷無益，反而有害也！」

無神又吃了一驚道：「爲什麼？趙……姑姑！」

趙如姬微哼一聲，道：「此乃事涉地脈之學，神妙萬端，說來你等也不會明白。吾告訴你等，此墳的子孫血脈，早已得其龍脈蔭庇，便是把其祖墳毀滅，亦決不會消除已深潛於子孫後人的「祖宗龍脈之氣」，恰恰相反，只會激其提早爆發而已，屆時必撼動朝廷的根基，可怕之極！試問怎可貿然行事？」

無神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他對這等神妙萬分的地脈風水奧妙，的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又怎敢不依從趙如姬的主意？無神連忙道：「是，趙姑姑所言甚是！但既不能毀滅，未知有甚妙法消除此隱患呢？」

趙如姬傲然道：「吾之所以千里東行，便因已窺透齊魯之地，潛伏四大龍脈，其勢足以撼搖大秦朝廷的根基國運，以及皇上的本身氣運，若無妙策化解，吾又怎敢輕赴此地哉！你等不必驚疑，且依吾指示行事便了！」

趙如姬一頓，也不待無神將軍有所表示，即斷然地下令道：「無神將軍！速帶人四處搜捕一雄一雌兩刺蝟，但必須活生生的，絕不許有絲毫損傷，而且越精猛越妙！再派人趕去附近官府，借用一批挖洞工具，速去速回，不得有誤。」

無神不敢怠慢，即派出二名武士，飛速下山，趕去附近的官府，並多召十名武士上山助力。他自己則帶領三名武士，小心翼翼，捕捉雄雌刺蝟。雖然他並不知有何妙用，但他已見識過趙如姬的神通，也就不敢有違，帶着三名武士，四條大漢竟玩起捉活刺蝟的小兒捕獵的把戲來了。

無神帶領三名武士，鑽入一座樹林，小心翼翼搜索而行，他四人雖然武功高强，但這等拚鬥的功夫，用在捕捉刺蝟這等小動物上，而且又要生擒，更不許有絲毫損傷，這便比殺人更艱難了。但趙如姬令旨已下，無神也不敢違抗，只好拚命打起精神，一路仔細搜尋。

四人鑽入樹林約三五百丈，此時忽聽一名武士低呼道：「無將軍……快看，那面有兩隻刺蝟正與蛇鬥呢！便把牠捉回去向趙貴妃交差吧！」

無神向那面一望，他的功力深厚，目力自然亦十分敏銳，他一看之下，心中忽然一動，暗道：趙貴妃捕捉刺蝟，莫非與牠的習性有關連嗎？他心中轉念，便示意三名武士，且待片刻，再上前捕捉。

但見那兩隻刺蝟，果然正與一條長近一丈的大蟒蛇對陣。大蟒蛇首高昂，蛇目發亮，蛇信呼呼吞吐，正向兩隻刺蝟示威；兩刺蝟却縮作一團，硬如鋼針的尖刺張起，雖似畏懼，但大蟒蛇却也決不敢輕碰，因此雙方便在苦苦的對峙。

過了一會，那大蟒蛇似有點鬆懈，蛇目回顧，似欲遊走。其中一隻較小的刺蝟，窺中大蟒蛇的破

由，立刻箭似的衝上大蟒蛇的尾部，張嘴便狠狠的咬了蟒尾一口，然後立刻縮成一團，如一個刺球，呆在原地一動不動。

大蟒蛇的尾部被咬，負痛之下不由大怒，蟒身呼地廻旋過來，狠狠的把刺蝟捲住了！但立刻便被刺透皮肉，退縮不迭。另一隻較大的刺蝟，看準這一艮機，立刻一躍而上，滾上蛇身，用牠的「鋼針」狠狠的刺它。大蟒蛇立陷腹背受敵的絕境，腹部的皮肉最薄，很快便被刺得血肉模糊，牠欲鬆脫腹下的刺蝟，背上的刺蝟又狠狠的纏住，劇痛之下，大蟒蛇只好又縮纏起來，腹部所受的創痛便越發厲害了！

大蟒拚命翻滾掙扎，但兩隻刺蝟的「鋼針」已深深的刺入牠的皮肉，牠越掙扎重創越巨，終於力氣盡竭，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了。兩隻刺蝟即翻身而起，把大蟒的皮肉撕破，然後一片片的咬來吃掉。不大一會，偌大的蟒蛇，便只剩下一副空骨架了。

無神和三名武士瞧得驚心動魄，一名武士不由失聲叫道：「乖乖！這兩隻刺蝟倒似吃蛇的老祖宗，彼此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在牠們聯手之下，只怕再兇惡的大蟒亦被牠們擊敗也！」

無神目注正在撕吃大蟒的刺蝟，眼看已吃剩一副蛇骨架，便立刻閃電般的掠上前去，左、右手齊出，抓住刺蝟的足部，倒吊起來。兩隻刺蝟經剛才一番劇鬥，又用力撕吃，力氣也幾乎用盡，腹部又被蛇肉塞得漲鼓鼓的，一旦被倒吊起來，竟懶得掙扎，任由無神生擒活捉。

無神提着兩隻刺蝟，返回趙如姬這面時，趙如姬已指揮十多名武士正在挖洞了。

無神但見距山墳約三丈處，有一棵巨樹，樹身外裂，露出一個大洞，趙如姬便着武士，往這個樹洞向山墳這面挖一地道，直通山墳的腹部，外表看來，竟一切如舊，毫無破綻。

趙如姬發覺無神已捉了刺蝟回來，又見兩隻刺蝟，恰好是一雌一雄，十分高興，向無神含笑點頭道：「好！無神將軍把刺蝟手到擒來，吾之妙法必可成功！」她一頓，即斷然的下令道：「無將軍！速把刺蝟放入樹洞中去。」

無神微一怔道：「把刺蝟放入樹洞，待我等離開，牠便必定溜逃，豈非白費工夫？」

趙如姬俏目中精光一閃，斷然的道：「不然！依吾判斷，刺蝟只需進入洞中，觸及墳中靈氣，牠自身便成『靈蝟』，與墳中靈氣渾然一體，決不會溜逃的了，不必多疑，快放刺蝟入洞！」

無神不敢再追問，提着兩隻雌雄刺蝟，走近樹洞，向洞中扔下，那兩隻刺蝟呼地一下，便從樹洞中鑽入裏面挖成的通道，直抵墳中，再也無聲無息，但也不見向樹洞外溜逃，由於樹洞是天然形成的，因此外面看來，一切均毫無破綻，簡直是天衣無縫。

無神呆立了半晌，眼見樹洞中毫無聲息，但也不見刺蝟溜走，心中不由又驚又奇，他到底忍不住心中的驚奇，便湊近趙如姬，小心翼翼的探問道：「趙……姑姑……，如此，便可以消除此墳的威脅……了麼？」

趙如姬冷傲的笑笑道：「無神將軍，吾問你，刺蝟與蟒蛇，到底有甚關連？」

無神一聽，心中猛地一動，不由憶起捕捉刺蝟時所見的一幕，驚奇的喃喃道：「刺蝟乃蟒蛇的天敵，啊……牠捕獵蟒蛇的本領，當眞令人歎爲觀止，咦！這又說明了什麼？」

趙如姬神秘一笑，道：「說明什麼？吾只可告訴你，此山名叫『白蛇峯』，亦即『白蛇龍脈』，此墳位於『白蛇龍脈』之首部，已滙聚『白蛇峯龍脈』的精華，其『蛇靈龍氣』之强，天下莫出其右也！而刺蝟天生乃蛇類的天敵，一旦與『蛇靈龍氣』相滙，即成『靈蝟』，其捕獵蛇之本領更爲强猛，與此墳的『蛇靈龍氣』必有一番慘烈劇鬥，因而大大折損『蛇靈龍脈』的威力，其對朝廷的潛在威脅，也就因此而大大減弱也！吾法之玄妙便在於此點上，無將軍難道尚不明白嗎？」

無神一聽，不由一陣發呆，心道：趙貴妃這辦法眞的如此厲害嗎？

「哎呀！奇哉怪也！那盛放的牡丹花，爲甚忽然盡皆枯萎也！」忽地有武士驚奇的叫了一聲。

無神張眼一望，但見漫山遍野盛開的八色牡丹，忽然在片刻之間花萎葉枯，全部奄奄一息，就如突然被一場狂風暴雨洗劫過似的，他不由驚疑萬分，喃喃的道：「怎的了，大富大貴、爭艷鬥奇的盛開牡丹，爲甚如垂死病人奄奄伏倒枯萎？」

趙如姬冷哼一聲道：「牡丹花開富貴地，既地不再貴，則花必凋謝也！吾之『刺蝟制蛇』大法，其威力汝等可見識目睹了吧！」

無神此時不得不信了，他又驚又奇又佩，不由向趙如姬揖拜道：「趙……姑姑妙法如神，當世無人可及，經此一役，莫非已大功告成，可回咸陽向皇上奏喜訊了嗎？」無神吃驚之餘，更不敢輕覷趙如姬的本事了，他只盼盡快了事，把她安然護送返都，也便可向

秦皇嬴政交差，因此連忙加了一句。

不料趙如姬却微哼一聲，斷然的道：「非也！吾此行重責，僅了結四項中之一罷了，其餘三項，更艱難的尚在後頭呢！不必遲疑，傳吾令旨，立刻下山，再續向東面行進吧！」

無神一聽，不敢怠慢，立刻傳令衆武士，趕緊護送趙如姬下山。在山下與看守車騎的武士會合，又風馳電掣的繼續向東西飛奔，也不知趙貴妃——趙如姬尚有什麼更驚人的妙法施爲？

＊　＊　＊

就在趙如姬、無神等二十餘人的車騎，離開魯州單縣白蛇峯的三日後，一路追踪那「四大龍脈景象」的玄機大師徐福，竟亦不約而同，搜索東行抵達這座奇異的白蛇峯下。

徐福抬頭凝視白蛇峯一眼，他的心中便忽然一動，眼前驀地浮現出他在太白峯巓所見的「異象」，其中的「白蛇煙雲」與「黑虎煙氣」滙聚，一躍而成「橫空天龍」的圖景，此時猶如山川大地、歷歷在目，他不由喃喃的低叫一聲道：「天助吾也！此山色白形蛇盤臥，與龍相較，不外缺雙角而已，但亦屬眞龍地脈，且主出陰性之人，日後與黑虎龍脈相滙，便成『橫空出世天龍』也。因此若此峯潛隱『白蛇龍脈』，日後與『新帝星』相輔相承，缺一不可，斷不容有失。」

徐福心念電轉，即施展輕功，掠上白蛇峯巓。他連日細察，但見山上到處是已然枯謝的牡丹花，心中不由十分奇怪，暗道：此峯若是龍脈貴格之地，當旺富貴之花，牡丹必四季長盛，爲甚却如此短促夭折枯謝呢？

他再向山周遠眺，但見西面黃河隱約可見，東面有一大湖，湖畔有一座高聳入雲，形如虎踞的山峯，恰好與白蛇峯遙遙相峙；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雄偉一迤邐，恰似壯士美女，互相仰慕遙守，尋機相會。徐福心中不由一動，眼前浮現出「黑虎煙雲」的形狀，以及其升騰的方位，仔細一想，頓然醒悟，暗道：這豈非「黑虎、白蛇、陰陽相滙」的驚天大龍脈格麼？若當眞如此，那「白蛇龍脈」必隱於此峯也！

徐福已有所判斷，他再四面審察，依地脈之學，察辨龍脈潛隱之方位。當時風水堪輿學上，尚未有「羅盤」等輔助之物，精於此道之人，全憑對山川地脈的目力審察，結合陰陽、五行、八卦方位，憑眞功夫堪點龍脈，因此雖然比較艱辛，但其眞本領却非常獨特，決容不得有半點的虛假。

徐福依照地脈的審辨，終於緩緩的接近白蛇峯的首部昂起之處，他的搜索路徑，竟與趙如姬如出一轍，簡直是亦步亦趨，同一脚印，異常奇特。

驀地，徐福發現在白蛇峯巓，形如蛇頭昂起之處，現出一座古樸的山墳，其位置恰處「白蛇之首」，他眼神不由一亮，毫不猶豫，便疾奔上前，凝神一看，不禁低叫了一聲：「踏破鐵鞋無覓處，『白蛇龍脈』果然潛伏於此也！但不知誰有如此福氣，得據此奇異龍脈？」

徐福急於知悉，到底誰是此山墳的主人，便連忙掠到山墳的墓碑前面，仔細一看，因爲墓碑之上，僅刻了「呂氏之墓」四個黑字，此外既無下款、上款，絕無形跡可尋。

徐福不由苦笑道：「這『呂氏』二字，民間何止千萬？刻了豈不猶如不刻嗎？却如何知悉墓中的主人是誰呢？且碑上的刻字十分草率，字體凌亂，顯見當時刻字之人，心情十分惶恐不安，而據老子老祖宗揭示，目下的『新帝星龍脈』，乃當年的九天玄女、黃石公師徒所預伏，九天玄女乃天機使者的化身，洞天徹地，有甚可以令其心中惶恐也！因此又似非九天玄女師徒所堪點，那當世之中，誰又身負此等絕頂堪輿神功呢？」

徐福心中轉念，他再向此「呂氏之墓」凝神一瞧，却不由暗吃一驚，他的目力所及，但見此墳墓周隱隱泛出一股十分怪異之氣，當中隱隱含紫，但紫氣却又被二道青氣狠狠進逼，以至紫氣時隱時現，閃縮不定，其狀有如遭人襲擊，雖力加抗擊，却十分惶懼。

到底爲甚如此怪異？徐福雖然精於地脈之道，但此際也難於辨察根由，竟呆呆的怔住了。

好一會，徐福才喃喃的道：「此墓必已被人暗伏煞機矣！紫者貴也，但如何會受損？此墓的主人是誰？此地脈是誰堪點？這三大疑點若不查明，又如何查悉到是誰暗中下此煞機呢？又如何化解施救啊！」徐福的道行根基，與老子、九天玄女、黃石公等源出一脈，非常注重尋根究底，根基深厚諸事，因此未查清根由，便決不會貿然下判斷，胡亂施法。

徐福心念電轉，終於決定，先要尋出「呂氏之墓」的主人，尋根究底，弄清來龍去脈，再行籌謀解救之法。

＊　＊　＊

徐福主意已決，便掠下「白蛇峯」，一路打探，當地是否有姓呂的人家。他白髮白鬚，猶如一位仙風飄拂的高人，因此遇上的路人均很樂意回答，可惜却無人知悉當地有姓呂的人家。

遇上一位老人，年紀已過七十，但衣衫襤褸，雖一把年紀，仍須到田間耕作，十分艱辛。徐福走到老人身前，向他打探。原來老人有三子五孫，全是壯丁，不料二個兒子被徵去戍邊，早已戰死沙場；長子被捉去修築長城，至今音訊全無，想必已一去不回。五名男孫，均年在十八、廿之間，其中三人被徵調去建驪山皇陵，二人被捉去修近日動工的咸陽渭水南畔新朝宮，眼看也一去不回！

老人仰天長嘆道：「老朽三子五孫，不料竟全部命喪暴政之中，白頭人看黑頭人夭折，蒼天對我何太不公平！」

徐福一聽，心中不由一陣發怔，暗道：秦始皇嬴政，爲了他的江山永固，竟害得民間十室九空，單是這等慘烈的民間血煞之氣，便足以令他的國運根基撼動了……而因此他斷定自己的佈局決沒做錯，爲了讓天下百姓恢復生機，老人的其中一位孫子，假如是因建造新朝宮而逝，那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吧！

徐福聽老人一番訴說，心中初感一陣歉疚，因爲「新朝宮」是他親手佈局，累及老人的一位孫子，但這般往大處推斷，他便心中安然，並無半點後悔了。

他向老人表示了一點同情之意，便問老人道：「那請問老哥哥，此地有一戶姓呂的人家麼？」

老人一聽，便斷然的搖頭道：「沒有！絕沒有一戶姓呂的人家……老朽在此地已活了七十多年，一草一木也知其根底，但並沒有姓呂的人在此生活。」

徐福不由微感失望，心道：他年已過七十，算得上是當地的父老輩了，他既如此肯定，想必眞的沒有姓呂的人在此居住了……那白蛇峯上的「呂氏之墓」到底是誰家的祖宗墳墓？徐福仍不死心，又問老人道：「那老哥哥可會記得，在近年有誰把祖宗先人葬在這山上？」徐福伸手一指近在眼前的白蛇峯。

老人一瞧，便連連的搖頭道：「沒有，沒有，絕沒有！你可知道？此山常有巨蟒出沒上山之人，有去無回，連山也不敢上去，更休提下葬先人祖宗啦！而且這座山峯，早年有一戶姓倫的人家，用重金買通縣吏，早就把此山劃歸入他倫家的私人產地，有縣吏替他撐腰，誰又敢擅闖此山呢？」

徐福一聽，眼神不由一亮，忙追問一句道：「噢？那這戶姓倫的人家，近年又有祖宗先人去世嗎？」

老人苦笑道：「這位老哥，怎的盡打聽這等死喪的音訊？這年頭死喪的人還少麼？但這戶姓倫的人家，卻一家三口依然健在，又何必詛咒人家去世呢？」

徐福一聽，不由又呆了一呆，暗道：這戶姓倫的人家既然一家三口健在，那山上的「呂氏之墓」，便並非他的祖先了，哎！此事怎的越來越撲朔迷離？徐福無奈，只好向老人告辭，再一路打探，他雖然明知此行十分艱辛，但却決不會中途而廢。

不知不覺間，已是入黑時候，徐福此時剛好走入白蛇峯西面的一座村落，他忽覺眼前一黑，抬眼望去，但見四野一片黑茫茫的，只有村落中透出的數十朵燈花的光芒。

徐福功力深厚，他可以十日十夜不眠不吃亦不餓不困，但若連睡十日十夜、連吃常人十人八人飯量，也不會嫌多、嫌飽，因此他並不覺饑疲，只是心中疑難未決，又擔心被「對手」搶盡先機，壞了「天機大事」，心緒不覺越來越焦躁了。

徐福見此時已是夜燈時分，料想村中之人，必在忙着張羅晚飯，無暇理會外人的探訪；而且黑夜辨察，也十分困難。因此欲轉回村落郊外的一座古廟，在廟中胡亂渡一宿再作打算。

就在此時，徐福耳際，忽地傳入一聲悲嚎：「女兒啊！你爲甚麼苦命如此？年僅二十便欲捨爹娘去了？爹娘只得你一點血脈，若就此夭逝，教爹娘如何再活下去啊？苦也！」

徐福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哭嚎聲，據聲音大小而判，必距吾達三里之外，即吾在村西，哭聲在村東，隔了偌大一座村鎭，怎的偏偏鑽入我的耳際？不知爲甚，徐福心中忽感好奇，本來欲向西行，此時反而向東疾奔而去。

他的腳力驚人，雖沒施展輕功，但他輕輕的一步，便已抵常人的十步，因此不消片刻，他便在村東面的一幢古樓的舊屋宇前出現了。他側耳一聽，屋內果然傳出一陣婦人和男子交相的哭嚎聲。但屋外的大門緊閉，也根本無人前來探問，在靜夜中顯得十分慘厲怪異。

徐福待了一會，也沒見屋內有人開門出現，便決然的走上前去，伸手叩門，道：「請問屋內有人麼？」

一連叫了三聲，大門忽地蕩開了一縫，門縫中露出一隻紅紅的、似乎是剛抹去淚水的眼珠，隨即有人應聲道：「你……你是誰？吾家從來沒有人上門探訪，你叩門幹麼？」

徐福道：「也不爲什麼，只是聽聞這屋內哭聲甚慘，才來探問一聲而已，老哥哥不必懷疑。」

門縫內露出的「眼珠」，已佈滿血筋，徐福一眼便瞧出，「眼珠」的主人必定已飽歷滄桑了，因此稱他

一聲「老哥哥」。

大門蕩開了，門內果然是一位老人，眼睛紅筋滿佈、一臉滄桑，從外表看似已登花甲之年，但徐福的目力何等厲害，他一眼便察覺，這老人其實年紀並不太老，僅是五十左右，不過是生活摧殘，「未老頭先白」罷了。

這「老者」亦目光灼灼的盯着徐福，見他白髮白鬍，一派仙風飄拂的仙人模樣，眼中不由閃過一絲希望，忙向徐福拱手道：「原來是老伯畲夜到訪，未知有何貴幹呢？」

徐福運目力細察「老者」一眼，見他眼下「子嗣宮」浮出一股青煞之氣，便微微笑道：「吾知老哥哥兒女必已犯劫，又聞哭嚎之聲，便前來探問一下！」

「老者」一聽，不由驚喜的「咦」了一聲，又以手加額，喃喃的道：「莫非天降救星來吾家麼？」他一頓，才忙又向徐福深深一揖道：「老人家果然不同凡响，一眼便知在下之兒女有劫難矣！果然如此！便請老人家進內敘話好麼？」

徐福跟隨「老者」進屋，但見屋中陳設雖然古樸，但卻透出一股潛貴之氣，因爲單是廳中的一套「檀木太師椅」，便決非尋常人家所能擺設的了。再看神案上，供奉了一個牌位，牌位上卻只有「列祖列宗」四個金漆字，根本沒露出半點來龍去脈的蛛絲馬跡。徐福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戶人家決非等閑之輩，不然爲甚如此神秘詭異？

「老者」此時親自奉上香茗，對徐福道：「老人家請用茶，拙荊因留在內室照應小女，未能出來迎客，望老人家見諒。」

徐福也不客氣，捧起香茗呷了一口，他但感茶的香味甘甜，滲入心脾，不由又微一怔道：「此茶決非凡品！似乎與吾在秦皇宮中的御用之物一般無異，莫非這戶人家與秦嬴皇族有甚關連麼？這倒不能輕忽大意了！」

徐福心念電轉，便忽然向「老者」拱手道：「多謝老哥哥，以如此名貴之茶款待！但不知如此茶從何地買來？出自甚麼地方呢？」

「老者」一聽，不由一怔，他原意以此「名茶」招待徐福，以便向他有所求請。不料徐福的品茶能力如此高超，呷一口便知此乃非凡之品了！「老者」不由狐疑的反問道：「這……老人家品嚐出甚麼來了？」

徐福微笑道：「此乃御用之物『雪銀針茶』，產自秦土的高原，乃秦皇宮中歷代的御飲之茶，絕不外洩民間，老哥哥竟可獲得，這口福倒着實不淺啊！」

「老者」猛吃了一驚，他不料徐福的辨察力如此厲害，憑呷一口茶，便隱隱窺破其中的深潛奧秘！「老者」不由掩飾的道：「哪裏，哪裏，在下不過是偶爾獲得罷了！尚請老人家切勿多所疑惑呢！」

徐福不再糾纏，他目注神案上供奉的牌位一眼，忽然又含笑道：「請問老哥哥貴姓？是否本地人氏呢？」

「老者」臉色不由微一變，但很快便掩飾似的苦笑道：「在下姓倫名父，乃從外鄉抵此地落腳謀生，但已二、三十年之久，也可說是本地人了！噢？那請問老人家貴姓？上此地有何貴幹呢？」

徐福微微一笑，道：「老朽姓徐名福，乃草野之身，四處遊蕩，偶臨此地吧了！」

那「老者」——倫父一聽，却不由大喜道：「在下素聞當世出了一位救苦救難的玄機大師徐福，恰與老人家同名同姓！老人家又一派仙風道骨，莫非便是徐大師隆臨寒舍嗎？」

徐福淡然一笑道：「徐福草野之人，甚麼救苦救難玄機大師？乃世人胡亂之呼叫吧了，倫兄不必客氣了。」他一頓，便不再閑話，站起來道：「倫兄，令千金不是有急病在身麼？吾既有緣到此，亦即與令千金有緣，能否引令千金出來一見呢？」

倫父大喜道：「蒙徐大師施救，在下感激不盡！可惜小女怪病纏身，臥床難起，已奄奄一息，未能出堂拜見大師，大師能否隨在下進內室施救？」

倫父正說時，一陣格格笑聲已傳了出來，隱約可聞小女的嚷叫聲道：「哈哈……你縮成一團，張起針刺，本姑娘便怕了你嗎？哎喲，你等怎的不走正道，咬我的身後幹麼？打！打！打！打殺爾等鬼東西……」

倫父臉色一變，向徐福苦笑道：「徐大師，小女的怪病又發作啦！她時醒時昏，十分可怕呢，望大師救小女一命也！」

徐福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好吧，便請倫兄引領入內，見一見令千金吧！」他心中一動，不知爲甚，忽然急欲見一見這位怪病纏身的少女了。

倫父連忙答應一聲，引領徐福入內室，在門外正欲呼喚，內室的門卻已打開，一位婦人神色倉皇的奔了來，哀叫道：「老爺啊！不好啦！娥兒她的怪病又發作啦！天啊，難道連……一點血脈也保不住嗎？」她似欲呼叫甚麼，但見倫父身後多了一人，便連忙把欲叫的話咽回去了，她這話似乎決不可向外人洩漏。

徐福見狀，心中不由又微一動，但也沒說甚麼，倫父忙向徐福

道：「徐大師快請進，設法救一救小女啊！」

徐福微一點頭，便隨倫父進內，只見床上果然躺着一位少女，容貌十分奇特，俏中含剛，雙眉如刀，眼卻如鳳珠，不怒而威，卻又十分艷麗。此時她正睜着眼睛，亂叫亂嚷，所說之言十分古怪，又十分詭異，無人聽得明白。她也毫不理會徐福進來，依然亂叫亂嚷。

徐福細察少女的形貌，心中便猛地一跳，暗道：此女之陰氣奇旺，等閑的陽剛雄性也抵受不住，日後必爲「以陰柔制陽剛」的女中强人也！且生就「鳳凰之目」，鳳者百鳥之王，若屬陽性男子，日後必有封王拜相之份。

徐福驚奇之下，再加審察，心中又不禁突突一跳，但見少女兩額角之命宮「山林」位，奇貴之紫氣積聚，極爲深厚，可惜卻被一股異常猛烈的「青煞氣」所侵，「青煞氣」呈「蛸」形，不斷進襲，少女的「山林紫氣」，竟被「蛸形青煞」掩蓋了！徐福此時已斷然判定，白蛇峯上的奇貴龍脈，必與此女有關，他唯一不明白的是，白蛇峯既屬這倫家的產業，爲甚峯上的墓碑卻屬「呂氏」的祖宗山墳呢？徐福斷然決定，他非要首先解開這疑謎不可了！

* * *

徐福審視倫家千金一會，也不作聲，轉身就走離少女的臥室，出到倫家的廳堂，依然沉默不語，也不知他心中思忖甚麼？

倫父緊隨而出，見狀不由大驚，忙小心地探問道：「徐大師，小女的兇劫很厲害麼？大師有辦法施救麼？」

徐福微一沉吟，不答倫父的疑問，反突然問道：「請問倫兄，村西面形似白蛇盤臥之山峯，乃屬倫家所擁有的麼？」

倫父目中閃過一絲猶豫，亦夾雜一絲驚惶。徐福立刻便從倫父的眼神中察覺，卻沒說甚麼，等待倫福的回答。

倫父見徐福纏住這疑問不放，也不知他有甚意圖，但此時女兒的生命捏在他的手中又不敢得罪於他。倫父無奈，只好含混的回道：「是啊！此山早年青葱秀綠，在下十分喜愛，便出資把它買下，以便日後建一鄉間別院，但近年丁賦嚴苛，欠缺人力、財力，也便空置許久，有則如無吧了。」

徐福微微一笑，他已證實了甚麼，毫不放鬆，又突然直率的追問道：「噢？既然是倫兄的產業，爲甚山上極隱蔽之處，卻修了一座山墳，山墳的主人卻是『呂』姓呢？這其中令人十分疑惑啊！」

倫文一聽，臉色不由一變，吃驚的道：「這個……徐大師老打探這個幹麼？大師此來，不是欲救小女生命麼？這個似乎與小女之劫無關啊！」

徐福斷然的道：「不然，令千金之兇劫，依吾所判，必與白蛇峯有莫大關連！倫兄若欲救令千金，便非要坦白道出來龍去脈不可了！」

倫父猶豫道：「爲甚麼？徐大師！」

徐福肅然道：「吾輩中人，首重探明根底來由，辨清氣數運命，才可據而施法解救，又豈可糊塗人而妄施糊塗法也！」

倫父眼見徐福一派仙風道骨，料想若不坦率露底蘊，他必然不肯施法解救，女兒必定因此而夭折，這唯一的一點血脈也便斷滅了！

倫父沉吟良久，終於，長歎一聲，先向徐福深深一揖，道：「大師啊！吾之家世之秘，非同小可，在下但向大師一人洩露而已，一切但請大師代爲守秘密，更望因此而慨施援手，解救小女之危！大師肯答應麼？」

徐福目注倫父一眼，但見他容顏枯槁，氣色不佳，並非貴格之人，但亦非奸惡之輩。暗道：吾向此人血脈施救，並不違吾道濟世救人之宗旨，況且受兇劫之人，與目下的「天機演行」有莫大關係，吾又怎可坐視不救？徐福於是亦肅然的點點頭道：「倫兄放心，吾一切皆從救人爲念，豈有他哉！倫兄但細說無妨。」

倫父見徐福滿臉肅容，知他絕非江湖無良術士之輩，他既已答允，亦必言出而行，於是咬一咬牙，終於坦然的道：「徐大師，實不相瞞，在下並非姓倫，而是白蛇峯上祖宗山墳之『呂』啊！因此吾之正名實爲呂父，小女即呂娥·別字『雉』，吾一家三口，爲避劫難，遷抵此地隱居，已數十年矣！」

徐福聽了，也不太驚奇，因爲這一點已在他的意料中了，但呂父爲甚要改姓隱居？又爲甚麼獨具慧眼，買下白蛇峯作祖宗墳墓？這點，徐福便難於判斷，但這卻是最重要的線索，非徹底弄明白不可！

徐福因此立刻追問道：「噢，原來倫兄本姓呂，爲避劫難，逃隱於此，於此亂世，亦並不少見，但未知呂兄所遭遇的是甚劫難？又爲甚麼選中白蛇峯作祖宗山墳呢？」

徐福這一問，「倫父」——呂父的臉色不由又一變，似乎徐福所問的，恰恰觸着了呂父最害怕洩露的隱秘。呂父心中十分爲難，明知坦然露出，呂家日後必兇險重重，甚至難再容身，必定又需四處逃亡不可了。不過，若不洩露，女兒的生命必定難保。終於，還是救女心切，呂父長歎一聲，悽惶的道：「徐大師啊，在下一家三口之難，全因先父而起！此乃吾呂家的禍根隱秘，數十年來亦僅大師知悉啊！」



劉邦揮劍斬向阻住去路的大蟒蛇……

徐福心中不由一動，他突然想起一位風鑑奇人來了！連忙問道：「呂兄不必驚惶，請問先父是誰呢？」

呂父至此，無奈咬牙道：「在下先父，便是先秦的相國大人、文信侯呂不韋啊！」

徐福雖已隱隱猜料得着，但乍然聽此訊息，仍不禁猛吃一驚，接了一句道：「果然是他！」

呂父亦驚喜道：「徐大師原來與先父相識麼？」

徐福微歎口氣，道：「吾知呂不韋乃風鑑奇人，曾以風鑑奇術，贏得千萬倍的榮華富貴而已，其實與他素來未謀面。」徐福表面淡然，但心中卻思緒萬千，暗道：世事竟如此玄妙！呂不韋千方百計，花盡心思，堪點龍脈，成就了秦嬴氏之帝皇寶座，但他的後人血脈，卻恰恰是令秦嬴一脈衰敗的「天機逆變」奇局中人，難道秦嬴氏與呂氏一脈，當眞如此密不可分嗎？吾於此奇局中如何處之？徐福心念起伏，不由喃喃的道：「這……呂兄，你父親既是呂不韋，可謂榮華富貴之極，你又怎會落到今日如此淪落呢？而且，呂不韋據聞死於秦都咸陽，你又怎會逃奔此地落腳，更買下白蛇峯作你呂家的祖宗墓地？」

呂父此時又長歎一聲，黯然神傷的叙述了呂家一段辛秘。

原來當年呂不韋眼見自己難容於秦王嬴政，爲免家族被滅絕的厄運，唯有以自絕來解救。他在臨自絕的三日前，便安排他的獨生子呂父潛逃出咸陽，臨別又留下一個錦囊給呂父，吩咐他於一年後才可開啟錦囊，然後須依錦囊的安排行事，不可有違。又鄭重其事的叮囑呂父，說只要他依計而行，日後必可令呂家重振氣運，並光大門楣，好教呂氏一脈屹立不倒。

呂父當時年僅十二歲，由呂家的管家秘密帶出咸陽。呂父也不知父親的安排是對是錯，但父訓不可違，只好依着吩咐，貼身藏好錦囊，跟隨管家逃亡去了，呂父是呂不韋榮登秦國丞相後，與四妾所生，比呂不韋與趙姬的私生子嬴政還小了十三歲，亦即嬴政繼位爲秦王的那一年誕生人世。

呂父隨管家逃出咸陽，幾天後便聽聞父親呂不韋自盡身亡了。呂父年僅十二歲，也不知喪父之苦，而且管家隨身又帶了一批金銀珠寶，足供呂父日後的花用，因此也不愁窮困的苦處。

呂家管家帶着呂父，輾轉逃抵

齊魯之地，不覺一年已過去，有關呂不韋的死訊，也漸漸被人淡忘了，此時呂父才遵照父訓，解拆錦囊。錦囊裏面，原來是一封密函，密函中指示呂父，設法把呂不韋的遺體，運上魯州單縣的白蛇峯安葬。密函中又詳細指示呂父，如何辨認早就堪點妥當的墓穴位，吩咐呂父務須依計而行事，呂不韋給兒子呂父的密函，對一位年僅十三歲的少年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詭秘極了。

幸好呂家管家對老主人十分忠心，他獲悉密函的訊息後，便毫不猶豫，依計而行。他先是設法聯絡了魯州單縣縣令，這位縣令大人原是呂不韋一手提拔的，因此不必花費什麼工夫，這位縣令便答應，把白蛇峯判歸呂家，作呂不韋的安葬之地。同時爲掩人耳目，着呂父改爲「倫姓」，以倫父之名在單縣白蛇峯西面山腳的村落安頓下來。不久，呂家管家便派人偷偷把呂不韋原葬咸陽近郊的遺體運出，移上單縣的白蛇峯秘密下葬。但爲了掩人耳目，墓碑上不敢標明「不韋」的名號，只好以「呂氏之墓」四字刻上石碑。

過了五年，呂家管家替年已十八歲的呂父娶了一房妻室。不久，呂家管家因連年操勞，便一病去世了。留下呂父夫妻二人，隱姓埋名，在單縣默默生活了廿多載歲月，直到此刻……說也奇怪，自呂不韋的遺體移葬白蛇峯後，呂父夫妻從此便安安穩穩渡日，再無任何兇險之事發生了。

敍述到此，呂父長歎一聲道：「徐大師啊……呂某人其實年僅四十多，但不知怎的，未老頭先白，蒼老如登花甲，看來時日無多了，如今眼看唯一的血脈也將夭逝，好不教人唏噓啊！」

徐福沉默，他在心中却不禁連連苦笑，暗道：吾當日以「借龍入體」大法，毀損呂不韋的「火熊祖墓龍氣」，導入荊軻體內，用意乃剋滅秦始皇嬴政的氣運，不料事與願違，先是荊軻因「火龍亢進」而身亡，然後是呂不韋因祖宗「火熊龍脈」洩毀，難與其子嬴政的强大龍氣相抗衡，終亦被逼自殺身亡……這決非吾施「借龍入體」大法的本意啊！徐福此時面對呂不韋的後人，心中不由有點歉疚。

呂父說罷，見徐福默然不語，心中不由大驚，忍不住哀求道：「徐大師，在下亦不敢求甚榮華富貴、光大呂氏門楣，只求能保存呂氏一點血脈，也不管是男是女了！萬望大師施救，在下向大師叩頭吧！」呂父說時，果然欲跪下向徐福叩拜。

徐福忙伸手扶起，道：「呂兄不必如此悲愴，令千金之劫，吾正思忖解救之法也！」

呂父一聽，不由又轉悲爲喜，忙道：「徐大師已窺破小女的病根了麼？請大師快設法施救啊！」

徐福却不答，忽然問道：「呂兄，令千金爲甚又起名爲『雉』呢？莫非在她降生之時，有甚怪異之兆麼？」徐福博學多識，他自然知道；所謂「雉」者，即介乎於「鳳凰」與「鷄」之間的「山鷄」之稱謂，既起如此奇特之名，便必有其因由。

果然呂父點點頭，長歎一聲道：「徐大師眞神人啊！竟可洞察底細，想必一切均難逃大師法眼也……實不相瞞，自葬先父遺體於白蛇峯五年後，亦即呂某娶妻的當年，拙荊夢見一條似龍少角的白蛇，自白蛇峯上，叼着一隻似鳳非鳳、似鷄非鷄的大鳥，飛撲向下，直抵吾家，穿窗而入！拙荊嚇得張口欲叫，她口剛張開，白蛇叼着的大鳥便呼地飛入她口中來了，就在當晚，拙荊便懷上小女。

「到十月分娩時，白蛇峯上又傳來一陣啾啾吱吱的蛇、鳥和鳴聲，四下皆聞，怪異之極！因那白蛇叼來的大鳥似鳳非鳳、似鷄非鷄，吾便想到一物，名叫山鷄，心道莫非預兆日後『山鷄又變鳳凰』麼？於是便替小女起名爲『娥』，別名爲『雉』，因『雉』即『山鷄』之稱謂也。」

呂父說到此處，心神尚猶有餘思，沒再說下去了。

徐福至此亦已明白一切，也不再探問，暗道：這呂家之女，果然大有來頭，所謂的「白蛇叼大鳥」而來，正是呂不韋所伏下的風水玄機大法，受「白蛇龍脈」蔭庇而生，大鳥果然屬山鷄一類，亦即雉的俗稱，此女別名「呂雉」，恰恰預兆她日後的奇貴，乃「山鷄又變鳳凰」之異兆也！呂不韋的風鑑奇術，果然神機莫測……

徐福轉念又暗道：既此女可由「山鷄變鳳凰」，「鳳凰」者百鳥之王，乃女陰中之最尊貴者，如此推斷，此女日後莫非有「皇后」之份麼？而「皇后」又勢必與「皇」密不可分，則此女便是與「黑虎龍脈」陰陽相滙，一躍而成「黑虎龍脈——新帝星」的「白蛇龍脈」異象無疑矣……此女既與目下的「天機逆變」有莫大干連，亦乃「天機大勢」的主角人物，決不容有失，吾又豈可坐視不救呢！

徐福此時主意已決，便決然的對呂父道：「呂兄，令千金決非夭折之命，日後必有奇貴之運格也，你不必過份傷感。但令千金此生運命奇特，身涉天機演行大勢，因此須歷磨劫，亦決難廻避！」

呂父一聽，忙道：「徐大師！

在下也不敢奢求什麼榮華富貴，先父的遭遇運命，已令在下心寒矣！在下但求小女能平安無恙，逃過此劫，則絕無他求了！萬望大師援手施救！」

徐福不由微笑道：「榮華富貴確如浮雲，世人欲求而不至；但若不求者却又緊纏不放，欲棄猶求，決非世人之一廂所願也。呂兄不必驚慌，令千金之病根，吾已可下判斷矣！」

呂父大喜道：「徐大師既知病根，必有施救之法，未知小女之病根是甚呢？」

徐福微一沉吟，心想：此女呂娥之劫因，吾雖已可判斷，但此事涉及浩渺天機，玄幻之極，決非你所能明了。於是便僅略示玄機，道：「呂兄，你家墳墓已據龍脈，主日後出一奇貴之人，但亦必惹天忌，因此已招來禍患，有人暗中施法，以壞你呂家祖墓龍脈，應驗於令千金身上，也便即她此劫之根據也。但吾亦僅能作此判斷，具體細微之處，尚須實地勘察。」

呂父吃驚道：「大師既知有人暗中施法加害，萬望施以援手，以破其法啊！」

徐福不由呵呵一笑，道：「吾雖已有所察，但仍須實地查堪，才可作實。吾輩中人，首重探根溯源，徹證然後有所爲，又豈會憑空胡亂施爲乎！」徐福一頓，一躍而起決然的道：「吾即上白蛇峯，實地查堪，呂兄且小心照料令千金，切勿輕舉妄動，切記，切記！」

呂父忙道：「徐大師此去何時方回？」

徐福微一思忖，即斷然道：「吾此行多則一日，少則半天，必可趕回，屆時自有解救之法相告！呂兄，徐福就此告辭。」

徐福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呂父眼前，已失了他的形踪，呂父不由歎道：「果然是一代玄機大師降臨我呂家，當眞天降救星也！」

＊　＊　＊

徐福風馳電掣，掠上呂家西面的白蛇峯。此時他已查察明白，有備而來，因此不到片刻，便掠達呂家的祖墓前了。但見這座祖墓依然完好無缺，墓碑上的「呂氏之墓」四字仍非常清楚，外表看來毫無破綻，若非徐福事先查探清楚，只怕連他亦難察覺，此墓已被人以驚世奇法做了手脚。

徐福目注墓碑「呂氏」二字，不禁微歎口氣，暗道：「吾曾以『借龍入體』大法，壞墓中主人的風水，令其夭亡，不料今時今日，吾又反過來要再施大法，助墓中人的血脈破解別人所施其身上的奇煞也！天機運數，當眞妙不可測！」

徐福心念電轉，不由感慨萬分，但他深知墓中人的血脈，已涉入「天機演行」勢局中，若要「天機逆變」，以除暴秦安萬民，其勢又非要其與「新帝星龍脈」滙聚不可，因此絕不能坐視不救。

徐福目注「呂氏之墓」四個碑字，不由喃喃的道：「呂不韋啊呂不韋，你生前所佈的風水玄機雖然神妙，臨逝遺下的一封錦囊，竟便造就一代女中之王；但你又曾料到，天機浩渺，竟因此惹來「舊帝星」的狠狠反擊，所伏的妙法奇煞，足可令你呂氏一脈灰飛煙滅也！若非吾偶窺天機異象，堪破機玄，你的風鑑奇術，只怕是『枉你一生精明，反送了呂氏一脈生命』矣！但天機勢格所定，吾又不能不救，哎，天數之微妙，當眞不可思議！」

徐福轉念間，已繞「呂氏之墓」遊走了一圈。這座山墳雖然外表毫無破綻，但徐福眼前，却突地浮出呂家少女——呂娥「雉」的形格，她的山林紫氣，被一股「蝟形青煞」所侵，心中便豁然而悟。暗道呂氏之龍脈乃「白蛇形格」，蛇之天敵乃俗稱箭豬的刺蝟也，若以「蝟制蛇」大法，尅制「白蛇龍脈」，那便當眞是千古奇法也。

徐福已有確判，他依此判斷，以「呂氏之墓」爲軸心，緩緩擴大搜索到十幾丈遠的地方。驀地，一棵巨樹下的樹洞現了出來，徐福凝神運目力的向樹洞深處搜視，但見樹洞竟有通道直通向「呂氏之墓」腹中。他再凝運玄功內力，聚於雙目，立刻便觸覺「呂氏之墓」的腹地，正有一白二青三股氣流在猛烈交鋒，二青氣輪番向白氣進擊，白氣雖然濃烈，但亦被二青氣撕得支離破碎！

徐福目睹之下，不由心中駭然，暗道：施法之人，厲害之極，竟利用蛇之天敵，以「刺蝟制蛇」，更以天然之物，與墓中靈氣滙聚，化作「靈之物」，因此威力倍增，「白蛇龍脈」雖然强猛，但亦終究不敵，受其肢解，則承受「白蛇龍氣」的呂氏後人，豈能不立遭煞劫，危及本命呢？但事到如今了，却如何施救破煞呢？

徐福不由又轉念道：呂氏祖墓受煞之局已成，再難以外力挽回，就如一位重症病人，心脈已受損，又如何令其重復往者壯健呢？決計不能，兄可另想辨法了。

他正思忖間，就在此時，但見白蛇峯的正東面五十里外的一座山峯，忽然騰起一團「虎形煙霧」，其色深紫，猶如近黑色，遙遙直衝升而起，懸浮於空，猶如一頭紫黑的雄虎。

徐福一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團「虎形煙霧」，起自東面山

峯，豈非吾於太白峯所見的「黑虎龍脈」所現之天象麼？那時所見，「白蛇龍脈」註定與「黑虎龍脈」相滙，而一躍成「橫空天龍」，此時「白蛇龍脈」受煞，「黑虎龍脈」即現於東際，彼此之間，豈非遙相感應嗎？若非如此，則「黑虎龍脈」必隱於東面山峯，而且尚未受損，而其威雄之力，足可彌補「白蛇龍脈」受煞的陰損，吾萬不能再被「舊帝星之人」搶先一步矣！

徐福自然深知，「黑虎龍脈」與「白蛇龍脈」一旦滙合，亦即陰陽相聚，即可一躍而成「橫空天龍」，亦即「新帝星」的人選，唯有此「新帝星」的人選，才是尅制「舊帝星」的君皇，除暴秦安萬民的重任，便着落於「黑虎龍脈」的後人身上了。

徐福心念電轉，當下更不敢有絲毫的猶豫，立刻飛掠而起，風馳電掣，掠下白蛇峯，又一路向東面的山峯電射而去。

不消半日，徐福已掠抵一處地域，但見一座巨湖，沿南北走向，橫在眼前，極目而望，竟難及邊，想必十分浩瀚宏恢。湖的東岸，聳起一座雄偉的山峯，高達百丈，猶如一根天柱，豎在一頭巨形臥虎的頭上，其狀十分奇特雄峻。

徐福目睹之下，不由歎道：「水宏山雄，形如天柱臥虎，若沒有潛伏驚世龍脈，那當今世上的龍脈也就不存在矣，『黑虎煙雲』分明起自此峯，若那老祖宗老子所言不虛，『黑虎龍脈』乃九天玄女和黃石公所佈局，又豈會不窺透此峯所隱的玄機奇局也！」

當下徐福心念電轉，也絕不猶豫，施展絕世輕功，飛渡東面並不太寬的湖水，直抵湖東岸雄峙的山峯腳下，又毫不停留，一路掠上峯巔。

水火併濟　天龍橫空

徐福登上峯巔，向四下眺望，但見東面聳立一峯，似如「母虎抱子」，正面向徐福所站立的山峯，形態酷肖，十分逼眞，徐福心中一動，暗道：按方位而斷，東面聳立之峯，屬「右白虎」之格，又有「母虎抱子」之象，可稱爲「抱犢崮」，乃主「抱子來此峯」之兆，妙不可言！

他轉向北面，又見一山雄峙，形如「青龍盤臥」，龍頭正對此峯，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左青龍」之大貴格麼？

再轉向南面，一山如「重障」，十分宏廣，西面亦有一峯如「疊屏」，甚爲雄厚，徐福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陣驚歎，暗道：此峯「左青龍、右白虎、前屏障、後重障」，形神俱備，眞龍潛伏，地力之雄，只怕當世亦莫出其右也！

原來當日徐福當日所見，東面的山峯，即今位於山東省東莊市東的「抱犢崮」，因徐福一句判斷「母虎抱子」而得名。北面形如「青龍盤臥」之山，即今山東鄒縣的「嶧山」；南面如重障之山，即今江蘇省徐州市的「銅山」；而西面如疊屏之山峯，即今江蘇省廢黃河畔的「碭山」。四大山峯的排列，果然是「左青龍、右白虎，前疊屏、後重障」的大龍脈奇貴之格局。

而徐福當日所站立的山峯，因其地力蔭生一代帝皇，故名爲「昭陽山」，後世又易名爲「微山」。昭陽山所面向的長湖，因此又名爲「昭陽湖」。

當下徐福又向西面山之巨湖望去，但見湖面浩瀚，陽光普照，反射金光，東抵此峯之巔，西達湖畔百里之地域，氣勢如中天長虹。徐福不由歎道：「此湖眞不愧爲『光陽昭昭』之湖也！天造地設，作此峯之『明堂』，明堂之廣闊浩瀚，主所出之人的氣運磅礴，簡直千年難得一見啊！」

因徐福當日這番論判，他所站之山峯，便得名爲「昭陽山」，昭陽山前面的巨湖，亦得名爲「昭陽湖」。

徐福既已斷判，他已確信，當年九天玄女、黃石公師徒所預伏的「黑虎龍脈」，必在昭陽峯無疑，他再依風水五行方位推斷，集中精神，搜索昭陽峯正對昭陽湖的西面山巔，捨昭陽峯的東、南、北三面不顧。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在昭陽峯西面正對昭陽湖的邊沿，昭陽湖反射金光映照最强烈光猛之處，一座古樸的土墳突屹於峯巔！

徐福連忙趨前一看，只見墓碑上刻「先孝劉公豐之墓」等七個碑文，墓碑位於西面，恰好正迎着昭陽湖的萬道反射金光。徐福暗道：東昇太陽固然正照墓頂，就連西沉夕陽的餘暉也可盡數吸納，陽氣之盛，簡直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且此象豈不正應了「夕陽西下之秦嬴」過渡到「光陽盛烈的河漢」之兆麼？此墓的主人劉豐，他的子孫血脈，天造地設，更由九天玄女、黃石公師徒預伏百年玄機，必出一代「新帝皇」矣！

轉念又暗道：不料此「黑虎龍脈」陽剛之氣如此盛烈，那呂氏的「白蛇龍脈」，雖然其「陰龍氣」受損，只要與「黑虎龍脈」的「陽龍氣」滙聚，又何愁不可以「陽補陰」，進而達陰陽並濟、水火交融的奇貴天龍大格啊！

徐福當下又周遭細察，但覺昭陽峯上，劉氏之墓一切均完好無損，不由大感欣慰，暗道：暗中施法毀損「四大龍脈」之人，似尚未發

現「黑虎龍脈」的潛伏地，也就尚未來得及出手毀損，吾之「白蛇、黑虎滙聚，陰陽並濟以成橫空天龍」的大法，也便可以決然施行了！決不能讓暗中施法之人，再搶先一步了！

徐福心念電轉，也來不及先行審察這「劉氏之墓」的子孫後人的本命運數，決定無論如何，先要保住此「黑虎龍脈」再作打算。

徐福心意已決，再不猶豫，當即拾撿五塊石，分列於「劉氏之墓」的四周，按「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五行方位排列，居中本以土爲根本，徐福則轉以「木」居中，座於墓頂，以收「木克土」鎮壓之效。

五塊方石擺列妥當，徐福咬破中指，以自身的「元陽精血」，分點「劉氏墓」四周，墓頂擺列方石，然後沉喝一聲道：「黑虎！黑虎！五行大法，掩爾眞龍！靜潛默伏，稍安無躁！」

徐福沉喝三聲，墓周立生異變，只見東、南、西、北、墓頂正中所擺的方石，按東金、南水、西土、北火、中木五行形屬，分別冒出「白、黑、黃、赤、青」五色煙雲，五色煙雲滙聚成霧，非常濃密，竟把「劉氏之墓」整座掩蓋，遠遠望去，但見一片迷霧，根本不見劉氏墓的形踪了。

徐福目睹之下，才微吁口氣，暗道吾已在「劉氏之墓」，施以「五行掩龍」大法，外人欲加辨察，只怕難之又難，除非是天機使者九天玄女親臨，否則已無人可破吾之大法了吧！

徐福對他的「五行掩龍」大法頗爲自負，亦是他的「風水絕技」之一，他爲了保住劉氏這座「黑虎龍脈」，已不惜施展渾身解數了。

徐福微鬆口氣，但仍不敢有絲毫鬆懈，因爲他深知，「新帝星」現世，非同小可，必惹天忌人嫉，此時以「五行掩龍大法」，保住「黑虎龍脈」，只是表面的功夫，更重要的是保住這「劉氏墓」的子孫後人，特別是查證劉氏的子孫後人中，誰有如此本命大格，足以承受此「帝皇龍脈」，更非要盡快查清不可。

因此徐福在昭陽峯逗留了一會，便火速掠下昭陽峯西面山腳，再沿昭陽湖畔一路仔細查探。

此時已是近黃昏時分，夕陽斜照於昭陽湖上，萬道燦爛金光向東西兩岸飛灑，東面的昭陽峯，西面的湖畔似鋪上一幅龐大的七彩綢緞，在晚風中蕩漾起伏，極之瑰麗壯觀。

徐福目睹此奇景，心中微一沉吟，他剛從昭陽峯上下來，因此決定不走東面，轉向西面的湖畔平灘。

他沿着昭陽湖反射的「七彩綢緞」走，忽然，他但見在「七彩綢緞」的中央，突兀地現出一座古樸的平房，面湖而立，門口正對昭陽湖，恰好盡數吸納山湖的旺烈陽氣光華。

徐福心中突突一跳，心道：按風水方位而斷，此屋乃屬座西朝東，是盡納山湖陽氣之奇貴「陽宅」，單是此種奇貴陽宅，便可蔭生貴格之人矣，若再有幸得昭陽山龍脈而踞之，則「帝皇之貴」亦等閑也！

徐福心念電轉，毫不猶豫拔足便向這座平房奔去，平房的大門洞開，裏面欲靜悄悄的，也不知屋內是否有人居住。徐福高聲叫道：「屋內有人嗎？請出來相見叙話！咦？怎會你？」徐福忽然驚奇的低咦了一聲，顯得十分奇特。

原來徐福的叫喊聲响起時，平房內忽然有一位青年男子疾步奔了出來，他的容貌徐福似曾相識，因此覺得甚爲奇怪。

而且這青年男子的形格，亦令徐福猛吃一驚，但見此人準頭奇高豐隆，長臉似龍形，雙手垂而過膝，兩額角命宮「山林」位紫氣蕩漾，猶如昭陽湖上的七彩光華，十分奇異。

只見這青年人目注徐福一眼，見他白髮白鬚，一派仙風道骨，竟十分知機，向徐福深深一揖，含笑道：「老人家，在下劉邦，先行拜見！老人家似乎與在下相熟，但爲甚在下與老人家你素未謀面呢？」

徐福不答青年人——劉邦的疑問，却忽然問道：「原來兄弟你姓劉，那在朝廷當武士長的劉沛是你何人呢？」

劉邦一聽，驚訝的道：「老人家怎的認識……劉沛此人？」

徐福淡然道：「吾與劉沛曾有一面之緣，但見兄弟你樣貌與他有幾分相似，才有此一問。」

劉邦喜道：「原來老人家認識家父！實不相瞞，劉沛正是在下的父親啊！不過家父已不在朝廷任職，外放到此地沛縣當縣尉矣！老人家不知道麼？」

徐福微一搖頭，道：「爲甚劉兄弟會外放到此地當縣尉？他在朝廷任武士長不是很稱職麼？」

劉邦道：「老人家有所不知，家父因引領一位姓徐名福的玄機大師入宮見駕，因功賞賜，家父因想在朝廷任職，朝不保夕，生命危賤，因此求外放回鄉任職，終於如願，得派封爲沛縣之職。雖然僅是小小地方武官，但總比朝廷之官安然多了！想來這全靠那玄機大師徐福的蔭庇啊！」

徐福一聽，不由微微一笑，心道：這劉沛倒十分知機，求外放以

避禍，否則引吾入宮，於劉沛來說，也不知是福是禍呢！但劉沛不戀朝官之貴，寧願外放還鄉，當一名小小的武官縣尉，倒有點知機善退的氣度呢！看來這劉家與吾有緣，何不趁機向他打探，昭陽峯「劉氏墓」的來歷？

徐福心中轉念，便坦然表露身份，微笑道：「原來如此，實不相瞞，吾便是那位曾蒙令尊引領入宮見駕的草野之人徐福也，偶然路過此地，順道前來探訪，倒令劉小兄弟驚訝了！」

劉邦一聽，不但不驚，反而大喜道：「原來是徐大師駕臨，劉邦素聞徐大師之名，正有滿腹謎團請教呢！若不嫌棄，大師請到舍下用茶，讓在下略盡地主之誼，好嗎？」

徐福見劉邦這青年人待人熱誠，態度不卑不亢，甚有氣度，比其父劉沛猶遠勝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求才若渴，此乃成大事者首要條件，其氣質恰與其形格相配，看來這劉邦果然有點來歷也。徐福心中轉念，便欣然道：「既蒙劉兄弟一片盛情，却之不恭，徐某便打擾了。」

劉邦欣然的引領徐福入屋，屋內有一中年婦人，原來是劉邦的生母，亦即劉沛之妻。劉母不善應酬，但待客却十分熱情，親手向徐福斟茶侍候，極盡女主人之誼。徐福倒過意不去，含笑道：「劉大嫂不必客氣，徐某乃草野之人，打擾劉大嫂了！」

劉大嫂再向徐福奉上一杯香茗，又向他冉冉一福，充滿渴盼的道：「徐大師啊，邦兒與大師的一番對答，妾身早已聽聞，寒舍但得大師光臨，那是我劉氏一門之幸啊！妾身正欲向大師拜賜，教吾等於此亂世，安身立命之道，萬望大師不吝賜告。」

徐福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心道：劉大嫂雖然是婦道人家，但她的見解心思，比她的夫君劉沛猶勝一籌，這劉氏一門三人，似乎各有各的機緣，倒不可輕忽了。徐福心中轉念，便忽然向劉大嫂問道：「劉大嫂，吾早年曾認識一位祖籍魯州(即今山東)，姓劉名豐之人，未知劉大嫂是否知其下落呢？」

徐福此言一出，劉大嫂母子二人均十分驚訝，不約而同的齊聲道：「徐大師怎會認識劉豐？他已去世近百年矣！那徐大師豈非過百高齡了麼？」

徐福微笑道：「吾之年歲，世人所知甚少，不問也罷！吾欲知的只是你等是否認識劉豐此人的來歷吧了。」

劉邦搶先回答道：「徐大師，我當然知道，劉豐便是我劉邦的爺爺啊！」

劉大嫂亦隨後接口道：「是啊！徐大師，劉豐在魯州沛縣只得一個，他果然是我家的老爺，即邦兒的爺爺呢！」

徐福一聽，不由微微一怔，暗道：那劉豐的子孫後人，果然隱於此處，吾便不信他母子二人說的話，也得相信吾之眼力判斷，劉邦此子已深具奇貴形格，他「隆準龍顏、山林伏紫」，已隱隱呈現「帝皇之相」，所欠者只是一股誘發催激之力罷了！莫非吾於太白峯所見的「天機異兆」，那「一代新帝星——橫空天龍」，便應驗於此人身上麼？

徐福目注劉邦一眼，忽然又向劉大嫂探問道：「劉大嫂，吾曾受劉豐所托，照顧他的子孫後人，吾千里尋訪，不料今日得遇。未知令郎降生時，是否有甚異象呢？」

劉大嫂微吃一驚，道：「邦兒降生時並無甚異狀，只是其左股出生時便有黑痣，合計七十二顆，形如黑豆，十分怪異。」

劉邦見娘親向徐福說及自己這等隱私，不由有點尷尬，向劉大嫂呵呵笑道：「娘親啊，徐大師並非欲知這些兒體私隱，說這些幹麼？」

劉大嫂心性誠樸，不善掩飾，不以爲然的道：「邦兒，這亦可算是你降生時的異狀啊！徐大師不是探問這些麼？」

劉邦笑道：「徐大師欲知的是驚人的大異事，並非娘親所述的鷄毛蒜皮小事啊！徐大師，是麼？」

徐福却肅然道：「不然，吾道中人，見微知著，以小察大，如此方能化無形爲有形，化無極爲太極；又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六十四，以至無窮無盡，即從有形重返無形，以太極再化無極也。」徐福一頓，忽覺悟劉氏母子，如何能領悟如此深奧的玄機？於是又簡單的揭示道：「例如劉兄弟生時所現的體痣，由其形其數，便可以推測劉兄弟日後的運命矣！」

劉邦一聽，驚喜道：「徐大師，當眞如此神妙麼？那未知劉邦日後的運命如何呢？」

徐福正欲回答，劉大嫂見徐福注重她說的話，心中高興，又接着道：「還有呢，徐大師……想當日邦兒未出世，亦未懷身孕時，一晚妾身坐於屋前湖畔，正望着湖水出神，忽然，在湖東的山峯上面，躍出一頭威猛的黑虎，張牙舞爪，直向妾身這面撲來，此際湖面突泛萬道金紫光華，圍繞着威猛的黑虎，其狀怪異之極！妾身見黑虎撲上身前，大驚之下便昏倒不醒了。後來

驚醒，已是晚上夜深了。第七天後，妾身便發覺已懷了身孕，十個月後，邦兒便呱呱降世了！妾身想來，這或許是邦兒降生前後的異事吧！」

劉邦又驚又喜又奇，他忙問道：「娘親，眞有其事嗎？娘親是否當時眼花瞧錯了？」

劉大嫂肯定的道：「邦兒，娘親絕沒瞧錯，當時眞的見到湖東的山上，撲來一頭大黑虎呢，娘親事後曾問你爹，未知是吉是兇，你爹說，爲人立身處世，只要無愧於天地，也就心安然，何必理會這許多怪兆呢，因此娘親便把此事隱藏了廿多年，若非徐大師今日降臨詢問，娘親也許再不會向人洩漏的了。」

劉邦此時已不得不信，轉而又吃驚道：「若然如此，那我劉邦豈非有點不尋常的怪兆麼？徐大師，這預示劉邦日後的運命如何呢？萬望大師快點賜示！」

徐福微一沉吟，心中已豁然而悟，他從自己於太白峯所見的「黑虎龍脈」現形，印證劉大嫂所言，已確證劉邦不但是昭陽峯上「劉豐」的嫡孫，而且確證他是劉家唯一承納祖宗「黑虎龍脈之氣」的血脈。徐福心道：不料「劉氏墓」的子孫後人便在眼前，這當眞是機緣註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啊！轉念又暗道：「黑虎龍脈」的承納之人既已確判，亦即「新帝星」已然現世，但尚未足成「眞命天子」形格，亦即尚未一躍而成「橫空天龍」，也就並無足夠根基與「秦嬴舊帝星」抗衡，因此尚須爲此而費一番心力呢！

「徐大師，到底我劉邦的運命如何？萬祈大師賜告！」劉邦見徐福沉吟不語，以爲他必有甚兇兆難言，不由心中又驚又急，搶着又問道。

徐福不由微笑道：「噢！劉兄弟所指的是甚麼呢？」

劉邦急道：「劉邦指的是，吾降生前娘親所見的『大黑虎』，以及吾降生後，體上左股所浮現的七十二顆黑痣啊！」劉邦忽悟此自己體內的隱秘，不可對人言，便不由一頓，神色尷尬，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不料徐福却收起笑容，肅然的道：「劉兄弟，此乃世人萬中無一的天兆，由此可知其氣數運命，有甚尷尬之處呢？例如劉兄弟左股上現黑痣，其形如黑豆，亦即顯示人之口糧有關之兆，只活着才可吃口中之糧，因此即暗喻人之壽數運命也！而七十二顆之數，每一顆黑豆形痣，預示人之一年壽歲，亦即劉兄弟之壽歲，必達七十有二之歲呢！當然這其中尚有不可預估的變數。」

劉邦又大驚道：「徐大師，尚有甚變數？」

徐福心道：你乃「黑虎龍氣」的承納之人，但尚未足成「橫空天龍」，其中尚須歷一番磨劫化聚，當中的變數不知有幾許，此時又怎可預判？徐福於玄機學上，十分嚴謹，又豈會胡亂猜估，因此他不想再在此事上糾纏下去，便淡然一笑道：「劉兄弟，據吾目下所知，亦只能作此判斷，至於日後的變幻之數，劉兄弟自會親歷其境，屆時再仔細領會吧了！」

徐福一頓，又目注劉邦，試探的道：「劉兄弟，那你對目下的朝野大勢，以及自己的運命，又有何看法呢？」

劉邦道：「吾曾代父押送服傜役的民工赴秦都咸陽，因功封吾爲泗水亭長(即十里內的鄉村小吏)，但沿途所見，白骨遍地，鬼哭神嚎，慘酷之極，因此吾不但不高興，反而暗地擊掌恨道，如此虎狠暴政，天下人不反者幾稀矣！吾亦預料，民心如此，暴秦之國運，只怕已到大亂之期了。」

徐福微一點頭，又忽然道：「但秦國雄兵百萬，橫掃六國，天下無敵，多少有志之士，皆因反秦而身首異處，甚至家族滅絕，劉兄弟此志固然可嘉，但劉兄弟難道不怕刀斧臨頭嗎？」

劉邦慨然的道：「刀斧臨身，誰不害怕？但吾曾目睹秦始皇出巡，其威雄氣派，令人既恨且慕，吾因此暗地發誓，苟活如蟻之賤，莫若轟轟烈烈痛快一死。」劉邦一頓，目中精光灼灼，凝注徐福，緩緩的道：「暴政猛如虎狠，吾早有除滅之意，可惜劉邦幼而失學，文不能安邦，力弱無勇，武不可定國，貧不足自養，未能結集天下志士，徐大師神機莫測，是否可指點劉邦應走之路向？他日得成大業，必視大師爲第一功勛之士！」

徐福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呵呵！吾若求榮華富貴，早已是大秦國之大國師了，但此等俗世之物，豈能羈困吾哉！」徐福一頓，又肅然的道：「劉兄弟既有此大志，實屬可嘉，你的運命，亦已屆演進之期，徐福與你有緣，必助你成功便了。」

劉邦見徐福意態眞誠，不由十分感佩，他向徐福深深一揖，歎道：「徐大師富不能淫，貴不能屈，眞世外之高人也，但得大師之吩咐，劉邦必遵而行之。」

劉大嫂在一旁，見兒子與徐福所說的均是惹大禍殺頭之論，不由嚇得半死，她喃喃的自言道：「天啊！邦兒今日所遇，到底是禍是

福，若稍有差池，劉門一族，從此便灰飛煙滅矣！」

劉邦此時正意氣風發，見娘親心驚膽戰，不高興道：「娘親盡說這等喪氣話幹麼？徐大師幸勿以此婦人之見爲念。」

不料徐福卻肅然道：「不然，劉兄弟，你娘親擔憂的，恰恰正是你所面對的磨劫，你既有此驚天大志，也就必須有歷此磨劫的勇氣。」

劉邦此時正心潮激蕩，興奮之下，不由衝口而叫道：「成大事者須心狠決絕，不拘小節，又何懼磨劫哉！」

徐福一聽，心中不由微歎口氣，心道：劉邦此子雖有「橫空天龍」之形，但其心性變幻不定，陽氣過盛，日後或成「亢龍」，吾今日助他，未知是否「有悔」呢？徐福心神略有浮移，但轉念又暗道：「天機逆變」大勢如此，他劉邦已屬唯一可尅制秦嬴「水龍龍脈」的「黑虎龍脈」傳人，又豈可輕易動搖？罷！罷！罷！吾且順其大勢，施吾之法，以促「天機逆變」吧！咦？劉家供奉這幅圖像幹嗎？

徐福轉念之際，目光所觸，忽見劉家的神案上面，並無牌位供奉，反而供奉一幅圖像，圖像上的人物，十分奇特，其衣飾樣貌，均非當世中人，但卻甚有威儀，似乎是先古時王者一類的人物。

徐福心中不由一動，他伸手一指神案上供奉的圖像，目注劉邦，道：「劉兄弟，這神案供奉的圖像，與你劉氏一脈有何干連呢？」

劉邦望一眼神案上的圖像，笑道：「徐大師，說來也好笑，此幅圖像的來歷，劉邦根本不知道，曾問過家父，但他僅說此乃吾劉氏一脈的家傳之寶，自先祖傳下，已四百年，吾亦即劉氏的第十代子孫了！至於圖像中人是誰，不但劉邦不知，只怕連家父亦未必知曉也。」

徐福一聽，不由一陣沉吟，就在此時，在一旁沉默不語的劉大嫂，卻忽然問道：「徐大師打探圖像的來歷，未知是否與邦兒的運命有關連呢？」

徐福微笑道：「劉大嫂，實不相瞞，圖像中人的來歷，吾已有所悟，尚感迷惑的，只是圖像中人與你劉氏一脈，是否有關連淵源吧了！若能確證，與劉氏兄弟的運命，自然有重大干係也！」

劉大嫂一聽，即驚喜的失聲叫道：「果然如此！大師呵，此圖像之來歷，劉門有個規矩，便是只傳劉家的媳婦，不傳劉家的子孫，因此圖像的來歷奧秘，是婆婆臨終前親口向妾身囑托呢！並道此秘密只可向未來的劉家媳婦秘傳，絕不可向劉家的男丁洩漏，否則便會有損劉家男丁的氣數，連洩秘的劉家媳婦，亦必遭折壽之劫也！因此妾身幾十年來，均守口如瓶，絕不敢向邦兒父子洩漏！」

劉邦在一旁聽了，不禁一陣目瞪口呆，末了忍不住向娘親笑道：「好啊！娘親原來藏着如此驚人秘密，把爹爹和我均瞞得嚴嚴密密！」

劉大嫂肅然的道：「邦兒！娘親之所以守口不洩，完全是爲你父子二人安穩着想啊！你怎能怪責娘親？」

劉邦不以爲然的道：「娘親，如今徐大師有幸降臨吾家，大師有洞天徹地之能，自然可推究吾劉氏一脈的吉兇禍福，娘親又擔心甚麼『只傳媳婦不傳男丁』的祖訓！一切但憑徐大師作主定奪好啦！徐大師以爲如何？」

* * *

劉氏一脈的這個「只傳媳婦不傳男丁」奧秘祖訓，令人十分奇怪，徐福見多識廣，也是第一次聽聞，他不由仔細審視劉大嫂一眼，只見她的命宮「精舍」位上，隱伏一股青煞之氣，沿「光殿」、「年上」、「壽上」、「顴骨」、「準頭」、「諫台」延伸，青煞之氣漸濃成刀狀，凝聚於鼻準頭之右側「廷尉」位，深潛不動，再不延伸。

徐福心中不由微歎口氣，暗道：「精舍」乃主人四十二壽數，青煞之氣發自於此，恰好是劉大嫂目下的年歲；再一路延伸，抵「廷尉」成刀形不動，深潛於此，「廷尉」主人之壽數五十，則劉大嫂在八年後的五十壽數上，只怕難逃刀形之劫也！她的運數既已註定，則此時洩秘與否，對她的本命已無關要旨矣！

徐福審視思忖一番，這才斷然的道：「不錯，劉大嫂，天數已定本命，也不必再顧忌也！」

劉大嫂見徐福不求名利，處事又極爲慎重，心中不由十分佩服，因此眼見徐福也贊同她說出劉家十代之秘，便料想這必定關乎劉邦的運命了，因此不敢再隱藏不洩。只見她歎了口氣，她自己也充滿疑惑的道：「實不相瞞，當年婆婆臨終，對妾身洩露此事，妾身亦大感驚疑，不知是否該相信呢！當日婆婆臨終，私下與妾身道：有關劉氏一脈，供奉的圖像奧秘，祖訓規定，傳女不傳男，亦即只傳媳婦，不傳男丁子孫！原來劉氏一脈十代供奉的這幅圖像中人，便是周代的姬姓王族周庄王姬班！周庄王之子姬季，不知如何易姬姓爲劉姓，一傳九代，便是邦兒他這第十代子孫也！但如今周朝已滅，大秦國一統天下，劉氏一脈的奧秘，便絕不敢

外洩，否則被朝廷知悉，便有殺身之禍了！」

劉大嫂輕聲述說，可把劉邦聽得聳然動容！他一陣目瞪口呆，好一會才失聲叫道：「娘親呵！你想必是聽差記錯了吧？吾劉家怎會是周庄王的血脈？周庄王明明姓姬，又怎會是姓劉呢！如此怪誕離奇，怎教人相信啊！」

不料徐福卻確然的道：「劉兄弟，徐某相信，你娘親所言，乃千眞萬確也！」

劉邦奇道：「徐大師非吾劉氏中人，怎會如此確定？」

徐福微笑道：「吾初見此圖像，便已斷定，圖像中人乃周朝庄王姬班了！吾又知周庄王姬班，有一兒子叫姬季，封食劉邑，世稱『劉康公』，因此姬季的後人，以封邑爲姓，是爲『劉』，相傳至今已十代也。而劉大嫂所述，均與吾所知相符，因此吾敢斷定，她所傳奧秘，必確實無訛。恭喜劉兄弟，原來是周朝王族姬氏的子孫後裔也！」

劉邦仍有餘驚道：「徐大師，何喜之有？周朝姬氏王族，不是灰飛煙滅已久了麼？」

徐福意味深長的微笑道：「不然，劉兄弟既是周朝姬氏的血脈，這『天機逆變』的勢格，便有根有據，有來龍有去脈，甚合天地乾坤大輪迴的奇玄大格也！」

劉邦一聽，卻越發糊塗，急道：「徐大師！何謂『天機逆變』？何謂『天地乾坤大輪迴』呢？好不教大糊塗啊！」

徐福微笑道：「天機逆變大勢，天地乾坤大輪迴奇格，說來太玄妙，劉兄弟你自然不會明白。但吾可以略示一二，即秦滅周而代之，假如日後有新朝滅秦而興，而新朝之主與舊周姬姓王族有血脈淵源，亦即姬周的子孫後人創立新朝，這豈非『大輪迴、大逆變』之奇幻勢格麼！」

徐福說至此，忽地戛然而止，再不往下說了，因爲他此時已再無疑慮，確然的打定主意，施展妙法，順乎天機逆變大勢，助劉邦這位「黑虎龍脈」的傳人，一躍而成「橫空天龍」。

劉邦雖然不太明白徐福的玄機妙論，但他既然已知自己原來是周朝天子的血脈子孫，雖然已隔了十代四百年歲月，終究是一脈相承，他決心幹一番大業的信心和決心不由更堅決，他對徐福的玄機神通，自然亦更欽佩。眼見徐福已胸有成竹，便不再追問甚麼，向徐福決然的道：「是，徐大師，一切便請大師代爲籌策！」

徐福見到劉大嫂心事重重，並不因自己是「周王室血脈媳婦」而欣喜，反而卻因兒子劉邦的躍躍欲動的大志而憂心忡忡，心中不由亦微歎口氣，因爲他深知，劉邦雖然是「天機逆變」勢格中人，但他的父母卻絕無緣沾光，反而因兒子所受的磨劫而成「代劫之人」，中途夭逝，榮華富貴與劉沛、劉大嫂夫婦根本無緣，夫婦二人，不過是兒子的「橫空天龍」的「渡橋」罷了！徐福心中不禁一陣惻然，但天機勢格、以及其本命如此，徐福亦決無法逆轉。

徐福在劉家再逗留了一會，向劉邦母子簡略吩咐了幾句，便匆匆的告辭了。

* * *

他離開魯州沛縣昭陽湖畔的劉家，便展開輕功，一路向西面的單縣呂家飛奔而去。徐福深知呂家的「白蛇龍脈」承納之人——呂娥「雉」，其生命已危在旦夕，若不及時施救，必定夭折，假若如此，除暴秦立新朝的「天機逆變」勢格，其演行必大受延緩，那天下的百姓屍骨，又不知要憑添幾許了。

從沛縣到單縣，相距近百里，但在徐福腳下，卻僅花了數個時辰而已。

徐福抵呂家時，只見呂父倚門而望，神色焦慮之極。呂父一見徐福的身影，即以手加額道：「好了！終盼到大師回返，小女有救矣！大師快請施法相救小女啊！」

徐福見狀，不由微吃一驚，一面隨呂父進內，一面低聲詢道：「呂兄，莫非令千金之病有變麼？」

呂父急道：「是啊！自徐大師去後當晚，小女便忽然連聲叫痛，嚷叫有兩怪物咬她的身軀……到今早在下去探望，小女已面白如紙，猶如人之鮮血失盡，不醒人事了……大師啊，這如何是好呢？」

「噢！令千金叫出兩怪物的形狀名號嗎？」徐福道。

呂父歎氣道：「沒聽到啊！小女只是叫嚷有兩怪物咬她的身軀……哎！也不知是甚作祟？」

說時已走入內堂，又直奔女兒呂娥「雉」的閨房。先前所見的那位中年婦人，亦即呂娥的娘親，此時仍寸步不離的守護女兒身旁。但呂娥躺在床上，果然面色如紙，不醒人事，其狀就有如被抽乾了血脈的殭屍。

徐福見狀，不由暗歎口氣，心道：那暗中施法之人，果然厲害，以「蛸制蛇」大法，竟施展得如此淋漓盡致，效驗如此！徐福心念電轉，再也不敢猶豫，當即道：「呂兄！快去準備馬車，並執拾細軟，盡快帶令千金搬離此地！速速進行，遲則有變！」

呂父一聽，哪敢怠慢，立刻奔出，準備馬車去了。

到當天的中午時分，三輛馬

車，便悄悄的駛離呂家，沿大路風馳電掣的向東面的沛縣方向飛奔。三輛馬車中，一輛內坐呂娥的娘親，她把女兒抱在懷中，片刻也不肯分離。一輛裝了呂家的隨身細軟，另一輛則坐着呂父和徐福，奔在前頭引路。

呂父在車中緊皺眉頭，他也不理此行何去，只要能救活女兒，哪怕是刀山火海，他只怕也絕不猶豫。徐福見狀，又目注呂父一眼，但見他的命宮位「食祿倉」非常飽滿，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倒有「父憑女貴」之福相啊！既然如此，那他目下因女所受的磨折，也就不枉了！徐福因此也沒去安慰呂父什麼，只是催令車伕，加速向東面沛縣方面疾馳。

一路全速奔馳，百里路僅花了半日的工夫，便抵達沛縣地域的昭陽湖畔了。此地距北面的劉邦家不足十里路，但徐福却不停留，反而令車伕繞過昭陽湖，直駛昭陽湖東岸的昭陽山峯。

不久抵達昭陽山峯腳下，徐福吩咐停車。他吩咐呂父道：「吾即帶令千金上昭陽峯施法，呂兄可先在此地尋住處落腳，因只怕呂兄一家要留住此地一段日子了！」

呂父夫婦雖然有點擔心，女兒已生命垂危，再上山峯豈不受寒受累；但眼見女兒已奄奄一息，不放心也不行，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便了，於是只好依照徐福的安排行事。

呂父夫婦留下來，尋地方落腳。徐福此時也毫不遲疑，親自背負呂娥，奔上昭陽山峯。他雖然已白髮白鬍，也不知他的年紀有多老，更背負一人，但上山之際，却快如閃電，眨眼已掠上山腰了。

徐福背着呂娥，不一會便掠上昭陽峯巔。他也絕不停留，續向山嶺的西面奔去。不久即抵達一處地方，原來竟是那「先孝劉公豐之墓」前。

徐福向四面一看，只見墓周、墓頂施的「掩龍大法」的五塊方石仍在，一切均完好無缺，這才暗鬆口氣，心道：天幸終搶在暗中施法的「高人」前面了。他把呂娥放下，扶她躺在「劉氏墓」的墓碑前面。呂娥此際仍雙目緊閉，昏迷不醒，任由徐福擺佈。

徐福扶呂娥坐起，把她的右手搭放在劉氏的墓碑上面，他在呂娥的背後盤膝坐下，凝運眞氣，忽地伸掌向呂娥的頭頂百會穴按去，一股渾厚無比的眞力，便注入呂娥的百會穴中。於百會穴又慢慢向下，經鳳府、陶道兩穴，右轉手厥陰脈的天池、天泉、曲澤、內關、大陵，直抵呂娥右指尖的中冲穴，再激射而出，經手搭的墓碑，如通靈似的，直射入劉氏墓的腹地去了。

徐福功力之强，簡直匪夷所思。而呂娥此時並不知曉，徐福此時施展的，正是「龍脈元神交會」大法，因呂娥自身的元氣受傷，他才以自身的「眞元」，助呂娥的「元神」與劉氏的「黑虎龍脈」交會。經此施爲，別的不說，就武林中人的練功而言，呂娥便如獲天助，立時身負常人苦練一甲子的精湛內力，幾乎是脫胎換骨了。

說也奇妙，徐福施展「龍脈元神交會」大法，僅片刻工夫，他扶坐在劉氏墓碑前的呂娥，本來面白如紙、昏迷不醒，但忽地渾身一抖，一道紅如火焰的氣流，竟從她搭在墓碑上面右手注入，再沿手臂一路上游，經原來徐福輸入眞氣的路線，從右指頭的中冲穴，上游至手臂的大陵、內關、曲澤、天泉、天池、再由臂脈大穴陶道、鳳府轉入任脈大穴璇璣、紫宮、玉堂、巨闕、神闕、聚於氣海。

這一道紅如火焰的氣流，已非尋常的眞氣所可能比擬，而是一股威力無比的「黑虎龍脈龍氣」，其入體路線雖與「眞氣」相同，從督脈轉任脈，亦即練武之人的最高境界——打通任督二脈，但其作用却截然不同，武功上的「打通任督二脈」，只可作用於外力，但「龍氣」游通任督二脈聚於氣海，却作用於人的運命禍福吉兇。

此時「貫通」呂娥任督二脈的是「黑虎龍氣」，乃至陽至剛的「大龍脈氣」，其威力足可逆轉世人的運命，呂娥受損的是至陰至柔的「白蛇龍氣」，一經滙入至陽至剛的「黑虎龍氣」，亦即達風水玄機學上的至高境界——陰陽並濟、水火交滙，嬴政亦因達此境界而成「天下始皇」，其威力之大簡直不可思議。呂不韋的孫女呂娥「雉」，雖受「蜎煞」而垂危，但經徐福施此「龍脈元神交會」大法，立時脫胎換骨，一躍而成女運中極貴的「天鳳形格」，也可算是「天降奇緣、因禍得福」了！

當下徐福但見呂娥一道紅如火焰的氣流，自她的右手指尖貫入，且綿綿不絕，無休無止，心中不由一陣驚喜，暗道：劉氏的「黑虎龍脈」果然非同凡响，其龍氣的强盛雄厚，簡直空前絕後，而由此蔭生的血脈，必貴達「天龍形格」，成大業將勢無可擋也！

轉念之際，又見呂娥的臉色忽地紅潤起來，徐福心知此乃「龍氣入體」之兆，經此施爲，便垂死之人，亦可霍然回生。

果然呂娥的俏臉越發紅潤，漸而紅艷如玫瑰火焰，她的身體忽地一抖，眼睛也霍地睜開了，呂娥此時神智尚陷於「陰陽交會」般的迷惘境界，過了一會，她才忽地失聲叫道：「咦！怎的了？我到底遇到什麼？身在何處呢？」

徐福知呂娥已脫胎換骨，再非施法前的呂娥，便把她輕輕放開，先讓她自身靜默思忖一會。當呂娥終於一躍而起，又倏地轉身，其動作身形竟輕盈之極，猶如一位苦練內功數十年的武林高手，但却驚愕的盯着徐福，眼神猶帶恍惚，徐福微微一笑，輕聲道：「呂姑娘，此乃天降奇緣之地，你亦由此而『因禍得福』也！」

呂娥但見徐福白髮白鬍，一派仙風道骨，令人十分信任，絕不會往歪邪方面思想，因此心中雖然驚疑迷惑，却絕不害怕，格格而笑，道：「原來是白鬍子老伯伯，呂娥記得尚在單縣家中，怎的忽然便登上此山峯，更呆站此劉氏墓中，好不令人奇怪啊！」

徐福含笑道：「呂姑娘果然是在單縣家中，但那時是垂危之人，上了此峯，見了此墓，才有幸得起死回生，進而脫胎換骨，日後更有天大福份，你只要記住，日後『遇劉而貴』，萬勿錯失良機足矣，餘則不必疑惑！」

呂娥聽徐福說得一派神機莫測，不由格格笑道：「老伯伯原來精於神算之術，但爲甚老伯知我姓氏？又斷言我會『遇劉而貴』呢？老伯快告知呂娥啊！」

徐福不欲過早洩露玄機，因那會失去「陰陽交會、潛移默化」之效，便收斂笑容，肅然的道：「呂姑娘稍安毋躁，亦不必多問，但謹記吾之吩咐足也！你的雙親已在山下等候多時，且隨吾下山，快點去告慰彼等吧！」

徐福說罷，也不待呂娥答應，伸手一拽她的腰帶，便把她挾離山地，一路向山下掠行。呂娥但感山石林木如旋風般向後捲走，耳際風响嘯嘯，不由一陣心驚膽顫，失聲叫道：「老伯且慢，呂娥平素未出遠門，弱不禁風，怎走這種崎嶇山路啊！」

徐福一聽，不但不放緩身法，反而把呂娥驀地放下，僅以手握着她的小手，依然風馳電掣般向山下飛奔。呂娥嚇得連俏目也閉上了，心中直叫道：完了，呂娥今日碰上這老瘋子，他自己不顧死活瘋癲便了，爲甚還要扯我這弱女子去墊底陪葬啊！呂娥心中叫着，忽然一頓，因爲她突然發覺，自己的雙腿，竟比以前有力多了，不高的山石，竟可一躍而過，再而一道甚闊的山溝，亦可跟隨這「老瘋子」飛越了，這換了先前的呂娥，簡直是作夢也不敢想像，自己竟似那等高來高去的武林俠女。

呂娥但感渾身力氣充盈之極，簡直用之不盡，便山路再長再高再險，似乎亦決不值得畏懼了，她此時才霍然而悟，這短短的在山上片刻工夫，她呂娥竟便脫胎換骨了，那這身邊的老伯，哪兒是「老瘋子」？不但不像，簡直是神通廣大的「老仙翁」了！呂娥這一豁然而悟，不由對這「老伯」十分敬佩，雖然直至此刻，她尚不知他到底是誰。

待終於掠到昭陽峯山脚，呂娥仍氣不喘心不跳，身上潛伏的力氣恍似無窮無盡，這就連呂娥自己也感到驚駭，不由喃喃的叫道：「老神仙，老仙翁，老伯，你究竟是誰啊？怎把呂娥變作超凡再生之人似的。」

徐福淡然一笑道：「老朽姓徐名福，因身涉天機劇變勢格，又與呂姑娘有緣，才偶爾出手救助而已，呂姑娘不必驚疑，且記住徐某吩咐之言，快回家告慰雙親去吧！」

徐福把呂娥引領到與呂父約定的會面地點，遠遠的已見呂父站在一旁翹首以望，便不再前行，轉身對呂娥道：「呂姑娘，妳爹娘已盼候多時，你快上前隨父親返家便了，吾另有事辦，請代向令尊告辭一聲吧！」

徐福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已失了影踪。呂娥東張西望，並不知徐福的去向，不由奇得格格笑道：「好啊！我今日當眞遇上活神仙了！」呂娥不知，她此時的內力已極高，她輕輕一言一笑，均可遠達百丈距離。

因此她的笑語聲，立刻便清晰的傳入遠處呂父的耳中，他自然聽得出，這是女兒呂娥的笑聲，他不由大駭，暗道：娥兒莫非遇上神仙了？怎的上昭陽峯片刻，竟便精壯矯健如此，笑聲可傳百丈距離，吾記得，就算先父當年的功力，亦未能達此境地，我呂父更想也休想了，他驚駭之下，連忙疾奔上前，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寶貝女兒呂娥，但見她俏臉紅艷如火，目中精光閃閃，在嬌柔中透出一股令人生畏的勁氣，竟不似先前的呂娥，簡直是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矣！呂父不由一陣目瞪口呆。

「爹爹啊！你呆了似的瞧着娥兒幹麼？不認識女兒了麼？」呂娥見爹爹的怪模樣，不由格格笑道：「我不是你女兒呂娥嗎？」

呂父喃喃的道：「奇跡！仙法！還是作夢？娥兒怎的如變成另外一人？」他把呂娥拉到身前，仔細端詳一番，終於確證，她一切完好無缺，唯一不同的是，她的氣息之强盛，連他曾見過的武林高手也大大不如。

「娥兒，帶你上山救助的徐大

師呢？」呂父深知這一切均有賴徐福的神通玄機，於是連忙追問一句。

呂娥格格笑道：「爹爹果然早就認識那老伯徐大師了，他啊，早就走了，還托女兒向爹爹告辭呢！」

呂父不由若有所失，又忙道：「娥兒，那徐大師臨行尚有什麼吩咐呢？這事關乎娥兒的日後命運，千萬不可輕忽，快告知爹爹。」

呂娥笑道：「那老伯徐大師也沒說什麼，只是神秘的吩咐我牢記一事而已。」

呂父急道：「是甚麼事？娥兒快說！」

呂娥道：「是『遇劉而貴，莫失艮機』八字之事呢！」

呂父一聽，不由大奇，喃喃的道：「何謂『遇劉而貴』？這『劉』姓又指誰人呢？老天，天下姓劉的不少，這『遇劉而貴』之『劉』，卻去哪兒尋覓呢？既不能尋覓，又豈能不『莫失艮機』，哎，徐大師的神通玄機，當眞鬼神莫測啊！」

呂父沉吟歎息了一會，知如此深奧玄機，決非他所能參透的了，於是無奈只好帶呂娥，先行返回他在昭陽山脚，出資買下的居所，惴惴然的靜候其變。

* * *

就在徐福竭盡全力，拯救天象所兆「四大天機龍脈」中的「白蛇龍脈」和「黑虎龍脈」時，先徐福一步來臨的秦始皇嬴政的貴妃娘娘趙如姬，在呂氏的「白蛇龍脈」佈下「以蝟制蛇」大法後，依趙如姬的主意及判斷，與隨行護衛無神等廿餘武士，掠下魯州單縣地域（即今山東單縣）的白蛇峯，一路繼續向東疾馳。

趙如姬這一隊快馬輕車，行動迅速，在徐福尚未抵沛縣地域，趙如姬便出現在沛縣西面二十里的地方了。這是一座突兀而聳的山崗，雖不太高，但四野平川，登高而望，方圓五十里外的物事，卻可盡收眼底。

趙如姬在車中嬌喝一聲道：「停車！」御者不敢有違，立刻揮鞭一甩，令四匹拉車的快馬停止不前。

在前面的護衛將軍無神立刻回馬趨向趙如姬的馬車，輕聲道：「趙……姑姑，此乃魯州之地，素多亂黨，齊魯餘孽，不宜久留啊！」

趙如姬微哼一聲，也不理會無神的提醒，在車中忽地一躍而起，便向前面的山崗掠去。無神一見，恐怕趙貴妃若有失，可是滅族的瀰天大罪，根本不敢猶豫，從馬背上一掠，便隨趙如姬的身影掠去，快如閃電，接而才一聲傳令道：「爾等在山下等候，任何人不許闖入，違令者殺毋赦！」

趙如姬的輕功高絕，眨眼便掠上山崗頂上，俏立於一塊高聳的巨石上面，凝神向東面細眺，她的神色露出一陣迷惑不解。

無神此時已掠抵趙如姬的身邊，見狀不敢驚擾她，悄然靜立，在一旁戒備。無神已見識過趙如姬的神通，她在白蛇峯上，施展的「以蝟制蛇」奇術，竟令遍山盛放的牡丹霎間枯謝，這等驚世奇事，無神決不敢輕覷。

好一會，才忽聽趙如姬喃喃的自語道：「奇哉怪也！此地百里之內，分明潛伏一股驚天龍氣，但追尋至此，怎的忽然不見踪跡，難道此等眞龍地脈亦會隱遁不成？」

無神趁機小心翼翼地探問道：「趙姑姑！是甚驚天龍氣？潛伏於何處？此等『龍氣』又有何妙用呢？」

趙如姬自問自答似的道：「嘿！此乃『黑虎龍氣』也，其貴驚天動地，足以動搖當今皇帝的國運根基，非要剷滅不可，此亦吾東行之首要重任，可惜追尋至此，吾已判斷，必在此百里之地潛伏，却忽然無影無踪，縱目百里之內，竟毫無形跡，奇哉怪也，難道此眞龍地脈亦會遁跡隱形？」

無神直聽得聳然動容，他雖不太明白趙如姬言中之意，但有一點他却十分清楚，便是趙如姬此刻追尋的「黑虎龍氣」，竟會撼動當今皇帝的國運根基，這便十分可怕了，無神對當今皇帝嬴政十分忠心，他因而大感驚心動魄，暗道：既「黑虎龍氣」如此厲害，那就當眞非立刻「剷滅」不可了，無神心念電轉，忍不住向趙如姬決然請戰似的道：「趙姑姑，既已判定那『黑虎龍氣』於此百里內潛伏，何不召集大軍，搜遍百里，相信必可尋覓而滅也！」無神身帶着皇帝御賜的調兵虎符，他要調集大軍至此，果然絕非虛言。

不料趙如姬却嘿嘿冷笑，不以爲然的微哼道：「哼，於百里之內搜尋眞龍潛伏之地，簡直是痴人說夢，鏡中尋花水中撈月也，吾問你，無神將軍你於地脈尋龍學上所知有多少？」

無神不由一怔道：「末將一竅不通啊！」

趙如姬冷笑一聲道：「連無神將軍也不懂，調來千軍萬馬又有何用，難道把百里內的土地以武力翻轉嗎？嘿嘿！」

無神不由啞口無言，好一會才無奈的道：「若非如此又如何做呢？趙姑姑！」

趙如姬沉吟不語，隔了一會，才喃喃的道：「這的確十分爲難，

吾雖可仔細搜尋查堪這百里之地，或會有所發現，但需時必甚久，吾哪來這許多時日去堪查？尚有其餘更厲害更威猛的『黃獅龍脈』須加剷滅也。」

趙如姬轉念之際，就在此時，在東南面極遙遠天際，忽然飄起一團黃色煙雲，冉冉騰升，於天際凝聚，漸成一頭威猛的「黃獅」形狀，正昂首長嘯，其勢十分雄豪壯烈，令人睹之不禁驚心動魄！

無神功力極高，因此也隱約可見，他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失聲叫道：「天哪！那不是『黃獅煙雲』麼？這又預兆什麼？」

趙如姬此時俏目精光灼灼，凝注那「黃獅煙雲」，神色一陣驚駭，似乎比見了那「白蛇龍脈」，以及隱遁不見的「黑虎龍脈」更令她震撼。好一會，趙如姬忽然問無神道：「無神將軍，知那『黃獅煙雲』升起之處是甚地域嗎？」

無神早年曾隨大將軍蒙恬征滅六國，因此對天下的地土山川倒十分熟悉。當下他極目細望，想了想，便確然的道：「趙姑姑，末將隱約可辨，那『黃獅煙雲』升起之處，瀰漫波光水氣，按方位判斷，那兒該是原屬楚國之地，黃馬湖畔、黃馬山下的下相縣（即今江蘇宿遷縣）地域啊！末將曾征戰楚國，對那地方的山川十分清楚！」

趙如姬一聽，十分罕見的欣然一笑，道：「噢！原來無神將軍曾到臨此地，那除了黃馬湖、黃馬山外，尚有甚奇特的山川形勝？」

無神想了想，忽地驚訝的道：「是啊！果然尚有奇特之處，便是早年所建的大運河，已把黃河與長江貫通，其交滙處恰好位於那下相縣地域也！果然奇特，亦十分壯觀，趙姑姑莫非已發現什麼嗎？」

趙如姬不答，却喃喃的自語歎道：「黃獅煙雲……黃獅龍脈！勢極雄豪，其所出之人，其威力只怕比『黑虎龍脈』猶勝一重！嘿，只要被其成形得勢，那秦嬴的江山國運，只怕非此人莫屬了！那吾兒嬴胡亥，豈非死無葬身之地麼？嘿！嘿！我趙如姬但有一口氣在，又怎會置諸不理哉！」

趙如姬忽地戛然而止，隨即斷然的道：「無神將軍，速下山傳令，所有人等，立刻隨吾疾奔楚州下相！」

不一會，趙如姬、無神將軍等廿餘人的神秘車騎，便向楚州下相的地域，飛馳而去了。

* * *

深秋時分了，當晚北風轉烈，猶如脫繮的野馬，於昭陽湖上嘶吼奔騰，把整座昭陽湖捲得晃晃蕩蕩，湖水泛起層層波濤，猶如一條躍躍欲騰空的盤臥之龍。

在昭陽湖畔的劉家，劉邦自送別徐福後，心中便一直惴惴然，似驚乍喜，又躍躍欲試，心緒不寧，複雜之極。

他的娘親劉大嫂，眼見兒子坐臥不寧的樣子，不由暗暗憂心，對劉邦道：「邦兒啊！那徐大師雖有本事，但天下大事，我等凡俗之人，知得多少？他的話也不必放於心上呢！再說你爹爹好歹也是朝廷的縣尉，秦皇勢大如天，萬萬不可動那殺頭滅族的念頭啊！」

不料劉邦卻嘿嘿一笑道：「秦始皇嬴政雖乃九五之尊，但亦是人，做人如此，才不枉此生，大丈夫便該有這般能耐呢！」

劉大嫂見挑起劉邦的「瘋言瘋語」，嚇得連忙收口，不敢再去火上加油，挑動他的「瘋狂之念」了。

劉邦見娘心驚膽戰，也失了再發豪言壯語的興趣，外面北風凜烈，又是入黑時分了，向娘親道一聲晚安，便返回他兼作臥室的書房去了。

劉邦雖然對徐福自謂「少而失學」，但他畢竟是周朝姬姓王室血脈，因此讀書不多，卻記性奇佳，書房中家傳的周朝以來的「尚書」、「孔子」、「孟子」等天道人間說教篇章，幾乎全讀遍了。他最欣賞的是周武王伐商紂，在孟津會諸侯的一篇「泰誓」，文中的誓辭，劉邦已記得滾瓜爛熟了。

此時他返回他的書房，心緒不寧，臥不能眠，不由仰天喃喃的記誦起「泰誓」中周武王的誓辭來了：「……天地乃萬物的父母，人乃萬物中的靈者，只有眞正聰慧的人才能作大君，大君便是百姓的父母……紂王無道，皇天動了怒氣，令我去討伐……有罪的應該討伐，無罪的應該赦免，我怎敢違背上天的意旨……」劉邦忽然一頓，隨而驚駭的低叫道：「咦？這是甚恐怖物事？」

原來此時書房窗外，忽然白光一閃，一條碩大的雪白銀蛇似的「怪物」，在窗外探頭而望，雙目如電光閃灼，雖然恐怖，但又十分令人迷惑，劉邦的視線與「怪物」的「電光」相觸，心弦不由猛烈一抖，神智亦迷糊起來。「怪物」所發的誘惑力，果然十分厲害！

窗外如雪白銀蛇「怪物」目中「電光」，在劉邦身上旋繞一匝，便有如一根「天蠶之絲」，柔韌之極，把劉邦的心神牢牢的綑綁住了。

因此當「怪物」的「電光」迴旋，於窗口外消失時，劉邦竟身不由己，也不知何來的力量，竟緊隨「電光」從窗口一躍而出，快如電閃，簡直與「電光」如影隨形。

「怪物」的電光在前面閃爍，劉邦緊隨在後面飛奔，不知不覺間，

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竟繞過昭陽湖，抵達昭陽湖的東岸，那如雪白的銀蛇的「怪物電光」，此時呼地鑽入一黑暗中的民居裏面去了。

劉邦此際心茫然，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但見四周一片黑寂，伸手不見五指，唯有眼前不遠的這座土屋，那「電光」似餘輝未盡，或者猶在劉邦的心中閃爍。因此他也不知爲甚麼，竟便走上前去，決然的伸手拍門。

土屋的門應聲而開，一位已近老年的男子探頭而出，於黑暗中凝注劉邦一眼，神色一愣，隨即驚喜的輕聲道：「啊！是你！你果然眞的出現了！」他一頓，緊皺的臉皮忽地舒開如秋晨的菊葉，滿臉希冀的道：「你！是姓劉的，是麼？」

劉邦迷糊的喃喃道：「你……怎知我姓劉？怎知我會到此地？奇哉怪也！」

這男子道：「實不相瞞，在下姓呂名父，早前遇一奇人，姓徐名福，曾斷言吾呂家『遇劉而貴』，因此牢記於心中，昨晚吾忽然夢見一條如雪白銀蛇的怪物，把一位青年男子引來吾家門前，自稱姓劉，替吾呂家帶『貴』來了……吾因此十分牢記這男子的容貌也！今晚一見，竟果然是劉公子駕臨啊！」

劉邦一聽，才知這男子叫呂父，他也並不懂驚奇，因爲他此時尙感一片迷糊，只是喃喃的漫應道：「……是啊！我分明見一條雪白銀蛇飛進你家中去了！怎的不見了呢？我劉邦又在何處呢？」

呂父也不管這姓劉名邦的青年男子是誰，來自何處，他牢記徐福的偈語「遇劉而貴」，眼前的青年男子姓劉，又與他的夢中見的男子容貌相符，這就夠了！呂父連忙扶着劉邦，把他引進屋內，劉邦也不推辭，迷迷糊糊的便走了進去。

呂父先扶劉邦坐下，又自裏間叫道：「娥兒！快與娘親出來招呼劉公子！」

呂娥「雉」和娘親應聲而出，呂娥一見劉邦，俏目便突地迸出兩點光芒，猶如引劉邦進來的「怪物電光」，神色充滿渴盼期待，就如奇寒之人，忽然遇上剛猛的陽光似的。

劉邦的眼神與呂娥的俏目光芒相觸，但見呂娥雖作農家兒女打扮，但神采飛揚，艷麗之極，身如修竹，臉如白玉，烏黑秀髮，眼如鳳目，妙麗不可名狀。劉邦心中忽然一抖，神智也清醒幾分了。

當呂娥捧着香茗，笑盈盈的奉呈劉邦時，劉邦竟然接過茶杯，又放下，把呂娥的玉手握住了！

男女有別，孔子曰「授受不親」，一位陌生的男子，突然握住少女的玉手，這是十分無禮放肆的舉動，不料呂娥卻沒丁點羞怒，反而媚笑道：「你！你眞的是劉公子麼？」

劉邦亦哈哈一笑，道：「不錯！我眞的姓劉名邦啊！但姑娘爲甚似與劉邦相識呢？」

呂娥含笑不答，呂父在一旁不但毫不見怪，反而欣喜的連忙道：「劉公子不必疑惑，或者，這是小女與劉公子的緣份吧。」

劉邦一聽，似驚猶喜，喃喃的道：「老丈……這是甚麼意思呢？」

呂父毫不猶豫道：「劉公子，實不相瞞，小女姓呂，乃先秦相國大人呂不韋的嫡親孫女，曾遇過高人相救，且斷言小女『遇劉而貴』，劉公子便是這『劉』姓之人啊！因此，若劉公子不嫌小女資質淺陋，便容她日後終身侍奉公子吧！」

說時呂娥的娘親已把酒菜捧出來，劉邦心中已被呂娥牢牢攫住，此時心中不由一蕩，伸手握住呂娥的玉手，與她入席吃酒。呂娥含羞帶笑，殷勤侍候。

酒酣人艷，劉邦不由心神皆醉。酒吃了一半，不知怎地，呂父夫婦已避開不見。劉邦酒氣上湧，膽氣大壯，伸手便把呂娥抱進懷中，放肆地撫摸起來。呂娥似羞還喜，半依半偎在劉邦的懷裏，任他爲所欲爲。

再過一會，呂娥忽地盈盈站起，伸出玉手，牽引劉邦，緩緩的一路踏進她的閨房去了……就在這一晚，「黑虎龍脈」和「白蛇龍脈」的傳人，便有了「合體之緣」，亦即玄學上的「陰陽交會、水火併濟」了。

說也玄妙，自這一晚後，劉邦和呂娥的氣質均發出驚人的異兆。劉邦變得「陽剛中帶陰柔」，處事更幹練沉穩，隱隱帶「王」者的氣派；而呂娥則變得「陰柔中帶陽剛」，容色艷麗而狠辣，隱隱有「女强人」的氣度。

第二天，劉邦即解下身上的家傳佩玉，贈給呂娥，當作訂終身的信物，呂娥也欣然接受。兩人均心中明白，天緣巧合，從此便是終生不離的夫妻了。

劉邦在呂娥家享盡溫柔艷福，但他深知壯志未酬，大業未成，目下絕非躭於兒女私情的時候。因此在當天上午，便與呂父約定，待他返家後，即會派人來下聘禮，然後便決然的離開了呂家，渡過昭陽湖返家。

劉邦登上昭陽西岸，步行返家，中途經過一個市集，市集上人山人海，十分熱鬧，劉邦忍不住走進市集中留連一番。

忽然，有一條壯漢從市集中的賣肉檔走出來，先向劉邦瞪目審視一會，然後即向他深深一揖，連聲道：「屬下樊噲，拜見主人。」

劉邦向壯漢一瞧，但見他身軀雄壯，聲如響雷，一派大將的氣派，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欲成大業，眼前此人乃不可或缺的人材啊！劉邦便向壯漢——樊噲，還了一揖，含笑道：「原來是樊兄弟，在下劉邦，但與樊兄弟素未謀面，怎敢以主人自居也？樊兄弟又怎的自稱屬下呢？」

壯漢——樊噲大笑道：「公果然姓劉！那蕭先生果然神算驚人也！主公請再受樊噲一拜。」樊噲話音未落，果然向劉邦納頭便拜，意態十分摯誠。

劉邦一聽，猛然憶起呂氏父女口中所言「遇劉而貴」，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莫非天緣註定我劉邦當眞可以貴甲天下嗎？而若要成此大業，則眼前壯漢樊噲及他的朋輩，這等忠心之士，又豈可或缺也？

劉邦心念急轉，伸手連忙扶起樊噲，輕聲道：「樊兄弟，難得你一片誠意，但諸事容後細談。未知那『蕭先生』現在何處？他又怎對你提及吾姓劉呢？」

樊噲道：「樊某乃沛縣屠戶，蕭先生常來肉檔光顧，因此相熟。一日蕭先生忽目注樊某，笑言樊某有將相之命，怎甘於以屠戶自居？樊某大奇，細問之下，蕭先生便悄言道：目下沛縣已現『紫龍貴氣』，此貴氣當應驗於一劉姓人上，你於十二月初十午時正，所遇之人若姓劉，則便兆啟你的將相運命也！主公，今日今時不正是十二月初十午時正麼？主公又恰恰姓劉，樊某因此斷定，主公必是提携樊某成將相之人也。」

劉邦一聽，心中熱血不由一陣沸湧，暗道：若那「蕭先生」所言不虛，能提携眼前壯漢成將相者，必屬帝皇無疑，莫非我劉邦確有「紫龍貴氣」——帝皇之命麼？看來也不必急着返家，先把此事探究明白再作打算吧。

劉邦心念電轉，便對樊噲道：「樊兄弟，此事容後細議，既那蕭先生有如此神算本事，未知可否代爲引見？」

樊噲一聽，大喜道：「當然可以。主公之意，屬下遵命！請跟我來，立即便去拜見蕭先生便了。」

樊噲引領劉邦，抵沛縣縣城的一座館舍，原來這是縣吏居停的地方，外面有兵卒守衛，樊噲對兵卒道：「請兵大哥代通傳蕭先生，說有姓劉的公子求見呢！」

兵卒依言進去通傳。不一會，只見一位年約三十多的壯年男子，面白如雪，頭戴方巾，一派書生的模樣，腳下僅穿一隻鞋子，另一腳空着，匆匆的拖着奔了出來。這壯年書生模樣的男子一見劉邦，那眼神霍地一亮，欣喜萬分的向劉邦長揖道：「在下蕭何，慕迎劉公子大駕光臨！」

劉邦已知此人學識非凡，不敢怠慢，連忙亦還了一揖，道：「蕭先生太客氣了，要蕭先生匆促出來，劉某深感不安，打擾之處，還望見諒。」

蕭何低頭一看，才發覺自己匆忙間，果然僅穿了一隻鞋子便跑出來，他不由笑道：「在下爲及早與劉公子相見，連鞋子也穿少了一隻，失儀之極，教劉公子見笑了。」

劉邦欣然與蕭何執手相見。他瞥一眼守館舍的兵卒，忽地悄聲對蕭何道：「此地似非說話之處，勞蕭先生稍移玉步，到集上酒館吃酒一敍好麼？」

蕭何一聽，欣然道：「如此甚好！」他一頓，忽然道：「劉公子，在下尚有一位好友，姓曹名參，亦想見識劉公子，容在下邀他一同前去吃酒好麼？」

劉邦忙道：「劉某蒙蕭曹二兄錯愛，深爲感動，正是求之不得啊，快請曹兄一道相聚！」

蕭何轉身返館中，不一會，引領一位勁裝打扮的漢子出來，原來他便是在劉邦的父親劉沛任縣尉轄下的一名得力助手曹參，現居縣中兵衛校頭之職。蕭何把劉邦介紹給曹參認識，兩人殷殷相見，然後四人一道前去沛縣鎮上的一間酒館，秘密聚會去了。

這是劉邦第一次與曹參、樊噲、蕭何等三人相識交會，亦即是劉邦開創他的驚天「帝皇大業」的第一步，因此，當日劉邦、蕭何、樊噲、曹參四人吃酒的酒館，後世便稱爲「聚業樓」。

四人在「聚業樓」上這一頓酒，直吃到傍晚時分，就在這短短的半日「吃酒聚會」中，一個令後世驚天動地的大計便確定下來了，這便是反秦平天下的驚世大業。

而四人的聚會，劉邦就有如風水地脈學上的「帝皇龍脈」；蕭何、樊噲、曹參等人，則有如在其周圍必然滙聚的「左青龍」、「右白虎」、「前屏後障」；但凡具備上述條件的地脈，必隱伏「眞龍」，而「眞龍地脈」，必具備此四大地脈特徵，再順乎「天機大勢」，以及承納者的「本命」配合，便可以一躍而成千年難遇的「帝皇龍脈」了。劉邦在徐福駕臨沛縣短短半月中的種種奇遇，恰恰印證了此一地脈學上的絕論。

刀煞大法　重創黃獅

另一面，就在徐福來回於單縣、沛縣兩地，爲拯救呂氏的「白

蛇龍脈」，劉氏的「黑虎龍脈」而艱苦努力的一段時日中，在楚州下相古黃河通達的黃馬湖畔，卻悄悄地發生了一場驚人的「風水尅煞大戰」。

原來秦始皇嬴政的貴妃娘娘趙如姬，爲了她的親生兒子胡亥，欲登上「秦皇」的寶座鋪路，率殿前錦衣衞無神等廿多名精銳，車騎並進，一路東行。在魯州單縣的白蛇峯，以「蛸制蛇」大法，尅煞「白蛇龍脈」後，本欲趁勢剿滅對秦嬴朝廷更有威脅性的「黑虎龍脈」，不料追抵沛縣地域百里內外，卻突然失去「黑虎龍脈」的任何蛛絲馬跡，就如「黑虎龍脈」根本不存在似的。

無神將軍對秦嬴朝廷十分忠心，當他獲悉「黑虎龍脈」的後人，對秦嬴朝廷極具威脅時，十分焦急，主張以「調兵虎符」調集大軍，搜遍沛縣百里之地。

趙貴妃卻決不同意，因爲她深知風水地脈何等玄妙，就算十萬大軍雲集，不精此道之人，簡直是「水中尋月、鏡中覓花」，白白浪費精力和時間而已。不久她更發現了一股極其威猛的「黃獅龍氣」，於楚州下相縣黃馬山下黃馬湖畔升騰而起，驚覺此乃比「黑虎龍脈」更具威力的「帝皇霸氣」，心中十分驚駭，連追尋「黑虎龍脈」也顧不得了，立即下令車騎向楚州下相地域馳行。

趙貴妃、無神等一隊車騎，風馳電掣一路東馳。沿途只消出示「調兵虎符」，所經郡縣官府無不竭力奉迎，人力、物力供應不絕，因此馳行甚速，不到三日，便馳抵楚州下相縣黃馬山、黃馬湖十里之地了。

再東馳一段，一座山峯突兀而聳，山體呈黃，形狀有如一頭躍躍欲撲騰空的雄獅，十分威猛。因黃河直達，山下的湖水亦呈黃色，湖之形狀，卻如一頭盤臥的母兔，靠近黃獅山湖東，聳起一度小島，卻呈赤紅，猶如母兔之赤首，向上面的「黃獅」臣服示愛。

趙如姬心中一動，似已有所判斷，但不敢遂下結論，立即棄車不用，與無神等四名武士，掠上形似「黃獅」的山峯。

她凝神四望，但見黃河之水，從西面滾滾而來（即古黃河，今已廢），勢如黃龍，蜿蜒奔騰，極具雄豪，抵山腳積聚，滙成似「赤首臥兔」之湖。山周更有九道河流環抱，三面亦有山聳起，恰符「山環水繞」的大龍脈格局。

趙如姬心中不由一陣驚歎，喃喃的道：「此峯所結龍脈，若有人得而踞之，其子孫後人必貴甲天下，就當今帝皇亦難望其項背，如此威脅秦嬴根基龍脈，吾若不設法除之，只怕不出五年，天下便落在此龍脈後人的手上矣，但教吾趙如姬在此，又豈容此危機應驗。」

趙如姬心念電轉，亦不敢猶豫，立即於黃獅峯上，仔細搜索，她先從北面尋起，再轉到東面、南面，但竟毫無所獲。

忽然，只聽無神將軍在西面靠湖處驚呼道：「趙……姑姑……此處果有一座土墓，快來察看！」無神將軍見識了趙貴妃的本事，已深爲佩服，因此不待她吩咐，便主動配合搜索這「龍脈」的踪跡了。但無神到底是此道的門外漢，根本不曉此中的奧妙，因此一見有土墳出現，便驚奇的呼叫起來。

趙如姬一聽，卻心中猛然一跳，絕不敢疏忽，聞聲立刻向無神那面掠了過去。因爲趙如姬已斷定，此峯的勢格，必然潛伏一處驚天大龍脈。

她掠到無神將軍的身旁，向前一看，果見一座古樸的山墳，聳立於山峯的西面，峯下便是那形似「赤兔」的湖面，湖中有島，形如兔首伸向峯腰，又似女子向愛郎示歡求愛。

趙如姬再掠近一看，但見墓碑上書「項公平之基」五個黑色刻字。她不由喃喃的歎道：「當世誰有如此神通本領，竟尋堪如此洪福，踞此驚天龍脈？誰又有如此驚世『帝皇之墓』？項平啊項平，你到底是何方神聖？若非我趙如姬搶佔先機，只怕這天下日後非你項氏後人莫屬了，嘿嘿！」

趙如姬忽然冷笑一聲，因爲她站在此驚天「黃獅龍脈」面前，已隱隱預見秦嬴一脈日後的結局，將面對「天機人謀」的慘烈衝擊了。

但趙如姬並不知道，墓中人「項平」到底是誰？也不知道是誰替項氏堪此「帝皇龍脈」，更不知道項氏的後人到底隱於何處，事實上她也根本無法去追索了。因爲她除了千方百計保住秦嬴的江山，尚要盡快爲她的親生兒子胡亥爭「太子位」而苦心謀策，她又哪有餘力追溯深究呢？

當下趙如姬也毫不猶豫，驀地從懷中摸出一道青符，符上畫了一副犁頭之狀，犁刀向下，十分兇惡，趙如姬手執「犁頭青符」，猛運眞氣，貫於符上，符紙一抖，變得筆直如犁刀，她嬌叱一聲，伸手向「犁符」一拍，「犁頭青符」便如一柄利刃，颼地插入「項氏墓」墓頂去了，她這一下施爲，快如閃電，連無神將軍亦難瞧眞切，他但見寒光一閃，猶如一柄青刀插入墓頂，片刻之間已無影踪了。

無神不由一陣目瞪口呆，他倒並非駭於趙如姬的功力，而是她如此施爲的用意，他不由驚駭的道：「趙……姑姑……這……有何用

處？小小一張青符紙而已！」

趙如姬冷哼一聲道：「別輕覷此小小青符，哼哼，青符化犁，入墓化刀，足以斷其龍脈，毀其龍氣，其後人日後亦必難逃刀劫之危，必中途夭折，難成氣候，如此驚世『犁頭破龍』大法，當世有誰可以破解哉！」

趙如姬話音未落，無神正欲發話，就在此時，眼前的「項氏之墓」，墓碑上面忽地滲出絲絲血水，其色鮮紅，猶如人之脖子，被猛斬一刀，赤血淋漓……隨即一陣怪嘯聲自墓中傳出，响徹「黃獅峯巔」，其聲如獅吼虎嘯，威猛極；又似獅虎受創，負痛咆哮，悲壯凜烈！

無神不由一陣駭然，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厲害！厲害！小小一道青紙符，竟如利刃插人之軀體，不死亦必受重創！當世竟有如此神妙之術！」他一頓，又驚疑的道：「此法如此神妙，當可消除朝廷的隱患矣！但未知此法又有人化解得了嗎？」

趙如姬微哼一聲道：「無神將軍擔心甚麼？」

無神道：「若有人可以化解，則趙……姑姑此法雖妙，但亦是徒費心血矣！」

趙如姬傲然道：「嘿嘿！吾之『犁頭青符』，已化『靈煞之刀』，此龍脈已受重創，誰可化解？已決無此可能矣！」

趙如姬一頓，又斷然的道：「吾東行之目的已達，無神將軍且傳令下去，即日趕返咸陽都去吧！」

無神一聽，不由暗地大鬆口氣，他此行的重責是保護趙貴妃的安全，如今一路順利，把她安全送返咸陽，他便可向秦始皇嬴政覆命了！無神就連探索這等「龍脈奧秘」的興趣亦失去了，連忙道：「是！貴妃娘娘！末將這便立刻下山，安排車駕返咸陽！貴妃娘娘請隨末將下山去吧！」

趙貴妃——如姬傲然一笑，果然沒有再說甚麼，嬌軀一轉，便隨無神下山了。

不一會，趙貴妃的車騎，便風馳電掣的飛馳而去。

這一隊神秘的車騎剛離去不久，後面的黃獅峯上，便呼地掠上一位白髮的老人，他便是自魯州沛縣，一路追踪「黃獅龍脈」至此的玄機大師徐福。

徐福亦已斷定，「黃獅龍脈」必隱於此山峯上，他唯一不知的是，因他在沛縣助劉、呂兩家的躭擱，趙貴妃已搶先一步，抵達此地，亦已伏下驚天制煞大法。

徐福於黃獅峯巔上細察，幾經轉折，終於抵達黃獅峯巔的西面，但見一座大墓，向西面聳立。徐福連忙掠上前去，只見墓碑正向山下的一座湖泊，湖泊靠山腳處聳起一座小島，猶如母兔之首；黃河如滾滾巨龍，一路自西面兇湧而來，四面左右山環水繞，勢極雄豪，徐福不由歎道：「黃獅峯伏黃獅龍脈，天造地設，果然是曠古爍今的驚世帝皇龍脈啊！咦？若然如此，那豈非主兆當今世上，將孕育兩大帝皇嗎？但天無二日，人無二主，這兩大帝皇龍脈併峙，到底誰主誰次？誰勝誰負？」

徐福心中驚疑，連忙掠到墓碑前，仔細審辨，他不由一陣驚駭，暗道：爲甚竟有此兇兆出現？原來徐福仔細審察之下，突然從墓碑的石縫中，發現了絲絲滲出的血水，其色鮮紅，猶如剛正負創的傷口似的，而墓碑上的「項公平之墓」五個刻字，在「項」姓一字上，竟有血水滲進縫隙，變得黑中帶紅，十分恐怖。

徐福心中駭然道：「這『黃獅龍墓』的主人原來姓項名平，此墓之貴亦當應於項氏子孫血脈，其貴是可爲帝爲皇，威力無比……可惜如今卻被人暗中施予『刀煞大法』，令其龍脈受創，有如刀過龍頸，鮮血淋漓，非死即傷，如此兇兆，只怕亦必應驗於承納此龍脈的項氏子孫身上了！哎，施此狠毒『刀煞大法』之人，若以爲如此便可剷除對秦廷的隱患威脅，那就大錯而特錯矣……」

徐福長歎一聲，心中更感惶惑。因爲他深知「龍脈受創」的可怕後果，這便如一位威力無比的「霸王」，被人偷襲負創，其一怒之下，必拚死頑抗，奮力反擊，其「霸氣」一旦被激發，不但施「刀煞大法」之人首當其衝，且天下亦必因此而慘添酷烈殺戮，因此這一場「天機逆轉」演變，勢必將化作一場慘烈的腥風血雨了！

這卻如何是好？徐福驚駭惶惑，陷入艮久的沉思，一時之間，他也根本想不出對應之策，因爲徐福精於風水地脈之學，他自然知道，在地脈學上「刀煞大法」的厲害！一旦施之於龍脈上，便有如一柄利刀，向「龍脈」狠劈，「龍脈」必受重創，絕難倖免，亦絕無化解的可能，「刀煞大法」可謂「制煞大法」中最狠毒慘烈的其中一種。因此就連徐福亦束手無策，雖然他驚覺後果的萬分慘酷……

就在徐福沉吟之際，墓前峯下的湖中小島上面，忽然浮出一團赤紅煙雲，其形如兔，冉冉飄近黃獅峯腰，升沉繚繞，又作撫慰親吻之狀，就如一位絕色美女，眼見她心儀的壯漢受創，依偎在他的身旁，試圖以愛之力量，減輕他的創傷，其狀令人欽羨，其情令人憐憫。

也不知是否受這情景的感染，徐福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世間竟隱伏如此奇幻地脈，上爲「黃獅」，下爲「赤兔」，一雄一雌，相對併峙，若能令其「陰陽滙聚」，並「以陰補陽」，則「「黃獅龍脈」的創傷，或可彌補所損，雖不足以令其康復，卻可保住其氣數，不至半途夭斷啊！

徐福心念電轉，當下身形驟起，毫不猶豫，便向峯下湖中小島飛掠而下，猶如大鵬展翅，快如閃電！

徐福呼地降落湖中小島，但見土色赤紅，形如兔首，湖狀如兔身，不由暗讚一聲道：「天造地設，果然是一座『赤兔龍脈』，難怪吾曾見其氣象『黃獅龍脈』同升天際也！吾踏破鐵鞋無覓處，不料得來全不費工夫！」轉念又暗道：「幸而施『刀煞大法』之人，或是功力未足，或是行色匆匆，竟放過了這一座『玄陰赤兔龍脈』，否則『黃獅龍脈』勢必萬劫不復矣！天意既於吾眼前現此四大龍脈，必有其深意，吾又怎可坐視不救呢？罷！罷！罷！天機如此，夫復何言？先設法減緩『黃獅龍脈』的創傷再說吧！」

當下徐福主意已決，便施展輕功，沿小島環繞一匝，忽地，在小島的東面，亦即面向黃獅峯的島邊沿，現出一座土墓。徐福掠近一看，但見土墓四周純紫之氣瀰漫，極爲柔和，墓碑上書「虞公展之墓」五個黑色刻字。

徐福目睹之下，不由暗讚道：「這姓虞的墓中之人，必有奇遇，否則爲甚竟可踞此奇貴玄陰龍脈？若不出吾所料，此墓虞姓後人，必陰生一位貴格無比的奇女子，而唯有這一位虞姓奇女，才能稍補『黃獅龍脈』所受的刀煞傷耗！」

徐福心念電轉，也再不敢遲疑，目中精光如電，掃視四周，準備施展他的「玄陰補陽」救「黃獅龍脈」大法，以便減輕因「黃獅龍脈」受「刀煞劍傷」引發的驚天大殺戮……

忽地，徐福猛吸一口眞氣，凝運全身，再聚於雙手，十指向四周疾射十道「眞氣」，再猛一廻旋，但見無數赤紅碎石，紛紛揚揚地凌空而起，落在小島靠近東面「黃獅峯」之處，分兩堆分佈，竟成圓石堆狀，猶如兩隻巨大的赤紅眼珠，嵌在形如兔首的小島東端，而即兔首的左右眼方位上面。

徐福隨即疾掠而上，定睛一瞧，斷定碎石所砌的「赤紅眼珠」，已準確佈於「兔首眼部」位置，驀地咬破中指，以他苦修近百年的「元陽眞血」，疾速點向「赤紅眼珠」！這便有如世人後來沿用的「畫龍點睛」之術。

徐福的「元陽眞血」果然不同凡響，甫向「赤紅眼珠」點下，四周便呼地飄起二團白霧，繞碎石所砌的「赤紅眼珠」旋轉，在飄行的白霧中，兔首的雙眼，竟似滴溜溜的在轉動，其色更見鮮紅，活脫脫兔子的紅眼珠一般。再過一會，「兔子赤眼」忽然射出兩道光華，直向「黃獅峯」射去，其狀有如美女向負劍的愛郎投去一瞥，其情充滿憐惜慰藉。

徐福目光灼灼的凝注「黃獅峯」，留意上面項氏的「黃獅龍脈」的反應，心中十分焦急，因爲他爲救「黃獅龍脈」，已於虞氏的「赤兔龍脈」上施「畫龍點睛——開眼大法」，「赤兔龍脈」之所以一直靜伏不動，因尚缺了「龍脈之眼」，一旦替其「畫龍點睛」開眼，其龍氣必然旺發；又因其地勢使然，必然令項、虞兩大龍脈滙聚，因而可以虞氏的「玄陰赤兔龍氣」，醫撫「陽剛黃獅龍脈」的「刀煞創傷」，此亦是挽救「黃獅龍脈」項氏後人的唯一辦法了。若然成功，則可稍減因「黃獅龍脈」受創引發的慘酷殺戮，若然此法失敗，則天下勢必陷入腥風血雨、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

徐福以濟世救民爲其大旨，這教他怎能不心焦如焚？

就在徐福沉吟焦慮之際，「黃獅峯」項氏墓的方位，在「赤兔紅光」射至時，先是沉寂不動，接而一聲似痛苦似欣慰的嘯吟，隨即冉冉的騰起一團黃中帶紅的煙雲，其狀就有如一頭雖然負創，但仍十分威猛的「黃獅」，有感於「赤兔紅光」的慰藉，騰身而起，迎接「赤兔光華」的投身入懷……

徐福驚喜之際，黃獅峯上、赤兔湖四周，突然響起一陣嘯鳴，似獅吼似兔鳴，交滙呼應，一雄一雌，一剛一柔，猶如美女撫慰負創的勇士愛郎，既悲壯又感人肺腑……其聲響過，立刻便戛然沉寂下去，天宇之下，四野之上，瀰漫着一派莫可言狀的神秘氣氛。

此情此景，此中奧秘，亦只有玄機大師徐福明白，他不由仰天長嘯，以舒心中一直鬱鬱沉悶的悶氣，隨即喃喃的道：「太白峯巔天象現世，四大龍脈，配以天機豈容剿殺？吾雖歷盡艱辛，幸不辱天機之命，終令四大龍脈化險爲夷！嘿嘿，再輔以吾之『困龍大法』，咸陽圍城、渭水新朝宮落成之日，只怕便是暴君夭亡之日，亦是天機大勢逆轉之時了。」

徐福長嘯一聲，忽地戛然而止，身形亦驟起，掠離赤兔湖畔。他也不打算再返秦都咸陽，與秦始皇嬴政再次見面，反而直向東面的齊魯之地（即今山東）疾射而去，暗中密切監察天機大勢如何逆轉、如何演進去了。

＊　＊　＊

趙貴妃匆匆馳返秦都咸陽，中途絕不稍作停留，因爲趙貴妃深知，天機大勢已屆劇變之期，而她驚察的足以搖撼秦嬴國運的「四大龍脈」，雖已被她尅滅其二，但尚剩兩大龍脈隱匿不現，對朝廷來說始終是一大禍根。而且她在途中便聽說，由徐福獻計的「咸陽圍城」和「渭水南新朝宮」，已在大規模動工興建。她深知此兩大建築內隱含强烈煞機，「咸陽圍城」外表宏偉堅固，實際卻令咸陽的「生龍」變作「困龍」，日久必「喪亡」。而「新朝宮」則暗伏「舊營室逝，河漢終抵天極」的玄機，亦即「舊帝營室逝，新河漢興」的危兆！這教趙貴妃如何不心急如焚？

趙貴妃來自趙國，本來有故國被滅之痛，但她入秦以來，卻極受嬴政寵愛，更生下兒子胡亥，因此她就算不爲嬴政，亦必爲自己的親兒着想，非千方百計保住秦嬴的國運不可。況且她尚有一大心願，便是要像「趙太后」一樣，君臨天下，而達此目的唯一的途徑，便是先行謀奪太子之位，嬴政一旦逝亡，自己的親子胡亥繼位，她便是第二位「趙太后」了。

趙貴妃滿肚密圈，返回秦都咸陽，更不稍停，直馳入咸陽宮去，表面上是向秦始皇嬴政覆命，實際上是探聽宮中的動靜。

趙貴妃與無神將軍，一同趕去雍正殿見駕覆命。

內侍見是趙貴妃駕臨，立刻進去奏知。不一會，嬴政最寵信的內侍郎趙高，匆匆而出，向趙貴妃拜奏道：「奴才趙高，參見趙貴妃娘娘！皇上有旨，請貴妃娘娘速入宮見駕。」

趙高一頓，又向趙貴妃悄聲道：「娘娘，皇上剛四巡魏、趙、韓諸舊國土回來，不知爲甚，心情極爲煩躁，娘娘請設法加以慰籍才好。」趙高說了一半，另一半吞吞吐吐縮了回去。

趙貴妃聰慧絕頂，她察言觀色，便知趙高的心思，他是提醒自己，萬勿於此火頭上惹怒皇上，否則必有殺身之禍。趙貴妃目注趙高一眼，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趙高倒十分清楚皇帝的心思，他在皇帝身邊的時間，簡直比她這位「貴妃娘娘」更長更多啊！看來非要牢牢把握此人不可。

趙貴妃主意打定，便決意把趙高收爲己用，令他對自己和胡亥死心塌地，爲日後的謀奪太子位伏下一着奇兵。趙貴妃伸出玉手，親扶趙高起來，這在內宮中，是妃嬪對內侍的一種最尊敬的禮儀，又含笑點點頭道：「趙內侍對皇上十分忠心，關切之情溢於言表，本宮待會當奏請皇上，重賞趙內侍。放心吧，一切本宮自有主意也。」

趙高受趙貴妃如此恩遇，不禁受寵若驚，忙俯身拜道：「奴才拜謝娘娘……但請娘娘進殿見駕吧！無神將軍，皇上有旨，着你先行休歇，改日再行面聖。」

無神將軍一聽，深知內宮之地，自己一介武將，不便久留，便立刻領旨道：「微臣遵旨！」然後便迅速退出內宮去了。

趙貴妃隨趙高進內殿，遠遠便見秦始皇嬴政高踞於殿中的龍椅上面，神色陰沉，目中卻精光閃灼，若隱若現，十分恐怖，趙貴妃目睹之下，連她亦不由暗打了個寒噤，分不清此乃「龍氣旺發」之光，還是將逝的「迴光返照之光」！她連忙快步上前，向嬴政參拜道：「臣妾參見皇上，願皇上龍體安康！」

嬴政見了趙貴妃，神色十分欣喜，正欲說甚麼，但見趙高在場，便把手一擺，示意趙高退出，不必留侍。

趙高心中不由一凜，暗道：皇上有甚難言之隱，竟連我亦不許知聞？由此亦足見皇上對趙貴妃的寵信十分了！趙高心中轉念，不由暗地打定主意，日後非好好巴結趙貴妃不可，否則只怕連自己頭上人頭亦難保呢！

嬴政目注趙高退出內殿，依然沉吟不語，心中似十分惶恐。趙貴妃見狀，小心翼翼的探問道：「皇上有甚不如意事麼？」

嬴政臉色一沉，緩緩的道：「貴妃可知？朕此次出巡，遇上一宗恐怖怪事？朕正等着貴妃回來，替吾解此困擾！」

趙貴妃忙道：「皇上，是甚困擾之事呢？」

秦始皇恨恨的道：「朕四次東巡，威加四海，天下盡皆慴服！至湘江，忽刮狂風，阻朕去路，朕即沉白璧於江，方得渡，朕恨湘江女神乃舜王之妃，便下令盡伐湘山之竹，又毀其舜山形勝，終可順利抵南越五嶺之地！不料於五嶺山脚下之江，湘江所沉之白璧再浮出水面，朕拾而視之，白璧上竟平添六個刻字！氣殺朕也！」

趙貴妃一聽，不由猛吃一驚，忙道：「白璧上所刻何字？皇上！」

秦始皇深知趙貴妃的神算本事非同凡响，不可瞞她，正須要她釋疑，便咬牙切齒恨恨的道：「白璧乃朕宮中寶物，本來無暇光潔，但於南越五嶺江下（即今湖、廣交界南嶺下的北江），再浮時竟平添六個黑字！曰：始皇死而地分！令朕憤怒不已！」

趙貴妃深知嬴政的脾性，決不

肯善罷甘休，便小心翼翼的再問一句道：「皇上如何處之？」

秦始皇恨恨道：「朕即下旨，盡斬沿江之人，不下數百，固疑其作怪，或曾睹白璧刻字也！此白璧朕亦下旨毀之，沉於江底！」

趙貴妃一聽，不由呆了呆，心道：白璧已毀，那便再無跡可尋了，皇上的脾性果然剛愎獨斷！但如此一來，卻如何化解這一可怕兇兆呢？而且她尚有更深一層的憂慮，她原來判斷，威脅秦嬴根基國運的，是來自齊魯之地的「四大龍脈」，她幾經辛苦，才剋制住「白蛇龍脈」和「黃獅龍脈」，「四大威脅」僅去其二，尚有「二大威脅」深潛不露，終究是一大禍根，不料秦嬴的立國，竟如此天怒人怨，連南方地脈人神，亦露出「始皇死而地分」如此可怕兇兆！按此推斷，那豈非天下四方，僅餘「西」面秦嬴發跡地未生異變，其餘東、南、北三方均躍躍勢動，猶如地火奔騰，不久必噴瀉而出，把秦嬴的根基毀斷麼？

趙貴妃心念電轉，見嬴政仍沉吟不語，發呆似的，便趁機就近審察他的氣色。只見嬴政兩額角命宮「山林」位，果然紫氣旺烈。暗道：他的祖宗龍氣果然奇盛，又「山林」主人之三十壽數，嬴政於三十歲上一統天下，貴爲天下「始皇」，恰好應驗了他的命宮山林龍氣奇旺之兆……再往下細辨，但見紫氣旺自「山林」，再向下延伸，延經「凌雲」、「太陽」、「太陰」、「中陽」、「中陰」、「少陽」、「少陰」，而達四十一歲所至的「山根」，稍一頓，終能衝破「山根」，向「精舍」、「光殿」、「兩顴」、「準頭」，抵達「諫台」，其勢已十分微弱，幾乎隱而不見，再休想向下衝破壽數玄關了！

趙貴妃心中不由一陣驚駭，暗道：命宮之「諫台」乃主人之「氣量」，若宏大納天下之氣，則可穿破，否則乃主「氣數」盡於此也！而「諫台」命宮主人之四十九壽數，嬴政現下已達四十有七，距其「氣數盡絕」僅差二年矣！目下他正值命宮之「兩顴」，於此命宮位竟赤紅發漲，乃主他於未來二年間，尚有許多剛愎怪行獨斷橫施，如此看來，他決難衝破「諫台」四十九歲玄關矣！其本命如此，勢難化解，看來吾亦須及早當機立斷！

趙貴妃心意已決，暗道：吾無論如何須保住這暴君的二年壽數，否則這天下便非當今太子扶蘇莫屬了！

「愛卿，你有何妙法爲朕解憂？快奏朕知吧！」秦始皇見趙貴妃沉默不語，忍不住催促道。

趙貴妃心中一動，因她已打定主意，勢須先保住嬴政的「二年壽數」，才好施展她的謀奪太子位的妙計，便不敢猶豫，決然的道：「不錯！皇上，白璧重浮現字之兆，十分可怕，乃主南越五嶺以南之地，已積潛威脅皇上根基的貴氣也，若不決然斬斷，只恐後患無窮！」趙貴妃目中精光閃爍，神色毅然決然，顯見她果然已下狠心，千方百計先保住嬴政的兩年壽數再說了。

趙貴妃這一決斷，不料竟大合嬴政的心意，他目光灼灼的盯着趙貴妃，沉聲道：「如何斬斷南越五嶺以南貴氣？愛卿不必遲疑，快奏朕知！」

趙貴妃意味深長的笑笑，向秦始皇嬴政獻了一條「斬斷」南越五嶺以南「貴氣」的驚人妙計……

秦始皇嬴政在雍正殿與趙貴妃密議後的三日，趙貴妃便率殿前侍衞無神將軍等三百武士，車騎併進，日夜向南疾奔。這一隊神秘的車騎，所行路線，竟與秦始皇第四次出巡時一般無異。

七日七夜後，這一隊神秘車騎，便已馳抵南越湘州郡（即今湖南省），再一路向南馳奔，不久便抵達橫貫東西、湘粵分界的南嶺。

趙貴妃棄車不用，率無神將軍等近百武士，攀上南嶺，沿東西走向仔細尋索，在綿延數百里的南嶺中腰，堪定了十個地點，均是南北走向最陡之山腰。

然後由無神將軍持「御賜調兵虎符」，徵召湘州郡兵卒三萬，雲集南嶺沿線。趙貴妃親自指揮，擇三萬兵卒分十部，每部三千人，全部換上青色的繡衣，取「青煞制南」之意。趙貴妃又把十部兵卒，分派到十處堪定的地點，下令從北面挖洞，直穿南面，務求貫通南北爲止。又下令不許偷工減料，違者殺無赦！又派隨行的無神將軍等三百武士，分作十小隊，每隊三十人，負責監督每部兵卒三千人。

在趙貴妃的精密安排，及嚴厲監督下，三萬大軍，不分日夜挖掘，不到三十天的時間，便把南嶺挖穿了南北十個洞口，當最後挖穿南面的山腰時，一股暖流從南面洞口滾滾北湧，從北面的洞口噴湧而出，令北面的寒流亦爲之退減！

無神將軍見狀大奇，忙趨近趙貴妃身邊，問道：「貴妃娘娘，這一番工程有何妙處？」

趙貴妃傲然道：「吾此乃『洩龍脈貴氣大法』也！經此施爲，嶺南粵川之地，地脈貴氣盡洩，二千年內，南粵必難出貴氣之人，如此一來，南粵貴氣對朝廷之威脅，豈非徹底根絕了嗎？」

貴妃娘娘說罷，見大功告成，她又急於回朝廷施展她的謀奪太子位大計，於是下令三萬大軍，返回

湘州郡駐地，她和無神將軍率三百武士，乘車騎趕返秦都咸陽去了。

經貴妃娘娘這一番施爲，南嶺被挖穿地脈，南粵之地，本來背山面海，地勢開陽，風雲所蒸變，日月所聚精華，深潛之貴氣，却因此而大洩，難成氣候，直至二千年後，南嶺中腰的十大洞口，逐漸被塌下的山土塡塞，南粵的地脈貴氣才逐漸積聚，終孕育出號令天下的一代貴人孫逸仙（孫中山），風水地脈的奇幻演變，竟如此的不可思議。

不過當年貴妃娘娘於南嶺施「絕南粵貴氣」大法時，却百密一疏，犯了一個極大的錯失。她原意乃洩絕南粵貴氣，根除對秦嬴的威脅，保延嬴政的兩年壽數，不料却忽略了一點，就是秦嬴已一統天下，南粵亦爲秦嬴之國土，秦嬴以「水德」立國，行「水之運」，南粵背山面海，「水氣」之强，天下莫出其右，本可暢旺秦嬴的「水運」，因地脈被洩，連帶其旺盛「水氣」亦盡失，秦嬴賴以生存的「水運」，也就因而大大衰弱，終於國運不保，根基崩塌，貴妃娘娘苦心經營的「趙太后」美夢，亦僅作了二年，便徹底幻滅了。

＊　＊　＊

日升月沉，天地乾坤幻變，天機大勢急劇演行。

一年後，環繞秦都咸陽一周，把咸陽城山川形勝封閉起來的「咸陽圍城」終於完工。完工之日，咸陽城上空烏雲密佈，雲團湧於城中，就如一條被困欲斃的地龍，不甘坐斃，欲騰空逸逃，畢竟衝不破困鎖的銅牆鐵壁，「地龍」哀而垂淚，化作傾盆大雨。而秦始皇拒不納諫，不但不以爲怪，反而堅信此乃「天降甘霖」，乃大吉之兆。

趙貴妃知嬴政氣數已盡，不欲徒費心血，便故意慫恿太子扶蘇，勸諫嬴政勿再如此勞民傷財，果然激怒嬴政，一怒之下，把扶蘇貶去守邊大將蒙恬處，不許隨便返宮，這恰恰墮進趙貴妃的圈套。

又一年後，渭水南岸的「新朝宮」建妥，果然十分宏偉，南臨渭水，西接咸陽宮雍正門，東至涇渭二水交接處，殿宇、樓閣、亭榭，沿路聯絡，層接不窮。秦始皇大喜，欣然欽名爲「河房宮」（即後世所稱的阿房宮）。又下旨把六國擄來的美女萬人，分置「阿房宮」各殿，待他臨幸御用。

一日，秦始皇嬴政，由太監趙高倍同，出巡「河房宮」。他的車駕從咸陽宮的雍正殿出發，渡過渭水，抵達渭水南的「河房宮」。河房宮有六國美女萬人，爭相向秦始皇獻媚求「雨露」，秦始皇大樂，直在河房宮中呆了整整三月。這九十天中，秦始皇日夜御幸美女無數，直到神思恍惚，仍淫興不止。

嬴政並不知道，他此行已暗應驗了徐福伏下的玄機，即「營室過漢，抵天極」的「天機大勢」，預兆「舊帝室」過渡到「漢」，終抵「天機極道」，於此，「新帝室」的國號「漢」，亦已隱隱佈伏，徐福的玄機佈局，當眞鬼神莫測，洞天徹地。

匆匆又過了半年，秦始皇嬴政剛從「河房宮」返回咸陽宮，他的身子因色慾過度，已十分疲弱，他偏偏不安靜下來，恐「天以爲他畏懼」，又下旨作他的第五次「天下出巡」。

秦始皇嬴政的出巡旨意尚未頒下，他與趙貴妃所生的幼子胡亥，年僅十九歲，却奉父十分恭謹，聞父皇欲出巡，便搶先一步，入宮見駕，跪求巡行侍候。

秦始皇正猶豫未決之際，因趙貴妃的推許，已升爲位列「九卿」的太監中車府令趙高，却適時向嬴政進言道：「皇上，公子一片孝心，乃諸子之冠，皇上不可怠其孝意啊！」秦始皇一聽，果然欣然答應讓胡亥隨駕出巡。

原來這一切均是趙貴妃的精心安排，她事先已獲悉嬴政有出巡之意，便立刻把胡亥召入內宮，對他密語道：「亥兒，機會已屆臨矣，皇上不日出巡，吾已判料，此乃夕陽西下之兆，再無重升之日也，你速入宮見駕，請求陪侍出巡，不可怠慢！」

胡亥驚道：「娘娘啊！父皇近日喜怒無常，動輒殺人，太子扶蘇因進諫言，亦被父皇貶去蒙恬軍中放逐，萬一惹怒於他，兒臣豈非生命危如纍卵麼？」

趙貴妃微哼一聲道：「放心吧亥兒，一切吾已安排妥當，你等着登上秦皇龍座便了，不必猶豫，快依吾主意行事。」

胡亥提心吊膽，向嬴政請求侍駕，果然中車府令趙高立刻替他說話，嬴政亦果然答允胡亥隨行。除公子胡亥外，秦始皇五次出巡，尚有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等內外重臣。此時太子扶蘇已被嬴政放逐於外，其他的公子留守咸陽，獨幼子胡亥隨行，這便給朝野一個假象，即秦始皇嬴政最信任的是胡亥，特別帶他隨侍身旁，這就爲日後的謀事伏下一大妙着，趙貴妃的心計果然十分驚人，當然尚須靠趙貴妃的超卓的「神算風鑑」之術，準確判斷嬴政的運命，否則一切亦只能徒勞無功。

秦始皇嬴政帶同公子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於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年），進行第五次出巡天下。

巡行的方向是東南地區，由咸

陽出武關至雲夢，再沿長江東下，經丹陽到錢塘，在浙江改由陝中(浙江富陽縣)渡水登會稽山，祭祀大禹並刻石。又從會稽北上，由江乘(江蘇鎭江)渡江，經海路北上到達琅琊(即今山東省膠南縣夏河城東)，但見一巨石孤立出於衆山，上下周二十里，傍邊濱臨東海，海浪沖來，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十分宏偉壯觀。

嬴政登琅琊台而望，不由心神俱往，仰天長歎道：「朕如琅琊，琅琊如朕，獨立羣峯，雄擊長空，如朕之創下萬世基業！可惜山水之亘，古今長在，人則不能然也，寧不浩歎哉！」當下即下旨，由李斯親自撰文，刻字於瑯琊台上，銘記大秦之萬世功業。

當晚，秦始皇忽作奇想，於瑯琊台上紮下營帳，位於瑯琊之巓，他獨宿於營帳中，守衛的武士亦須離他百丈，以示他的豐功偉業，超脫萬世。

秦始皇嬴政入住營帳，耳聽帳外瑯琊台下的萬里濤聲，正感慨萬端，前塵往事一一浮上心來。從兒時隨父囚於趙國，呂不韋與父異人及生母趙姬的交往，到返回秦都咸陽，十三歲弱冠繼位，二十二歲佩劍加冠正式掌權，威加四海，蕩滅六國，一統天下，號稱「始皇」，赫赫威雄，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在此時，嬴政忽感腦中一陣迷糊，恍惚間已置身於一星空曠野，四下寂然，毫無聲息，就如天地乾坤均已向他臣服，再無人敢稍稍異動……朕豈非天地一獨夫麼……嬴政不由感慨的歎息。

忽然，嬴政但感腳下的大地，已化作一片汪洋黃水，他自身則化作一條「黃水之龍」，於汪洋黃水上浮游起伏，搏浪翻擊，十分得意。卻就在此時，星空中狂風大作，把汪洋黃水捲走，剩下一片黃沙，嬴政但感自己就如「龍困沙灘」，立陷進退維谷的絕境。

半空中又轟轟兩聲巨鳴，隨聲撲來兩大龐形巨物，皆來自齊魯楚之地，來自楚州之地的是一頭威猛黃獅，來自齊魯之地的是一頭威雄黑虎，兩者均十分威武。

嬴政正自感驚惶，那威猛黃獅已率先飛撲而來，猛地衝天一吼，張嘴便咬住那「黃水之龍」的脖子，嬴政但感痛入心脾，不由慘嚎一聲，但已無力掙扎，任由黃獅狠狠撕咬……他正感絕望之際，原在一旁靜伏的黑虎，已猛地衝天而起，把「黃水之龍」連同「威猛黃獅」，虎口猛張，一併吞吸。

嬴政不由大叫一聲，猛地驚醒，立感頭痛欲裂，神思昏沉，太監中車府令趙高、公子胡亥、丞相李斯等人聞聲衝入營帳時，嬴政已倒地昏迷不醒了。

當嬴政醒來，便驚惶萬狀的大叫道：「齊楚之地……有毀朕龍軀之惡物……快帶大軍剿殺。」可惜丞相李斯等人，均只當嬴政是病危胡言，誰也不當眞。

嬴政自始不能坐起，只能臥於床榻，一切均已有心無力了。他不禁長歎一聲，只好安排自己的身後事。他把李斯召到病榻前，又命趙高一道接旨，把遺詔交到李斯手上，囑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已垂危，感觸尤深！諸子之中，唯太子扶蘇有治國之能，卿等速將朕詔書飛送蒙恬軍中太子扶蘇，着他速至此受遺詔。」

原來嬴政的遺詔，竟是由太子扶蘇承繼秦皇之位。這或許是嬴政臨危時廻光返照，最後一刻的清醒吧。可惜遺詔尚在趙高手上未及送出，嬴政這位一代「天下始皇」，便在惶急驚駭中去世了。

趙高依照趙貴妃授下的密計，先與李斯串通，秘不發喪，把嬴政的遺體置於冰車中，每日仍奉呈飲食，趙高亦如常登車侍奉，當車駕回返咸陽，到沙丘(今河北省巨鹿縣)時，李斯已把送去給太子扶蘇的詔書修改妥當，派人飛送邊關蒙恬軍中太子扶蘇。

嬴政給扶蘇的詔書，原本是召他回咸陽接位，經修改之下，竟變成賜太子扶蘇自殺。太子扶蘇不明底細，閱詔書後，竟仰天長歎：「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敎子亡，子不亡不孝；吾爲人臣子，豈可不忠不孝？但願賜酒全屍而已！」說罷，竟飲毒酒自殺身亡。

蒙恬與扶蘇交情甚深，見此知自己亦必不能倖免，不禁悲憤莫名，撫扶蘇遺體痛哭不止。

使者回報，趙高、胡亥、李斯等人再無後顧之憂，便下令速返咸陽，冒盛暑而行。不料載嬴政遺體的冰車，冰塊受烈日蒸曬溶解，變作熱水，浸泡嬴政的屍身，冷熱交侵之下，嬴政的屍身在路上已腐爛發臭。

胡亥、趙高、李斯等人因要僞裝近身侍候，接近屍車，盡吸屍臭，就連本命中的一段「靈氣」也受屍臭煞氣而煙消雲散。而因此一來，嬴政的遺骸最後雖然入葬驪山墓，風水甚佳，本可蔭庇他的子孫稍延國運，但他的屍身已腐臭，其「元氣」亦盡失，雖葬入龍墓，其龍氣亦如「無主煙雲」，不知漂泊誰家了。因此他的兒子胡亥，篡奪皇位不到三年，秦嬴的江山便冰消瓦解。

當下「秦始皇」的車駕返回咸陽秦都，這才正式發喪，向天下詔告，又向羣臣宣讀已篡改的「遺

詔」，立趙貴妃之子胡亥爲太子，服喪孝滿即繼位爲秦皇。

不久，秦始皇嬴政的遺體入葬驪山陵墓，胡亥亦正式繼位爲秦皇，因秦始皇以一世爲序，故稱爲「秦二世」。胡亥即下詔封趙貴妃爲「皇太后」，趙貴妃的一番驚世營謀，終於心遂功成了。

不過，趙貴妃的這一番驚世營謀，雖然大功告成，對秦嬴國運來說，對趙貴妃、胡亥母子二人而言，到底是禍是福?「天機大勢」的急劇逆變，很快便有驚人的答案了。

* * *

秦二世胡亥，登秦皇帝位後，雖封母后趙貴妃爲「皇太后」，但却僅把她當「神牌」般帝王，放諸貴室，從此束之高閣，輕易不得出深宮半步。秦二世最寵信的，反而是趙高，因趙高與他相處時日甚多，又一手扶他登上帝位，因此登位不久，便封趙高爲「郞中令」，位同「三公」，比丞相李斯更受寵用。

趙貴妃被幽禁深宮，宮中均是趙高的心腹，又派重兵把守，趙貴妃雖有一身武功，但因胡亥的反逆，令她十分傷心，心傷則神疲，神疲則力衰，竟因此而大病一場。後來病雖稍緩，却絕不見皇兒前來探望。趙貴妃孤燈冷寂，病體奄奄難於反抗。

一晚，趙貴妃在深宮中臥床，忽被一聲淸嘯驚醒，她心頭一震，不知如何，竟力氣稍復，便挺身坐起，仔細分辨淸嘯方向，原來竟是來自深宮東面極遙之地。

趙貴妃再仔細聽，竟淸楚辨出嘯聲之意，却是「亡秦者胡啊！」恐怖嘯聲。趙貴妃此刻神智十分淸醒，她想了想，立刻便推料到其中之意，她不由仰天長歎道：「亡秦者胡，此非指胡人，而是吾兒胡亥，不料秦滅吾趙國，吾助兒謀秦，兒却又滅秦，吾之運數已生輪迴，吾之運命亦已盡矣！」當晚，趙貴妃便在絕望感慨中逝於幽禁深宮。

秦二世胡亥見趙貴妃已亡，再無所顧忌，肆意妄爲，他問趙高道：「朕欲久享富貴榮華，公何以敎朕?」

趙高笑道：「皇上，舊物不除，新人難穩，斬草除根，永絕後患，如此豈不長久榮華麼?」

秦二世胡亥心神領會，第二天便下旨賜死大將蒙恬。

蒙恬曾督修萬里長城及兩千里馳道，更爲秦國立下赫赫戰功，秦二世派來的「賜死特使」抵蒙恬軍中時，蒙恬接旨，閱後半晌不語，好一會才仰天歎道：「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恬罪果然應死，吾曾築長城，起止萬里，其中必絕無數風水龍脈，此乃恬咎由自取也，絕大地龍脈，大地亦必絕我，既然如此，夫復何言哉?」蒙恬歎罷，即飲鴆酒自絕。

秦二世又依趙高之計，再殺大臣蒙毅，以及他兄弟(公子)十二人，姐妹(公主)十人，其財產籍沒入宮，連同被誅者不計其數，百姓驚恐，嬴氏宗室人人自危，三公九卿惶惶不可終日，秦嬴的血脈幾乎被殺殆盡，只剩下一個胡亥的侄子子嬰。

後世相傳，因趙貴妃以「刀煞大法」，傷了「黃獅龍氣」，嬴政於琅琊台上所見的「黃獅」即「黃獅龍脈」的化身，先尅滅嬴政，又借趙貴妃之子胡亥之手，殘殺嬴氏子孫，「龍脈相鬥」，慘酷之極。但這僅是開端，後來尚有更慘烈的殺戮，而由「黃獅龍脈」的承納之人親手進行，那便是項氏子孫血脈項羽了。

秦二世當下大施殺戮，殺了一大批，以爲便可再無後顧之憂，於是又下旨再申法令，嚴定刑禁，所有秦始皇創立的苛政酷律，不但不改，更變本加厲，天下五人中必有一囚，妄談國事者死，全國幾乎變作一個大監牢。

胡亥並未滿足，他不但把秦始皇擄來的六國美女萬人，盡收己用，又下旨廣選民間少女，押送入宮，任他淫辱，稍不從者誅殺九族，因此而被殺的父母兄弟，祖宗三代，不下十萬。

胡亥又再大造宮室，加重徵賦稅，十倍徭役加諸於民，天下百姓幾乎無一倖免秦二世的殘酷壓榨。胡亥幾乎是他的父皇嬴政最殘暴一面的化身，比之嬴政的暴政大有過之而無不及。

天下白骨成山，囚徒遍地，寃鬼盈野，愁雲慘霧，天地變色。

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年)六月，陳勝、吳廣等九百名戍卒，途經蘄縣(安徽宿縣)大澤鄉時，爲大雨所阻，不能如期趕到漁陽(今北京密雲)戍地，按秦律「失期當斬」，九百戍卒勢必變作九百刀下寃鬼。陳勝在吳廣的協助下，殺掉押送的秦將，以扶蘇和已故楚將項燕的名義號召反秦，九百戍卒揭竿而起，不到一月，陳勝大軍已達十萬。於陳地(今河南淮陽)立國，號「張楚」，自稱「楚王」。山東豪傑，奮起響應者不計其數。

反秦義旗揭竿而起，天下震動，當使者向秦二世胡亥奏報「陳、吳山東造反」事時，胡亥正與十名美女淫戲，聞訊大怒，立刻下旨把使者殺掉。

第二天胡亥上朝，問諸大臣如何應付，有人獻計道：此乃造反，非同小可，宜派大軍剿滅。不料胡

亥臉色一沉，正欲下旨殺人，大臣叔孫通見勢不妙，急忙趨前迎合，奏道：「今上有英明之君主，下有嚴明之律法，人人盡職，四海昇平，怎有造反之舉，不過是有等賊盜之鼠竊狗偸而已，何足掛齒，只消令郡守尉逮捕即可，何須大驚小怪哉！」

胡亥這才轉怒爲喜，笑道：「善！卿言甚佳，重加封賞！」於是即下旨着郡尉率百十巡捕，下去剿盜去了。

那叔孫通受了封賞，連忙謝恩，但一出宮門，即逃得無影無踪，此後再無人敢向胡亥如實呈報。

天下已如乾柴烈火，星星之火足可燎原。

* * *

此時劉邦在魯州沛縣（今山東沛縣），自與蕭何、樊噲等人結識後，密商大計，靜待機會。但自那一晚與呂氏之女呂娥一夜春風，呂娥竟已有孕，不得不及早迎娶呂娥過門。不久呂娥即誕下一子一女，因要照顧孩子，呂娥被逼留在家中，任由劉邦在外面活動。

一日，呂娥正在田間勞作，忽然有一位騎一匹青牛的老人經過，見到呂娥，即把青牛停住，目注呂娥，半晌不語。

呂娥微感生氣，便責問老人道：「喂！男女授受不親，你盯着我作甚麼？」

騎青牛的老人笑道：「吾雖乃男，但與彼男不同，因此不可以『男女』來衡量也。」

呂娥奇道：「爲什麼？」

騎青牛老人道：「吾之男乃山間草野，閒雲野鶴，彼之男乃貴甲天下，故汝才天緣巧合，與『彼男授受而相親』也！」

呂娥聰慧絕頂，一聽便知老人所說極有深意，不由猛地憶起徐福之言，連忙收斂傲氣，向老人盈盈一福，道：「奴家拜見老伯，但未知奴家之運命又如何呢？」

騎青牛老人呵呵一笑，道：「汝之運命，已有人預伏玄機，所謂『遇劉而貴』也，既然如此，多問什麼？」

呂娥一聽，心中不由暗喜，又連忙道：「那姓劉者如何方可『貴』呢？」

騎青牛的老人大笑道：「汝且回去轉告那姓劉之人，其運命乃『遇虎而生，遇蛇而貴，遇獅而畏』，只要堪破玄關，便可『遇龍而帝』也！呵呵，好一幅龍、獅、虎、蛇、兔相生相尅，相輔相承之『龍脈現世天機圖』！」

呂娥聽得十分驚奇，正欲再問，眼前忽然一花，定睛細看時，早已失去騎青牛老人的所在。她正怔忡之際，耳邊又聽一聲清唱道：「虎鬥龍爭勢已成，何來風靜月華明，聞君欲覓富貴訣，且尋蛇虎交滙形。」忽地戛然而止，恍似來自九霄雲際。

呂娥心中十分驚疑，回到家中，剛好劉邦從外面回來，神色又驚又喜。

呂娥見狀，忙問劉邦道：「相公有甚驚人訊息？如此驚喜不已？」

劉邦對呂娥的洞察力不由十分敬佩，他也不便隱瞞，便悄聲告訴呂娥道：「吾在外面，已聞悉陳勝、吳廣二人，於大澤鄉揭竿起義反秦矣！看來吾亦將屆行事之時……」劉邦忽地一頓，不欲再往下細說，略感奇怪道：「你不是到田間麼？怎的早早便回來呢？」

呂娥連忙把在田間，遇見「騎青牛老人」的事，對劉邦說了，末了道：「那老伯來去無踪，必定非仙即神！他着我回來轉告相公，說相公的運命乃『遇虎而生，遇蛇而貴，遇獅而畏』呢！更說只要衝破玄關，便可『遇龍而帝』啊！相公啊，你說這不是十分奇怪麼？」

劉邦一聽，沉吟不語，但心中却暗喜道：這番判斷，竟與那玄機大師徐福之判不謀而合，莫非吾之黑虎龍脈，已屆旺發之期？看來不可輕慢，且小心留意了。

第二天，沛縣縣令即接秦廷頒詔，着遣送囚徒，到驪山充役築陵。縣令即命泗水亭長劉邦負責押送三百囚犯，西赴驪山，又讓劉邦負責挑選押送的兵卒副手。

劉邦接令，心中一動，即與蕭何、曹參、樊噲等人見面商議，決定見機行事。樊噲又自告奮勇，願當劉邦押送犯人的副手，劉邦大喜，立刻便答應了。

當下聯同樊噲，押送三百囚徒，向西面進發。甫出縣境，便逃走了十數人。再前行數十里，又有數十人不見。到晚上投宿，第二天又不見了數十人。樊噲大驚道：「主公怎不令人追捕？若如此下去，去到驪山，只怕便全部走失，如何向秦廷交代也？」

劉邦道：「吾此行非眞爲秦廷賣力，不過欲借此試探誰可隨吾起事而已，但凡早逃者，必有家室之累，且必乃貪生怕死之徒，留之無益，何必追捕？不如任其自逃，以顯吾之仁義吧！」樊噲一聽，不由大爲佩服。

不覺到了豐縣西面的大澤中，澤中有亭，亭內有人賣酒。劉邦即自費買酒，賜飲尚在的二百餘囚徒，囚徒皆十分感激。酒至半酣，劉邦當衆向囚徒大聲道：「君等若至驪山，必充苦役，終究難免一死，絕難還鄉，吾今一概釋放，任

由汝等離去，各自逃生去吧。」

衆囚徒一聽，當下又走了近百人。剩下的百餘囚徒中，皆精壯勇猛之士，當中有周勃、夏侯嬰、周昌等人，出身俠盜，失手被擒，充作囚徒，均武功高強之士。此時有感劉邦的仁義，便越衆問道：「公不忍我等送死，慨然釋放，我等雖獲生路，但公如何向朝廷交代？此乃滅族死罪啊！公難道不怕麼？」

劉邦心中一動，知此乃顯示自己的膽識之機，便慨然道：「吾失信於朝廷，死一族而已；吾若守信於朝廷，所死却是三百族；兩害取其輕，吾死固無足懼也！」

周勃、夏侯嬰、周昌等人互視一眼，均向劉邦俯身道：「公之大義，令人感佩，未知公欲何往？吾等有意相隨，望公相告。」

劉邦目注周勃等人，知彼等雖然感佩，但仍在猶豫，因爲尚在考驗自己，便呵呵笑道：「吾將擇路而行，尚未知去向，君等願留則留，不願留者只管請便吧。」

劉邦此言一出，當下又散去數十人，在劉邦面前，便只剩下周勃、夏侯嬰、周昌等三數十人。劉邦亦毫不惋惜，因爲他深知此乃三百餘人中剩下的精英，經意志考驗淘汰下的强者，每人均可以一當十，合起來比三百人更强有力呢！

劉邦甚有心計，別人考驗他，他亦在考驗彼等。

當下劉邦見三數十人紋風不動，留在原地，便欣然道：「既蒙君等不棄，吾倒有一個去處，便請隨吾來吧。」

劉邦乘着酒興，戴月夜行，樊噲在他身邊護衛，隨行的有夏侯嬰、周昌、周勃等三數十名壯士。因怕被縣府知悉，不敢走正道，只從澤中覓路而行。小路中佈滿荊棘，又有泥濘，劉邦醉眼矇矓，跌跌撞撞的一路走去。

忽然，在前面探路的壯士，飛掠而回，驚惶的大叫道：「有大蛇當道……長達三丈，可怕之極！快快折回！」

周勃、夏侯嬰、周昌等一聽，並不退縮，但也不向前行，目注劉邦，道：「劉公以爲如何呢？」

劉邦深知此際乃關鍵時刻，自己只要稍一示怯，那隨行之士便會立刻煙消雲散了！他猛一咬牙，慨然道：「嘿！大丈夫行路，豈畏蛇蟲……吾先將此蛇除去！」說時，劉邦已拔出佩劍，挺身上前，欲除攔路大蛇。

其實劉邦此時心中暗道：那古怪「騎青牛老人」，不是說我劉邦「遇蛇而貴」麼？此時忽然有蛇攔路，只要稍一示怯，必大失人心，那什麼「創世大業」，便提也休提了，但若挺過此關口，便必獲身後的數十精英相隨，吾之大業便有一個絕佳的起首也。

劉邦自知已毫無退縮的餘地，便咬牙拚死向前，竟大有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他走了十丈八丈，突然前面一丈遠處，果然盤着一條巨大的白蛇，色如雪，十分奇特！劉邦猛一咬牙，便挺劍大步走上前去。

就在此時，那盤着的巨大白蛇，忽地昂起頭來，如電光的眼珠盯了劉邦一眼，忽地吐出尺許的蛇信，呼地衝天而起，便向劉邦閃電般撲來！劉邦的長劍尚未及揮動，那尺許的蛇信已差點「吻」到他的臉上了。劉邦一陣絕望，不由閉上雙目，心中哀歎道：什麼「遇蛇而貴」？眼下却恰好是「遇蛇而亡」。

劉邦自忖必死無疑，他閉上雙目，却也並不退縮。就在此時，劉邦身後的樊噲、周勃、周昌、夏侯嬰等人，忽見劉邦的天靈蓋頂，騰地冒出一股煙雲，其色黑，其形如虎，「黑虎煙雲」毫不畏懼，張牙舞爪，便向那「白蛇」迎去，兩下激烈糾纏，蛇嘯尖厲，虎吼如雷，四野震撼！忽地一聲悶雷，正在激烈糾纏的「蛇虎」，化作一尾黑白相間的「巨龍」，衝天而起，直昇九霄天際，轉眼無影無踪！澤地中又重復一片靜寂。

劉邦正心弦震蕩之際，忽聽一片拜頌聲響了起來：「黑虎伏蛇，天龍騰空！大業可期，動地驚天！屬下樊噲、周昌、周勃、夏侯嬰……拜見主公！吾等誓死相隨，義無反顧。」

劉邦睜眼一瞧，但見在他面前，已黑壓壓的跪下數十人衆，人人意態激昂，誓無怯懼。他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莫非這便是騎青牛老人所揭示的『遇蛇而貴、遇虎而生』麼？今衆人既已心悅誠服，乃吾成大業的中堅力量，此言果然不虛，這『黑虎』相隨，莫非便是徐福所示的吾祖宗『黑虎龍脈』現形麼？又『遇龍而帝』，剛才彼等既見『蛇虎交滙、天龍騰空』，看來一切皆已應驗，吾乃周天子血脈，帝業必可成就。」劉邦心念電轉，連忙向衆人拱手道：「好！既蒙君等如此豪氣，吾意決矣，這便立刻返回沛縣，舉大旗、反暴秦去吧！」

衆人一聽，歡呼雷動，擁着劉邦，折返原路奔回沛縣。與沛縣縣吏蕭何、曹參等人裏應外合，殺縣令祭旗，決然的舉起反暴秦、安百姓的起義大旗。

這是劉邦日後成大業的第一步，亦是至爲關鍵的一步，沒有這一步，便沒有漢劉的四百年基業。據說，當晚劉邦等人所遇的「白蛇」，是劉邦妻子呂娥的「白蛇龍脈」現形，以此來激勵劉邦等人的

門志。而「黑虎煙雲」便即劉氏祖宗「黑虎龍脈」的眞形現世，一旦與「白蛇」相滙，便果然一躍而成「天龍騰空」，應驗了「騎青牛老人」的揭示「遇龍而帝」。又據說這位「騎青牛老人」，便是隱於民間各地，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道家老祖宗老子李耳。玄機大師徐福留在齊魯之地，監視「天機逆轉」大勢的演進，剛巧遇上老子，因徐福與呂、劉二人均相熟，不便出面，便托老子現身示警，揭示「天機大勢」的演進，已屆關鍵性的時刻了。

＊　＊　＊

就在劉邦於魯州沛縣，率衆舉反秦大旗的同一時間，在楚州下相(今江蘇宿縣)，也發生了一宗驚天動地的大事，事件中的主角人物，一爲項梁，一爲項梁的親侄項羽，又名項籍。

原來項家世爲楚將，項梁即楚國著名大將項燕的親子，而項羽的父親叫項平，與項梁是親兄弟，項平早逝，葬於鄉縣下相赤兔湖畔黃獅山上，亦即當日趙貴妃曾駕臨，施以「刀煞大法」的「項公平之墓」，後幸被徐福發覺，以「玄陰補陽」大法，佈下「龍脈相輔相承」的妙局，才令項氏的「黃獅龍脈」稍爲創復，但到底效應如何，就連徐福自己亦不敢確然斷判，因趙貴妃的「刀煞大法」極之狠毒，「黃獅龍脈」所受的「刀煞之創」，已無法復原了。

項羽因父項平早逝，隨叔父項梁生活練武，叔侄二人相處如父子。項羽小時便身軀粗壯，雙目重瞳，膚色黃極發亮，力能扛鼎，勇猛非常，猶如一頭威猛的黃獅子。連他的叔父項梁亦暗暗稱奇，雖然他並不知道，此乃項羽生父的「黃獅龍脈龍氣」蔭庇的朕兆。

項梁曾着項羽讀書，但歷年無成，只好改令其學劍術，項羽拒學，項梁大怒，痛責項羽。

項羽慨然道：「讀書有何用？四百儒生不是被活坑掉了嗎？劍術雖妙，一人一敵游俠之爲而已，一人之敵怎比萬人之敵？我不學則已，若學便要學那萬人莫敵。」

項梁便教項羽兵法武藝，征戰佈陣之學，這才恰遂項羽之意。

又一次秦始皇東巡時，經會稽郡，項梁與項羽隨大衆往觀。但見天子威儀，人皆懾懼。但項羽却忽地決然道：「彼雖貴爲天子帝皇，凡人而已，何足爲懼？吾必取而代之，決無怯意！」嚇得項梁連忙手掩其口，不許項羽再胡說八道。項梁却估料不到，項羽言出必行，他的豪言壯語，乃由衷而發，決非胡言亂語。

不久便傳來陳勝、吳廣於大澤鄉舉旗反秦的消息，天下震動。接而又聞沛縣劉邦亦「斬蛇起義」，屯據沛縣，自稱沛公。

項羽再按捺不住，即挑動叔父項梁，率衆於會稽城起事，一刀殺了會稽郡守，舉起一面反秦大旗，旗號爲「楚」。聚衆已達數千人，手下更有季布等猛將，但仍嫌勢弱，未足與朝廷抗衡，而秦廷又已派大軍南下征剿起義之師了。

項梁爲主帥，心下十分驚惶，偏當晚又發生一宗驚變，他的侄子項羽，正在熟睡之際，忽然大叫一聲：「有刀犁殺我。」然後便心痛不止，延醫無效，連戰馬也無法騎上。項羽是楚軍的中堅副帥，項梁不由驚呆了，心道：假如此時秦軍殺到，那便危如纍卵了，羽兒之病，爲甚早不發遲不發，偏在此要命時刻發作呢？

就在此時，又傳來吳中郡虞子期率八千江東好漢，舉旗反秦。項梁正思忖如何與虞子期取得聯絡，以便互相呼應，共抗强秦。又知虞子期有萬夫莫擋之勇，心高氣傲，根本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內。不由大感焦躁，並無妙計令虞子期服「楚」。

項梁在軍帳中正傍徨不安，帳外忽然跌跌撞撞的奔進一條大漢，威猛如雄獅，可惜此時却以手按胸，連走路也不太穩固，原來他便是項梁的侄子項羽，只見項羽以手按胸，緊皺眉頭，硬挺着對項梁道：「元帥！羽聞吳中虞子期舉旗反秦，手下有八千江東好漢，羽往說之，令其歸楚，則何懼秦軍哉！」

項梁一聽，不由苦笑道：「羽兒，話雖如此，但那虞子期有萬夫莫擋之勇，心高氣傲，你未得病時或可與其匹敵，但你目下病態如此，如何能令他心服呢？萬一惹怒彼等，只怕連你的生命也賠上了。」

項羽咬牙決然而道：「不然，目下此乃唯一解危之法，項羽便拚得一死亦義無反顧，項羽就此拜別元帥了。」項羽說罷，也不待項梁答允，即踉蹌而出。

項羽拚力騎上一匹戰馬，伏於馬背，任由戰馬馳出會稽城門，於曠野上馳奔。戰馬向東面奔馳了一會，忽地傳來一陣練兵的刀槍碰擊聲，以及陣陣威武呼喝嘯鳴。項羽在馬背上抬起身子，向前一望，但見一座桃花林橫在眼前，他知道桃花林後，便是虞子期的大營虞村了。項羽不由一陣自傷，心道：吾目下如此病態，怎可令人懾服？若於平日，你虞子期尚不在吾眼內呢！

項羽正自悲自嘆之際，戰馬蹄下，忽地躍出一隻模樣奇特的赤兔，渾身赤紅，連眼珠也紅得與別不同，閃閃發光，正在前面三丈遠處定睛瞧着他，然後又撒蹄向前面

桃花林中緩緩而去。

不知怎地，項羽乍見赤兔，心中便不由突突一跳，這一跳之下，就連心痛也彷彿減輕了一點。項羽大奇，不由拍馬跟踪赤兔向桃花林中奔去。

忽地，項羽眼前一亮，但見在十里桃花林中，萬千盛開於桃花叢中，站着一位少女，正手執籮筐，摘樹上的蜜桃。這少女肌膚勝雪，目如春潭，唇如桃瓣，眉似彎角，神態飄逸，但眼波流轉，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猶如天降仙女。

項羽年少心雄，等閒的女子並不在他的眼內，但不知怎地，眼前這少女却令他心神浮蕩，不克自持，竟目瞪瞪的盯着少女，猶如呆子。

少女却毫不羞怯，她向項羽含笑一福，道：「閣下雙目重瞳，威猛如雄獅，爲甚却一臉痛苦病容？既然有病爲甚不在家休養？反而騎馬跑入此上虞村禁地呢？不愼被我哥哥瞧見，你還有命在麼？」

項羽一聽，不由傲然道：「區區小病，算得什麼？想我項羽力足降虎，怕過誰來？吾入此地，不過是欲結識一位江東好漢虞子期罷了！」

少女一聽，眼波一轉，含笑道：「原來是項壯士，但未知項壯士爲甚欲結識那虞子期呢？」

項羽慨然道：「吾欲與他結盟，共反暴秦，若吾等結合，則天下無敵也！」

少女卻微笑道：「匹夫之勇只能逞一時之威，單憑勇力不足定百年之國。項壯士既有志反秦，未知有何大計？有何大略？」

項羽一聽，不料這少女竟有如此見識胸懷，心中不由一動，對她更生好感，他亦不加隱瞞，慨然的道：「姑娘，實不相瞞，吾乃會稽楚軍副帥項羽，當今天下已成反秦大勢，但秦之根基尚十分强固，大軍合計不下百萬，精兵良將，不可輕視！因此欲成反秦大業，必須天下英雄滙聚，合力相助，共抗暴秦，當秦窮於應付，疲於奔命之際，直搗其國都，則可一擊成功也！」

少女眼神一亮，目注項羽，欣然含笑道：「項壯士果然心懷雄略，令人欽佩。可惜目下卻病魔纏體，猶如虎落平陽，奴家自小識得醫理，請項壯士移駕莊內，待奴家替你療醫好麼？」

項羽見少女一眼便窺透他的病痛，不由更爲敬佩。他也不加思索，便跟隨少女走入莊內，少女竟引領項羽，從後門直抵她的閨房。

項羽平生第一次步入少女的閨房，對他來說，這才是天下最危險的「禁地」，因爲他正是血氣方剛的青年男子，且性極剛烈，極易衝動。他剛踏進少女的閨房，一陣非蘭非麝的芳香直撲入鼻，他立感渾身燥熱，不克自持！少女尚未招呼項羽坐下，項羽臉紅目赤，虎臂一伸，已把少女狠狠的抱在懷裏了！

說也奇怪，少女竟毫不推拒，馴服如兔，任項羽爲所欲爲，極盡「男子漢」的威雄本事……

就這麼一霎歡會(陰陽交滙)，說也奇怪，項羽的心痛竟便不治而癒，他事後才知道，這位少女姓虞名姬，是虞子期的胞妹。項羽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向虞姬賠罪。不料虞姬卻意味深長的微笑道：「項郎，實不相瞞，此乃哥哥虞子期的主意啊！項郎可知爲甚麼？」

項羽奇道：「爲甚麼？」

虞姬微含羞意的笑道：「項郎啊！哥哥於半年前，曾在黃獅峯上獵獲一匹『獅馬』，無人可以馴服，連哥哥亦束手無策！哥哥又在黃獅峯上，見到一座山墳，上書『項公平之墓』，他據此推斷，這『獅馬』必大有來歷，大概是專爲那『項氏後人』而降世，只有那『項氏後人』方可馴服，於是便把那匹『獅馬』留着，不許任何人接近，更放出訊息，誰若降服那『獅馬』，便把他的妹妹許配於他，更可獲贈那『獅馬』作坐騎啊！」

項羽一聽，不由又驚又喜，暗道：那「獅馬」竟降於黃獅峯，偏又被虞子期捕獲，更被他獲悉吾先父項平之墓！此事當眞怪異！項羽不由喃喃的道：「但……那獅馬與虞……姬妹妹又有何關連呢？」

虞姬含羞帶笑道：「我哥哥曾說，獅馬無人可以馴服，吾妹亦無人可以匹配，因此誰可降服獅馬，誰便是吾妹之夫婿也！而且尚有更奇特之事呢！」虞姬一頓，含情脈脈的瞥了項羽一眼，這才續道：「二日前的晚上，我正在睡夢中，忽見一匹威猛黃獅子，但似已負創，痛得渾身發抖，正在星空曠野中無助般徘徊，其狀可憐復可歎！就在此時，在我睡房中，忽地跳出一隻赤色兔子，越窗而出，奔向曠野，跑到黃獅子身旁，哀憐而叫，似對黃獅子萬分同情……然後轉身，緩緩的跑了回來，那黃獅子竟然隨後跟來，赤兔在前，黃獅在後，齊齊奔來，越窗而入！我大驚之下，霍然醒來，才知是南柯一夢？」

項羽喃喃的道：「既然是夢，理它作甚？」

虞姬笑道：「不然，我哥哥聽說後，便斷定那黃獅子必與黃獅峯上的項姓墓有莫大干連！而我虞氏祖宗墓地，亦恰好位於黃獅峯下的赤兔湖之小島，因此我哥哥斷定這赤兔必與我有甚深淵源，便着我小心留意，但遇上來自東面黃獅峯的

項姓壯士，便不可放棄，必須千方百計把他留在虞家莊，待他回來作斷……哥哥還說，妹妹呵，你的終身，天緣註定，便附着於這位項姓壯士身上了！所以，我才主動引領項郎回莊……終發生剛才……之事！哎喲，我怎的盡說這些？羞死人了！」虞姬說着，含情脈脈的目注項羽，艷如桃花的嫣然一笑。

項羽至此，不得不信「天緣」之註定，他感慨的歎道：「虞姬妹妹，吾之創痛乃發自心脈，羣醫皆束手無策，不料卻因與姬妹的……一霎交歡，便不治而癒！姬妹眞仙體附身也！吾亦不敢相瞞，先父便是項平，早年得高人指點，葬於黃獅峯西面，恰好正對下面的赤兔湖！如此看來，吾與你竟是天造地設的緣份啊！」

當下，項羽又把他上虞家村的來意說了，虞姬毫無異議，欣然引領項羽，去見她的胞兄虞子期。

虞子期武功極高，爲人心性豪爽，他聽虞姬的介紹叙述，隱隱中已露私托終身之意，不由呵呵大笑道：「好！項姓壯士，果然威雄如黃獅！吾尚爲姬妹終身大事操心，不料她已巧合天緣了！好！吾有妹婿如此，夫復何求？」他一頓，忽然又肅然的道：「話雖如此，但吾之誓言亦不可違！因此項兄弟尚須降服獅馬，方有資格與吾妹匹配也！」

項羽此時創痛已消，力氣盡復，傲然笑道：「這有何難？項羽便替虞兄把獅馬降服了吧！」

項羽施展神威，憑他的「扛鼎」勇力，不消片刻，便把威猛如獅的一匹烏騅馬降服，這匹威猛的烏騅獅馬，甚至向項羽伏下前蹄，表示任由他驅策。

項羽的神勇，終於令虞子期及八千江東壯士佩服。不但依約把烏騅獅馬賜贈項羽，同時把虞姬正式許配於他，更奉項羽爲江東八千壯士之首，歸入他的「楚」旗下。

項氏的「楚」軍，有了江東八千壯士的加盟，聲威倍增，這八千江東壯士，便即項羽日後成「楚霸王」的中堅力量，亦即項羽反秦大業的關鍵性轉折。可以說，沒有上虞村之行，沒遇上虞姬，便沒有虞子期等江東八千壯士的歸屬，亦即沒有日後的威雄萬世的「西楚霸王」了。

據說，上虞村的虞姬，果然便是黃獅峯下赤兔湖「赤兔龍脈」的傳人，而項羽自然是黃獅峯上「黃獅龍脈」蔭庇之人。「黃獅龍脈」受趙貴妃「刀煞大法」重創，亦應發於項羽的身上，他於會稽起事不久便心痛難止，幸而徐福早伏下「玄陰補元陽」大法，令「赤兔龍脈」與「黃獅龍脈」相滙，以赤兔的「玄陰」，補黃獅的「元陽」創傷，因而又引出虞姬與項羽的「陰陽交滙」妙事，更有虞姬胞兄虞子期等江東八千壯士的歸附，令項羽的根基百倍穩固。

自始之後，項羽的「楚」軍迅速壯大，在陳勝、吳廣的義軍兵敗後，成了諸反秦義軍之首，另一方面，劉邦的「漢軍」亦因得了張良、韓信等人的歸附，文材武略的兼備，隱隱已具「王者」氣候，但相對來說，項羽的「楚軍」則遠强於劉邦的「漢軍」。

此時，秦二世胡亥知情勢危急，才派大將章邯，統領大軍，進攻反秦義軍，項羽的「楚軍」及劉邦的「漢軍」便成了首當其衝，於是項羽與劉邦聯手，與章邯的秦軍在巨鹿展開驚世大戰。

劉邦的「漢軍」長於謀略，以智鬥章邯的秦軍，消耗秦軍的實力。

項羽的「楚軍」則以勇猛見長，項羽親率楚軍主力，渡過漳水，下令破釜沉舟，燒毀廬舍，每人只帶三日糧，以示誓滅秦軍，拚將無一人生還，直插秦軍的腹地，與章邯展開連場大戰，九戰九捷，大破秦軍，天下震懾。

巨鹿之戰，乃反秦義軍與秦軍的決定性的一役，經此一役，秦軍的主力已被殲滅，秦朝的江山已岌岌可危了。

不久各路反秦義軍，以項羽的楚軍、劉邦的漢軍爲首，向秦朝的最後老巢咸陽城發起猛烈的進攻。

至此，秦朝已屆「天機逆轉」大勢的尾聲了。趙高於此時殺死秦二世胡亥，立胡亥的侄兒子嬰爲秦王，試圖重返「天機逆轉」的起點，但如此逆反天機的舉措，根本是痴人說夢。不久子嬰又殺死趙高，當劉邦的漢軍攻破咸陽的最後屛障武關時，子嬰便捧着「玉璽」，代表秦國，在軹道（今西安北面）向劉邦投降了。

至此，天機大勢已應驗了玄機大師徐福在十年前佈伏的「舊營室渡漢」玄局。尙差的僅是「漢」如何抵「天極」之道了。

項羽的「黃獅龍氣」，受了趙貴妃的「刀煞大法」的重創，雖有徐福以「赤兔龍脈」的「玄陰」相補，但其創甚深，已難復原，因此甚難與另一座帝皇龍脈「黑虎」相抗了。

而劉邦的「黑虎龍脈」，因徐福及時施以「隱龍大法」保護，免遭趙貴妃的毒手因此龍氣十分旺盛；其後又與呂氏的「白蛇龍脈」滙聚，「陰陽交滙、水火併濟」，一躍而成「天龍橫空」，項羽的「黃獅龍氣」自然更難與之抗衡。因此劉、項激鬥的結果，天下盡歸於漢。亦即天機大勢演行，終於「舊營室渡漢而抵天極」之道了！

（本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鐵石心・文　可飛・圖

蕩魔傘

上文提要：「血魔教」的趙元眞脫教而出，致遭一門二十四口被殺，只帶着五歲的獨子趙劍秋逃出，幸得「武神」相救……十五年後趙劍秋練成絕藝，一入江湖即救了一聾一盲夫婦，擊敗魔教的「陰司秀才」羅不全，並廢了其之武功。血魔教魚肉武林，派出「追魂使者」赫連元及「奪命使者」戚大方，要兩湖武林屈服，以程雪溪爲首的兩湖武林人面臨抉擇……

誓報家仇　鏟除惡魔

原來發出冷嗤的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外表毫不起眼的少年，他霍然站了起來，應道：「是我。」

戚大方朝他望了一眼，臉上立現鄙夷之色，道：「本使者只當今日與會之人都是一些夠份量的朋友，那知程莊主却把一個乳臭未乾的鄉巴小子也請了來，早知如此，本使者多此一行了。」

程雪溪朝少年一望，只覺得甚是陌生，不禁皺了皺眉頭，就他記憶所及，自己所請來的兩湖人物中，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陌生少年在內，轉首對程惠蘭問道：「蘭兒，他是妳請來的麼？」

程惠蘭搖搖頭道：「沒有啊！他一來就坐在首席位上，還是女兒把他請到那邊去的。」

程雪溪迷惑的道：「既非妳，也非我，今日來人都有請柬，那他又是怎麼進來的？」

程惠蘭大大的眼睛望着少年，滿臉都是迷惑之色，就在這時，只見那個少年已向首席這邊走了過來，說道：「你並沒多此一行，主人好客，你和你的同伴，都被留下了！」

他話中有話，衆人都不禁替他捏了把冷汗，心想：那追魂、奪命二個魔頭是何許人，怎容人在他倆面前說大話，這少年也許早時受了奚落，現在故意出來出出風頭，那他可就找錯對象了。

赫連元怪聲笑道：「娃兒，是誰要把咱們兄弟倆留下來呀？」

那少年道：「就是區區在下！」

他一邊說一邊往前走，這時已快走到赫連元身邊，身子一側，直向廳外走去。

赫連元那容他從容的離去，臉上殺機隱現，突然探臂一抓，喝道：「回來！」

他一抓之勢快捷無倫，眼看即將抓到那少年的肩頭，誰知那少年足步一滑，竟硬生生的閃了出去，赫連元一抓不中，不禁噫了一聲，身形一起，五指再度抓下。

那少年即將走出大廳，聞得身後風聲，頭也不回，只見他持傘之手一舉，也不知他這一招叫做什麼名堂，赫連元抓出的五指突然暴瀉而回，他滿臉都是驚駭之色，廳中各人一見，無不感到震駭，誰也想不到這少年竟是身懷絕頂武功之人，一時都不由都睜大了眼睛，驚呼出聲。

戚大方陰陰道：「程莊主今天果然請來了幫手，怪不得敢對咱們

無禮了，主人之賬等一下咱們再算，赫連兄，跟出去看看。」

兩人飛身而出，却見那少年淵停嶽峙一般的屹立院中。他左肩掛着包袱，右手持着雨傘，臉上滿佈殺機，此情此景，和他來時形貌相較，前後判若兩人，程雪溪等人跟着掠出了大廳外，見他那副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不由暗暗吃驚，他悄聲對身邊愛女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他剛才坐在首席座位，妳不該把他攆到末座去。今日若非此人，咱們『南華山莊』必然血腥遍地了，爲父老眼昏花，險些與這位少年高人錯失交臂，說來實覺汗顏。」

程惠蘭苦笑道：「孩兒實在不知他是何來路，要不然又怎會把他攆到末座去。」

玄風道長道：「此子氣度非凡，看來必是大有來頭之人，只是要勝過追魂、奪命兩使者，只怕仍非易事。」

太平道長搖搖頭道：「不然，此子眞人不露相，武功之高，可以從他剛才一招嚇退追魂使者中看出，他乃久蓄而發，依貧道看來，追魂使者必敗無疑！」

玄風道長正要說話，只聽得赫連元怪聲叫道：「好小子，你想逃也逃不了，本使者問你，是哪一派的子弟？」

那少年仰首望天，深深吸了一口氣，殺父仇人當前，他只覺血氣翻騰，因而雙手十指也禁不住有些顫抖，十五年了，這是他第一次面對殺父仇人，他暗暗的祝禱着：「爹，安息吧！孩兒就可以替你報仇了，至於那元兇宇文明老賊，孩兒不久便要到梵淨山去找他算賬，孩兒誓死也要報却滅門之仇。」心中禱告，赫連元的話有如耳邊風，他根本就沒有聽到。

眼前的少年正是趙劍秋，他一路往梵淨山行去，不意行到了子午鎭，忽然聽到赫連元和戚大方要到「南華山莊」生事，他心中一動，暗想：這兩人不正是殺父的兇手麼？所以毫不考慮的便向「南華山莊」行來，剛才在大廳之中，他幾次都要動手，不想先後被了然大師和周元、藍金堂等人搶在前頭，此刻再也忍耐不住了，兩眼也漸漸紅了起來。

赫連元那會想到眼前的少年正是他生死仇敵，話出之後，見趙劍秋理也不理，不禁勃然大怒，要知他橫行武林數十年，何曾被人家這等輕視過，厲嘯一聲，五指已猛抓過去，趙劍秋身子微動，避過赫連元一抓，不屑的道：「你一個不行，最好兩個一起上，也省得少爺多費手脚。」

赫連元一抓不中，已是惱羞成怒，趙劍秋再度出言譏諷，更加火上加油，厲聲道：「好小子，你口氣倒是大得驚人，再接本使者兩招試試看！」

他這時已知面前少年武功不弱，再也不敢托大，厲叫聲中，只見十指鋒利如鈎，帶着懾人的威勢抓了過去，他存心要一招之中把趙劍秋擊斃，這一招已用了十二成眞力。

程雪溪也替趙劍秋擔心不已，因爲赫連元那一抓實已滙聚了畢生功力，五丈方圓都在他的指抓籠罩之下，莫說出招反擊不易，就是要脫出他指抓範圍也非得有過人之能耐不可，各人都睜大了眼睛望着趙劍秋，突見他身子有如旋風似的轉了一圈，鐵傘劃起一道大弧，各人只覺得眼前一花，趙劍秋的傘柄已抵住赫連元「靈台穴」，哼道：「我叫你兩人一起上，你爲什麼要獨自一人送死？」

這一招着實匪夷所思，只看得各人目眩神昏，趙劍秋從閃身到出手，簡直快得不能再快，尤其是在赫連元那股凌厲攻勢中，一下子就點住了他身後「靈台大穴」，招式之精妙，各人無不懍駭失色。

赫連元原本臉色慘淡如金，此刻已變成了死灰色，戚大方心弦一震，再也顧不了身份，大吼一聲，長劍一展，向趙劍秋身後狠狠的攻去。

趙劍秋哂然一笑，好像腦後長了眼睛，鐵傘向後一撩，戚大方意在救人，見趙劍秋鬆開了赫連元被點的穴道，劍法忽變，剎時攻出七八劍。

赫連元那敢怠慢，大吼一聲，飛身加入戰圈，十指忽上忽下，招招不離趙劍秋命門要害。

追魂奪命兩人自出道以來，今天算是第一次聯手合攻一人，兩人基於數十年聲譽，以窮一生功力向趙劍秋狠攻，偌大一座莊院，都在兩人指風劍影籠罩之下，招式之凌厲兇狠，於此可見。

程雪溪等人此刻只能看見趙劍秋模糊人影在圈中轉動，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身法，居然能在赫連元、戚大方那種威絕天下的攻勢中安然無恙，這一戰關係重大，各人感於唇寒齒亡，每個人心中都怦然跳動不止。

轉眼過了二十多招，突地，聽得一聲清嘯響起，只見一團碩大黑影在風圈中閃電一般地一旋，兩聲悶哼先後響起，人影驟然一分，赫連元和戚大方二人蹬蹬蹬一連退了四步，兩人胸口宛如被利斧所劈，裂開一條大縫，鮮血如潮般湧出，趙劍秋却已收傘傲然而立。

各人見此情形，都不禁長長吁了一口氣，這口氣本來是人人自然

而發，此刻却滙成了一道聲浪，「呀」然呼出聲來。

赫連元、戚大方一齊用手捂住胸口，兩人眼睛都瞪如銅鈴，身子搖搖欲墜，趙劍秋切齒道：「你們不要嫌死得不明不白，十五年前，你們奉宇文明之命屠殺趙元眞滿門，今天就是報應了。」

追魂使者駭然道：「你……你就是那嬰兒……」身子晃了兩晃，仰天跌下地去。

奪命使者一陣嗆咳，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跟着倒地而亡。

名震天下的「血魔教」兩大使者就此倒地不起，程雪溪等人幾乎懷疑自己是在夢中，揉一揉眼，待看清是事實時，才暴然而歡呼出聲。

大家紛紛朝趙劍秋圍了過去，早時奚落他的人都現出尊敬神色，程惠蘭更是又悔又恨，悔不該把趙劍秋從首席座位攆到末座去，麻臉漢子豎起拇指，連聲道：「了不起，了不起，環視當今天下，能一舉擊斃『血魔教』兩大使者之人，少俠實爲第一人。」

任志忠附和道：「更難得的是，少俠擊斃他們倆僅僅只用二十多招，普天之下有誰人能及！」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都是推崇趙劍秋武功之言，趙劍秋初次出道便被人如此奉承，只漲得俊臉通紅，尷尬的說道：「各位謬讚了，在下之事已畢，失敬，就此告辭。」

程雪溪激動地道：「這是哪裡話，敝莊危如纍卵之際，幸蒙少俠解救，老朽無以爲報，適間招待不週，今特備酒幾杯，敢請少俠賞老朽一個薄面。」

趙劍秋謙遜地道：「莊主言重了，其實追魂、奪命二人，與寒家仇深似海，晚輩之殺他們，純是替自己報仇，談不上替貴莊解危困。」

玄風道長插口道：「不然，追魂、奪命兩人乃是當世之公敵，施主雖然報了私仇，但在我輩而言，却替武林除了大害，施主如不接受我輩等的一番心意，便連貧道也覺顏面無光了。」

趙劍秋道：「道長見愛晚輩，實是擔當不起。」

太平道長道：「貧道早先聽施主言及，追魂、奪命與施主有滅門之仇，但不知施主與趙元眞大俠如何稱呼？」

趙劍秋肅容道：「不敢，趙元眞正是先父。」

太平道長動容的道：「貧道實不敢高攀，貧道與趙元眞大俠曾有數面之緣。趙家滿門遭難，貧道悲不自勝，今幸得見故人有後，幸何如之，無論如何也請施主駐留片刻，以待我等略表心意如何？」

這時尚曉揚也走了過來，亦是苦苦挽留，其餘各人也都你一言我一語的相勸。

程雪溪拱手道：「各意相留，少俠如不肯賞臉，嗣後江湖朋友知悉，定要罵老朽慢待嘉賓了。」

在這種場合之下，趙劍秋就是想走也不可能，於是只得拱手道：「多承莊主與各位盛情相邀，只是在下實在有要事往辦，最多祇能打擾片刻便得立即上路。」

程雪溪大喜道：「能得少俠駐留片刻，老朽於願足矣。」

立即吩咐莊丁重整杯盤，衆人把趙劍秋推上主位，趙劍秋哪裡肯依，好說歹說在客位坐了，程雪溪首先起身敬酒，接着是玄風道長、太平道長與尚曉揚一干人等。

趙劍秋本來不善飲酒，可是每一個敬酒的人都非請他喝了不可，他推得張三推不了李四，因爲這些人如今都把他視爲大英雄大豪傑，只是這樣一來，趙劍秋不禁喝得酩酊大醉。

程雪溪笑道：「青年人畢竟不善豪飲，蘭兒，快吩咐去收拾一間上房，先讓趙少俠歇息一會再說。」

程惠蘭喜孜孜的走了出去，待房子收拾好了，程雪溪親自扶持趙劍秋前去歇息，他此刻心中無牽掛，意態甚豪，回來又開懷暢飲，一直喝到日落西山才盡興而散。

那時羣雄已一個一個的告辭了，由於玄風道長和太平道長，與程雪溪交成莫逆，程雪溪便把兩人留下來，三人酒後在花園閒談，玄風道長忽然想起一事，含笑說道：「程兄，貧道想起一件事來，只不知道該不該說？」

程雪溪已有了六七分酒意，聞言呵呵笑道：「怎麼？你也和我講客氣了麼？」

玄風道長笑道：「這不是講不講客氣問題，因爲貧道須先知道蘭丫頭是不是有了婆家？」

一句話提醒了程雪溪，心想：是啊，蘭丫頭快二十歲了，平時雖不斷有人上門提親，但她眼高於頂，一家也看不上眼，眼下不正好有一個乘龍快婿麼？如非老道長提起，我險些忘了這件大事，心念一閃，當下正色道：「多虧你一言提醒，實不相瞞，蘭兒眼高於頂，至今尚未有婆家。」

玄風道長微微笑道：「你也眞是老糊塗了，眼下便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女婿在這裡不要，還到哪裡去找？」

程雪溪嘆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就算我答應，別人不答應也是枉然。」

玄風道長朝太平道長一指，道：「太平道兄與趙元眞大俠有舊，

說起來便是長幼關係，此事如由太平道長去提，焉有不成之理！」

程雪溪立即向太平道長一揖到地道：「如此有賴道長撮合了。」

太平道長含笑打趣道：「你素來小氣，咱們得先把話說明白，事成之後，你將如何謝媒？」

程雪溪笑道：「事未談妥，便先索謝媒禮，也沒見過你這樣貪婪的道士，老朽家中有的，你要什麼均可，總不能把老朽也當作謝媒禮嗎？」

太平道長哈哈笑道：「誰要你作謝媒禮。」

程雪溪正色道：「要不要都無關緊要，不過你既答應做這個媒，我便等你消息，什麼時候給我回信？」

太平道長想了一想，道：「做事貴在神速，貧道這便去看看如何？」

程雪溪大喜道：「痛快，老朽靜候佳音。」

太平道長微微笑道：「先替貧道準備一桌謝媒酒，貧道去一去就來。」一拱手，朝趙劍秋房中走了過去。

原來趙劍秋休息的房子就在花園右側，距他們談話之處不遠。趙劍秋早時喝了過量的酒，好在他的內功深厚，經過兩三個時辰休息，人已經醒過來，剛從床上坐起，便見太平道長匆匆而進入，赧然道：「晚輩不善飲酒，倒教前輩見笑了。」

太平道長笑道：「這是哪裡的話，賢契現在覺得如何？」

趙劍秋道：「有勞前輩關懷，晚輩自覺已恢復如常。」

太平道長道：「那很好，貧道正有件事要和賢契你談談。」

趙劍秋一面起身肅座，一面問道：「不知前輩有何見教？」

太平道長不便一進門就提婚姻之事，故意繞個圈子，道：「不知賢契離開此地之後，尚欲往何處？」

趙劍秋凝重道：「晚輩尚要往梵淨山一行！」

太平道長驚道：「梵淨山乃是『血魔敎』總壇所在，賢契獨自前往，不嫌太冒險了？」

趙劍秋悲憤道：「寒家滅門之禍，皆由宇文明一人而起，晚輩雖然殺了追魂奪命二人，仍難消我心頭之恨，所以非找宇文明索還這筆血債不可！」

太平道長暗暗吸了一口氣道：「賢契話雖不錯，只是宇文明不比追魂奪命兩人，他的七十二路『連環魔鬼』杖法，在當今武林難找敵手，賢契固可與之一搏，但如去梵淨山，彼已佔盡天時、地利、人和，賢契單獨前往，貧道認爲實在太不合算。」

趙劍秋拱手道：「多謝前輩關懷，晚輩之意早決，梵淨山之行，就算是龍潭虎穴，晚輩也要闖上一闖。」

他語氣堅決，字字落地有聲，太平道長動容的地道：「既是賢契堅決這樣做，貧道自也無話可說，貧道當盡所能發動武林同道爲賢契作後援，如賢契一戰能勝，武林從此太平，如果賢契不幸失敗，武林從此受盡『血魔敎』奴役，說來那該是天意了。」

趙劍秋忙道：「前輩切不可爲了晚輩之事而驚動武林，晚輩一人做事一人當，如一戰落敗身亡，晚輩雖死無憾。」

太平道長搖搖頭道：「不然，『血魔敎』如今已是武林公敵，早時大家忍讓，是以無人敢挺身而出，今有賢契出面，如果大家再畏縮不前，難道眞要等他們騎到大家頭上去麼？只不知賢契何日動身往梵淨山去？」

趙劍秋道：「晚輩早命陰司秀才羅不全前去通知宇文明，言定兩月之內必去梵淨山找他算賬。」

太平道長聞言不解，道：「陰司秀才乃『血魔敎』刑堂香主，賢契又何能遣他前往送信？」

趙劍秋便把在仇九娘那裡的事簡略說了一遍，太平道長道：「原來如此，但賢契從仇九娘到此，中途也要一二十天時間，現在算來只有月餘之期了。」

趙劍秋點點頭道：「正是，所以晚輩早時急急趕路，其原因在就於此。」

太平道長沉吟了一會，道：「如此說來，時間已是萬分緊急，非但賢契要急急趕路，便是貧道也有許多事情要做，今有一事請問，不知賢契定過親沒有？」

趙劍秋微微一怔，暗想：這位前輩，說話說得好好的，爲何忽然問起我的親事來，當下道：「晚輩大仇未報，怎敢想到定親之事？」

太平道長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賢契報仇固然要緊，成親亦是刻不容緩，既然賢契尚未定親，貧道便作一個現成的媒如何？」

趙劍秋訝然道：「前輩說的是……」

太平道長笑道：「就是程莊主的千金蕙蘭姑娘，不知賢契意下如何？」

趙劍秋怦然一動，程蕙蘭氣度高貴，人品出衆，無論在哪一方面說，都是理想中的對象，只是自己大仇未報，假如此次梵淨山一戰身亡，豈不辜負人家一輩子，一念及此，不禁搖搖頭道：「前輩美意，晚輩只怕有負厚望了。」

太平道長詫異道：「賢契可是嫌蕙蘭姑娘不配了？」

趙劍秋惶然道：「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太平道長道：「然則賢契爲何出推却之言？」

趙劍秋莊容道：「實不敢相瞞，晚輩此去梵淨山報仇，勝負當難預卜，假如萬一晚輩一旦不敵身亡，這豈不是誤了程姑娘一生麼？」

太平道長想了一想，道：「賢契之言也甚有理，宇文明武功之高，天下罕有其匹，就算賢契與他戰個平手，梵淨山乃是『血魔敎』之總巢穴，其間高手如雲，到時能否全身而退，只怕也非易事。」

他剛才提婚事，原不知趙劍秋馬上要趕到梵淨山去踐約的，此刻既知，倒有些暗怪自己先前太過衝動了。

趙劍秋拱手道：「能獲見諒，晚輩感激不淺，程老莊主處請代美言一二，並非晚輩有意却婚。」

太平道長道：「貧道這便去回話。」

突聽一人笑道：「不敢當，像這等重大之事，自應先作個了斷。」

門簾掀起，程雪溪和玄風道長先後走了進來，原來兩人靜坐花園等候太平道長消息，凝神靜聽，趙劍秋和太平道長之言盡入耳鼓，兩人略作商量便一先一後掀簾而入。

玄風道長正色道：「兩位剛才所言，貧道與程莊主盡入耳中，趙少俠獨闖梵淨山之事，貧道以爲不可，未悉少俠能否從長計議。」

趙劍秋搖搖頭道：「約期已定，實在無法更改，前輩關注，晚輩深表感謝。」

程雪溪感佩道：「大丈夫立命處事，理當言而有信，老朽倒贊成趙小哥前往，只是……」

太平道長含笑接道：「只是這樣一來，貧道想喝蘭丫頭一杯喜酒就落了空了是麼？」

就在這時，一人剛好走到窗口，這人正是程蕙蘭姑娘，原來程雪溪託太平道長前來向趙劍秋提親，她已在暗處偸聽，心中竊喜，此時悄悄前來聽結果，那知甫到窗下，便聽見太平道長那句「要喝蘭丫頭喜酒落空之言」頓時心痛如絞，暗想是了，我早時將他撵到末座，他此時便有心奚落我，哼！我有哪一點不及他，難道除了他姓趙的，我便嫁不出去了？

她素負姿容，加之從小嬌生慣養，此時受了委屈，心中大是難受，片刻也容留不得，回到房中收拾了一些東西，悶聲不響連夜出門而去。

程雪溪哪知愛女這邊發生了事故，聞得太平道長之言，正色說道：「老朽不是不明事理之人，眼前之事，『血魔敎』的事已超越一切之上，兒女之事稍後再談有何不可？」

玄風道長道：「只要趙少俠不反對這頭親事，甚麼時候成親也是一樣，只是趙少俠要獨自闖梵淨山，貧道總覺放心不下，程老兒，你這裡人多方便，請即刻發下武林帖，叫大家三十日之內趕到梵淨山相會如何？」

程雪溪猶未及答話，趙劍秋連忙接口道：「多謝道長見愛，只是晚輩不願意驚動大家。」

玄風道長正色道：「少俠並沒驚擾任何人，少俠只管前去找宇文明報仇，我輩所行，乃在部署一場武林正邪之戰，絕不妨碍少俠行事便了。」

話雖是這樣說，趙劍秋已知玄風道長怕自己孤身涉險，所以要程雪溪散發武林帖向武林同道求助，不過，玄風道長說話技巧，把一件事化爲二，迫使趙劍秋無法拒絕，就在此時，突見一名丫頭匆匆而入奔了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道：「老爺，小姐留書出走了。」

程雪溪大驚道：「小姐到哪裡去？」

那丫頭連忙遞過了一條便條，急聲道：「老爺看看這個便知了。」

程雪溪接過紙條連忙打開一望，只見上面這樣寫着：不辭而別，爹勿傷心，三年之內，兒必習成絕技與趙某人一決雌雄。

程雪溪臉色一緊，跌足道：「胡來，胡來，眞是豈有此理。」

玄風道長道：「紙條怎麼寫的？」

程雪溪把紙條遞了過去，道：「你看看，這不是胡鬧麼？」

玄風道長接過一看，笑道：「蘭丫頭十分乖巧，我們在這裡談話，她已在外面竊聽了下去。」

太平道長點點頭，道：「也許她剛剛來到窗口，便聽見我們說起婚事休提之言，所以才一怒而去，這丫頭這未免太多心了。」

程雪溪嘆道：「都是平日老朽縱壞了她，要不，她怎麼敢這樣胡鬧！」

玄風道長笑道：「這不打緊，解鈴還須繫鈴人，趙少俠，這得偏勞你了。」

趙劍秋雖然不知程蕙蘭在紙條上面寫些什麼，但已知事情多少與自己有關，惶然道：「事情是由晚輩而起，晚輩自應設法把蘭姑娘找回，晚輩祇怕她到時不聽勸告，又如之奈何？」

太平道長道：「此事極易，只要賢契向她賠個不是便了。」

趙劍秋俊臉微微一紅，太平道

長接口道：「蘭丫頭剛走，賢契也急着要趕路，如今正是追人趕路兩便，我們也不留客，大家在梵淨山相見就是。」

趙劍秋點了點頭，當下作別三人而去，程雪溪和玄風道長、太平道長還要商量散發「武林帖」之事，把趙劍秋送出大門之後，三人自去忙碌。

程蕙蘭不告而別，完全基於一時衝動，走到半路一想，不禁有點懊悔，心想：那鄉下佬不要我，難道我非嫁他不可麼？哼哼！我又何必與他一般見識。

她本想即刻折回，可是繼之一想，自己都出了大門，如若回去，豈不給人笑話？咬了咬牙，便又狠起心腸而行，她在紙上雖寫明三年後和趙劍秋一決雌雄，可是艮師難求，爹爹武功已悉數傳給了自己，現在再去尋師，眞不知要到何處去找？越想越不是味道，最後想起自己既然要長途跋涉，一身女裝也不方便，乃在第二天買了一身男服，換穿了，她賭氣出走，漫無目的地，不知不覺中，竟慢慢走上了向梵淨山去的道路。

她在路上行非止一日，那天來到一座名叫「白羅溪」的市鎮，只見商旅雲集，她肚子有些飢餓，在大街轉角處找到了一家酒樓，那家酒樓名叫「太白居」，氣派宏大，正面對着大街，後面靠着河溪，乃是此鎮有名的酒樓。

程蕙蘭走了進去，店家哈着腰迎了上去，笑嘻嘻的道：「公子喝酒麼？」

程蕙蘭嗯了一聲道：「有雅座麼？」

那店家忙道：「有，有，公子請隨小的來。」

說着，把程蕙蘭帶上了二樓，在臨窗座位找了一副座頭，程蕙蘭目光一掃，但見這座酒樓的佈置十分雅緻，樓中一幅對聯：左面寫的是「世上無此酒」右聯是「天下有名樓」，程蕙蘭微微的冷笑，心想好大的口氣。

酒樓上面已坐了二三十名客人，士農工商都有，比較為人所矚目的是，在程蕙蘭斜對面對座處坐了六七名武林人物，他們一面喝酒一面高談闊論，意態正豪。

程蕙蘭要了半斤酒和幾樣可口的菜，倚窗遠眺，只見碧波如鏡，帆檣如林，心胸頓時為之一暢，待酒菜送上來，她品飲了一口酒，果覺氣味芬芳，的確不愧上等佳釀，暗想那幅對聯倒不是吹噓之語。

她一面暢飲，一面極目遠望，數日憂煩一掃而空，心胸自得其樂。就在這時，只聽得對面一人說道：「陳老二，有件天大事情，不知你可知道？」

程蕙蘭循聲望去，只見說話的漢子是個高高瘦瘦的，此人年紀約四十開外，一身藍布大褂，剛剛把酒杯放下，目視同坐一名矮胖漢子，等候答話。

那矮胖漢子大概就是叫什麼陳老二的，眼睛翻了一翻，道：「什麼天大事情？」

那高瘦漢子道：「聽說江湖上新近出現了一名少年英雄高手，此人在『南華山莊』一舉擊斃了『血魔教』中追魂、奪命兩大使者，你可知道此人姓甚名誰？」

那陳老二哈哈笑道：「老胡，這也能算是天大事情麼？告訴你，那人名叫趙劍秋，十五年前『血魔教』血洗趙家滿門，此人便是趙家唯一的漏網孤兒，新近藝成出道，第一件事便是要找『血魔教』報滅門深仇大恨。」

那老胡聳然動容道：「眞了不起，聽說他擊斃追魂、奪命兩大使者僅用了二十多招，看來眞是『血魔教』的尅星到了。」

一名黑衣漢子插口道：「不然，『血魔教』勢力正如日中天，單憑他一人之力，未必就發生得了作用。」

陳老二呷了一口酒，點點頭道：「是啊！他雖然殺了『血魔教』的兩大使者，『血魔教』還有一位宇文教主不說，便是他座下『四大香主』，趙劍秋要想戰勝他們就非易事。」

突聽一人冷冷的道：「那也不見得。」

說話的是個瘢面的漢子，此人正是徐萬里，「南華山莊」之戰，徐萬里也在場，是親眼目睹之人，那陳老二不過是道聽途聞之說而已，在徐萬里眼中看來，陳老二簡直是有點胡說八道。

程蕙蘭不料徐萬里會在此出現，她雖是換了男裝，仍怕被徐萬里認出，忙將頭側過一邊去。

陳老二瞪了他一眼，道：「閣下有何高見？」

徐萬里洋洋自得的道：「高見不敢，各位已知道追魂、奪命兩人在趙劍秋少俠手下走不過二十多招，想那『四大香主』武功猶在追魂奪命二人之下，就算四人聯手，至多也非趙少俠四十招之敵。」

那叫老胡的高瘦漢子見他分析得頭頭是道，不由點頭道：「不錯，看來只有宇文明教主能和他一搏。」

徐萬里越說越起勁，接口又道：「這是他主要的目的所在，兩人約期早定，各位到時何妨也去看看熱鬧。」他是兩湖人物，想必也接到了程雪溪的武林帖，故對趙劍秋之事知道得十分清楚。

陳老二冷聲道：「閣下又非姓

趙本人，怎知他們的約期早定？」

徐萬里得意的道：「實不相瞞，『南華山莊』之戰，在下適逢其會，近日復接兩湖領袖程雪溪莊主武林帖，帖上便曾言及此事。」

程蕙蘭暗暗收了一口氣，心想：那鄉下土巴佬眞要去找「血魔教」教主了，他這樣做未免太過危險了。

就在這時，只見這家酒樓的賬房從樓下走了上來，那賬房朝徐萬里拱拱手道：「兄台請了！」

徐萬里笑道：「在下還沒有吃完，難道閣下便要算賬了麼？」

那賬房搖搖頭道：「不敢，不敢，老朽剛才聽見老兄高論，一時起了興趣，是故也來湊湊熱鬧。」

徐萬里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不知閣下希望知道些什麼？」言下之意，好像他對這事已成了權威似的。

那賬房笑笑道：「多謝，多謝。」

一面說一面找了個空位坐下，又道：「賣酒開店，多喜結交大英雄豪傑賞光駕臨，比如兄台說的那位少年英雄，假如一旦路過敝店，敝店必定免費招待，只不知那位少年英雄是何長相，多大年歲？」他表面說得客氣，旁邊的程蕙蘭一見，觀感却大不同，暗想此人分明是有意做作，實則是打聽趙劍秋面貌特徵，他這樣做難道要對趙劍秋有所不利麼？

女人比男人心細，程蕙蘭雖然恨趙劍秋，那是因愛生恨，此刻這家酒樓賬房打聽趙劍秋的情報，不由替趙劍秋擔心，同時也暗暗對賬房留了意。

徐萬里那知高深低淺，更乘勢替趙劍秋吹噓道：「說來眞了不起，趙少俠年紀不超過二十，衣着樸素，五官俊秀，唯一特徵便是不論天晴下雨，手上都拿着一把鐵傘，那眞是一把魔傘，揮動起來有如風輪，追魂奪命兩人便是在他的魔傘下喪生了。」

他已有七分酒意，那賬房只問他趙劍秋年紀相貌，他却連趙劍秋的衣着鐵傘都說了出來，尤其是說到了趙劍秋使用那把鐵傘的時候，更是指手划脚，口沫橫飛，好像那把鐵傘如今就在他手裡一樣。

那賬房一聽，不覺心頭一震，沉聲道：「原來竟是這麼一位毫不起眼的人物，老朽險些失之交臂。」一拱手，竟自下樓而去。

賬房話中有話，徐萬里只顧吹噓，哪裡聽得出來，程蕙蘭芳心暗動，假裝若無其事的探首向樓下一望，哪知不望猶可，不望之下，不禁怦然心頭一震。

原來這家酒樓的樓上和樓下窗房全然大開，一上一下之空隙甚大，從樓上窗口下望，樓下情景一目了然，程蕙蘭目光所及，正是趙劍秋獨自一人坐在窗口桌位淺酌獨飲，兩人的位置正好一上一下，程蕙蘭腦中電閃一轉，心想我要不要告訴他，這間酒樓的賬房可能會對他不利？

她不敢過份暴露痕跡，想寫字條示警，一時之間又找不着筆墨，向店小二要吧，又怕店小二起疑，正在沉思，突見樓下的店小二已替趙劍秋換上了一壺酒，程蕙蘭心想他本不喜飲酒，為何今天反而多喝了，情知酒裡可能被人做了手脚。挾了一塊排骨，抖手向店小二酒壺射去。

那塊排骨去勢甚急，趙劍秋正好拿起筷子要挾菜，突聞腦後生風，頭也不回的反手一彈，「波」的一响，那塊排骨已落入水中，趙劍秋神色如故，那店小二却已臉色大變，把酒往桌上一放，乾笑兩聲，掉頭急走去告知賬房。

程蕙蘭怔了一怔，心想他這是什麼意思？他定是懷疑剛才那塊排骨有人暗算於他，但為何又不回頭看看暗算他的人是誰？心念轉動，却見趙劍秋已把店小二送去的酒喝下去，她好心得不到好報，不由心中大憤。

就在這時候，只見那賬房又走了上來，他的臉孔鐵青，徐萬里已有八九分酒意，見狀道：「賬房先生，還想聽消息麼？」

賬房隨口答道：「甚麼消息？」

徐萬里道：「趙少俠已往梵淨山而去，好戲就在後頭啦！」

那賬房哂然一笑，道：「眞的麼？」

徐萬里大笑道：「我姓徐的何時騙過人來？」

「骨」一聲，又是一口酒喝了下去。

賬房嘿嘿的道：「果眞如此，那眞有好戲看的了。」一面說一面走到程蕙蘭面前，陰森的目光朝程蕙蘭上下一望，冷冷的道：「老朽倒是走了眼，公子好俊的身手！」

程蕙蘭假裝不懂的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賬房陰聲道：「公子心裡明白，何用老朽多說，哼！你何妨再往下面看看？」

程蕙蘭凭欄下望，就在轉眼之間，趙劍秋已伏桌不起，只聽樓下有人大叫道：「這位客官醉啦，把他抬到後面暫時休息一下吧！」

程蕙蘭玉面微微一變，隨聽那賬房冷聲道：「你雖好心示警，他却當你惡意傷人，救人不成反而惹火燒身，那又何苦？」

程蕙蘭急道：「你待怎麼樣？」

賬房道：「公子旁觀者清，也用不着老朽把話說得太明白，老朽

只問你和他是否一道？」

程蕙蘭仍佯裝不懂道：「你說我和誰一道？」

嘴裡說着話，目光隨之一掃，只見兩個大漢已把趙劍秋抬起，另外一個人拿着他那鐵傘，竟是非常吃力的跟在右後面走去。

那賬房陰陰一笑，道：「公子倒會做作，可知老朽眼裡滲不進一粒砂子，記住，老朽少時自當前來結賬！」

兩人說話，語焉不清，旁邊雖有人聽見，一時也不知兩人明來暗去說些什麼，那賬房說過之後，便要離去，程蕙蘭突然喝道：「站住！」

一聲「站住」，使得樓上之人都大吃了一驚，衆人想不到像他這麼一個文質彬彬的公子哥兒，居然說話有這麼威儀，臉上皆現出驚訝之容。

那賬房駐足問道：「公子，還要添酒麼？」

程蕙蘭哂道：「別在我面前來這一套，你們這家酒樓究竟和『血魔教』有什麼關係？」

「血魔教」三個字一出，滿樓之人無不驚訝失色，陳老二驚訝道：「什麼？這家酒樓和『血魔教』有關？」

那賬房乾聲笑道：「兄台別聽那公子說笑，我們做生意的人，怎會與江湖幫派扯上關係？」

程蕙蘭大聲道：「他們不但和『血魔教』有關，而且開的也是黑店，剛才樓下便有一個人被痲醉倒了。」

衆人一聽，不由嘩然驚叫，那賬房怒視着程蕙蘭，獰聲道：「公子可是有意和敝店過不去，那位客官明明是喝醉了，如果說他是被敝店痲醉倒，爲何獨他一人，樓上樓下這麼多人都平安無事？」

陳老二點點頭道：「不錯，不錯，兄台少見多怪了！」

那叫老胡的人接着拍拍胸口道：「在下如今好端端的，便證明這家酒樓並非黑店，這位兄弟當眞說笑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都不相信「太白居」的人會在酒中做了手脚，其實太白居要對付的只是趙劍秋一人，如非程蕙蘭早先彈出一塊排骨，那賬房還不會注意到她，程蕙蘭見衆人不信，也無暇分辯，她關心的祇是趙劍秋安危，身子一動，便向樓下奔去。

那賬房雙手一攔，哼道：「公子事情鬧夠了，賬不結你想走了麼？」

他雙手一攔，外表是若無其事，實則雙手已含着一股內勁撞了過來，程蕙蘭單掌一撥，不屑地道：「既是黑店，還結什麼賬？」

嘴裡說着，人仍往前衝，那賬房發出的內勁經程蕙蘭單掌一撥，力道全被卸去，他立將式子一變，五指抓了過來，喝道：「不給錢哪能離開？」

樓上之人全看呆了，程蕙蘭這樣的一個文弱的人會武功，已夠令人驚奇，衆人更想不到那賬房也是身懷絕技之士，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生意人，剛才一擊，身份暴露，衆人忽然想起程蕙蘭早先說此樓是「黑店」之言，一人驚叫一聲，其餘人亦盲從附和，剎那情形大亂，有的跳樓，有的跳水，一邊跑一邊大呼救命，把桌椅碗盤踢翻了一地。

樓上一亂，樓下也亂了起來，一座熱鬧的酒樓在剎那間走得一個不剩，但那賬房仍緊緊攔住程蕙蘭不放。

程蕙蘭冷笑道：「你現在該承認是『血魔教』的暗樁了吧！」左掌突然一分，右掌狂然推出，她雙手一齊發動，身子仍毫不怠慢，再度向樓梯口撲去。

那賬房大喝道：「站住！」單掌揮起，一道沉雄掌勁迎面壓去，只見飄風翻捲，威勢無與倫比。

程蕙蘭似是早料到他有這麼一着，不待招式用老，雙手互相交撥，嬌軀疾彈而起，身法美妙，已然衝到梯口。

那賬房一擊不中，更加大怒，雙掌一推，大叫道：「老夫看你跑到哪裡去？」

程蕙蘭嬌軀飛起，半空中不好着力，右掌反圈，借力使力「呼」的一聲，人已翻飛而下，那賬房一擊又落了空，不禁暴跳如雷，跟着追了下去。

程蕙蘭身子剛剛着地，便有四五名大漢撲了上來，她隨手抓起一張板櫈，東打西衝，那四五名大漢都被她打倒在地，她正要向右邊追去，忽然房中撲出四人，擋住了去路。

那四人手上都拿着兵器，靠左一名漢子冷冷的道：「不必到裡面去送死了，把命留在這兒吧！」

程蕙蘭不屑的道：「憑你也配？」

另外一名黃臉漢子罵道：「他媽的，也不打聽打聽一下，敢到這裡來鬧事，八成是不想活了！」鋼刀一舉，當頭劈了下來。

程蕙蘭左手五指驟伸，那人一聲號叫，撒手而退，程蕙蘭乘勢把鋼刀奪在手中。

另有三個人正要聯手撲攻，那賬房已從樓上追了下來，喝道：「石全，你們都退下！」

石全正是那黃臉漢子：「啓稟舵主，這小子扎手得很，可能就是

那姓趙的一夥。」

那賬房道：「我知道，姓趙的現在如何？」

石全道：「人仍然昏迷不醒，咱們已把他綁了起來。」

那賬房揮手道：「快去稟告左香主，說咱們已將人擒住，這裡交給我便是。」

石全應了一聲，飛身出門而去，另外三人則俯身把被程蕙蘭用板櫈打倒之人，扶到另外一間房子去療傷。那賬房大踏步欺了上去，恨聲道：「你的眼光不錯，這裡正是『血魔教』的分舵，只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

程蕙蘭哼聲道：「是麼？」

那賬房冷冷的道：「在你臨死之前，老夫想問你一件事。」

程蕙蘭哂道：「便是你想問半件事，我也不願答覆，滾開！」「開」字一出口，單刀一起，攔腰橫斬而至。

那賬房身子微側，讓過程蕙蘭一刀，手臂一伸，便向程蕙蘭刀柄拍去，這一招正是攻敵之必救，程蕙蘭不得不把玉腕縮回，但她心念趙劍秋安危，銀牙一咬，接連劈出三刀，刀光閃閃，三招都是極厲害的殺着。

那賬房冷笑一聲，雙手驟起，忽抓忽掌，只見他雙手上下翻飛，招式有攻有守，硬是不讓程蕙蘭踏前一步。

程蕙蘭大怒，殺招連綿而出，她攻得緊，那賬房便守得緊，程蕙蘭雖然有刀在手，一時間却也無法把他奈何，她急在救人，屢攻不下，不禁有些心煩意亂，暗想，我連「血魔教」一個分舵主都打不過，等到那個什麼左香主前來，不要說救人，就是想脫身只怕也十分困難，心念一轉，鋼刀一橫，「颯」一聲地朝向賬房肩頭削去。

那賬房探手一抓，程蕙蘭的刀鋒驟起，突地反圈而回，閃電朝他手臂砍去。

那賬房心中一驚，迫得把手臂撤回，程蕙蘭得理不讓人，嬌叱一聲，身形疾彈而起，半空之中一刀劈下，這一招正是他們程家的絕學，名叫「凌空虛斬」，那賬房欲退不及，後腦門着了一刀，慘叫一聲，向後便倒。

程蕙蘭殺了賬房之後，更不停留，直向前面大廳飛身而入，目光一掃，頓時爲之呆住。

原來她目光所及，只見趙劍秋被人雙手反綁，仰臥在地上，不久前把他抬進來的兩名店家彎着身子，好像剛剛把人放下，另外拿傘那人雙手伸出，趙劍秋的鐵傘正好滑落面前，三人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看樣子都是被人點了穴道。

程蕙蘭暗暗吸了一口氣，心想：這是怎麼回事，如說出手點了那三名店家穴道的是趙劍秋，那他自己又爲何仍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如說另有人相助，那人既然把店家穴道點了，爲何又吝嗇於替趙劍秋把身上繩索解開了？

她目光滾轉，但室中空盪盪的沒有一個人影，心覺古怪，只是時機緊迫，也無暇多想，走上一步，正要舉刀斬繩，突聽一人喝道：「住手！」

程蕙蘭一驚，回頭望去，不知何時，一名駝背老者已悄沒聲息掩了上來，石全帶了五六名漢子隨後而入，其中一人指着程蕙蘭道：「稟告香主，孔武分舵主正是被他所殺。」

程蕙蘭聞言心中一動，暗想：此人必是那個什麼左香主了，他既能在「血魔教」中佔有一席香主之位，武功之高，自不待言，我尚來不及把鄉巴佬救醒他便趕來，今日要想脫離此地，只怕比登天還難，一念及此，芳心大爲焦急。

那駝背老者哼了一聲，又道：「膽敢殺死本教舵主，想必本領不小，老夫只怕你來得走不得。」

一邊說一邊走了過去，伸手連點三指，原意是想把那三人的穴道解開，那知穴道是被他解了，隨見那三人身子一搖，一齊倒在地下，那駝背老者大叫一聲，呼叫道：「好厲害的手法，你居然點了他們『九陰死穴』，怪不得他們表面如故，實則人早已死去，老夫倒把你看走了眼！」嗆郎一聲，寶劍已拔出來。

程蕙蘭暗暗納悶，心想：我若有這手點穴功夫，那就不會怕你了，奇怪，究竟是誰出手，若是這人還在此地，也該現身了，何苦叫我一人唱獨脚戲？

她目光一掃，只見趙劍秋仍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暗想：就算我此刻將他身上繩索挑斷，他已中了酒毒，一時仍無法清醒過來，念頭一閃，只好硬起頭皮道：「老匹夫，你便沒有看走眼又怎地？」

那駝背老者哼道：「老夫看你究竟是有多大的能耐，竟敢到本教分舵生事？」長劍一引，一劍平胸刺去。

這一招看來無甚稀奇，但却是一記攻守兼備的妙着，他只道那三人是被程蕙蘭點死的，心存顧忌，要知道九陰死穴乃是百穴之源，在背部的最底層，平常武林高手根本無法點中，駝背老者不明程蕙蘭高低深淺，是以不敢放手去搶攻，如是他知道程蕙蘭武功僅僅只夠殺死孔武時，他出手當然不止這麼斯文。

程蕙蘭見他劍式不疾不緩，却沉穩而有力，不敢硬接，嬌軀橫

移，從側面攻出一刀。

那駝背老者哂然一笑，寶劍一緩，反向程蕙蘭的刀鋒撥去，招式後發先至，程蕙蘭想不到對方出招這麼快捷，趕緊把手臂撤回，單刀一橫，硬架而出。

駝背老者不屑的道：「原來你武功不過爾爾，老夫原把你估量得太高了。」只見銀虹一閃，長劍直向右肩刺去。

這一招快如閃電，程蕙蘭連對方是如何出劍都沒看清，寒森森的劍氣已然迫近肩頭，她招式已盡，無法出手遮擋，迫得向後一退，駝背老者喝道：「哪裡走！」

搶步欺身，好像事先算準了程蕙蘭要退到那裡似的，劍光閃閃，落點之處正是程蕙蘭閃退之位。

程蕙蘭大駭，欲待身退，可是前後進退之間，都被老者阻斷。萬般無奈，迫得用刀封出，這一招匆忙出手，根本不成章法，一刀架出，人正待後退，怎知那駝背老者處處洞悉先機，手臂一振，喝道：「撒手！」

程蕙蘭正覺眼前一花，「噹」的一聲，鋼刀已脫手飛出，哼道：「本敎三名兄弟並非被你點死，你快從實招來，是否尚有幫手隱伏在此？」

他江湖經驗豐富，出手幾招，便把程蕙蘭武功看穿，根本不足以點死那三人，只道程蕙蘭尚有幫手隱伏暗處，一面說一面望，放眼所及，一切景物盡收眼底，那有人影，那駝背老者又不由暗暗稱怪。

就在駝背老者東張西望之際，突聽一人說道：「不錯，他有一位幫手在此。」

程蕙蘭芳心一跳，突見趙劍秋手上繩子「綳」然而斷，隨手把鐵傘從地上拾起，笑笑道：「好酒，好酒，害我睡了一大覺。」

石全大驚道：「你……你沒有中毒？」

趙劍秋哈哈笑道：「酒雖然有毒，可是趙某自有去毒之法，你看清楚了。」

「了」字甫落，只見他把嘴巴一張，一道匹練射出，石全猝不及防，那道酒箭悉數射到他臉上，石全大叫一聲掩面而倒。

那幾名漢子趕緊伸手去扶石全，石全痛得在地上打滾，那幾人使勁拉過他雙手一望，只見石全臉上滿是血漬，兩眼已被射盲，趙劍秋運酒如箭的射出，力度竟是這般强勁，那幾名漢子見狀，無不爲之大感驚駭。

程蕙蘭暗想：原來他早已知道這間酒樓要對他不利，故意把毒酒喝下，實則用內功逼往一邊，我早先認爲他是鄉巴佬，什麼事都不懂，殊不知他機智過人，我眞是聽評書落淚，空替古人擔憂了。

駝背老者臉色微變道：「你便是趙劍秋麼？」

趙劍秋點點頭道：「不錯！」

駝背老者腦中一轉，心想：江湖中轟傳追魂、奪命兩人都是死在他的手上，想不到他年歲竟然這麼年輕，他心懾趙劍秋的名頭，一時不敢胡亂造次，寶劍往前一送，原意是想把程蕙蘭當作人質來威脅趙劍秋，哪知觸手之下大覺異樣，朝程蕙蘭一望，程蕙蘭已是玉面通紅，駝背老者心裡有數，突地哈哈一笑，道：「有趣，有趣，聽說你要到梵淨山找本敎敎主報仇，可是眞的麼？」

趙劍秋哂道：「趙某如不找他報仇，又到此作什麼？」

駝背老者陰笑道：「可惜得很，你已無法找他復仇！」

趙劍秋怔道：「難道他已死了麼？」

駝背老者搖搖頭道：「敎主壽比松鶴，焉會猝然而亡，老夫說的是你，你知道麼？」

趙劍秋夷然道：「趙某人又怎麼樣？」

駝背老者劍刃微抖，只聽得「嘶」的一聲，程蕙蘭胸前衣衫已被他劃破了一道口子，露出貼體女衫，趙劍秋心頭微震，擧目望去，脫口呼道：「妳是蘭姑娘？」

趙劍秋剛剛從地上翻起，便覺程蕙蘭面貌甚熟，只是一時之間不知在何處見過，此刻她露出女衫，才恍然而悟，程蕙蘭玉面通紅，恨恨的瞪了駝背老者一眼，怒道：「你乾脆把我殺了吧！」

駝背老者原不知道趙劍秋和程蕙蘭之間尚有某種微妙關係在，只想程蕙蘭既來救人，兩人至少相識，他以劍抵住程蕙蘭作威脅，趙劍秋便不得不聽命行事，此刻見兩人表情尷尬，心中更是雪亮，呵呵道：「客氣，客氣，老夫怎會殺妳？」

趙劍秋叫了一聲，見程蕙蘭不理，知道她還恨自己，但她好意前來救自己，如今反被駝背老者所制，心中大感難過，當下道：「蘭姑娘，咱們早先全是誤會，自妳出走之後，令尊焦急不已，特着在下來尋姑娘。」

程蕙蘭哼道：「用不着你來管。」

趙劍秋搖了搖頭道：「姑娘還恨在下麼？」

程蕙蘭玉面一紅，乾脆把頭側過一邊，不加理會，駝背老者冷笑道：「看來你們之間還鬧了一點小誤會，可是，你想不想要她活？」

趙劍秋怒道：「放了她！」

駝背老者不屑道：「這麼容易麼？」

趙劍秋咬牙道：「你待怎麼？」

駝背老者陰聲道：「你如想她活，你聽老夫之命行事，出手點了自己『風府穴』再說。」

程蕙蘭驚道：「不可！」

駝背老者哼道：「女娃兒，現在哪有妳說話的餘地，妳先前救他，他現在理該救妳，哈哈，這正是投桃報李，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

趙劍秋暗暗吸了口氣，心想他說得不錯，一報一還，兩不相欠，大丈夫立身處世，豈能虧負女人，只不過我如自閉了穴道，便待被人爲所欲爲，非但報仇無望，只怕性命也難保。

那駝背老者見趙劍秋半晌沒有說話，又道：「怎麼，捨不得了，需知我古志中行事素來乾脆，你如果不答應，我便將她一劍殺死，到時你雖不殺伯仁，伯仁爲你而死，你便走遍天下，也要背上個無義罪名。」

程蕙蘭大叫道：「你不要聽他胡說八道。」

趙劍秋斷然道：「他說得不錯，我不能背上無義的罪名，我答應他。」

程蕙蘭激動道：「你不想報仇嗎？」

趙劍秋痛苦的道：「報仇是一回事，無義又是一回事，姑娘好心救我，如今姑娘遭受苦難，在下怎能置之不理呢？」

這是極爲平凡之言，但此刻從趙劍秋嘴裡說了出來，當眞字字如金，程蕙蘭大爲感動，顫聲道：「我早先怪錯了你！」

趙劍秋搖頭道：「能獲得姑娘見諒，在下雖死何憾，只是姑娘脫險之後，請立即回轉『南華山莊』去，以免令尊懸念！」語重心長，全是出自肺腑之言，程蕙蘭感動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抬眼一望，只見趙劍秋右掌已揚了起來。

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程蕙蘭腦中也不知打了多少轉，她本好心前來相救趙劍秋，哪知最後反而成了趙劍秋的負累，不由百感交集，就在此時，趙劍秋那一掌已即將拍了下來。

程蕙蘭急道：「且慢！」

趙劍秋問道：「姑娘尚有何事？」

程蕙蘭道：「你如出手自閉穴道，到時他仍不肯放我，你又如何？」

趙劍秋聞言一怔，暗想：是啊！我穴道閉了，全身不能動彈，到時他仍不放蘭姑娘，我不是白白的犧牲了麼？目視古志中，道：「請先釋放蘭姑娘，趙某立刻出手自閉穴道。」

古志中眼看趙劍秋出手自閉穴道，偏是程蕙蘭多了一句嘴，恨聲道：「你問得倒好，假如老夫把她放了，到時你又不肯自閉穴道，老夫又將你如之奈何？」

趙劍秋夷然答道：「趙某絕不是這種人。」

古志中嘿嘿笑道：「話雖不錯，但老夫怎麼樣才信得過你？」

程蕙蘭向趙劍秋拋了一個眼色，道：「你過來，背對着他，相距五步把身子停住。」

古志中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程蕙蘭罵道：「老匹夫，這還用問麼？當趙劍秋背對着你站在五步之外時，同樣失去了抵抗能力，你一面出手點了他穴道，一面鬆手放了我，這樣豈不兩全其美麼？」說着，又以眼色示意，趙劍秋點點頭道：「這個辦法倒也不錯。」

他這一句話一語雙關，一面答覆程蕙蘭眼色，一面告訴古志中，爲了救人，他願意這樣做，古志中想了一想，自信趙劍秋轉背站在五步之處，自己伸手可及，就算他武功再高，只要出指一點，無有不中之理，假如自己連這一點都辦不到，那眞是枉爲「血魔敎」的「陰魔堂」香主，也枉在江湖上混跡多年了。

他這樣一想，信心徒增，當下點點頭道：「好吧，老夫也不怕你們搗鬼，姓趙的，你可以走過來麼？」

趙劍秋道：「當然！」身子一轉，以背相向，向後移退。

古志中兩隻大眼睜望着趙劍秋向後移退，趙劍秋每退一步，他的心頭便爲之顫動一下，十五年前趙劍秋被武神救走，宇文明心中一直耿耿於懷，如今趙劍秋果然出現，一開始便把他的刑堂香主羅不全武功廢了，接着又是追魂、奪命兩人送命，氣勢之盛之威，宇文明已感到壓力襲身，立刻傳令各分舵嚴密注意趙劍秋行踪，同時命令手下四大香主分赴各地巡視。古志中份屬「陰魔堂」香主，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奉派到「白羅溪」，現在趙劍秋爲着捨己爲人，眼看即可成擒，在他來說，那是天大的功勞一件，趙劍秋向他退近之時，他能不爲之狂喜心跳。

他此刻全副精力都貫注在趙劍秋身上，詎料就在他心神微分之際，倏聽程蕙蘭一聲嬌叱，嬌軀一仰，猛然一掌朝他劍刃拍去。

古志中萬不料程蕙蘭會乘他心神微分之際出手，不由太怒，立刻劍刃一圈，狠狠的向程蕙蘭手腕中砍去，嘴裡同時喝道：「賤人，妳不想活了？」

他含恨出手，招式之快，當眞快得難以形容，程蕙蘭欲待把手撤

回，哪裡來得及，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突見趙劍秋疾翻過來，鐵傘一伸，把古志中那一招擋開，程蕙蘭壓力一輕，人已向後掠退。

古志中怒道：「姓趙的，你們說話究竟算不算數？」

趙劍秋冷冷的說道：「算什麼數？」

古志中哼道：「你剛才說過，我如放了她，你便自閉穴道，她現在脫困，你該實踐諾言了吧！」

程蕙蘭罵道：「眞不要臉，這是我自己脫困的，你怎麼能威脅趙劍秋實踐諾言？」

古志中恨道：「賤人，如非姓趙的插手，妳脫得了困麼？」

程蕙蘭冷笑道：「剛才趙劍秋可沒有說，假如我自己脫困，他不能插手啊！」

趙劍秋接口道：「不錯，咱們剛才並沒有這麼約定。」

程蕙蘭道：「即使有這種約定，對於『血魔教』的人來說，也並不一定要遵守的，哼哼！『血魔教』歷來行事，又有幾次遵守過信約的？」

古志中嘿嘿的道：「小賤人，妳倒數起本教的不是來了？」

程蕙蘭道：「難道不對麼？」

古志中道：「別以爲姓趙的在妳身邊，妳便可以太平無事，需知老夫今夜非將你倆留下不可。」

他懾於趙劍秋身手，當程蕙蘭從他劍下滑脫之際，不敢再度進逼，現在一想，趙劍秋就在當面，假如自己不能將趙劍秋擒下，回去也無法向教主交代，當下狠下心，人已欺了過去。

趙劍秋橫身一攔，道：「只要你有本事，趙某倒不在乎。」

古志中哼聲道：「那你便試試！」長劍一振，迎面攻了過去。

趙劍秋不屑道：「這是什麼劍法！」

鐵傘一伸，只聽得「叮」的一響，那劍正好落在鐵傘上，那傘打造奇特，古志中劍刃被鐵傘背一震，反彈而回，他心中不由一怔，又是一劍攻出，趙劍秋照樣把鐵傘一伸，古志中原不想和他鐵傘硬架，不知怎的，他這一劍又落在趙劍秋的傘背上，「叮」的一聲又彈了回來。

古志中暗暗吸了口氣，心想：他使的什麼招式，爲何我偏偏閃不過去？其實這乃是他搶先而後攻，趙劍秋不過出手遮擋而已，偏偏是他武功不濟，無法破解趙劍秋那一招，此刻反說閃不過趙劍秋的招式，當局者迷，他的武功和趙劍秋相比，實在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他心中兀自不服，大吼一聲，再度揮劍攻上，這一次，他已用盡了全力，長劍起處，但見劍花錯落，一下攻出七八招。

趙劍秋不屑的說道：「你太不知好歹了。」

鐵傘倏然掄起，手臂疾振，數十道傘影湧出，古志中那七八招被鐵傘一鎖，驟失重心，只聽得一聲響，寶劍脫手飛起，沒入屋樑之中。

古志中大駭一退，臉孔一陣青一陣白，半晌說不出話來。趙劍秋冷冷道：「放心，除了宇文明之外，趙某不會妄殺一人，除非你們迫我太甚。」

程蕙蘭大聲道：「不，『血魔教』徒人人可殺，何況他身爲香主，更加饒恕不得。」

趙劍秋搖搖頭道：「姑娘話雖不錯，但得饒人處且饒人，『血魔教』徒就因手段太狠，才遭天下人痛恨，咱們又何必重蹈他們覆轍？」

這話說得程蕙蘭啞然無語，心中却想，他武功這麼高，猶自以戒殺爲念，似這等磊落胸襟，天下又有幾人。

程蕙蘭心中感慨，趙劍秋見她一旁悶不哼聲，只道她又生氣，當下忙道：「蘭姑娘，何必與他們一般見識，咱們走吧！說不定令尊已等得妳發了慌呢！」

程蕙蘭道：「你要我回家麼？」

趙劍秋怔道：「姑娘不回家又到哪裡去？」

程蕙蘭道：「我要跟你一起到梵淨山去。」

趙劍秋大驚道：「那裡充滿了危險重重，姑娘怎能去得呢？」

程蕙蘭道：「那你又怎能去？」

趙劍秋聞言一呆，這句話眞難住了他，他往梵淨山是爲了替家門報仇，但不知程蕙蘭去又爲了什麼？要知他武功雖高，男女相對說話還是第一次，女人一使刁起來，他便木訥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程蕙蘭美目一閃，又道：「你不放心我去是麼？我自己生有雙腿，難道就不能走麼？」

說過之後，大步走了出去。

趙劍秋大急，在後面大呼小叫，程蕙蘭只是不理，他無可奈何，只好跟在程蕙蘭身後奔了出去，兩人堂皇而出，古志中連正眼也不敢看他們一眼，他腦中一閃，立刻奔出門，抄一條小徑，趕到梵淨山去報信。

從「白羅溪」到梵淨山只有四五天路程，假如脚程快一點，三天多就夠了。古志中既抄近路，自然要比趙劍秋和程蕙蘭快了一步，四天後，宇文明便得了趙劍秋前來的訊息，「血魔教」上下已嚴加戒備，教中子弟不分日夜的不斷在前山巡邏，如臨大敵。

趙劍秋一掌擊斃了赫連元和戚

大方之事，已由兩湖武林人物口中傳遍了江湖，他獨自上梵淨山找宇文明報仇之事，也從兩湖人物口中不脛而走。是故凡是距離梵淨山近一點的門派，差不多都向梵淨山集中，大多數的人固然都抱着看熱鬧的心情，而武當、峨嵋、少林和兩湖武林人士，則是以支持助援趙劍秋的姿態出現在梵淨山。

宇文明對於各方雲集的武林人物一律以客禮招待，就是武當、少林、峨嵋那些敵對派別也不例外，他心裡有數，這一戰關係至大，趙劍秋雖是武神之徒，在他看來，趙劍秋習藝祇有十五年，就算武神傾盡傳授，以趙劍秋的年紀來說，修爲方面絕不可能超過自己，只要自己一舉把趙劍秋擊斃，天下英雄對自己懾服，到時禍根翦除，一舉又懾服天下，那何樂而不爲呢？

那是五天後的一個早晨，趙劍秋已和程蕙蘭在梵淨山麓出現，趙劍秋苦勸程蕙蘭回「南華山莊」不聽，又怕她在中途碰到「血魔教」的人再度遇險，萬般無奈，只好帶她一同向梵淨山走來。

在途中，趙劍秋和程蕙蘭已知天下好手齊集梵淨山，但因此刻時間尚早，梵淨山四週竟是一片寧靜，程蕙蘭皺了皺眉頭道：「時間不早，咱們何不在這裡休息一會，養足了精神再上山？」

趙劍秋激動的道：「多少年來，在下一直夢寐希望有這麼一天，如今既到達目的地，在下片刻也不能停留，生死在此一戰，在下甚望姑娘稍後上山，免受在下所累。」

程蕙蘭搖搖頭道：「這是什麼話？既然要去，那便一道上去，要生要死也要在一起。」

她說得極其自然，好像陪着趙劍秋死是天經地義之事，趙劍秋大是感激，暗想人生百年，得一紅粉知己如此，雖死何憾，邁開大步走了上去。

兩人剛走上山坡，便見四名大漢閃身攔住去路。右邊那人似乎是四人之首，開口道：「來的是什麼人？」

趙劍秋宏聲道：「有勞通報，就說趙劍秋來拜山。」

那四人一聽聞「趙劍秋」三字，無不爲之臉色大變，他們近數日來，日夕不停巡邏，爲的就是預防趙劍秋到來，想不到趙劍秋眞到了，趙劍秋懷着復仇之心而來，但他却按照江湖規矩依禮拜山，那四人似早已經有備，趙劍秋報了名頭，慌忙從身上拔出三支响箭，「颼颼颼」一連三响，共是十二支响箭，拖着刺耳的响聲朝山頭射去。

那十二支响箭發出不久，只見山頭人影閃動，刹時出現了四十多名大漢，這些人先後從山峯掠下，現身之後便堵住通道不放，就在此時，山中响箭亂飛，人也越現越多，都向山下如飛的掠來。

趙劍秋皺皺眉頭：「宇文明可是想叫這些不相干的人來送死麼？」

程蕙蘭目光銳利，突然叫道：「咦，不對，那不是我爹麼，他怎麼……他怎麼也來了？」

就在程雪溪出現不久，玄風道長、太平道長，還有百花劍尚曉揚等人也各自帶着一批支援的人相繼出現，程雪溪當先越衆而出，叫道：「蘭兒，原來妳和趙少俠一道，爲父就放心了。」說着，和玄風道長等人一齊走過來。

趙劍秋本想獨自一個人前來找宇文明，今見程雪溪等人果然帶了大批人手前來，心甚感激，和衆人一一見過禮，這一來，看熱鬧的看熱鬧，「血魔教」徒歸「血魔教」徒，陣綫分明。

程蕙蘭道：「爹，你們怎麼會跑到山上來的？」

程雪溪笑道：「咱們早到了一天，承『血魔教』的朋友看得起，一律以客禮相待，咱們却之不恭，倒是受之有愧了。」

忽然一人接口道：「程莊主好說了，敝教以仁義行天下，這便是一大證明。」

只見血魔教徒紛紛往兩邊一退，從山道中一齊走來四個人來。

風聞而來觀戰的羣豪不下數百，突見那四人出現，神色齊是一動。有人低聲道：「『血魔教』四大香主齊出現，好戲只怕就要登場啦。」

來的四人之中，古志中也在其內，其他三人年齡也都在五十以上，太平道長走到趙劍秋身邊，道：「賢契看清楚了麼？靠左邊那人乃是『血魔教』『天魁堂』香主黃震，第二人是『地煞堂』香主熊揚，第三人是『人魔堂』香主羅錚，第四人是『陰魔堂』香主古志中，他們四人之中，以『天魁堂』香主武功最高，『人魔堂』香主手段最狠，『地煞』、『陰魔』兩堂人品武功都不相伯仲。四人如今齊出，當是有意把賢契攔截在山下，賢契當心些。」

趙劍秋躬身道：「多謝前輩指點。」

「天魁堂」香主黃震身材高大，看來有如一尊山神，身子兩邊各懸一柄板斧，益增虎虎威勢，只見他伸手朝趙劍秋一指，大聲道：「老古，那小子便是姓趙的麼？」

古志中點點頭道：「此子功力非凡，黃兄切莫以貌取人失諸大意。」

黃震桀桀笑道：「老古，你一朝被蛇咬，什麼都變得小心啦，像

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子，也值得害怕？」

「地煞堂」香主熊揚叫道：「老黃，江湖傳言不會有錯，千萬不要大意。」

黃震冷聲道：「我偏不信。」

「人魔堂」香主羅錚道：「老黃，這事不能不信，追魂奪命之事不說，難道陰司秀才之事也有假麼？」

羅不全這時從人叢中鑽出，叫道：「這小子扎手得很，四位千萬不要托大！」

黃震一聽，神情突然的凝重起來。

趙劍秋雙目烱烱一閃，大聲道：「趙某按照江湖規矩前來拜山，宇文明教主爲何還不出來相見？」

他氣度雍容，雖然短短兩句話，却不失名家風範，黃震大步迎上來，哼道：「教主特着黃某前來見客，你欲登寶山還需要露幾手功夫才行。」

趙劍秋冷笑道：「這樣看來，你們早有意要攔阻趙某人了？」

黃震哂道：「什麼有意無意，你既敢到本敎生事，不露幾手武功，如何能叫人心服？」手臂一抬，已把兩柄板斧抽出，熊揚抽出單刀在右側一站，古志中拔出寶劍立在下首，羅錚靜立不動，看來他是以雙掌對敵。

趙劍秋冷哼了一聲，大步地走了過來，道：「既然你們不肯通報，趙某只好自己去見宇文明了。」

他大步前行，眼看快要到黃震身邊，黃震右手板斧已揚了起來，喝道：「回去，梵淨山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大斧一揮，斜斜劈了過去。

趙劍秋見大斧劈到，身子微側，熊揚大吼一聲單刀橫撩，跟着攻出一招，不讓趙劍秋前行半步。

趙劍秋哂然一笑，鐵傘輕輕伸出，「噹」的一聲，熊揚的單刀剛好劈在傘背上，他只覺得「虎口」一震，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趙劍秋手腕一翻，傘頂直向羅錚「風府穴」點去。

羅錚雙掌一挫，猛推而出，趙劍秋不待招式用老，鐵傘已圈了回來，直點古志中「志堂」穴，他曾領敎過趙劍秋的武功，那敢大意，寶劍封出，只守不攻，但望趙劍秋不要從他身邊掠過便算心滿意足。

趙劍秋點了點頭，似是知道了他的心意，鐵傘從古志中身前撤回，閃電般向熊揚和黃震點去。

他一出手便連襲四人，招式乾淨俐落，羣豪在旁目睹，無不爲之聳然動容。

黃震大吼一聲：「好小子，眞有你的！」雙手掄動大斧，只見斧光霍霍，上下翻飛，以雷霆萬鈞之勢又撲了過去。

羅錚和熊揚、古志中也不敢怠慢，三人配合黃震招式搶攻，但見刀光斧影和劍氣掌風四射飛激，四週氣壓幾乎都快凝結起來，凜冽氣勁向外擴散，站在較近之人只覺得勁風拂面生痛，慌不迭向後暴退下來。

「血魔敎」四大香主聯手，威勢相當，不同凡响，羣豪祇看得目定口呆，暗暗震駭不已，心想就算趙劍秋武功再高，要突破此等包圍之勢，只怕難比登天，程雪溪等人的關切就更不在話下，個個臉色凝重，一齊注視鬥場，兩眼一瞬也不瞬。

黃震等人一陣狂攻，轉眼攻了三十多招，四人都盡了全力，却奈何不了，突見趙劍秋在四人圍攻之中滴溜溜一轉，鐵傘暴然張起，疾旋如風，數聲慘叫之後，只見黃震、羅錚、熊揚，滿身鮮血跌退七步，仰天便倒，古志中雖然好些，可是那條右臂已齊肘而斷，一交跌倒在五步之外，肩上血流如注。

趙劍秋一舉而連斃三人同時又重傷一人，究竟用的是什麼招式，場邊羣雄沒有一個人看得清楚，當黃震等先後倒下之後，羣豪才如夢方醒，利時响起了雷動喝彩聲。

程雪溪等人更是高興不已，正要趨前道賀，突聽一人冷聲道：「好一招『風轉十八磨』，武神的絕學你都習全了麼？」

羣豪歡呼之聲响徹雲霄，說話之人聲音十分輕盈，但却字字清晰，傳入人羣中羣豪耳邊，羣豪心頭一震，抬眼望去，只見一人從空中半山飛瀉而下，身形甫現，「血魔敎」徒一齊跪向地上跪拜，羣豪心中跟着一緊，暗想血魔敎主終於出現了。

「血魔敎」主宇文明髮鬚皆白，手持龍頭拐杖，氣度雍容，只是眼中陰寒之氣太重，心性兇殘好殺，羣豪見了他，個個緊繃着面孔，不敢仰視，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子，他身形甫現，便有這種懾人威勢，衡諸天下頂尖高手，只怕再難找出第二個人來了。

黃震他們自有「血魔敎」徒衆料理，趙劍秋瞪了宇文明一眼，神色凝重的道：「家師武學深淵若海，在下所習九牛一毛而已。」

宇文明不屑的道：「你不用在老夫面前說客氣話，如果單憑殺死黃震他們的武功，老夫勸你回去苦練十年再來報仇。」

趙劍秋冷然道：「十五年前滅門之恨，自趙某初曉人事之後，便一直耿耿於懷，今得此良機，趙某焉能放過！」

宇文明嘿然冷笑道：「好志氣，老夫倒要看看你十五年來在『武神』那裡學了些什麼手藝來？」

拐杖一起，杖頭隱隱籠罩趙劍秋胸前五大要穴，趙劍秋連忙將鐵傘橫護胸前，左掌不斷在胸前輕揮，那樣子好像一個人在面前拂灰塵，拂了一層又一層，面前灰塵滾滾而至，趙劍秋的右掌也一直拂個不停。

趙劍秋左掌右掌不停輕拂，隱約間只見一陣波浪似的清風向前徐吹，一波接着一波，刹那之間，這陣清風已塞滿他和宇文明所站的空隙，羣豪大感訝異，不知趙劍秋在做什麼，宇文明臉上却立現凝重之色。

宇文明拐杖越舉越高，趙劍秋輕拂之招式也越來越疾，宇文明哼了一聲，足步緩緩移動，趙劍秋也跟着移動。

兩人一步一動，步履甚是緩慢，生像每走一步便得耗去不少眞力，一道圈子轉了下來，太陽已從山頭冒起，兩人頭上也已隱隱見汗。

從外表看去，兩人尚未拚過一招，實際上一道圈子轉了下來，兩人循序蹈進，已以無上心法互相攻了數十招，這等攻守之勢最耗心力，是以兩人頭上都隱然見汗。只是在氣勢上誰也沒有壓倒誰，所以宇文明第二次又轉動了起來。

除了風吹草動，偌大的一座梵淨山竟是毫無半點聲息，羣豪屛息以觀，每個人都感到自己心房都在急速跳動，睁大眼睛望着鬥場，當第二圈轉完，兩人仍是毫髮無損，宇文明大感不耐，大喝一聲，一杖遞了過去。

趙劍秋鐵傘一迎，他知道對方功力較自己深厚，不敢硬接，稍沾即分，鐵傘改向下盤攻去。

宇文明陰沉沉的哼了一聲，杖頭一翻一壓，不但封住了趙劍秋的攻勢，杖頭一翻之際，還狠狠地向趙劍秋胸前撞去，他全身眞力都貫注在拐杖之上，那一撞之力重逾萬鈞，趙劍秋吃了兵器短的虧，只好閃出五尺。

宇文明厲聲道：「快納命來。」

他一招迫退趙劍秋，在氣勢上那是難得的一手先着，拐杖使開了，但見杖影如山，敢情他已施出七十二路連環魔鬼杖法，着着狠攻不已。

趙劍秋一招落後，此刻已完全退爲被動之局，東擋西架，應付得十分吃力，宇文明見狀，攻勢越來越緊，他一口氣攻了五十多招，却不容趙劍秋有還攻機會，趙劍秋全仗身法佳妙，往往在間不容緩之際化險爲夷，饒是如此，程雪溪等人在旁莫不爲之驚出了一身冷汗。

程蕙蘭緊緊握着她爹爹的手，由於關切過甚，她全身禁不住有些顫抖，程雪溪連忙安慰她道：「蘭兒放心，他不會有危險的。」

程蕙蘭玉面蒼白得只是搖頭，顯然她已看了出來，如與平常高手對敵，趙劍秋毫無疑問是可以爭回先機，可是他如今對手是名震天下的「血魔敎」主宇文明。宇文明連環魔鬼杖法有神鬼莫測之功，一旦在他手上落了下風，焉能扳回，就在她憂心如焚之際，宇文明又放手攻了多招，突聽他一聲大喝，一杖猛然壓下，這一杖正是看準趙劍秋露出一些空檔而發，杖頭挽起斗大的杖風，羣豪一齊不由大聲嘩然驚叫，程蕙蘭更是險些給嚇昏了。

說時遲，那時快，突見趙劍秋身子一旋，手臂突抬而起，反客爲主，竟然爭回先機，這一招用得妙到毫巓，羣豪祇看得神搖目奪，「噹」一聲响，趙劍秋的鐵傘，反而壓住了宇文明的杖頭。

宇文明目射威芒，哂然道：「老夫倒要見識下你內功有了幾成火候。」

雙手握杖猛然一抬，趙劍秋似是一下擋不住他的神力，身子應手而起，宇文明杖頭揮動，把趙劍秋連人帶傘揮在半空連打了十七八個轉。

這瞬息間的變化，當眞使人目不暇給，當宇文明拐杖一停之際，突見趙劍秋身子疾速往下降，模樣像是不支翻跌而下，宇文明也以爲趙劍秋已被自己內力震得五臟離位而亡，心神微分，哪知就在這一分神之間，忽見趙劍秋鐵傘突然一張，就像一陣旋風般呼嘯疾捲而下，其勢之勁疾，端的是無法形容，待宇文明警覺揮杖一擋，不料那陣旋風來得十分古怪，一杖掃空，前面祇見一道碩大的風輪在眼前一捲。「不好」兩字尚未出口，胸間一陣劇痛，人便被撞跌在一丈之外，羣雄睜目看時，只見宇文明的胸間裂開一條大縫，鮮血淋漓，連肚腸一齊流了出來，羣豪歡呼之聲剛剛出口，突見趙劍秋臉色蒼白，身子搖了兩搖，仰天倒在地上，這一來，羣雄又不由得驚呼失聲。

程雪溪等人大驚奔了過去，太平道長伸手一探，程蕙蘭迫不及待的問道：「他怎麼樣？」

太平道長笑道：「他雖然傷得很重，生命尚無大礙，你們的喜酒我是喝定了。」

程蕙蘭玉面一紅，芳心却大感快慰。

程雪溪從地上把趙劍秋抱了起來，另外一手拉住太平道長，哈哈道：「走，凡有興趣的朋友，都請到『南華山莊』一醉，老夫無任歡迎！」羣豪歡聲雷動，隨着程雪溪父女離開了梵淨山。

（完）

上文提要： 鳳峯生救出莫氏母女後，莫憂死纏住他要與之結為夫婦，鳳峯生金蟬脫殼而去。鳳峯生答應林行山，以岳麓首級來換回洪小凰。山谷中，有人跟踪，原來是岳麓派手下來截住他，邀請他上山寨，說有貴人要見他。上到山寨，岳麓視鳳峯生為貴賓，並引見其生母，他是孤兒，何來娘親……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凰劫

茅山洞內會娘親　細訴身世當年情

「我親生娘親是誰？連我都不知道，你怎會知道？你胡說八道！她叫什麼名字，如今她在何處？」

岳麓淡淡地道：「你不必緊張，她來了之後，你自己問她就是，我不能代她答你。」

鳳峯生厲聲道：「她在何處？」

「岳某也不知道，但剛才已發出暗號，相信今夜必會到達，如今還是先吃飯吧！不過，對不起，岳某不會與你同桌吃飯，來人，把鳳峯生之飯菜端上來，順道送上幾根銀針，讓他檢驗，以免他擔心下毒，吃不下咽！」岳麓回首道：「鳳兄請自用餐。」言畢轉身進內堂。

俄頃，有人送上三碟小菜，一碗湯、一大碗乾飯，另外兩根銀針。鳳峯生稍一猶豫，最後還是以銀針測試飯菜，銀針光亮潔白，顯然無毒，他也樂得放懷大吃。菜全是山珍，烹調手藝還不錯，鳳峯生也不客氣，索性將之吃個精光。

飯後，有人送上一壺濃茶，鳳峯生剛喝了一杯，岳麓又出來了，問道：「山裡無甚好東西，不知可否下咽？」

「多謝賜飯！請問你說的那個人什麼時候會來？」鳳峯生始終不信自己之娘親會來此與自己相見。但看岳麓之態度又不像打誑。他對母親沒有半絲印象，甚至從來沒想過她，她若是疼愛自己的，又怎會將自己丟在山上？他心亂如麻，完全理不出頭緒來。

自他懂事以來，他只有養父馮清江，一個潦倒之草藥郎中之印象，馮清江不但養活了他，也授他一身武藝，在鳳峯生十六歲時，馮清江臨終還推薦他去拜見幾位師父，師父們對他都不錯，但卻比不上養父對他的恩情。

在他遇到困難時，他內心對父母都會不期然生出怨恨之情，覺得父母不應該拋棄自己，驟然聽到母親要來相見，就像在心裡打翻了一瓶五味素般，分不出是什麼滋味，他甚至忘記自己來此的目的。

耳畔只聽岳麓道：「岳某已接到消息，令堂已至山谷外面，頃刻間便到，鳳壯士稍安毋躁。」

雖說由山谷外至此，花費不了多少工夫，但鳳峯生卻有渡日如年之感覺，好不容易方隱隱約約聽到外面有人傳呼：「貴客到！」

聲音一重重傳過來，岳麓已走出大廳迎接，鳳峯生只緩緩站了起來，雙脚如灌了重鉛，竟然邁不開步，外人實無法了解其此刻之心情。

忽聞岳麓高叫：「岳麓迎接夫人！」接着便見他引着一位臉罩白紗的中年婦女走進大廳，岳麓指着鳳峯生道：「夫人，這位便是你要找的鳳峯生了！」

那婦女嬌軀抖了一抖，雙眼上下看着鳳峯生，眸子迅速升起一層水氣，喃喃地道：「鳳峯生……鳳峯生……」

岳麓喝道：「鳳峯生，令堂在前，你還不上前叩見！」

鳳峯生澀聲道：「妳……妳到底是誰？我未曾見過……我是孤兒……沒有娘親！」

婦女脫口道：「我兒，我便是你娘親！」

鳳峯生咬牙道：「我從沒見過母親，怎可憑妳一句話便認妳？我父親呢？他為何沒來？」

婦女忽然回首道：「岳當家的，你這裡是否有方便的地方說話？」

「有，請進。」岳麓親自引他倆到客房去，那間客房收拾得十分整齊，岳麓把燈點亮，然後關門出去。

鳳峯生和那婦女都有點千言萬語不知如何從頭說起之感，過了半晌，婦女聲道：「生兒，你坐下吧！」

鳳峯生忽然脫口道：「妳先別兒子長兒子短地叫着，妳若是我母親，為何要拋棄我？」

「我……我有苦衷……實在難以啓齒。」

「既然如此，妳今日為何來看我？若妳不說清楚，我會認妳？」

那婦人呆了半晌方道：「我兒請記住，娘姓風，雙名翠池，在家排行第七，故乳名叫七娘……娘今年五十三歲，二十歲那年嫁給洪世英，廿六歲才生下你……」

鳳峯生默默記住，默默而聽，卻驚詫她五十三歲看來仍似四十許人，接着風翠池解下面紗，他眼前一亮，更為其美麗所吃驚，由此可見她在年輕時，必是位大美人。他吸了一口氣，問道：「妳與那姓洪的都是武林中人？」

「孩子，聽妳口氣，你仍不相信我是你母親？」

「若妳能拿出証據，或說服我，我也是人，又豈有不認之理？」

風翠池又嘆了一口氣方道：「娘跟洪世英是武林中人，但世上認識我倆身份的人並不多。你眞是可憐……為娘直至最近才有你之消息，否則早就來找你了。」

「妳說得莫名其妙，為何不和盤托出？」

風翠池反問：「你養父是否叫馮清江？他是郎中，擅使一口長劍和暗器，有沒有錯？你出生在雁蕩山一座無名小山峯，但後來却不知馮清江帶你去何處，為娘暗中找了好幾年都不得要領……後來無意中見你殺人的劍法，加上你之姓名，是以方可斷定你之身份。」

鳳峯生心頭一震，蓋其養父之名，根本無人知道，她為何能得知？是故問道：「難道是妳將我交給他撫養的？」

「當然是，他原姓名為馮靖，清江這名是娘與他分手時叫他使用的……唉，看來他還記住我……但為何後來要避開我？」

鳳峯生心中忖道：「大概師父孤苦無依，才將我據為己有吧！」嘴上却道：「師父終日憂鬱，以酒解愁，蒼老得特別快，我十六歲那年，他便病逝了。」

風翠池神色黯然，鳳峯生眼尖，發現她眼角沁出淚珠，他滿腹疑雲地問道：「娘當時是家境不好，還是環境所迫，才將孩兒交給師父撫養？」

風翠池聽他喚娘，喜得一把將他摟進懷內，飲泣地道：「我的兒，我可憐的孩子，你終於肯叫娘了……」言畢說不出聲。

鳳峯生在她懷內道：「娘尚未答孩兒所問。」

風翠池道：「娘是怕你會生娘的氣，看不起娘，是以一直不敢將眞相告訴你。」

「怎麼會呢？母子關係是天定的，無論什麼原因也改變不了！而且娘這樣做，一定有原因，孩兒又怎會怪妳？」過了半晌，風翠池仍不開腔，鳳峯生不由心急地催促她說出眞相，「相反，今日娘若不對孩兒說出眞相，孩兒今生必不能原諒妳。」

「孩子，你一定要原諒娘……」

風翠池吸了一口氣，似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說得出來：「因為……因為你是私生子，是以，是以娘才會將你交給馮清江撫養！我兒，你不會因此看不起娘吧？」

鳳峯生似豹子般自其懷中掙扎，睜大雙眼，大聲問道：「你說什麼？我是私生子？我親生之父不是洪世英？難怪我不姓洪！那誰是我父親？哦，我明白了，鳳峯生三個字，原來是馮跟風所生的！我生父及養父都是他一人！」

風翠池帶着幾許羞愧，淚如雨下地道：「孩子，你眞聰明，一下子便解開自己名字之秘密！不過，你生父雖然姓馮，但却不是清江，他只是你養父、師父！」

鳳峯生急問：「那誰是我生父？」

「是……是清江的親哥……叫馮毅……他本是洪世英的心腹，但後來離開了……」

「他如今在哪裡？為何會離開洪世英？」

風翠池把頭搖得像貨郎鼓般，「娘也在找他……但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娘也曾去過他家找過，但他家已成廢園，

這許多年來，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孩子，你莫以爲娘是淫娃蕩婦……洪世英待我實在太差……我一直希望有個孩子，而他身體又有缺陷，不但不能有兒子，連……連做丈夫的責任也不能完成……」

鳳峯生本來聽了自己是私生子，對母親的確有點厭惡及鄙視，及聽了此番話又同情她。她數十年來是活守寡啊，他多希望能了解全部經過，但這種事，除非母親自己說出來，他能問嗎？

「妳跟馮郎生得一模一樣……他是清江的孿生哥哥，清江性情憂鬱，開始也跟着洪世英，跟他哥哥一樣，暗戀爲娘。後來他知道馮毅也喜歡娘，便悄然退出，在雁蕩山隱居！」

風翠池頓了一頓方續道：「這種事，正所謂紙包不住火，何況我又懷着你，遲早會讓人知道，是故懷了你三個月之後，我便借故離開，跑去雁蕩山找你養父，一直到生了你才回去……回去之後，便失去了馮毅之踪影及消息，後來娘問洪世英，他說派他去洞庭湖找飛魚寨主，却一去不回。

「娘後來抽機會跑了一趟洞庭湖，據飛魚寨歐陽寨主謂，馮郎根本沒有去過。娘又恐洪世英生疑，故此不敢再問洪世英。」

鳳峯生忍不住接腔問道：「既然娘與馮毅相愛，又跟他生下孩兒，爲何你倆不離開洪世英，雙棲雙宿，却要生這許多枝節來？」

「娘跟馮郎都忌憚洪世英之勢力及手段，而洪世英大概已聽到了點風聲，不斷派他出去，娘根本沒有機會跟他商量，他可能還不知道我懷了他的種。」

鳳峯生訝然問道：「難道他跟師父也沒來往，否則師父不可能不告訴他。」

風翠池有點遲疑地道：「因爲娘，他倆後來鬧翻了，娘住在雁蕩山八個月，他未曾去探過胞弟。」

「師父口風眞緊，只說在山上拾到孩兒。」鳳峯生長嘆一聲，忽然心頭一動，問道：「孩子倒忘了問娘，那洪世英到底是什麼人，爲何有這等勢力？」

風翠池冷笑一聲道：「他可是個吃人不吐骨的魔頭，表面上只是一位與世無爭的『白雲莊』莊主，實際上他是殺手之父！」

鳳峯生脫口道：「他也是殺手？」

「孩子，你聽人說過，江湖上有兩個殺手集團麼？紅鷹殺手集團便是受他控制，你說他可怕不可怕？如今他手下之殺手，便有一百個，其他幫閒的、導師及僕役也有數百個。」

鳳峯生脫口驚呼一聲，稍頓方問：「娘，那黑龍殺手集團是由誰控制的？」

風翠池道：「這是個謎，洪世英花了不少工夫去調查，至今仍未解開。」

鳳峯生沉吟道：「娘，可否請妳多說點與我爹有關的事？他跟家師是同門學藝的麼？」

「你父學的是刀法，與你養父不是同門師兄弟。」風翠池大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之慨，想了一下才道：「你父長相跟你養父十分相似，武功也在乃弟之上，他倆性格大不一樣，生父馮毅，骨子裡却有一股狠勁，養父憂鬱、內向，也比較懦弱……孩子，我不知道還要向你說些什麼？」

「爹家鄉在何處？」

「在長江畔的合肥城東三里處的水圍村，你若要去看看，倒很好找，找個上了年紀的村人問一問便知道，水圍村只有一家姓馮的，據說馮家在五十年前才遷到那裡去定居，你祖父是郎中，你父對草藥沒有興趣，倒是你養父得到家傳。」

鳳峯生彎了很久才問道：「我爹可曾成婚？」

風翠池神色一黯：「當時……他跟我好時還沒有，後來之情況，娘便不知道了。」

鳳峯生再問：「我爹在洪世英手下時，也當殺手？」

「只當過一段短時間，後來洪世英便提拔他當助手，你養父則是在紅鷹集團裡當大夫，爲受傷的弟兄治傷。」

「洪世英如今還有哪幾位得力助手？」

風翠池吃驚地問：「孩子，你不是要跟他作對吧？千萬不可，你這是以卵擊石，完全沒有勝算之機。」

鳳峯生忙道：「娘不必擔心，孩兒只是想了解一下而已。」

風翠池沉吟道：「他得力手下有不少人，但其中有幾個，你必須記住，因爲他們都十分可怕，一是司徒石、二是謝飛花、三是蔣鴻羽、四是屠勇、五是張小章，除了張小章是女的外，其他都是男的，娘一般都不理他們的事。」她忽然長嘆一聲：「長期幹傷天害理的事，怎會有好結果？孩子，你也不要再當殺手了，嗯，娘還忘了一件事，你有沒有心上人？」

鳳峯生乾咳一聲：「當殺手朝不保夕，孩子不敢存此奢望，以免害人害己。」

「你馮家只你一條根，無論如何也得留個種下來，依娘之見，你還是速速退出江湖，找個好女子成家立室吧！江湖風險，朝不保夕，還不如凡夫俗子吃安樂飯。」

「孩兒自有主張。」鳳峯生再問

：「娘怎會來此？你跟岳麓是什麼關係？」

「洪世英着娘來收羅岳麓，自從商天河及歐陽雄被你殺死之後，他們之生活便陷入窘境，同時爲了擺脫被人瓦解及暗殺之危機，他們也有心跟隨洪世英，是故娘跟他們認識。並暗中請他們將你找來，不料才三天，他們便有消息傳來，算他們辦事還有點本領。」

鳳峯生失笑道：「不是他們有本事，而是孩兒要來殺岳麓！娘，洪世英之巢穴就在附近，否則你怎會這麼快便趕到？」

「狡兔三窟，洪世英最少有三十窟，娘是寄居在茅山道觀，接到消息便趕來，嗯，你爲何要殺岳麓？是誰僱你的？」

鳳峯生只好將經過告知乃母，却瞞去與洪小凰之親密關係。「娘，你怎知商天河和歐陽雄是孩子殺的？」

風翠池含笑道：「因爲有人說你之劍法似馮清江，加上鳳峯生之諧音，故此娘便懷疑你是我兒，是以一直派人暗中跟踪及留意。娘有四位貼身婢女，是娘的心腹，是她們暗中調查的！這四個人，孩子，你可以相信她們，她們名字分別叫寧波、玉環、宜春、蓮花，四人之名字都是地名，都是當地之孤兒，爲娘所收養，玉環及宜春如今就在外面。你殺死商天河及歐陽雄之情況是她倆告知爲娘的，後來娘便到杭州孫記客棧暗中偸窺，才肯定你是清江之徒弟。」

「娘是否知道魯劍雨是受洪世英控制，還是黑龍的人？」

風翠池道：「娘只知道魯劍雨與紅鷹沒有關係。孩子，那位蝴蝶與你關係如何？」

鳳峯生沉吟道：「她是殺手伢子，與孩兒有過幾次合作機會，其表面上之身份是揚州怡紅院之粉頭，不過她對孩兒頗好！」

風翠池道：「男子漢逢場作興無所謂，這種女子却不能當眞，所謂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也！」

鳳峯生嘆息道：「你說殺手又如何？甚至還不如一個妓女。娘，咱們不說這個了，只是日後孩兒若殺了岳麓，不知紅鷹集團會有何反應？」

「洪世英睚眥必報，他當然不會放過你，除非你能爲他所用，那又另當別論！」風翠池又叮嚀道：「孩子，凡事要三思呀！」

鳳峯生尚未說話，房門已被人急促地敲響。風翠池臉色一沉，喝問：「是哪位不長眼的人，來打擾老娘？」

外面傳來岳麓氣急敗壞的聲音：「夫人，頭兒來了，屬下非請教你如何處理不可，是以才冒昧……」

風翠池臉色一變，邊掛面紗邊問：「他如今在何處？老娘與鳳峯生立即退出山谷！」

「來不及了，他已進山腹夾道了！」

風翠池把門打開，力持鎭定：「今夜之事，絕對不可告訴他，鳳峯生來此之事，更不可洩漏半句，他很要面子，相信你也知道，千萬不要做出兩面不討好的事來，必須叮囑手下不可洩漏，否則一切記在你頭上。」

岳麓臉色緊張地連連應是，風翠池又道：「不要緊張，找個人來把鳳峯生藏起來，就說老娘今夜來此找你說話，剛吃飽飯，尚未說正事。」

岳麓又唯唯喏喏地應着，呼心腹趙健過來，着他帶鳳峯生先出去，然後又着人準備茶茗果子，又交代注意事項，然後陪風翠池出大廳。

剛坐下不久，前面已傳來一聲吆喝：「大當家的駕到！」岳麓忙隨風翠池出廳迎接，只見一位身材高大、壯健，年紀未屆六十的漢子，帶着四位隨從大步走來，邊走邊跟兩旁夾道相迎的岳麓手下點頭打招呼。

風翠池含笑問道：「大哥，今夜是甚麼風將你吹來？」

「愚兄去茅山三清道觀找你，他們說你來此，因此也來看看！」

岳麓恭敬地道：「屬下拜見大當家，請大當家進廳看茶，更請大當家大人不記小人過，原諒屬下有失遠迎之罪！」

「哈哈，好好，既然是一家人，便不必拘小節，何況不知者不罪，老夫能不原諒你麼？」那漢子正是人人聞名色變的洪世英，他表面上說得好聽，但臉上那份神態以及懾人之氣度，却教岳麓暗打寒噤，腰彎得更低了，洪世英又打了個哈哈，然後扶着夫人入大廳。

廳裡點了八根大蠟燭，光如白畫，洪世英畢直走至正中那張虎皮交椅，一屁股坐下，笑道：「諸位也請坐下！」

岳麓深知「伴君如伴虎」之理，奈何自己已被逼上梁山，無別條路可走，只好明知不好爲亦爲之。當下回答道：「還不快謝大當家的！」他手下心腹便一齊行禮。

洪世英帶來那四位心腹，便站在其兩旁，風翠池側坐，左右各站一位侍婢，喧賓奪主，岳麓只好坐在下首。「歡迎岳兄弟加入咱們組織，爲了保証彼此衷誠合作，以及保持戰鬥力，本座特許你昔日之弟兄，仍然歸你指揮，不過爲了加强聯繫，本座特爲你帶來兩位好手，協助岳兄弟一切，萬一有事來不及

請示，也可請他倆定奪。駱元、古萬年，你倆先跟岳兄弟親近親近！」

他左首那兩位大漢立即走前，與岳麓見面行禮，岳麓連忙回禮，心中暗暗叫苦，這無異是派人來監視他，當日談條件時，對方並無提出，可是洪世英已將箭發出，他岳麓敢當面反對麼？所謂人的名，樹的影，他岳麓可沒這份膽量，洪世英打了個哈哈。「今後你們三位盡力合作，必可創出一番事業來。」

岳麓道：「承蒙錯愛，屬下敢不賣命乎！」

「貴處是紅鷹集團的第一支人馬，跟以前游兵散勇者不一樣，故特地賜名爲紅鷹一隊，今後你便是隊長！紅鷹之信條是有難同當，有福共享！好好幹，本座絕對不會虧待諸位！」

洪世英說至此，頓了一頓，凌厲之目光在大廳上一掃而過，膽小的紛紛低下頭去。「不過，有權利必有義務，若有人不賣氣力者，必受重罰，至於通敵、叛變則更是殺無赦，有關紅鷹之家規，明天駱元會先告知你，再當衆宣佈。日後全體人員，必須聽令總副堂主級以上的人員指揮及調動！諸位聽淸楚沒有？」

諸人都應了一聲，洪世英臉色一變，語氣嚴峻地道：「本座耳力不好聽不淸楚，請大聲再說一遍！」

由岳麓帶頭，衆人齊聲答道：「屬下聽淸楚！」

洪世英哈哈大笑：「好好，果然都是些好兄弟！岳隊長，你手下所有的人全在廳裡麼？一共有多少個人？」

岳麓環顧一下身邊，恭聲道：「啟稟大當家，屬下的人，差不多都全在此處了！」

洪世英臉色一沉，怒道：「甚麼叫差不多？下令他們全部出來見本座！」

岳麓忙令心腹駱昌去找人。駱昌剛出廳，便見到趙健，忙低聲道：「快進去，說話小心一點！」趙健把鳳峯生安排在長屋內，又着他換好衣服才出去。駱昌把幾位在半山守衛的弟兄招下來，四五個人魚貫入廳。鳳峯生也隨着他們進去，此時他已洗掉臉上之易容藥，他膽子雖大，也不敢貿然進去，因恐洪世英見過自己。

到了廳門外，他的腳一拐，向旁閃去，大廳兩側有窗。他大着膽子在窗外偷窺，主要是要記住洪世英之面孔。只見他頭髮半禿，額門油光精亮，雙眉濃密斜飛，一管鷹鼻，那兩道目光鋒利得教人不敢近視。不拘言笑時，確有一股迫人之威懾力！

鳳峯生不敢多看，伏在窗戶下凝神傾聽。但聽到岳麓的聲音傳來：「大當家的，有什麼任務，盡管交代下來，屬下等必全力施爲！」

「哈哈，這是第一次任務，相信你們不會使我失望！」

洪世英頓了一頓方道：「第一項任務，便是把鳳峯生抓來！無論是擄的、是請的，總之本主要活人。」

鳳峯生在窗戶外聽見此言，幾乎跳了起來，耳際又聞岳麓問道：「請問大當家是否有限期？」

風翠池則問：「大哥，你要那鳳峯生何用？」

鳳峯生恐岳麓的手下，受不住洪世英之壓力，將他供出去，是故連忙彎腰疾走，離開大廳方敢放步急馳，直入山腹甬道。

甬道一片漆黑，只有呼呼之風聲，他費了不少氣力，方把火摺子點燃，然後抬步而進，甬道裡不見有半點光線，除了風聲，什麼也聽不見，鳳峯生有點膽戰心驚。

假如有人埋伏在出口處，見一個殺一個，閃無可閃，實在令人擔憂。鳳峯生越走越快，但一顆心也越跳越快，不一刻出口處已在望，山風迎面吹進來，令人精神一振，但鳳峯生却站住了。

他不知道外面是否有人埋伏，又不能不出去。可不能貿然從事，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將勁力佈滿全身，再輕輕將長劍抽了出來，收起火摺子，一口氣射出洞外。

一出洞，鳳峯生便舞劍護住全身，落地之後，他已聽到喝聲，忙再竄前一丈，然後回首凝視。

雖在黑暗中，仍見到樹林外站着兩條漢子，正望着自己，鳳峯生冷冷地道：「誰敢夜闖茅山，報上名來！」

其中一個大漢問道：「你是岳麓的手下？」

鳳峯生傲然道：「不錯，閣下既然敢來撒野，爲何不敢說名號？」

「咱們是洪大當家的手下！」

鳳峯生忙改個態度，溫聲道：「這就好，大當家請你們進內，跟弟兄們見個面，派我出來代替你們守衛！」

「眞有此事？你叫什麼名字？」

「大當家的命令，誰敢開玩笑？在下叫駱千里！」

那兩個大漢還不大相信，但兩人耳語一陣之後，又決定進山谷裡去覆命。當下鳳峯生讓在一旁，等他們進了山腹之後，他立即轉身奔入樹林，再發足狂奔，直至穿出樹林，方敢喘一口氣，然後覓路下山。

此刻要殺岳麓實在沒有機會了，倒不如回去救洪小凰還比較實

際。

走了一陣，忽然鳳峯生心頭一動，又改變了主意，決定潛回去等候娘親，因爲他還有許多話要問她，尤其是日後母子如何聯絡，幾時再相聚。

鳳峯生匿在樹林外一塊大石頭後面，不久天色便亮了。又再等了兩頓飯工夫，方見剛才被自己騙進山谷的那兩個大漢，走在前面，穿林而出，接着便是洪世英及風翠池，最後是洪世英昨夜帶進山谷的兩個心腹。

洪世英神色凝重，不吭一聲，風翠池則有點魂不守舍之模樣，眼角不時瞥向左右，母子近在咫尺，不但不敢相聚，而且鳳峯生緊緊地閉住呼吸，不敢有半點大意，以免爲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一行六人很快折入左角小徑，往上走去，大概他們又去茅山道觀。鳳峯生躺在石頭上，伸了一下懶腰，腦袋却沒有片刻停頓。

要殺岳麓實在很困難，尤其他如今已成爲洪世英之手下，倒不如悄悄潛回杭州，把魯劍雨等人殺死，救出洪小凰來得簡單。當然，要殺死魯劍雨五個殺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洪世英是令人聞名喪膽之紅鷹殺手集團幕後主使人，他勢力之大，手下能人之多，都不堪想像，他實在不敢捋其虎鬚。

只是令人心情難以平復的是其母親風翠池。她跟他只有血緣關係，一種天生之孺慕之情，由於她在自己生命中，驟然出現，根本說不上感情，在震盪之後，已逐漸平復，只是母親背後那一段情，教他升起一股要找尋之好奇心，不是爲了了解母親之風流史，而是爲了那位從沒見面的親生父親！

他之身世，在此之前是一片空白，突然之間冒出了母親來，任何人都想知道究竟，他相信父親尚在人間，亦希望如此，最低限度，他要知道爲何父親這般狠心，這麼多年完全不來找他這個兒子？是否他根本不愛母親，只是貪圖美色？

一想至此，腦海裡立即浮上洪小凰之倩影來，她確是尤物，教人又愛又怕，她對自己是否眞情？若是眞的，他肯爲她犧牲一切，但若是假的，則他可慘了！

鳳峯生胡思亂想，直至聽到一陣步履聲，方霍然一醒，匿在石後偷窺，却是岳麓之手下來巡邏。此刻他對岳麓之一切已不感興趣，是以等到那兩個大漢入林，他便忙覓路下山。

鳳峯生沿途更衣易容，心中不斷盤算如何殺死魯劍雨，首先他必須先查明，洪小凰被關在何處，他進入杭州城之後，便投進對面那家順利客棧。

他連日奔波，進店便先洗了個澡，然後施施然到附近酒樓晚飯。他心懷希望能見到魯劍雨等人，可惜半點影踪也不見。

晚飯後，鳳峯生信步而行，暗中留意周圍，沒發現扎眼的人，他悄悄摸到洪小凰購置的巨宅，見附近沒人留意，便躍進圍牆內。

屋內黑漆漆的，沒有人聲，沒有亮光。鳳峯生絲毫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先上大廳，再折入內堂。四周寂靜如死，不但洪小凰不在，連轎夫及丫環也不見了，他匆匆找了一遍，不見有人，便由屋後躍出去。

洪小凰不在其大屋內，鳳峯生反而輕鬆了一點，起碼洪小凰出賣自己之成份減輕了不少，於是他又去孫記客棧。

他仍不走大門，由後院潛進，先匿在暗處偷窺。客棧內甚是吵雜，大概因爲還沒到上床時候，都在聊天。憑鳳峯生之耳力，幾乎開腔說話的人，他都分辨得出，肯定沒有魯劍雨那五位殺手，只擔心他們不開腔。

鳳峯生等了很久，始終見不到想見的人，也沒從聲音上認出要找的人。客棧逐漸沉靜，夜亦漸深，鳳峯生不得要領，只好悄悄離開。

返回順利客棧，鳳峯生躺在床上沉思。魯劍雨他們去了何處？是否已殺了洪小凰而跑到別處去了？若還在杭州，他們會住在哪裡？

由於他對魯劍雨等人之性格不了解，是故難以推測，最後索性蒙頭大睡。

次日一早，鳳峯生索性到孫記客棧飯館裡吃早飯，到底孫記之招牌夠硬，早些時，雖然出了命案，但食客很快便恢復了信心，是故座無虛設，店小二們忙得團團轉。

鳳峯生所期待的人沒有在內，他正想招手喚小二看賬，頭一抬，雙眼便倏地發亮。

只見大門口走進一個人來，雖略經化裝，但鳳峯生仍一眼認出他來：老寃家林行山！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教鳳峯生好不興奮。

那林行山一進門，眼睛便向四處掃射，鳳峯生雖經易容，仍怕被他認出來，忙低頭喝茶。林行山坐在靠門口處的一張座頭，招小二過去。鳳峯生恐露出馬脚，忙也再點了兩樣點心。

飯館裡的食客漸稀，林行山仍無結賬之意，鳳峯生只好先結賬離開。他快步走了幾丈，然後跑到對面去，再走回來，只見林行山仍坐在那裡不動。鳳峯生想了一下，便閃進順利客棧，返回自己房內，從窗隙裡偷窺。

林行山仍端坐在那裡，狀甚悠閒，只是間中望望外面，看樣子，他還會繼續坐下去。果然，直至晌午，他又招店小二過去。俄頃，便見小二端了飯菜給他。

鳳峯生心中忖道：「老子便跟你耗下去，看你能賴到什麼時候！」他叫小二把飯菜端進自己房內吃喝。

飯館的食客，由稀至多，又由多至稀，林行山不但不出店，反而往內走去。鳳峯生見他沒會賬，估計是等魯劍雨，是以仍然坐在床上等他。

過了頓飯工夫，方見他施施然出來，然後着小二會賬，鳳峯生見狀，連忙出房，剛到門口，便見林行山迎面走過來。他咬咬牙，硬着頭皮迎上去。

幸好林行山沒有認出他來，兩人擦肩而過。鳳峯生走了幾步，回頭看，只見他坐在角落一張座頭上，原來他換了個地方，正跟店小二低聲交談。

鳳峯生心頭一跳，暗道：「這廝在問店小二是否有新住客？」，他兜了半圈，經過順利客棧，林行山仍坐在那裡，他咬咬牙，直往前走，到了一家成衣店，買了一套衣服，換了裝束容貌，然後到順利客棧斜對面的一爿小食店，點了一盤鹵豆乾、一盤醬牛肉，坐在靠門口處，兩人像在比鬥耐力般。

太陽偏西，林行山仍不離開順利客棧。不久，天色向晚，看樣子他會在那裡吃晚飯，鳳峯生也叫掌櫃替他準備飯菜：「掌櫃，俺約了人在此相會，你們什麼時候關店？」

「老漢就住在後堂，隨客官您方便，坐到天亮都行！」

桌上的飯菜已吃得乾乾淨淨，街上之行人亦已漸稀，許多店舖已開始上門板，此刻亦見林行山出客棧。

鳳峯生忙道：「掌櫃會賬。」手邊往腰裡掏錢，雙眼却沒離開過林行山，突見林行山轉頭向左右看了幾眼，倏地奔前幾步，振衣躍上孫記客棧屋頂伏下。

鳳峯生暗罵一聲：「好狡猾的老狐狸！」嘴上却道：「掌櫃的，借你們馬桶用一用。」

「就在飯堂，客官請便。」

鳳峯生如了厠，却由後門走了，便走遠一點，再折到對面街，穿過一條小巷，到了順利客棧後面，也上了屋頂，匿伏在屋脊後，林行山之行動全在他眼底下。

看來，他會一直躭下去，直至天亮。由此可見魯劍雨十分忌憚自己，殺己之心沒絕。忽然心頭一跳，暗道：「莫非他得到消息，知道我沒殺死岳麓？還是他們已殺了洪小凰，怕我來找他們報仇，是以格外謹愼？」

想至此，他恨不得跳過去，揪住林行山問個究竟。不過，他到底不是魯莽的人，還是盡力尅制住。

遠處更樓已傳來三更之鼓聲，林行山在屋頂上伸了個懶腰，仍然伏着。鳳峯生知道天亮之前，他不會離開，便放心閉眼盤膝調息。

待四更鼓聲傳來，他才睜開雙眼，果見林行山仍在，直至五更天，林行山方一躍下去。鳳峯生大急，長身急衝幾步，凌空越過小巷，落在順利客棧屋頂，居高望下，只見林行山往東走去，他在屋頂跳躍追踪，變成一個在街上走，一個在屋頂上躍。

鳳峯生很快便追上了，突見林行山止步轉身，鳳峯生連忙伏下身去。林行山向四周看了幾眼，忽然快步閃進一條小巷，鳳峯生眼光片刻也沒有離開過他。

林行山到了一扇大門前，站定敲門，腦袋左右轉動，鳳峯生已知其落脚處，便伏在房脊後。

過了一時，待門聲過後，他才長身躍落地上。此時，街上尚未有行人，鳳峯生快步竄進小巷，飛身躍上附近一座平房屋頂，再慢慢走前。

（未完・六）

天王傳奇

獅王運用戰略　刀帥調兵遣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主上寧棄媞眉而收雲烟爲徒，要爲他脫胎換骨，實則別有用心。雲烟爲救媞眉成爲主上俘虜，失去自由。優秀派徒兒刺殺主上不遂，把徒兒趕回藥王仙山面壁思過，她探悉主上下令刀帥殺「獅王」，便自己留在玉閣中，待機而動。刀帥殺人前夕總要親近女人，優秀是主子曾親近過的女人，故他潛入玉閣，偷窺優秀出浴……

優秀膚色閃亮，那是因爲她全身上下都是水淋淋的。

水珠泛起了令人目眩的光亮，而且彷彿每一顆水珠都是有生命的！生命在跳躍！她的笑意有着足以令男人爲之血脈沸騰的誘惑力。

那是狠艷的表情！只有又狠又美艷的女人，才會令到情慾即將爆發的男人完全失控！

她只是向他走近三步，她全身的誘惑力已令刀帥變成一條熱烘烘的銅鐵。

她淫笑着，他忽爾衝前，擁抱着她的纖腰。

她的身體在刀帥胸膛上、小腹上，以至是小腹以下的地方，有節奏地蠕動着。

她令他全身血液在體內狂竄奔流。

他凝視着不足咫尺距離的優秀仙子，忽然說出了五個字：「好一個賤婦！」

優秀又笑了，她這一笑，更是狠得令人如癡如醉。

她在這一笑中狂吻刀帥。

她的舌，滑膩、濕潤、充滿着逼人的魅力。

她的一雙玉臂，已纏住了刀帥的腰。

刀帥腰間有佩刀，刀鞘是用千年桃木製成的。

刀鞘裏的刀，名曰「艱苦」。

艱苦刀！

鑄造這一把刀的人，在洪爐邊苦幹了二十六年，終於把刀鑄成。

鑄刀的時候，只是爲了鑄刀而鑄刀。

刀鑄成後，刀匠捧着這一把刀，在爐火旁邊看着這刀，一看便看了十二年。

在這十二年之內，刀匠沒有再鑄造任何兵器，那是因爲他知道，縱使窮他有生之年，一定再也鑄不出比這把刀更出色武器來。

既然再也鑄不出比這把刀更好的武器，又何必再費精神去鑄造？

直至有一天，一個手裏抓着酒瓶的人，在刀匠面前出現。

這人問刀匠：「何以鑄刀？」

刀匠答：「刀匠不鑄刀，難道該去捕魚耕種不成？」

這人道：「我知道你已鑄造了一把好刀，也知道有人願意用千両黃金，把這刀買下來。」

刀匠搖搖頭：「但我不答應。」

這人道：「是否千両金子，還不足夠？」

刀匠道：「我花了二十六年時間鑄造此刀，又豈是爲了黃金白銀？」

這人道：「然則，要怎樣才能把刀割愛？」

刀匠道：「這刀是從熊熊烈火中鑄造出來的，要是有人能跳入洪

爐內，那麼，我立刻把這刀雙手奉獻，分文不取！」

這人笑了：「好主意！有人嘗試過了沒有？」

刀匠又搖搖頭：「沒有！那些武林豪傑，一代宗師，全都說我瘋了！」

這人道：「但我不認爲你是個瘋子。」

刀匠道：「可是，你有勇氣跳入洪爐之內嗎？」

這人道：「爲求好刀，豈懼刀山火海！」

刀匠冷笑，一臉不相信的神情。

但就在他冷笑又冷笑之際，這人已翻身跳入爐火之中！

這人就是後來的——刀帥！

* * *

當年，刀帥爲求一刀，奮不顧身依照刀匠之言，翻身躍入洪爐之內。

火燄並沒有把他燒死。

他甚至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傷害。

因爲他甫跳入洪爐，全身被烈火包圍之際，洪爐底下竟然穿了一個大洞！

大洞一穿，刀帥連人帶着渾身火燄，有如火球般向下直墮。

洪爐底下，赫然別有洞天！

「噗通」一聲，刀帥有如火球般向下直墮，直跌入一條幽黯的水道中。

水道在地底之下，曲折蜿蜒，水並不太深，但已足夠把刀帥身上的火燄迅速淹沒。

水道流水不急，也沒有把刀帥冲走。

刀帥甫自水裏冒出頭來，另一團火球也自上面滾跌下來。

是刀匠連人帶刀也一起滾跌而至。

但很不幸，刀匠給烈火嚴重燒傷，刀帥大惑不解，何以刀匠的遭遇，和自己全然不同。

刀匠淒然一笑：「道理簡單極了，我投身入洪爐之後，忽然捨不得離開那座與我相依爲命數十年的洪爐！」

捨不得！他眞的捨不得！

是以刀帥入洪爐，只是彈指即過之事。

洪爐炭火，已有一大半隨着刀帥墮入地底水道，但仍有一小半依俯在爐邊。

雖說鑄鐵洪爐，是刀匠的艮朋知己！

沒有人會比刀匠更瞭解這座洪爐！

但他卻把洪爐的結構悄悄改變，只要有一個人，奮不顧身投才爐內，那麼這人將會迅速墮入洪爐底下所佈置的「機關」。

而這「機關」，並不是殺人機關，相反地，它會令投身洪爐之人逃出生天。

但誰也不知道這個秘密。

於是，誰也不敢依照刀匠的話去做。

刀匠的刀雖然珍貴，但和生命相比，仍然是不値得「以一換一」的。

但刀帥卻爲求一刀，不惜以性命相博！

刀匠很高興！因爲他終於找到了一個配得起這把刀的人。

「這是你的刀！」刀匠快要死了，他遍體焦黑，只有手中的刀，刀鋒閃閃發亮。

刀帥問：「這刀可有名字？」

刀匠道：「本來沒有，但……現在有了……」

刀帥道：「它現在叫什麼名字？」

刀匠道：「千古艱難唯一死……可見尋死是……艱苦的……但你爲求博取此刀，不惜投身火燄之中……那麼……這把刀就叫……艱苦吧！」

刀帥點點頭，道：「好的！從今以後，它就以『艱苦』爲名，而它的主人，也會在艱苦中繼續活下去！決不有負『艱苦』！」

刀匠很滿意。

他在滿意中含笑而歿，臨終前最後一句說話，是：「無論在何時何地……你要……刀不離身……切記……」

刀帥也答應了。

但在這一夜，在這玉閣之中，優秀要把刀帥腰間的「艱苦刀」摘取下來！

她可以令刀帥離開「艱苦刀」嗎？

答案是：不能！

優秀不能，任何女子都不能令刀帥離開他的刀。

他的態度是强硬的，但優秀也絕不軟弱。

她冷笑着告訴刀帥：「刀是充滿殺氣之物，你若要佩着刀才能風流快活，請找別的女人去！」

她强硬，但刀帥也不示弱。

他的語氣充滿着命令的意味：「別的女人和妳，在我眼中是全無分別的。」

優秀忽然放聲大笑：「好極了，風流韻事變作風風雨雨，你大概打算霸王硬上弓罷？」

刀帥搖頭：「不！我從不勉强女人做這種事，但卻會在憤怒的時候殺人，不管是男是女，要殺便殺，絕不留情！」

優秀目注着他：「如此說來，就算你不殺我，我也得先下手爲强才是！」

刀帥瞳孔收縮，他的目光已變

得像是刀一般鋒利：「妳說的不錯，但妳有足夠的勇氣向我下手嗎？」

優秀默然。

但她仍然赤裸着。

她仍然是一個足以令任何男子爲之怦然心動的美女。

她在他面前走動着。

她爲什麼要在刀帥面前赤裸裸地走來走去？

難道這也是一種戰略？

是的！

女人的胴體，本來就是一種犀利的武器。

越美麗的女人，她的胴體所能發揮的威力，也就更大。

刀帥並不是再生柳下惠，他這一次到琴橋玉閣，本來就是爲了要發洩積聚已久的慾火。

但優秀本是主上垂青的女人。

刀帥是知道的，但也正因爲他知道這一點，他才故意跑到玉閣，找尋優秀。

這是挑戰！

對主上的挑戰！對優秀的挑戰！也是對他自己的挑戰！也只有在這種充滿刺激，充滿危險的挑戰中，刀帥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然而，優秀並不是一般女子。

爲了一把刀，這一對慾海奇男奇女，陷入了說不出怪異的僵局。

刀帥的慾火仍然沒有熄滅，他根本沒有機會發洩。

優秀是美麗動人的，但另一方面，她也是可惡可恨的……

她似乎越來越矛盾，她變得凡事舉棋不定，有如隨風擺柳一般。

但沒有人提醒她。

也許，她自己是知道的，但她並不急於改變這一切。

她反而認爲這是順其自然的發展……至於生死勝負，仇恨恩愛……她在想：「何足道哉！」

這樣的女子，才是天下間最難對付的女子！

* * *

刀帥是主上麾下一員大將，他這人當然也極難對付。

有時候，就連刀帥都覺得自己是個十分難纏的人！

他有這種感覺，是因爲他往往無法操控自己的所作所爲。

正如此刻，他爲什麼偏偏要跑到琴橋玉閣？

主上是狂魔！優秀仙子也不是善男信女！但刀帥卻在一夜之間，向這一男一女同時展開可怕的挑戰！

他能壓倒優秀嗎？

不能，別說是刀帥，縱使是翡翠天王葉璧天那樣的人物，也從未能「壓倒」過優秀仙子！

優秀仙子不願意做的事，又有誰能勉强？

刀帥明白嗎？

也許，他本來是完全不明白的。

但漸漸地，他明白了！

他終於知道，無論是誰要勉强優秀仙子，都是一件難比登天的事。

不但刀帥如此，就連主上也不會例外。

刀帥終於放棄了擁佔優秀的念頭。

他默然地離開了玉閣，步出琴橋。

他不會再去找別的女人。

因爲他知道，在今天的翡翠城，再也沒有別的女人能比得上優秀。

他會用別的法子，爲自己消滅小腹以下的慾火。

* * *

夜，無月、無星，只有厚厚的烏雲。

鍾海嘯已回來，他來到了相法寺。

相法寺在城西。

寺中方丈，本是海鏡大師，但海鏡已死。

海鏡雖死，但寺院仍在。

不但寺院仍在，也有了新的方丈。

新的方丈，看來就像個和和氣氣的生意人。

無論遇上了誰，這位方丈都是笑臉迎人的。

他是個眞的和尚嗎？

當然不！他在海鏡尚未遇害之前，他不但不是出家人，更是東海沿岸著名的採花大盜。

只是，這大盜在做案的時候，也並不像個「大盜」。

他每次向那些黃花閨女施暴，都會十分客氣。

但只是嘴裏客氣，在手底下，他絕對不會有半點悲天憫人之心。

因爲他的綽號，就叫「客氣大盜」。

「客氣大盜」歐陽歡，成名甚早，其師「兇殘冷血叟」任尙雄，也是一個採花大盜。

但歐陽歡對付女人的法子，最少比任尙雄多出一百八十種以上。

歐陽歡雖然對每一個被蹂躪的少女，都在嘴裏客客氣氣，但其手段之兇殘，卻遠比任尙雄爲甚。

歐陽歡是跟隨着鍾海嘯一起殺入翡翠城的。

若論戰功，鋒芒畢露的程度，歐陽歡遠不及怒獅，但其間卻又有兩點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怒獅已戰死，但歐陽歡仍然活着。

第二：怒獅的可怕，是衆所周知的，但歐陽歡其人可怖之處，卻只有極少數人才最淸楚。

鍾海嘯當然是這些極少數人物之一。

所以，他這一次回到翡翠城，第一個要找的人，就是歐陽歡！

相法寺的外貌沒有變。

相法寺內的佈置，依然如昔。

但相法寺卻已遭逢大變。

變的並不是景物，而是人！

人變了！和尚變了！人心也變了！

不是些微的改變，而是變得可怖！變得淫邪！變得惡毒！

歐陽歡本是大盜中的大盜，但鍾海嘯卻在侵佔翡翠城之後，命令這大盜中的大盜削髮爲僧。

歐陽歡答應了。

把一頭煩惱絲削掉，對歐陽歡而言，只不過像是在舞台上演一齣折子戲。

剃掉頭髮又不是砍掉腦袋，歐陽歡簡直連眉頭也不皺一下便答應下來。

鍾海嘯命令他接替海鏡大師，成爲相法寺的方丈。

歐陽歡連想也不想，立刻穿上了袈裟，唸起「阿彌陀佛」，自以爲似模似樣地做起和尚來。

但他不像和尚。

無論怎樣，他都只像個淫賊。

做淫賊和做和尚，是完全不同的，並不是刮光了腦袋，披上袈裟，便可以由淫賊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得道高僧。

但鍾海嘯也並不需要一個眞正有德行、有慧根的得道高僧。

他只需要一羣自己相信的心腹份子，在翡翠城中佈置下來，成爲他勢力下的根！

歐陽歡若不變成和尚，就不能順理成章地在相法寺裏當上方丈。

歐陽歡，現在已經是一個「和尚」，但他每天都在吃肉喝酒，胡天胡帝。

相法寺，在海鏡管治之下，從沒有人膽敢在寺內吃一塊肉，喝一口酒。

當然更不會窩藏一些女人。

但海鏡已化作一堆白骨，現在的方丈，是一個叫「海戒」的「和尚」。

海戒就是歐陽歡，雖然他叫海戒，但什麼都一律不戒，更尤其是色戒。

他仍然是個淫賊。

幾乎每天都有無辜的少女，從翡翠城外像是貨物般被運進去。

「收貨」的人，就是海戒。

偶然，他也會親自出動，到城外搜刮美麗的女人。

鍾老太爺並不在乎自己的手下做什麼。

鍾老太爺只重視自己手下能夠爲自己做些什麼。

只要能夠捐負重任，爲組織建功立業，就算海戒把半邊天搗塌下來，鍾老太爺也不會干涉。

* * *

鍾老太爺來到相法寺的時候，海戒正在摟抱着一個漂亮的女人。

這女人不肯陪他喝酒。

於是，他把這個女人的舌頭活生生扯斷。

這女人疼得死去活來，海戒「於心不忍」，用最好的金創藥為她療傷。

但她已奄奄一息。

海戒喟然嘆道：「都是貧僧不好，把妳弄成這副模樣……」

他一面向這女子道歉，一面把她身上的衣服扯碎。

這女子只賸下一口氣，能否再活下去，也難以逆料。

海戒一臉悲天憫人的樣子，但手底下卻毫不憐香惜玉，分明要硬幹！

就在這時候，鍾老太爺來了。

鍾海嘯一出現，海戒立刻就改變了主意。

他又對這個可憐的女人道：「貧僧的主子來了，請恕貧僧再也不能爲妳治理傷勢……」

他臉上的歉意更甚，出手也更狠。

他把女人的脖子一刀割掉，就像個宰雞的販子。

女人死了，她的死，在這寺院裏只是一件尋常的事。

簡單尋常得不能再尋常。

鍾海嘯是親眼看着海戒怎樣對付這個可憐女人的，就連他也覺得這種手法未免太殘酷。

但他並不理會海戒做些什麼。

他只是問：「找到了沒有？」

海戒知道他的意思。

海戒立刻搖頭：「回稟總瓢把子，還沒找到。」

鍾海嘯並沒有臉露失望之色，反而淡然道：「用不着再費神了，葉璧天已離開了地底城！」

原來他要找尋的，是翡翠城地底下的迷宮圖譜。

在不久之前，他曾經認爲這是最重要的事。

但在這時候，他對局勢的看法，已大不相同。

海戒道：「如何才能把這敗軍之將擒獲，請總瓢把子吩咐下來便是！」

鍾海嘯道：「窮寇莫追，咱們此刻最大敵人，已不再是那個姓葉的小子！」

海戒濃眉一皺：「總瓢把子的意思是……」

鍾海嘯冷冷道：「在這城中，有誰的功業能比老夫更大？」

海戒立時道：「當然沒有！」

鍾海嘯的臉色沉重如鐵：「但卻有一人，他的架子比老夫大得

多！」

海戒道：「主上？」

鍾海嘯道：「你也看出來了？」

海戒道：「這一點，是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的！」

鍾海嘯道：「我若要你去擊殺主上，你敢不敢？」

海戒道：「擊殺主上，並不是去宰一條牛羊，那是一場硬仗。」

「不錯，這是打仗，你敢不敢上陣？」

「海戒是總瓢把子一手提攜出來的戰將，要是不敢操刀上陣，豈不笑掉天下英雄好漢的牙齒？」

「好！不愧是老夫的一員猛將！」鍾海嘯微笑起來，「要幹掉那個狂魔，當然得要點撥兵將，總不成要你獨自孤身犯險！」

「犯險是理所當然的，但既要打仗，就必須有打仗的本錢，要是必輸無疑，乾脆忍手不出兵！」

「說得對！」

「但據屬下所知，刀帥那邊已有異動！」

「你是說，主上要先下手爲强？」

「不錯！但總瓢把子也有先發制人之心，那麼形勢只是扯平！」

「且別着急，先出手的一方，不一定有利，最重要的，是看誰能擊中對方的要害！」

「總瓢把子高見，屬下謹遵吩咐行事。」

「你好好準備一下，明晨拂曉時候，等我消息！」

* * *

翡翠城，表面上看來和平時一樣，但卻內蘊危機。

刀帥已回復了冷靜，絕對的冷靜。

他本要動主上的女人，但失敗。

刀帥討厭失敗，但卻能夠接受把輕或重的種種失敗。

他在頭腦回復冷靜之後，立刻遣兵調將。

要對付鍾海嘯，幾乎等於是對付主上那樣的人物！

但主上看得起刀帥，所以才把這任務交給刀帥！

刀帥並沒有因此而驕傲，因爲他知道，驕兵必敗。

更尤其是他的對手並不是一般武林庸手，而是統領着東海逾萬幫衆的鍾老太爺。

這一戰，絕對是重要的！兇險的！非常非常地重要，非常非常地兇險！

但刀帥並不畏懼。

他從來不會畏懼强大的敵人，因爲他知道，驕兵必敗，怯懼的戰將也同樣必敗。

就算心裏眞的冒出了懼意，也必須全力掩飾！

不是掩飾於敵人眼前，而是必須掩飾得連自己也察覺不出來。

當然，這是絕不容易的，但刀帥自出道江湖以來，他早已習慣怎樣面對種種困難的挑戰！

刀帥是主上的戰將，他是高手中的高手，也是第一流的將才。

「要殺鍾海嘯，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攻其不備！」

* * *

翡翠城內，戰雲密佈。

刀帥的調陣，鍾海嘯的戰略，都在城中秘密進行。

而在刀帥和鍾海嘯的背後，又更有主上、兵器之王！

可是，這還不是整個形勢的梗概，因爲就在這一天，另一個有鬼神莫測之機的年輕高手，也已悄悄殺入城中！

這人在江湖上並沒有響亮的名氣，但在五岔口大火併一役中，他卻殺出了名堂！

這人正是「無賴神劍」小諸葛！

* * *

在五岔口三里外，戰旗幫幫主盛北樓在激戰中流乾了血，耗盡了畢生精氣。

但他含笑而歿。

令他死前含笑，感到安慰的人，就是「無賴神劍」小諸葛。

盛幫主臨死前，把一面玉旗交給小諸葛。

玉旗的本身，並不值錢，但在玉旗上鐫刻着的兩行字，卻有着極重大的意義：「戰將出生入死何足懼，旗令翻天覆地我武揚。」

這是戰旗幫的信符。

「以後，你便是戰旗幫幫主……你要重振幫威，千萬不可……不可……」這是盛北樓臨終前最後的幾句話。

「不可」甚麼？

盛北樓再也說不下去，他只是瞪視着小諸葛。

小諸葛明白他的意思。

他答允了！他已成爲戰旗幫的幫主。

更是皇甫大軍的大將軍！

雖然他號稱「無賴神劍」，但在戰場上，他絕對是個勇將！

他早已潛入了翡翠城。

他躲藏得很巧妙，翡翠城中雖然警戒森嚴，但地方廣闊，憑他的身手，要潛入城中，並非難事。

但潛入城中，並不等於已經對付城中羣魔。

然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若能在城中勘察出敵人虛實，縱使冒險也是值得的。

但小諸葛卻料不到會在城中遇上一個刁蠻的少女！

那是一個年紀比他還要小的姑娘。

「小哥兒，你是從那裏來的？」

「東海鳥沙灘。」

「這麼說，你是鍾老太爺的手下了？」

「不錯。」小諸葛在打量着這神秘的小姑娘。

這小姑娘很美，也很俏皮，一望而知，一旦和她纏上了，將會是很麻煩的事。

但小諸葛本來就是一個不怕麻煩的人。

越麻煩的事，往往越刺激。

同樣地，越麻煩的女孩子，往往也是越有趣味的。

這小姑娘雖然很麻煩，但卻也很有趣。

「姑娘怎樣稱呼？」

「小藍。」

「這名字大概是臨時想出來的吧？」

小藍笑而不答。

她已說出了眞正的名字，但小諸葛不相信。

她也樂於小諸葛不相信「小藍」這個名字。

* * *

當小藍在翡翠城中遇上小諸葛的時候，小藍是應該身在藥王仙山的。

因爲優秀仙子已下了命令，要•眉和小藍回去。

•眉回去了，但小藍卻悄悄的溜回翡翠城。

爲什麼？

不爲什麼，只因爲她在無意中，在翡翠城中發現了一個神秘兮兮的少年。

這少年背着一把巨劍，眼神清澈明亮，看來並不像個壞人，但也不怎麼老實。

小藍心想：「以前我怎麼了？什麼男人不好去揀，偏偏揀選了一個木頭和尚來作賤自己？」

雲烟和尚不是不好，但他卻像塊四四方方的木頭，毫無趣味可言。

這年輕和尚永不會油腔滑調，一開口便是什麼大悲咒、金剛經！

小藍恨死了他！但媞眉姊姊卻一直維護着這個四方木頭般的和尚！

和尚沒趣味，那是因爲和尚太虔誠。

但在翡翠城中這個鬼頭鬼腦的少年，卻有着說不出誘人的魅力。

小藍已暗中跟着他三天。

小藍的輕功，是她一直都引以爲傲的。

她深信，這個鬼頭鬼腦的少年，是絕不可能發現自己的。

可是，她錯了。

從最初開始，小諸葛就知道，有一個鬼頭鬼腦的小姑娘，正在暗中跟着自己。

小諸葛已經是一個行藏閃縮的人，但這鬼頭鬼腦的小姑娘，比他還更鬼鬼祟祟！

終於，小諸葛忍無可忍，把她抓住。

當她抓住小藍的時候，小藍還以爲自己給另一個人逮住。

看清楚之後，她才赫然發覺，原本在前面一直給自己盯着的少年，竟已反過來在自己的背後，還一出手便制住了自己！

可是，並沒有更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小諸葛雖然抓住了小藍，但卻並不等於抓住了一個可惡的敵人。

小藍是俏皮的小姑娘，小諸葛也是個與衆不同的無賴。

無賴終於認識俏皮的小姑娘，而且居然一見如故，很快就斷混得很熟絡。

不到半個時辰，小藍已決定要和小諸葛共同進退！

小諸葛嘻嘻一笑：「妳不怕我是個壞蛋嗎？」

小藍道：「我只怕你是個蠢蛋！」

小諸葛道：「要是我眞的是個蠢蛋，那又怎樣？」

小藍道：「你若眞的是個蠢蛋，那麼我便是蠢蛋的跟班。」

「跟班！這兩個字很好聽。」

「但鍾海嘯這三個字卻難聽極了，你在這裏鬼鬼祟祟想找他老人家的麻煩，只怕事情難以順利。」

「也許根本是一件自討苦吃的傻事。」

「不是自討苦吃，簡直就是自尋死路。」

「哈哈，照我看，妳才是個不折不扣的蠢蛋！」

「因爲我居然跟着一個自尋死路的混蛋，做他背後的什麼跟班，對不？」

「哈哈哈……」

* * *

毫無疑問，小諸葛的年紀，雖然跟雲烟和尚不相上下，但這兩人的性格迥然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乃是絕對肯定的事。

雲烟眉清目秀，小諸葛卻狡猾有如一頭小狐狸。

小狐狸雖然年輕，但卻有千年老狐狸精一般的道行。

雲烟虔誠。

這年輕和尚不但對佛祖虔誠，對任何人任何事也誠實可靠得像是一塊大木頭！

大木頭是一件很實在很實在的東西，你說這種東西有多可靠便是多可靠。

但大木頭始終還是一塊大木頭。

無論是誰，要跟一塊大木頭談情說愛，都是一件很可笑很混帳的事情。

以前，小藍還沒弄清楚自己的性情，是否有資格去跟一塊大木頭談情說愛。

以前她不懂，什麼都不懂。

現在，她也許還是什麼都不懂，但卻最少已弄清楚了一件事。

她絕對沒有耐性去對付一個像雲烟那樣的和尚。

但對付小諸葛，卻完全是另一種事情。

一種十分十分有趣的事情。

* * *

拂曉，忽然灑下一陣雨。

雨點不大，只是像無數被切開但卻連綿不斷的藕絲。

雖然雨點不大，但卻帶來說不出的寒意。

小藍一直陪在小諸葛身邊，無論他匿藏在什麼地方，她都跟隨在他左右。

跟班。

每當想起這兩個字，小藍就莫名其妙地笑了出來。

但小諸葛沒有問她爲什麼要發笑。

雨點帶來寒意，她的身子有點顫抖。

「冷？」他只是向她說出了一個字。她眨眨眼，點點頭，然後，他就伸出了强壯的手臂，用力地擁抱着她。

她以爲他只會輕輕的擁着自己。

但他並沒有「循序漸進」，一擁抱便擁抱得結結實實，就算是刮大風也吹不走她。

除非是兩人都一起吹走開去。

穹蒼仍是黑黑灰灰，又似是深深鬱鬱地一片藍。

天色甫亮而未亮。

他倆在一幢空置的樓閣裏。

在翡翠城，這樣空置着樓閣，多得不可勝數。

就像這幢看來算很不錯的樓閣，最少有十幾間房子，但卻闃無一人。

翡翠城這地方，實在太大。

雖然鍾海嘯率領東海羣雄殺入翡翠城，但在成功侵佔此城後，已有逾半戰士返回東海。

自從逾半戰士紛紛返回東海後，翡翠城空置的樓房越來越多。

對小諸葛來說，這是很有利的。

更尤甚是當他有了一個像小藍那樣的跟班的時候。

* * *

東方漸露魚肚白色，雨點也已停了下來。

刀帥在他的「刀帥府」中遣兵調將，有如正在對弈中的棋子。

他的對手是鍾海嘯。

他知道，能夠成爲主上敵人的人，都不是一般泛泛之輩。

就連當天的「翡翠天王」葉城主，也不敢對鍾老太爺怎樣。

結果，鍾海嘯覷準了機會，把翡翠城攻破，演變成今天的局面。

刀帥在「刀帥府」的大廳裏，聚集了他麾下最精銳的十八名刀手。

每一名刀手都在最佳狀態中。

每一名刀手都隨時候命出發！

殺鍾海嘯！這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務！

* * *

在那幢空置樓閣中，小藍的身子不但不再寒冷，反而燙熱如火。

她是給小諸葛的擁抱「炙熱」起來的。

她在他懷中，忽然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你這個人很靠不住。」

小諸葛問：「何以見得？」

小藍道：「從一開始，你說的話就很靠不住！」

小諸葛道：「我是不是告訴妳月亮是四方的？」

小藍道：「那是差不多了，你說你是鍾海嘯的手下。」

小諸葛啞然失笑：「但妳根本沒相信過。」

「當然不相信，因爲你的模樣半點也不可靠。」

「世間上不可靠的人，又豈僅是我一個而已？照我看，妳這個跟班更靠不住。」

「你若要找一個可靠的跟班，應該找個八九十歲的老頭兒。」

「妳這話又錯了，一個人是否靠得住，跟年紀是沒有半點關係的。」

「靠得住的人，永遠靠得住，若是靠不住的人，就算活到一百三十八歲也靠不住，對不？」

「很好，妳雖然跟着我只有短短時間，但已大有進步！」

小諸葛的眼睛看着小藍的眼睛。

這兩人都並不是「正直」的人。

這兩人看來都並不怎麼「靠得住」。

但在這世上，又有什麼人是眞眞正正「靠得住」的？

答案也許是「根本沒有。」

爲什麼？

道理太簡單了，因爲就連每一個人自己的本身，都不可靠。

要是「靠自己」這三個字萬試萬靈，恐怕世間上每一個人都是「成功人仕」。

可惜，就連每個人的本身，都並不一定忠於自己。

於是，無數失敗之舉，以至是自我毀滅的傑作，都是由人類的本身炮製而成的。

小諸葛的擁抱，令小藍不再寒冷。

她的臉頰終於緊貼在他的胸膛上……

（未完•十三）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上文提要：來如風等人擊殺了七王爺及其部下後，為配合丐幫在南方的起義，便將他撫養的孤兒帶出山來，計有來如聲、別小堪、伍不銀、風流丹、齊向前、花牡丹等六人，他們均得了來如風眞傳，武功造詣不錯，並請出老拍檔錢如土照應他們，目標是七王爺府，目的是由來如聲、花牡丹扮兄妹見機混入王府，瞭解藏銀寶庫……



出師不利受挫折　空有功夫難施展

花牡丹道：「咱們來時來叔說過，是叫咱們去殺人的。」

錢如土道：「殺誰？」

花牡丹道：「來叔沒說呀，我怎麼會知道。」

錢如土道：「我問問，你們以為殺什麼人？」

別小堪道：「錢爺爺，你叫咱們殺誰，咱們就殺誰！」

錢如土道：「拍馬屁的話，我老人家不喜歡。」

別小堪原是要錢如土喜歡的，豈料被澆一身冷水，不由問道：「錢老呀，你怎麼說？」

錢如土道：「來小子把你們找來，他也生生把我老人家拖下水，你們應該知道，咱們出馬並非殺什麼人，咱們多動動腦筋，多多的弄銀子，要知南邊沿江在打仗，北方人們也吃緊，打仗可是要花銀子的。」

他把粗糙的手指頭指點着每一個人，又道：「想想你們來叔，那小子當年同我老人家可眞弄了不少銀子，還不都把你們養大了？所以呀，如今是你們出頭之日了，且看你們要如何去弄銀子了。」

別小堪道：「弄銀子免不了要殺人的。」

錢如土道：「那就看你們臨場經驗了。」

花牡丹道：「錢老爺子，咱們聽來叔說，快設法進太原府，找上七王府，送上七王爺的血袍，求個小差事混在七王府，這事你以為……」

錢如土道：「這是我為他出的主意，所以他把你們推給我，他趕回南方去了。」

花牡丹道：「咱們不能都混進七王府吧？」

齊向前道：「不是說好了，妳同阿聲哥二人以兄妹進去七王府嗎？」

別小堪道：「只不過，咱們得找個會面地方呀！」

吃吃一笑，錢如土道：「太原城北有個城隍廟，我老人家就在那兒住下了，這以後要怎樣，且看你們了。」

他起身要走，又道：「沒事別去麻煩我。」

果然，這句話說得大伙齊瞪眼，他老人家那邊喝着老酒往太原城北走了。

他也不管這邊五人的事了，走得還眞輕鬆。

*　*　*

走了錢如土，來如聲便成了老大，花牡丹依偎在他身邊，十分欣賞的笑道：「阿聲呀，你說怎麼辦？」

來如聲道：「我得問問他四人，咱們這是初入江湖，哼！我忘了，咱們帶來的乾糧快吃光了吧？」

花牡丹道：「還夠吃個兩三天。」

風流丹道：「乾糧吃完怎麼辦？」

伍不銀抽搐鼻子一聲嘆，道：「哎，我活了十九歲，娘的皮，從沒花過什麼錢，銀子什麼樣也沒見過。」

齊向前道：「也眞是的，來叔也不給咱們幾個錢，難道叫咱們去搶去偷呀！」

花牡丹叱道：「別報怨來叔，來叔不給錢，也許他沒有，也許他叫咱們自己弄。」

來如聲道：「還是牡丹說得對，走，咱們快進城，我先同牡丹找上七王府，你們四人嘛……」

他把一包乾糧交在風流丹手中，又道：「拿着，你們四人湊着吃，千萬別走遠。」

風流丹接過一包乾糧，道：「阿聲哥，你同牡丹妹二人進入七王府，可千萬小心吶。」

來如聲道：「你四人放寬心，我二人進去是兄妹，咱們把七王的血袍送過去，他們自然要感謝的呀，怕什麼，不會有事的。」

他還看向風流丹，笑笑，道：「對不對，牡丹？」

風流丹半帶俏的一笑，道：「便是不對也對呀。」

「什麼意思？」

花牡丹道：「因為這是你說的嘛！」

「哈……」來如聲一笑，道：「好，咱們這就去七王府了，走！」

「走，我們送你二人到七王府附近，你們如果出事情，大聲一吼我們四人就接應。」

齊向前說完還抹了一下黑臉團。

伍不銀道：「我好擔心吶。」

別小堪一聽，一瞪眼，道：「膽小鬼。」

伍不銀道：「不是啦，我是擔心七王府中銀子多，你二人能扛出多少呀！」

別小堪道：「到了那時候，城隍廟去找錢爺爺，他老人家老行家，一座銀山也搬得完。」

這六人大步往前走，這處離太原城已不遠了。

*　*　*

太原城北半條街，半條街住的盡是韃子兵，有幾個回回在街上，一般漢人很少來到這條街，為什麼這兒漢人不走過，那當然是不想看到七王府門口那幾個又高又大的韃子們凶悍的嘴臉。

七王府門口有塊場地鋪的是四方磚，兩面旗斗立兩邊，丈高的石獅臥兩邊，大嘴巴張得比個西瓜還要大，嘴巴裡還有個圓石頭，用手一撥還會轉動。

現在，就有個小子在撥弄獅子口中的圓球石頭，吃吃笑，這人身邊還站着個俏姑娘。

別以為姑娘長得俏，那男子也美得風騷，如果給他來一個男扮女，嚄，他比女人還風騷。

這男的撥弄石獅子，忽見走過來個大個子。

「喂，幹什麼的？去去。」

這大個子人還站在石階上，那股子盛氣已逼得姑娘吃一驚，不由自主的去拉那男的了。

年輕男子衝着台階上的大個子吃吃笑，道：「請問呀，你們這兒可是七王府？」

那大個子一瞪眼，叱道：「你不識字呀，門楣上掛的那匾上大金字你不識？」

年輕人道：「爺，你甭問我識字不識字了，這年頭連吃飯都上頓不接下頓，誰有銀子去唸書呀！」

那大個子雙手叉腰一聲吼道：「這兒就是七王府，小子呀，你找對門了。」

年輕人一把拉住身邊姑娘，歡樂的道：「妹子呀，找到了，咱們千里迢迢的終於找到了吔！」

年輕女子道：「那就把東西送給人家呀。」

男的直點頭，這光景看得台階上大個子發了楞：「喂，你二人要幹什麼？」

男的拉過女的，二人雙雙走近台階就跪在地上了。

大個子沉聲道：「這是幹什麼？」

男的道：「我們山中來，帶着一件王袍是血染的，小子曾聽說，只有七王才有這袍子，而七王他……」

大漢吃驚，附近七八個韃子兵也圍上了。

有人大聲吼：「七王爺怎麼了？快說！」

年輕人不說了，他對姑娘，道：「妳說不說？」

女的道：「這事極重要，總得見了王妃或小王爺們才可以說呀！」

男的點點頭，道：「對，妳說得對極了。」

他忽然大聲道：「見了小王才肯說，當然，見了王妃也可以！」

王府門口人多了，便在這時候，忽見一個騎馬的年輕人揮着馬鞭衝過來了。

「是三小王爺，大家閃開。」

那是個大鼻子青年，他除了臉稍長之外，五官也還算看得過去。

他穿的一身馬上裝，長統靴子是黑色的，手上皮鞭也是黑得亮晶晶，腰上紮緊一條寬皮帶，露出蜂

腰來。

怒馬攏在大門下，這位小王爺翻身落下馬，兩大步便站在姑娘的面前。

那姑娘有些靦覥的急忙閃到年輕人身側，怯生生的看着小王爺那一雙略帶鷹鈎的鼻子不吭聲。

「他們是幹什麼的？」

眞威風，說出來的話就好像他不是吃五穀長大的，他是吃鋼長大的。

那大個子忙躬身，道：「三小王爺，他們說，他們帶來王爺袍服呀。」

三小王爺立刻把眼光放在男的肩頭上，道：「我父王的袍服？」

男的點頭，道：「是不是進去一看就知道。」

三小王爺突然把烏皮鞭壓在年輕人的肩頭上，沉聲道：「說，這袍服怎麼會在你手上？」

他似是吃驚的又道：「我父王帶有人馬在身旁，他的袍服怎麼會在你的手上？」

那年輕人輕輕的撥去壓在肩頭的鞭子，道：「你父王的人馬死光了，還有……那……」

他此言一出，大伙幾乎驚嚇得跳起來。

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從小在熊耳山中長大的來如聲，女的自然是花牡丹了。

這二人見大伙吃了驚受了嚇，便提高聲音，叫起來。

來如聲道：「我們是遇上一場搏鬥，受了七王爺之託付，才由大山的老爺嶺下來的，你們就是這般待客呀？」

三小王爺臉色泛青，道：「快跟我進來。」

一羣韃子不敢攔，目送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跟着三小王爺往七王府內走去了。

聽吧，大伙議論紛紛，有的只聽出事了，有的在叫不得了，一時間有人奔入去府去傳話了。

* * *

七王府眞夠大，直進有七進，打橫小院共五處，假山花園連到圍牆下，韃子們養的凶狗十幾隻圈在鐵籠中，見來了生人就張口叫，露出撕人肉的狗牙寸半長。

來如聲不在乎，但花牡丹心中吃一驚。

花牡丹不是怕這些惡犬，而是擔心有一天別小堪四人進來怎麼辦？

* * *

轉彎三處又拐彎，也不知這座大屋是廳還是廂，只見小王把皮鞭拋在一邊椅子上，他沉聲道：「你們先報個名字來。」

來如聲道：「我叫來如聲。」

三小王爺聽得吃一驚，再問：「你說清楚。」

「我叫來如聲。」

三小王爺忽的問：「我問你，你認識一個叫來如風的人嗎？」

來如聲忙搖手，笑道：「沒聽過，眞想認識這個人。」

小王伸手，道：「你可以打開包袱了吧。」

來如聲點頭道：「三小王爺，我把東西交給你，七王爺有幾句臨終之言要我……」

三小王爺忽的上前扣住來如聲，吼叫：「你說什麼……什麼臨終之言？」

來如聲道：「哎，是七王臨歸天交代的話呀！」

「我的父王死了？」

「是呀！」

「不可能！」

「世上常有不可能的事會發生的呀。」

三小王爺忙抓過包袱，他幾乎是撕開來的，只一看便放聲大哭。

這光景來如聲與花牡丹也落淚，只不過他二人落淚爲的是他們才是眞正的可憐人。

* * *

七王府上上下下全驚動了。

想也知道，不可一世的七王爺死於非命，自然令所有七王府的人都大震動。

來如聲被帶到後花廳，十個武士守府外，階下囚還差不多。

有三個韃子女人坐在正中央，有兩個小王坐兩邊，兩個墊子拋在地，叫來如聲與花牡丹在墊子上回話。

弄個墊子跪下，這是韃子當年對待漢人的最好禮遇，也是客氣。

七王爺的血袍擱在案子上，中間的女人抹着淚，問道：「說，七王爺怎麼死的呀？」

來如聲道：「王妃呀，那天眞是黑狗日，山風起烏鴉叫，大山裡死人眞不少，有個老人快死了，他求我二人把他的袍子帶回太原來，叫你們快快去收屍呀。」

一邊的花牡丹接道：「那個老人一身血，腰眼一個大血洞，眞嚇人。」

來如聲道：「老人說，只要帶到這袍服，王府自會有賞賜，哎，他說謊，我們變成罪人了。」

中間的王妃手一揮，道：「起來，起來，賜你二人一邊坐。」

兩個韃子姑娘拉了兩把矮椅子，坐下去說話要仰頭。

中間的老王妃問道：「老王爺死在何處？」

「老爺嶺上。」

「哎，眞是的，咱們得派人去把王爺的屍骨找回來。」

有兩個年輕小王爺奔上前，道：「可知是何人下的毒手？」

來如聲道：「我們沒看見活人，滿山遍野盡是屍！」

花牡丹道：「沒見一個活的。」

兩個小王爺憤怒的道：「查，定要查出何人刺殺父王，我饒不了他！」

另一小王爺道：「王兄，咱們立刻去老爺嶺，父王的屍體要運回呀！」

那老王妃手一揮，道：「帶他二人去吃飯，每人十兩銀子，完了叫他們帶路去老爺嶺。」

來如聲一聽立刻搖手，道：「上稟七王妃，你別賞咱們銀子了，弄個小差事我兄妹二人幹，咱們就感激不盡了！」

那老王妃道：「你們漢人怎好在我府中，去，取了銀子吃飯去！」

來如聲一聽沒辦法，想混進王府也不行，一邊的花牡丹拉他的衣袖，道：「走啦，哥！」

有個管事走過來，他對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招招手，道：「走，跟我庫房去取銀子。」

一聽去庫房取銀子，來如聲的精神又大了，拉着花牡丹便跟上去了。

那管事邊走邊拭淚，他喃喃的道：「完了，完了，這一回眞的完蛋了。」

來如聲聽個清，摸摸臉團小聲問：「大管事，你……莫悲傷呀，什麼完蛋了？」

那管事猛的回身站住，他的指頭戳在來如聲的額頭上，叱道：「都是你們漢人，你們漢人吶，要造反，好日子過得多舒坦，造的什麼反？」

來如聲一聽也火了，他咬咬牙，回道：「舒坦個屁，中原你怎不去看看，遍地盡是餓死骨，死的不是你親娘，你關上王府大門吃香喝辣的當然愉快了。」

他還想再說什麼，後面的花牡丹拉他衣角。

來如聲見那管事在哆嗦，他並不以爲意。

就見那管事沉聲道：「若非你是來送消息，今天我就砍了你。」

他回身走到一座大廳外，再回頭對來如聲與花牡丹，道：「在這兒等着，別亂走。」

來如聲與花牡丹忙點頭，兩個人四隻眼直往大廳裡面看，心中在想着，這座大廳上有銀子。

那管事的早已進入大廳中去了。

等，還眞的急死人，這管事爲什麼進去這麼久沒出來。

來如聲低聲的對花牡丹道：「記牢了，這兒是他們的藏金之地呀！」

花牡丹道：「我知道，還用你來教？」

忽的，只見那個管事的扶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歪歪斜斜的走出來，倒令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一怔。

「是……他們……帶回我兄弟的血袍？」

「是的，老爺子！」

那老人還帶點口歪的道：「大元朝氣數盡了吔。」

他只說了這麼一句，「哇」的吐出一口鮮血，那管事立刻扶這老人又走回去了。

於是，又等了半天，才見那管事走出來。

「噫，怎麼你二人還沒走呀？」

一楞，來如聲道：「老王妃的賞銀，不是每人十兩嗎？你還沒給我們呀！」

那管事眼一瞪，叱道：「財迷心竅。」

來如聲道：「是老王妃送的，又不是咱們向她要的，怎說咱們財迷心竅？」

那管事一聽，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他每人一錠，道：「拿去，快滾，咱們王府要大辦喪事了！」

來如聲接銀手中，他掂了又掂，笑道：「這是多少？」

管事的一瞪眼，道：「你小子窮得連銀子也不認識了，那是五兩重一錠的銀子。」

他戟指圍牆外，又道：「拿去省點花，一個月的日子就混過去了。」

來如聲道：「老王妃不是說賞我每人十兩嗎？你怎麼才給我五兩？」

管事的冷叱道：「你們聽錯了，我只聽十兩二字，再說我這裡還沒收取你們服務費，夠便宜你二人了，還不快快滾。」

來如聲心中在燃燒，他要發火，但花牡丹却拉着他衝着那管事笑笑，道：「謝謝，咱們走了。」

「滾，走這邊。」

來如聲一看，那是王府後院，這是叫他二人由後院出去了，便也放了個冷笑。

那管事也冷笑，他似乎還不甘心把十兩銀子送給這兩個看上去比花子稍强的年輕人。

* * *

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剛離開七王府的後門，附近傳來一聲口哨尖尖的，來如聲一聽便知道是別小堪。

果然，別小堪在向他二人招手。

來如聲與花牡丹走過去，就聽別小堪道：「前面守的是伍不銀，我在後門等你們，等到了。」

他拉着來如聲又問：「怎麼這

麼快就出來了，沒請你們吃頓酒呀？」

來如聲道：「吃個屁，每人原是賞十兩銀子的，到了管事那兒去一半，操他娘的黑心狠。」

別小堪道：「走，咱們城隍廟去見錢爺爺。」

花牡丹道：「對，錢爺爺必定有主意。」

三人走到七王府前面大街上，只見那伍不銀也迎上前來，道：「你們怎麼由後門出來了？」

來如聲道：「別問了，去見錢爺爺。」

現在，七王府內一團糟，王府的家將全出動，他們奉了老王妃之命，連夜趕往老爺嶺去了。

來如聲帶來七王爺的血袍，還說七王爺死在老爺嶺，王府中的人馬當然趕去老爺嶺料理七王爺後事了。

* * *

太原府那座城隍廟香火並不盛，只因爲這兒漢人並不多，什麼原因漢人不太多？可能是韃子橫行漢人逃命。

別管香火盛不盛，城隍廟對面仍然有一座戲台子。

戲台高丈五，台前一個大場子，平日裡沒戲唱，這地方便住着流浪漢。

來如聲與花牡丹，帶着別小堪四人來到城隍廟，幾個人找了半天才發現錢如土正在城隍老爺那座巨大的神像後面呼呼大睡吶。

他老人家眞輕鬆，灌了老酒睡大覺，天塌下來也不用去管了。

來如聲還是聽見鼾聲才找到錢如土的！幾個年輕人站在神像兩邊直瞪眼，就是沒人敢去叫，萬一錢老不高興，那會罵人的。

幾個人等了一陣沒出聲，忽見錢如土咕噥，道：「酒，酒……」

來如聲立刻大聲叫：「酒來了，酒來了。」

「在哪兒？」

錢如土一挺而起，手上拎的是空葫蘆，他見幾個小子全到齊，左看右看的問道：「酒呢？」

別小堪道：「咱們還沒吃飯吶！」

錢如土指着來如聲道：「噫，你同花丫頭不是去七王府了嗎？怎麼又回來了？」

來如聲道：「別提了，提起來就有氣！」

錢如土道：「怎麼了？」

來如聲道：「原是想混進去找個差事幹，可是人家不用漢人吶，給了每人十兩銀子還被惡管事扣去一半。」

錢如土一聽火來了，又道：「你堂兄是明吃虧不上當，十兩銀子他能變成一百兩，娘的，你怎麼不學學你那堂兄來如風呀，操！」

來如聲道：「老爺子，你放心，若是動心眼，今夜我就去找那惡管事討銀子。」

錢如土叱道：「你狗屁，我問你，你堂兄叫你們幾個來此幹什麼？」

花牡丹道：「找七王府的寶庫呀。」

錢如土道：「所以啦，既然爲的是七王爺的寶庫，南方沿線兩岸的義軍需要銀子呀，你找那惡管事做鳥事。」

來如聲哈哈一笑，道：「老爺子說話眞實在，所以咱們等老爺子你的指教了。」

錢如土道：「去個人買些吃喝的來，咱們邊吃我再把事情說給你們聽。」

來如聲把一錠銀子拋給風流丹，道：「別忘了，爲老爺子把酒葫蘆裝滿酒，咱們幾個很簡單，槓子頭帶大蒜，吃一頓撐三天。」

錢如土一聽哈哈笑，道：「嘴皮倒像你那個堂兄來如風，只不知你的臨場經驗精不精。」

來如聲道：「精，孫猴子見我也不行。」

錢如土道：「你小子不是在說話，你是在唱話，也好，這麼辦，今夜你探七王府，如果不被人發現，我老人家就信得過你是個猴兒精。」

來如聲一笑，道：「好，今夜我探七王府。」

齊向前道：「老爺子，咱們聯手，盡快把七王爺的寶庫掏空，之後連夜奔南邊呀。」

伍不銀點頭，道：「對，別節外生枝嘛。」

錢如土一瞪眼，道：「你們懂個屁。」

他看看每個人，又道：「咱們既不偷也不搶，咱們要他們乖乖的把銀子送上來，知道嗎？」

來如聲道：「老爺子，你沒老糊塗吧，十兩銀子還扣一半，他們拿雙手把銀子送咱們？」

錢如土道：「這就是你堂兄高明之處，也是叫我老人家佩服的地方。」

來如聲道：「老爺子，那得有機會呀，不是？」

錢如土叱道：「機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機會是要你去製造，製造機會也不會呀，操……」

他此言一出，全楞了，機會怎麼製造？

來如聲道：「是，是，你老教咱們。」

錢如土道：「所以我要你今夜去七王府，記住，要把你的小聰明全用出來。」

來如聲哈哈笑了。

花牡丹却緊張的道：「如聲哥，我也去。」

來如聲道：「那得聽老爺子的，老爺子不叫妳去，妳還是別自作主張。」

錢如土哈哈一笑，道：「抓住機會了，不是？」

來如聲一怔，道：「誰抓住機會？」

「你小子呀！」

「我？」

「是呀，你抓住拍我老人家馬屁的機會，你叫我老人家高興，是不是？」

來如聲一聽乾乾的笑了。

* * *

風流丹辦事還眞快，一包大餅帶羊肉塊，滿滿一葫蘆酒他雙手捧給錢如土，笑道：「錢老，你嚐嚐。」

錢如土猛喝一口點點頭，道：「不錯，是汾酒。」

風流丹又笑笑，對花牡丹道：「大妹子，好像有人在打探妳呀。」

他此言一出，便來如聲也吃一驚，道：「風流丹，你怎麼知道？」

風流丹道：「找好酒，那得去大酒樓，我就是站在酒店櫃枱等打酒，忽然來了兩個韃子兵，其中一人問老闆，可有發現一男一女這麼兩個年輕人，老闆當然直搖頭，只不過，我見這兩個韃子比劃的模樣，大概八成是指咱們的花大妹子了。」

唉，他只這麼一說，錢如土吃吃笑了。

來如聲道：「他們想幹什麼？」

風流丹道：「好像是個小王下的命令吧。」

錢如土這才雙手摟在花牡丹兩肩，他老人家左看看，右瞧瞧，不由點頭叫聲好。

「好吔，八成那小韃子看中妳了。」

花牡丹道：「我才不愛韃子呢！」

她把臉轉向來如聲，來如聲在發楞。

突聽錢如土道：「機會，機會來了吔。」

來如聲道：「老爺子，你不會讓牡丹入虎口吧？」

錢如土道：「如果虎嘴裡沒有牙，怕他個鳥呀。」

來如聲道：「沒有牙也有爪，我的牡丹吃不消。」

錢如土道：「我老人家能叫這隻色虎沒牙也沒爪。」

他一把拉過花牡丹，二人走到廟後面，只見錢如土塞了一包東西在花牡丹手上，笑道：「這可是萬靈丹，妳心安，只管去會那小韃子。」

花牡丹低聲，道：「眞管用？」

「我老人家不騙人，妳只管去。」

花牡丹道：「老爺子，要是不行我就完了吔。」

錢如土道：「放心吧，萬無一失。」

「好，我且冒險一試。」

花牡丹把那包東西揣入懷中，嘻嘻哈哈的走近來如聲，道：「走，咱們酒樓吃好的。」

來如聲道：「今夜我去七王府，我先睡一覺。」

花牡丹道：「吃完了你回來睡，四更天你去七王府找我，我會等你的。」

來如聲一瞪眼，道：「什麼？妳去七王府過夜？這是什麼話。」

「這是機會。」錢如土低吼。

「這算什麼機會……」來如聲反抗。

錢如土火了，他指着來如聲叱道：「個小王八蛋，叫你們下山來成大事的，你把兒女私事擺前面，我老人家不客氣的一句話，便是親娘被人操，只要能搬光七王府的寶，支援南邊抗暴軍，那又有什麼不得了？你小子呀，是個難成大事的小人而已。」

來如聲挨了罵，也不由得低下頭。

別小堪口中塞着羊肉拌大餅，他對來如聲安慰道：「來兄，能大能小是條龍，不大不小是條蟲。」

齊向前也笑道：「是呀，要想騎在人頭上，就得叫人踩肩膀，這是一口氣，人嘛，不就是爲掙一口氣呀。」

錢如土道：「聽了，他們比你還要强。」

來如聲道：「好吧，如果牡丹願意，我有什麼資格反對的？那就去幹吧。」

花牡丹笑笑，道：「幹？幹什麼？錢老早有妙計了，你盡管放寬心吧。」

她拉過來如聲，又道：「走，咱們引狠入洞吧。」

「哈……」錢如土笑開懷了。

* * *

走在街上，人潮還眞有點擠得慌，那麼多的人來來往往也不知在忙什麼，大概是吃飽了撐得慌，擠上大街閒晃蕩。

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可不是撐得慌，他們幾乎是餓大的人，那有閒情來閒晃。

就快走到「西北大酒家」門口了，便在這時候，迎面奔來兩個韃子衞士，只一瞧便知道他二人是七王府的家將。

這二人一身俐落打扮，武士人物便是那模樣。

兩個人全是黑紅衣褲紮腰帶，

燈籠褲子薄底靴，挽的頭巾青色的，一個鬍子連在下巴下，另一個光面大耳鷹鈎鼻。

這二人攔住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不開口，只是吃吃的對着笑。

「喂，幹什麼？」來如聲問得簡單，河南話原本最簡單，多一個字也不說，多說一個字會傷神。

大鬍子的武士手斜指，把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的眼光引向不遠的酒館前，於是，來如聲明白了。

花牡丹也明白了，因爲酒館前正站着七王府的那位大管事。

再細看這位大管事，他伸出個指頭一勾一勾地滿臉露出奸猾笑。

來如聲看看花牡丹，道：「是叫咱們的。」

花牡丹道：「我怕呀。」

「怕什麼，咱們是良民呀！」

兩個韃子武士一個左一個右，就像怕二人逃走似的，帶着來如聲和花牡丹到了那大管事面前。

來如聲站在大管事面前，彎腰打躬扮笑臉，細聲細氣的小心問：「管事爺，你找我兄妹呀？」

那管事沉聲道：「找你二人很久了，你們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來如聲笑道：「藏？我們是好人，爲什麼要藏。」

那管事的笑笑，道：「我也以爲你們是好人，還把王爺死訊帶到王府來。」

他斜着眼看花牡丹，點着頭道：「是俏，難怪三小王爺喜歡。」

來如聲聽得一瞪眼，花牡丹低頭不敢看，一手在衣袂上搓不停，羞得紅了半張臉。

管事的哈哈笑，他向酒館招手了。

「過來個活人，媽的！」

他這麼連罵帶叫的，有個伙計幾乎是跳出來的！「大管事，你吩咐。」

管事的指着來如聲道：「好酒好菜弄一桌，請他一人吃喝。」

伙計笑笑，道：「他一個人呀，吃得了嗎？」

管事的罵道：「你媽的，開酒館還怕客人肚子大呀！」

「是，是，是，這就辦。」

管事對來如聲道：「我今請你喝酒，你儘管吃個夠，而且你還可以吃了睡，睡了再吃，一切費用由我付，你看我對你怎麼樣？」

來如聲笑笑，道：「你對我兄妹太好了，莫非是老王妃的報答呀？」

管事的一笑，道：「年輕人，你在此地喝你的酒，老太妃要見見你這位大妹子，見過以後你們再走。」

他還眞乾脆，不等來如聲多問，先就自己往北大街走去了。

北大街大半條街是七王爺的大宅子。

有個武士手一撥，差一點把來如聲撥倒，另一個鬍子武士手一伸，道：「走，姑娘。」

花牡丹道：「走？叫我跟你們走？」

那鬍子武士道：「咱們出來就是爲了要找妳，妳別多問了，再不走我架妳走。」

花牡丹對來如聲道：「哥，我可以去嗎？」

來如聲嘆口氣，道：「去吧，我在這兒等着妳，早去早回呀！」

花牡丹重重點着頭，羞怯怯的往北大街走。

來如聲站在酒館門口發楞帶咕噥，他咕噥得不好聽，因爲那是罵。

「操你娘的，好戲開鑼了，咱們『武大郎找西門慶』，玩命吧！」

來如聲與花牡丹一起在百靈禪院長大的，二人的感情沒話說。

來如聲常抱着花牡丹啃又吻，滾在一起哈哈笑，兩人也是一條心，但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受過老禪師的敎導，從不進一步亂來，不結婚就不玩「眞刀槍」。

別看他二人在小船之上滾又蹭，摸摸啃啃是有的，如今看着心愛的牡丹進王府，來如聲激起憤怒之心，他可也動了怪念頭。

「伙計，伙計。」

來如聲走進酒館中，找了一張圓桌坐下來。

伙計過來了：「客爺，就快了，你先喝杯茶。」

來如聲道：「管事的請我吃個夠，你是聽到的。」

伙計笑道：「是呀。」

來如聲道：「我吃多少也沒問題？」

伙計道：「一桌酒席你吃不了的。」

來如聲道：「不論我吃多久？」

「是呀！」

「伙計，那管事請我吃喝，你可知道爲什麼？」

伙計吃吃一笑，道：「少年人，你何必問我呢？我知道你的損失可大了。」

他往門口看了又看，低聲道：「這樣的事情我們常見到，太原有個小色魔，他就是七王府中三小王爺呀，這……這……下面的話我就不好說下去了。」

來如聲嘆口氣，道：「哎，我妹子完了。」

伙計道：「客官呀，看開些，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的事去他娘。」

他忽然低聲耳語，又道：「我也是漢人，聽說南邊有人在造反，黑夜就快過去了。」

來如聲雙目一亮，道：「伙計呀，我吃喝全由那管事的出銀子，是不是？」

「不錯。」

來如聲道：「快把酒席擺出來，我還有幾個兄弟在挨餓，我叫他們一齊來吃喝。」

話落，他人已到了大門外，往城隍廟奔去了。

＊　＊　＊

來如聲奔到城隍廟，他發現風流丹幾個人剛吃飽，便錢老爺子也在打酒嗝。

「快快快，跟我去吃酒席。」

別小堪道：「這時候？兩片大餅才下肚呀。」

那齊向前還抱怨：「嗨，有酒席怎不早點說，大伙這才剛吃飽，你是不是尋開心呀。」

伍不銀道：「可惜呀，卯了頓酒席。」

來如聲忽見錢如土收拾一番站起來，道：「走，走，走，酒席不吃是昏頭。」

別小堪道：「可是咱們已經吃飽了。」

錢如土叱道：「你們幾個小子呀，咱們這是在江湖上，咱們別的本事擱一旁，吃喝拉屎多平常，當年我同你們來叔在江湖上打拚，吃喝三天不覺飽，餓上五天也平常，你們初入江湖不習慣，那就在廟前的戲台場子上快快跑，跑上個十圈八圈的，保証你們每人再吃喝三五斤汾酒也不成問題的。」

大伙一聽全笑了，那就快去跑吧。

＊　＊　＊

這家酒館並不大，七王府的管事是不會請來如聲到「西北大酒樓」吃喝的。

酒館雖然小，端上桌的菜却很地道，來如聲帶着別小堪四人，大伙擁着錢如土進了酒館門，立刻圍在一張桌上坐下來。

別小堪四人在城隍廟的場子上跑了十幾圈，四個人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

如今幾個人坐在圓桌邊，舌頭伸出嘴唇外，一邊勾一邊舐，兩手搓下汚垢來。

伙計一看便笑道：「歡迎各位，你們都是七王府的親戚吧，哈……」

他這是在逗人，因爲他發現這幾個人穿得舊，吃相醜，見了大菜流口水，聞到酒香聳鼻子，便知道他們是逃荒的鄉下人。

錢如土把老眼瞪得圓，道：「伙計呀，我先賞你小費五十兩，你且收下來，如果你們服務好，還會多給。」

那伙計的嘴巴張大了，幾曾聽過這麼大方的客人，小費就是五十兩銀子的。

小二雙腿抬不動，他吃驚的道：「老爺子，你老眞大方，開口小費五十兩，你老是……」

錢如土道：「七王爺叫我乾哥哥。」

「眞的呀？」

「不是蒸的，是煮的，不信管事來了就知道。」

小二一聽吃一驚，道：「原來七王還叫你乾哥呀，只不過聽說七王他老人家……」

錢如土道：「翹了。」

小二道：「眞不敢相信，天下還有誰能搬倒七王的。」

錢如土道：「咱們就是爲這事才來的。」

小二搓搓手，道：「老爺子，剛才你老說賞小子的小費五十兩，你……是不是……」

錢如土道：「娘的，你是不是窮瘋了？江湖上有這規矩嗎！客人還沒吃喝完，你就伸手要小費呀。」

小二點頭道：「老爺子的意思是……」

錢如土道：「也得看你們的服務怎麼樣，酒菜好不好，當然，一切順了我老人家的心，小費也許更多吶。」

小二滿臉堆着笑，道：「你老安心啦，咱們準叫你老賓至如歸。」

他忽然一聲大叫：「上菜了，羊羔美酒撿好的，陳年花雕別開封呀。」

爲什麼別開封口？那是要抬到桌前當眼再開封口，証明酒是眞材實料的。

嚄，不旋踵間，酒館裡伙計共四個，一個個圍着桌打躬又作揖，還問着好吃不好吃。

錢如土十分不開心，因爲他發現一件事情，那便是別小堪幾個人一開始搶吃盤中菜，三道菜剛過，五個人便翹嘴巴了，塞滿了肚子再上菜只有看了。

唯獨錢如土，他每道菜總是三大口，一邊吃一邊冷冷的道：「小子們，別客氣，不吃白不吃。」

來如聲道：「老爺子，吃不下了吔。」

錢如土低聲對來如聲道：「帶他們門外去跑步，一二一叫他們跑整齊。」

來如聲哈哈的一笑，道：「老爺子，這時候？開玩笑。」

錢如土道：「不是開玩笑，去！」

齊向前道：「老爺子，咱們剛才跑過了。」

錢如土叱道：「可是你們吃不多。」

（未完・二）

上文提要：江湖上各方英豪湧向楓葉山莊去參加選拔高手，蕭越也帶一隊人赴會。蒙面的江鳳儀宣佈登台比武，比武中一個個高手均被置於死地，蕭越生疑躍上台，揭去蒙面人之蒙面巾，揭穿其是「誅心令主」的使者，藉此大會陰謀毀滅羣雄以達到獨霸天下之野心。千鈞一髮中，灰袍人破壞了地下埋藏的炸彈，使羣豪免遭一次浩劫……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野火春風吹又生　孤堡太平得重現

其實，蕭文心中緊張到了極點，而臉上卻平靜得很。

「誅心令主」道：「喔，原來如此。不過，它暫時對咱們還沒有用，你就收起來吧！」

「誅心令主」語音一頓，又道：「對了，文兒，你去準備火，咱們從江氏兄妹體內吸取內力吧！」

「誅心令主」講到此處，只覺得說話愈來愈困難了，不由暗暗一驚，臉上不動聲色地說道：「文兒，你過來，爲師有話告訴你。」

蕭文聽了這話，直驚得跳了起來。

他連連退後，道：「不！不！師父。」

「誅心令主」一嘆，道：「唉！文兒，你比師父强，連我你也能殺得下手，看來誅心魔功的火候已到了家。告訴爲師，你是如何下毒的呢？」

蕭文此刻仍然不敢有絲毫大意。

蕭文道：「這是無腸令所發出的毒氣，這種毒氣無色無味，沒有人能夠躲過的。」

「誅心令主」點點頭，聲音變得更低弱了：「文兒，你可知道爲師的眞實身份嗎？」

蕭文一怔，搖頭道：「弟子不知！」

「誅心令主」道：「我是你二叔，蕭廷遠。」

蕭文大驚，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叔父蕭廷遠的事情，他是從外公楊暮雲那裡知的，想不到自己這位師父居然是自己的叔父。

「誅心令主」手臂費了很大勁才舉到面上，撕下了蒙面巾。

蕭文立時深信不疑了。

父親蕭廷深的畫像他是見過的，而面前這個人與畫像幾乎沒有多大的差別，只是蒼老一些。

「誅心令主」繼續道：「當年我和你爹兩個人本是感情很好，只可惜你爺爺偏愛你爹，認爲我浮華不實，本來堡主之位要我們兄弟兩人彼此比武，勝者居之的，可是你爺爺竟直接指定你爹做了堡主。

「當年，我心中雖然有些怨恨，可是並未傷及我同你爹的感情，哪知從此之後我的運氣竟一落千丈，你爹處處受人尊敬，而我沒人理睬，甚至你爹風流多情，也有無數的少女爲之傾倒，而我好不容易愛上一位姑娘，帶回家裡，哪知她竟轉而傾心於你爹，最後嫁了你爹。

「我一氣之下憤然離開了『孤堡』，從此，我發誓要做出比你爹更强的事情，可是我無論如何總趕不上他。

「最後我萬般無奈，設下圈套

令六大門派都認爲你爹做盡了壞事，而一舉毀滅了『孤堡』。所以，算起來我也是你的殺父仇人，如今你殺我也不算過份。」

蕭文只聽得黯然神傷。

他啞聲道：「叔父的經歷又何嘗不是我的經歷呢？如今蕭越不是處處比我强嗎？」

「誅心令主」蕭廷遠身形已是軟癱在桌旁。

但是，他口中仍斷斷續續地道：「咱們蕭家有……一種世代相傳……的病……是無法治好的，但練了『血手印』武功及『誅心魔功』後，却……能夠……延長很久才發作，否則只要武功剛臻一流就會發作的。所以……蕭越……一定會在你之前死去，你……只要能等，那麼……天下就……是你的了……」

蕭廷遠一語未了，眼睛便永遠地閉上了。

蕭文心中琢磨着叔父最後的話語，可是怎麼也不能理解，但他却已有了計劃。

他興沖沖地走向左邊的小屋。

屋中三人一齊望向他。

江鳳儀道：「你已殺了你師父？」

蕭文道：「是，確切地說，是殺了我叔父，我這麼做也是爲父報仇，他是陷害我爹，造成六大門派毀滅『孤堡』的罪魁禍首，實際上殺六大門派那麼多高手的人並不是我爹，而是他，因爲他和我爹是孿生兄弟，長得很相像。」

江氏兄妹等三人聽了，全都呆了。

蕭文道：「我總算洗刷了我們『孤堡』蒙受了二十年的寃屈，這全靠三位了。」

他說着，揮指替三人解開了穴道，又將無腸令還給了江鳳儀。

江鳳儀心中對蕭文的話將信將疑，便道：「咱們去瞧瞧『誅心令主』的屍首。」

當下四人一齊來到正屋。

只見「誅心令主」蕭廷遠倒在那裡，他的身旁便是青竹山人的屍首。

江鳳儀輕「喔」了一聲，道：「他果然有幾分像你，只怕你也是現在才知道他是導致『孤堡』蒙寃的罪魁吧？」

蕭文點頭道：「不錯，可是我早就猜到是他了。當年我爹的仇人除他之外全都死了，只有他才有可能扮我爹去殺六大門派的高手，何況『孤堡』中只有他一人偸學了列爲禁忌的『血手印』武功。」

江鳳儀微微頷首道：「那麼你現在作何打算呢？」

蕭文不由陷入沉思，半晌才道：「弟弟對我誤會很深，我現在最希望能得到他的諒解。」

江龍飛忽道：「蕭兄手刃『誅心令主』便是大功一件，蕭堡主是一定會諒解你的。」

蕭文苦笑道：「但願如此。」

他微一頓，又道：「不過還要靠你們三位說話才行，因爲只有你們能證明『誅心令主』是我殺的。」

江鳳儀道：「你對此完全可以放心。不過，我想蕭越一向是寬容的，他至今沒對六大門派動手，也是他寬容所致。雖然咱們現在已知道六大門派只不過被人利用罷了，不過畢竟是他們下手毀滅『孤堡』的。蕭越能原諒他們，自然可以原諒你的。」

蕭文這才露出了一絲笑容。

他欣慰地道：「這倒也是，不過越弟做事是很有分寸的。」

蕭文說到這兒，更堅信地道：「他的確做事很有分寸，他不對六大門派動手，也必有他特殊的考慮，我想，他遲早會對六大門派有個交代的。」

驀地，江鳳儀臉上閃過一絲驚詫的神情。

這屋子裡除了她一人外，全都背對屋門。

蕭文注意到了這個微小的變化，他一轉身，看見了蕭越懷抱着楚香雲立在門前。

「弟弟，你……」蕭文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

蕭越看也未看蕭文一眼，旁若無人地走到「誅心令主」蕭廷遠身旁，伸手在他心口一按，臉上頓顯失望之色。

「是誰殺他的？」

江鳳儀看了蕭文一眼，道：「是蕭文。」

她將蕭文如何從她這裡取得無腸令，又如何殺死「誅心令主」，及「誅心令主」就是他二叔且是造成「孤堡」血劫的主謀等等，這一連串的武林怪事都敍述了一遍。

蕭越仔細地聽完，臉上神情却絲毫沒有改變。

他彷彿在聽一件與他毫不相干的事情。

然而，他的內心實際上正激烈地震撼着。

他伸手探了探楚香雲的氣息，又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餵入了楚香雲的口中。

他輕輕地道：「香雲，『誅心令主』已被殺了，妳可以開心了，我明白妳爲何要與他拚死一戰，妳是想用他的血來洗刷妳的恥辱，如今妳的願望已實現了。」

蕭越說完，抱着楚香雲走出了竹屋。

屋中四人看他那一副毫無表情的樣子，心裡都明白蕭越實則已傷心欲絕了。

可是，即使是這樣，却沒有一

個人去安慰他。

因爲他們明白，根本就無人能安慰他。

蕭越走出竹屋時，谷中已來到了許多武林人物。

了凡大師快步走到蕭越面前，他道：「蕭堡主，可追到了『誅心令主』？」

蕭越腳下一窒，道：「他已經死在我大哥蕭文之手。」

微停，他又道：「了凡大師，二十年前的『孤堡』被六大門派率衆血洗這件事是『誅心令主』一手策劃的，你們六大門派輕易上當，殺死『孤堡』上千名無辜之人，這件事，我希望六大門派對『孤堡』能有所交代。」

說完，拔腿欲走。

「蕭堡主，你說二十年前我們六大門派剿滅『孤堡』其曲在我，是我們六大門派中了別人之計，這可是你的一面之辭，你可有證人嗎？怎麼才能令人相信。」

蕭越一瞧，是青城派掌門人郭雲松在說話。

一個脆生生的聲音道：「郭掌門，這件事我們『楓葉山莊』可以做證，這事是『誅心令主』親口所說。」

說這話時，江鳳儀聲到人到，已出現在衆人面前，她身後跟着江龍飛夫婦及蕭文。

蕭越見衆人已然相信，他心中惦記着楚香雲的傷勢，沒有心思在此多留，他道：「了凡大師，下月十五蕭某獨自上少林，務請大師能夠對無辜死去的千百『孤堡』弟子有個交代。」

他說罷，緩步向谷外行去。

衆人都驚疑不定。

他們都在想，眼見「誅心令主」已伏誅，本指望江湖武林必可太平一段時日，哪知道這二十餘年前的「孤堡」血案又將掀起風波。

其實江湖本就是如此的，眞正平靜的時日是不可能有的，即使表面風平浪靜，但實際上也是冰下激流。

正是因爲江湖波瀾起伏，才吸引了千千萬萬個不甘平凡的血性男子投身於其中！

* * *

春日融融，萬物復甦。

洛陽城裡外更是繁花似錦，花香飄滿了全城。

雖然，在小孤山的「孤堡」已建成，屬下也大多數遷往「孤堡」，可是蕭越却仍留在白馬寺中。

因爲，離與六大門派約會的日期已經臨近了，此時，他不願徒勞往返。如今有兩件事令他心煩。

第一件事，就是蕭文大哥喪盡天良殺死母親的這件事一直是難以解決。

第二件事，就是楚香雲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氣若游絲，彷佛隨時都會香消玉殞似的，全靠他的醫術才保住性命至今。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蕭越到此刻方才明白了這一哲理。

蕭越正對着窗前一叢艷麗的花兒出神。

此刻，龍天南走了進來。

龍天南道：「堡主，楚姑娘還沒醒嗎？」

蕭越回轉身來，憂鬱的目光掃視了一下床上的楚香雲，他沉重地搖搖頭。

龍天南長嘆一聲，道：「堡主，你當眞要一個人獨自上少林寺去嗎？」

蕭越道：「是的，我既然這麼說，當然要這麼做。」

龍天南道：「如果他們設下圈套陷害你，那豈不是很容易嗎？」

蕭越一笑道：「並不容易，何況迄今爲止他們並沒有設下一條計策來對付我。」

龍天南眼睛一亮，道：「原來堡主早就胸有成竹了，屬下眞是枉操心了。」

蕭越很感激地望着龍天南。

這位忠心耿耿的老總管，二十年風裡來雨裡去，奠定了「孤堡」今日重建的基礎，那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龍天南道：「堡主，你打算如何報這個仇呢？」

蕭越道：「本來早就打算掃清妖魔後，再對六大門派以血還血，可是現在知道六大門派並非有意與『孤堡』爲敵的，這一切都是『誅心令主』一手造成。」

微頓，又肅然道：「雖然六大門派是血洗『孤堡』的兇手，但也是上當受騙者，這個仇，你說該如何報呢？」

龍天南道：「六大門派已根深蒂固，我們也不可能完全消滅他們，何況他們雖然時常做一些不正確的事，但他們總還是武林正義力量的一份子，他們總還能維護武林正義，而不會像韓威雲、『誅心令主』那樣置武林於他們的淫威之下，予取予奪。如果要是當眞大舉向他們尋仇，將使武林大亂的。」

「不錯！」蕭越微微點頭道：「咱們『孤堡』奉天而立，替天行道，以除魔衛道，靖立武林爲己任，又怎能去與六大門派大打出手呢？這豈不是又違己任嗎？」

龍天南慨然道：「堡主，你已完全成熟了，不像我初見你時那麼衝動了。」

蕭越道：「經過了這麼多複雜的經歷，怎麼還能不成熟呢？應該成熟囉！」

龍天南道：「老堡主常說，大丈夫有所爲，而有所不爲，咱們報仇一事看來是有所不爲了。」

蕭越道：「寃家宜解不宜結，這是千古名理，可是眞正能做到的人太少了。咱們『孤堡』要想再度重振當年的雄風，領袖羣倫，這個仇結必須解開。」

龍天南道：「堡主你就放心幹吧！若下面兄弟想不通，我負責向他們解釋。」

蕭越點頭道：「很好，那你去吧！」

龍天南轉身離去。

他剛走，空晦大師便走了進來。

蕭越道：「大師有事嗎？」

空晦大師點頭道：「寺外有一對少年男女要見你。」

蕭越道：「請他們進來吧！」

空晦大師似乎想說什麼，却什麼也沒說，轉身出了房門。

一會兒工夫，他領着兩人走了進來。

蕭越一怔，立時笑道：「想不到是你！雲强，那日五星坡相別一直未再見你，躲到哪裡去了？」

雲强道：「我一直陪藍娟在五星坡。」

蕭越見他兩人的情形，心中有些明白了。

蕭越道：「怎麼想起來看我啦？」

雲强道：「藍娟想知道那日你追那個傷她的人，可否追到？他是何人？」

蕭越一呆，不由地頗爲躊躇。

他看得出藍娟心內仍愛着蕭文。

只是因爲雲强對她如此這般的殷勤關心，才使她覺得不好冷拒。

他當然知道令藍娟永遠見不到光明的人便是蕭文。

可是他怎麼說得出口呢？

如若藍娟得知打傷自己的人竟然是她的心上人的話，那對她的打擊該有多大！

藍娟忽然道：「蕭大哥，你怎麼不說話呢？難道……」

蕭越立刻道：「對不起，藍娟，那日我沒追上那人，那人又蒙着面，我認不出他來。」

藍娟不由失望地嘆了口氣。

蕭越道：「妳先坐坐，我有件東西給雲强看，稍候片刻便回來。」

說完拉着雲强走出房門。

蕭越回眼見藍娟一人痴痴坐在那兒，顯得那麼孤獨、無助，心頭不由一陣愧疚。

他也不知何以會產生這種感覺，可能因爲拋棄她的是自己的哥哥這個緣故吧！

雲强問道：「蕭越，你眞的沒有追到那人？」

蕭越答非所問：「雲强，你可要照顧好藍娟，她可是一個很不錯的姑娘。」

「我會的。」

雲强語鋒一轉道：「你到底有什麼話要跟我說，非要瞞着藍娟呢？」

蕭越嘆聲道：「雲强，我想你一定很清楚，藍娟現在心裡愛的人是誰了吧？」

雲强不由低下了頭。

雲强道：「我知道，我了解她，怎麼可能不知道她心裡愛的人呢？是你大哥蕭文，對嗎？」

蕭越道：「不錯，只是傷她之人便是蕭文！這對藍娟的打擊便可想而知了。」

雲强猛然一呆，半晌，道：「爲什麼？爲什麼蕭文要這麼做？」

蕭越只是搖了搖頭。

良久，蕭越道：「也許他不想藍娟看到什麼事吧！」

雲强一怔，恍然道：「你是說蕭文另有新歡？」

蕭越道：「咱們進去吧！別讓藍娟等得太久。」

蕭越和雲强回到了房中。

藍娟仍很平靜地坐在那兒。

「你們回來了。」藍娟聲音柔柔地道：「蕭大哥，這房中是不是還有一人？」

蕭越道：「是的，她是我的未婚妻楚香雲，她受了重傷，已經昏迷一個月了。」

雲强這才注意到，床上躺臥着一個人。

藍娟輕聲「哦」了一聲。

藍娟道：「原來是楚姑娘，那麼她是如何受傷的呢？怎麼傷得這麼重？」

蕭越長嘆道：「她傷在『誅心令主』之手，心脈幾乎被震斷，又大量內出血，如今僅靠『參元再生丹』保她一息尚存了。」

藍娟道：「蕭大哥，你別難過，你是個好人，老天爺會幫助你的，楚姑娘的傷會痊癒的。」

天漸漸黑了，房中不得不點上了燈。

蕭越已將和六大門派訂下的約會之事告訴了雲强、藍娟。

雲强沉思了良久，道：「蕭越，我陪你一起上少林。」

蕭越忽然將目光盯着雲强，一眨不眨地，正好兩人的目光相對視了良久，良久……

蕭越道：「好！咱們一起去。」

雲强道：「打算什麼時候動身？」

蕭越道：「明天一早！」

雲强道：「那麼今晚咱們該喝一杯才是！」

蕭越道：「好呀！藍姑娘，可

有興趣作陪？」

藍娟輕聲道：「你們去吧！我在這裡陪楚姑娘。」

蕭越略一躊躇，便和雲強走了出去。

剩下藍娟發出一聲幽幽長嘆。

藍娟道：「楚姊姊，妳眞是好福氣，蕭大哥那麼愛妳，那像我，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了魔鬼，如今遭到了瞎眼的報應。」

倏地，門口閃進了一條人影。

他一進門就叫道：「越弟，你救我啊！你一定要救……」

這人見床邊坐着的人不是蕭越，而是藍娟時，他不由住了口，全然楞住了。

藍娟一聽到這聲音，全身不由地一陣顫抖，於是急忙道：「文哥，你來了？」

來人正是蕭文。

此刻，他很是狼狽，身上的白衫沾了不少血汚，而左臂上還帶着傷。

蕭文見到藍娟，不由一楞，道：「娟妹，是妳呀？妳怎麼會在這兒呐？」

藍娟道：「蕭越是你弟弟，我來這兒當然是找你的，你當初爲何不來找我？我如今眼瞎了，你還要我嗎？」

蕭文被外公楊暮雲從「楓葉山莊」追殺到此，他正感無助時，却聽到藍娟需要他，不由喜道：「我當然要妳，我如今什麼也沒有了，只有妳是我唯一的愛人，只有妳能了解我。」

藍娟巍巍立起，投入了蕭文的懷中。

藍娟欣然道：「那你答應我永遠退出江湖，和我一輩子廝守在一起了？」

蕭文道：「當然！我答應。」

說着，低頭親吻着藍娟……熱吻那麼悠長，甜蜜，久久難以分開。

驀地，蕭文感到心中一陣劇痛。

他猛然推開藍娟，目光越來越遲滯。

他口中道：「妳！爲什麼……」

蕭文胸口正插着一柄短劍，而藍娟心口也插着一柄短劍，藍娟手撫劍柄，臉上帶着笑意。

藍娟道：「你射瞎了我的雙眼，我不怪你，可是你不該拋棄我，我既然將一切都交給你，我……」

藍娟再也無力說下去。

蕭文早就聽不到藍娟的話了。

只見他眼睛睜大着倒在地上，離開了人世。

他永遠也不會明白，女人在愛你時是百依百順，溫柔可人的，可是一旦她發現你欺騙她時，她就會不顧一切。

藍娟和蕭文兩人倒在了一處。

藍娟總算可以瞑目了，因爲蕭文和她死在一起了。

過了一會兒，一陣腳步聲傳來……

門口閃現着蕭越、楊暮雲、雲強三人。

蕭越一見屋中情形，不由怔住了。

雲強一見藍娟倒在血泊中，不由心直往下沉。

他急步奔了過去，抱起藍娟。

「藍娟！藍娟！」

無論雲強如何喚她，她再也不會醒來了。

蕭越此刻已明白了剛才發生的事。

他拍了拍雲強肩膀，道：「雲強，藍娟算是報了仇了，你……還是節哀順變吧！」

雲強像沒有聽到這話似的，口中喃喃道：「藍娟，妳爲什麼這麼傻？」

蕭越長嘆一聲，他完全明瞭雲強此刻的心情。

因爲他現在的心情同雲強一樣。

他走到床邊，凝視着楚香雲。

只見她臉色依然蒼白，氣息仍然那麼弱。

雲強緩緩抱起藍娟，向房外走去。

蕭越明白雲強要做什麼，也就沒有勸阻他。

楊暮雲看着兩個處於同樣傷心境地的年輕人，心中不由湧起一股惆悵。

他瞥了一眼地上蕭文的屍首，心中情感複雜之極，但主要的還是悲哀。

畢竟，蕭文是他看着長大的，又傳了他武功。

蕭越此時心中在想：「像我蕭越空負一身絕世醫術，今日面對心愛的人的傷勢却無能爲力。香雲，香雲，你若離開我，我將如何活下去呢？沒有妳，生命還有何意義呢？」

蕭越輕輕地握住楚香雲的手，目光中滿含柔情地望着楚香雲的俏臉。

倏地，楚香雲輕聲地喚了起來：「不要……不要，你們……放過我吧……」

蕭越心頭一跳，這是楚香雲昏迷以來第一次說話，雖然是囈語，也令蕭越很是興奮。

「越哥，別怪我！我……眞的不配……」

楚香雲雖然說得斷斷續續，但却顯得很急的樣子，那蒼白的臉孔上居然也激起了一抹紅潮。

蕭越忙替楚香雲診脈，稍停又

取出一粒藥丸餵入了楚香雲的口裡。

這藥下肚，楚香雲又漸漸安靜了。

而蕭越臉上竟出現了一絲喜色，因爲他發現香雲體內自己發生了變化，傷勢竟有漸好的趨勢。

他總算可以舒一口氣了。

楚香雲擺脫了死神的糾纏，這對蕭越來說無異於陡增了數十年功力一般喜悅。

楊暮雲不知何時已帶着蕭文的屍首離去了。

外面，夜色正濃，但已近黎明了。

＊　＊　＊

少林寺是千年古刹，平日裡香火很旺，可是今日却顯得過於冷清。

已近正午了，才有兩條人影走上了通向少林寺門的山徑。

前面一人正是蕭越。

他此刻嘴角掛著濃濃笑意，目光中閃現著自信的光芒。

和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走在後面的雲強，他緊繃著臉，目光中盡是哀傷、憂鬱之情溢於言表。

兩人輕功都是極高，幾個起落後已到了少林寺門外。

蕭越道：「在下『孤堡』蕭越踐約而來，請少林掌門出來相見。」

他聲音不大，却傳出極遠。

他話音才落，大門已打開。

少林派掌門了凡大師率著一干弟子及其餘五大門派的掌門走了出來。

武當派掌門無因道長陡見雲強與蕭越同來，不由一呆，道：「雲師兄，你也來了？」

原來，凌霄子被韓威雲訓練成「失魂人」，在武當山之役中死去。

無因以大弟子身份繼承了掌門之位。

雲強道：「是。」

他只說了一個字，便緊緊地閉著嘴。

無因見狀也知不能再詢問什麼了。

青城派的掌門是郭雲松、華山派掌門是莫遠雲、峨嵋派掌門玉清上人、崆峒派掌門燕雲天。

蕭越微微一笑，道：「莫掌門、燕掌門可是在下的老相識了。」

莫遠雲一翻眼睛，道：「我只認識凌越凌盟主，你現在是不是他，我可不知道。」

他這話說得可眞是有些不通。

但是，在場的人卻都明白。

蕭越知道莫遠雲是個直性子的人。

當下，蕭越道：「在下是不是以前的我，稍停一會兒大家就會知道的。」

了凡大師到此時才開口道：「蕭堡主遠道而來，先請到寺內喝一杯清茶吧！」

蕭越緩緩搖頭道：「不必了，若大師誠意相邀，不妨等到事情解決了再喝也不遲。大師，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各位掌門可商量出如何向本堡死難弟子交代了嗎？」

了凡大師一嘆，道：「經過我們證實，二十年前『孤堡』血劫的確是我們六大門派做了錯事，誣陷了好人。大家認爲，蕭堡主不動兵戈，那麼我們願接受蕭堡主提出的任何要求。」

他語音微頓，接道：「但老衲親自參與了血劫『孤堡』，對於血劫中屠殺無辜婦孺一事一直耿耿於懷，老衲只要蕭堡主能答應平息戰火，甘願以死相殉。」

蕭越聽罷，倏地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是那麼淒厲。

良久，他才稍靜下來。

他轉身面對羣山，大喊道：「爹，『孤堡』死難的兄弟們，你們沉冤昭雪了，『孤堡』永遠是維護武林正義的名門正派！」

蕭越說完，轉過身面對著多位正面相覷的各派掌門，道：「我本，從來都是得饒人處且饒人。各位既已承認了錯誤，在下不想提出什麼要求。不過，『奉天令』想來各位還該遵守吧！」

各派掌門全都呆住了！

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蕭越對有殺父之仇，滅門之恨的仇家會如此輕易放過。

了凡大師驀地輕聲一呼道：「多謝蕭堡主大仁大義寬恕我等，老衲死亦瞑目了。」

話音剛落，便揮掌擊向天靈蓋！

倏地，了凡大師只覺手揮到一半便再也抬不起來了。

衆人一聲短暫的驚呼，便戛然而止。

因爲他們皆看到蕭越已伸手阻攔住了。

了凡大師不悅地道：「蕭堡主，你這是何意？難道老衲以死贖罪還不行？」

蕭越緩緩鬆開手，道：「有些事情並不是一定要償還的，血債未必非要用血來還不可，大師有用之身，若在有生之年，率少林派多爲武林造福，這才是對『孤堡』死難兄弟最好的報償，若要是我爹還活著，也必然會這麼做的。」

莫遠雲心頭激動，上前一把拍在蕭越肩上，道：「蕭堡主，你這等虛懷若谷的胸襟，天下只怕無人可比，我眞是很……敬服你，我代表華山派聲明，從今往後當依『奉

天令』行事。」

了凡大師久久望著蕭越，心中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敬意。

他合什向蕭越一禮，道：「『奉天令』本就是我正義中人維護武林安寧、除魔衛道的最高令牌。『奉天令』在我少林屢屢有失，倒是在『孤堡』安全，我少林豈有不奉『奉天令』之理！」

了凡大師一表態，其他各派也皆表示遵從了。

蕭越見化解了這段仇怨，不由心頭一陣輕鬆。

這一年來，一直壓在他心頭的復仇重擔頃刻間卸去，自然有說不出的快意。

了凡大師道：「蕭堡主，如今我們仇怨已化解了，該可以入寺品茗了吧？」

蕭越心內惦着楚香雲的傷勢，乃道：「多謝大師好意，『孤堡』正值重建之際，事務繁忙，不如大家在下月十九來小孤山，一同慶祝本堡重建，不知可好？」

了凡大師道：「既然如此，我等也就不耽誤蕭堡主時間了，下月十九準到。」

了凡大師目注各位，又道：「『孤堡』重建，乃是武林重新太平安寧的象徵。」

他這話一說出，令各派掌門頓生滄桑之感。

二十二年前，六大門派聯結武林正義之士突然發動襲擊，一舉掃滅武林中舉足輕重的「孤堡」，造成武林正義力量大大的削弱。

這二十餘年來，武林動蕩不息，干戈相見。

先是「龍虎山莊」一夜之間被人殺得片甲不留。

接著，就是「血煞星」龍耀星一人橫掃武林，殺人無數，最後好不容易才在太行山麓將他圍誅。

「血煞星」龍耀星擾亂武林達七年之久，傷人幾近千名，武林中駭人聽聞。

「血煞星」既歿，武林中人自以為可安度幾年，沒想到卻又冒出「幽靈教」來。

這「幽靈教」時時在暗中襲擊各派，作惡多端，終於在一年前大舉為禍武林。

繼「幽靈教」為禍武林之後便是殺人如麻的「誅心令主」，鬧得武林中人惶恐萬分。

若不是「孤堡」後人蕭越挽武林於倒懸，只怕是早就讓「誅心令主」得逞了。

蕭越抱拳環揖一週，道：「各位掌門，我蕭某就先行一步了，下月十九『孤堡』相見吧！」

話音中，人已如大鳥一般掠下山去。

蕭越心中十分惦記楚香雲，怕

再有意外而擔憂，故而腳下越走越快。

驀地，一條人影攔在他面前。

蕭越若不是已達收發由心的境界，只怕會一頭撞在這人身上了。

蕭越看清了面前之人，不由一楞，他道：「江姑娘，是妳？妳怎麼會在這兒？」

來人確是江鳳儀。

江鳳儀道：「越哥，你放過了六大門派是嗎？」

蕭越輕輕地點了點頭。

蕭越道：「不錯，這件事雖是六大門派不對，但他們也是中了奸人之計，況且他們已經認錯，表示願意改正過錯，既然這樣，我『孤堡』一向寬大爲懷，理當不念前嫌。」

他語音微頓道：「武林這些年來已是元氣大傷，若再爲此掀起仇殺，勢必使武林正義泯滅不可。」

江鳳儀一嘆，道：「難道你就不怕養虎爲患嗎？六大門派曾與『幽靈教』火拚，又被『誅心令主』連番殺戮，高手凋零，你『孤堡』中興，聲勢正隆，而且高手又衆多，了凡等人明知道不是你的對手，他們自然低頭認錯囉！」

蕭越聽了這話，臉色凝重，久久不語。

江鳳儀道：「你怎麼不說話？」

蕭越道：「江姑娘，妳跟我說這些話，莫非是想要我向六大門派復仇嗎？」

江鳳儀低下頭來，玉足在地上不住地劃圈。

蕭越看她模樣，似乎知道什麼。

他突然道：「江姑娘，妳『楓葉山莊』實力不弱，妳也絕頂聰明。不過，我希望妳別再像對付『誅心令主』那樣考慮得不週全。」

江鳳儀仰起頭，目光盯在蕭越臉上，道：「香雲的傷好一些了嗎？」

蕭越道：「目前傷勢有所好轉，想來再調養數月必可痊癒的。」

江鳳儀目光微露失望之意道：「那麼你如今是去白馬寺，還是去『孤堡』呢？」

蕭越道：「當然是回白馬寺。」

江鳳儀欲言又止。

半晌，她又道：「你……可以先去我『楓葉山莊』嗎？」

蕭越道：「妳有事嗎？」

江鳳儀嘆了口氣，道：「算了，你還是回白馬寺吧！」

蕭越道：「從這裡回白馬寺正好與妳同路，不知妳願不願意與我同行？」

立時，江鳳儀目光中露出喜色。

她含笑道：「好呀！」

於是，兩人一路同行。

蕭越自然知道江鳳儀喜歡自己，可是他心中只愛楚香雲一人，卻不能償還這份情債了。

離白馬寺越來越近……

而江鳳儀卻走得越慢……

蕭越心中惦念楚香雲，不時催促著江鳳儀。

兩人正走著，迎面奔來一人。

來人是空晦大師。

只見他渾身帶血，腳步虛浮。

蕭越不由大驚，急上前扶住他：「大師，大師，你這是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

空晦大師身帶重傷，而且又奔了這麼遠的路程，此時，他早已氣若游絲了。

空晦大師一看到蕭越，頓時露出了一絲笑意。

他啞聲道：「堡主，有一批人突襲了白馬寺，我護寺不週，楚姑娘已經被這幫人給劫走了，不知道去了何處，堡主，我……我願受……罰！」

他話音未落，頭已低垂了下去。

蕭越心驚之極，只好在路邊暫時將空晦大師草草下葬。

隨即，便和江鳳儀急往白馬寺奔去。

一進白馬寺，撲面而來的是濃重的血腥味。

眼前只見滿地皆是殘肢斷臂的屍體。

蕭越急忙奔到楚香雲養病的那個房間。

進房間一看，已是人去房空。

「是誰？到底是誰幹的？」蕭越惱怒地叫喊著。

江鳳儀進來安慰道：「越哥，你不要着急，香雲姊姊一定不會有什麼事的。」

蕭越痛苦地搖搖頭，走出了房門。

* * *

一轉眼，十天過去了。

可是，仍然沒有楚香雲的消息。

儘管蕭越內心如火燎，但表面卻不露絲毫。

他只得暫留在了「楓葉山莊」。

這日，蕭越與江鳳儀又是相對無言時，一條人影閃到了他兩人身旁。

他高聲地對江鳳儀道：「江小姐，楚香雲找到了，她現在在五里坡……」

只見蕭越人已跳了起來，急道：「那我們快去！」

江鳳儀幽幽一嘆，道：「你就這麼着急？何時也能這麼牽掛我就好了。」

蕭越並不理睬她，身形已然奔了出去。

江鳳儀只向屬下交代了幾句話就追了出去。

五里坡距洛陽城僅五里路，故稱這個地方爲「五里坡」。

在五里坡的一間堆放物件的場地裡，蕭越一眼就看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楚香雲。

她仍是昏迷着躺在擔架上。

見楚香雲安然無恙，蕭越很是高興。

他急速上前拉住了楚香雲的手。

他對着楚香雲輕聲地訴說起來。

驀地，蕭越臉色一喜，瞬間又變成鐵青色。

他的目光中帶着幾分殺氣。

他一低身將楚香雲抱起。

倏地，人從屋頂衝出！

剎那間，一聲巨響，地動山搖！

這房屋倒塌了。

江鳳儀嘴角掛着一絲冷笑。

她心裡暗暗道：「越哥，是你先負我，別怪我無情了，江湖武林至尊是非我莫屬了。」

江鳳儀嘆了口氣，人轉身欲去。

突然間，她僵住了，臉色變得煞白煞白的。

她面前站着蕭越。

此刻，楚香雲居然站立起來，身子斜倚在蕭越身上，一雙目光緊盯在她臉上。

蕭越對江鳳儀道：「你又讓我失望了。」

話音中，江鳳儀已經出手了。一道弧光打向蕭越和楚香雲！

但見一點金屬光芒以更快的速度射出。

江鳳儀頓時木然而立，咽喉已被蕭越手中一枚制錢劃了一個洞。

江鳳儀手中卻拿着那支奇形的「無腸令」。

江鳳儀緩緩栽倒在地，她的嘴微張着，似乎有許多話沒有來得及跟蕭越說。

蕭越望着倒下的江鳳儀，悲聲道：「人的心若爲名韁利鎖，那她什麼事都會幹得出來的。」

楚香雲道：「女人的心是最經受不了打擊、傷害的，否則就會變得不可理喻，變得狠毒了。」

此刻，蕭越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沉聲道：「可以說是我害了江鳳儀，不過這也是命運，是我先愛上了妳。」

他說到這裡，語鋒一轉，又道：「香雲，妳的傷勢究竟是如何好得這麼快的？」

楚香雲道：「本來你去少林之前，我似乎已可以輕微活動一下了，你走後傷勢恢復得更快，已經可以下床了，哪知白馬寺突然遭到了襲擊。

「起初，我不知那些人的來歷，最後，當江鳳儀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才明白了一切，她是想藉我把你騙出，然後用炸藥把你炸死，以遂她稱霸武林的心願。」

蕭越聽着楚香雲的講述，連連點着頭。

蕭越道：「難怪她不高興我與六大門派和解呢！」

楚香雲說完剛才那些話，竟不住地氣喘。

原來她傷勢畢竟是太重了，剛好了一些，就做大量運動，自然會有些氣喘。

蕭越輕輕地扶着楚香雲，他道：「無論如何，暴風驟雨都已經過去了。香雲，妳還要逃避我嗎？」

他說這話時，目光緊張地盯住楚香雲的眼睛。

楚香雲道：「不，不會了，只要你不嫌我，我就是你的。越哥……」

蕭越用無聲的行動表示着他對楚香雲的愛意。

她緊緊摟住了蕭越。

蕭越也緊緊地擁住了她。

時間過了許久，許久……

蕭越道：「香雲，咱們在這個月十九日就成親，好嗎？」

楚香雲羞澀地低下了頭。

＊　＊　＊

「孤堡」終於又在武林中出現了。

武林各派正爲「孤堡」的重建而祝賀。

祝賀儀式完畢之後，蕭越和楚香雲這對久經磨難的有情人，終成眷屬。

不久，兩人雙雙失蹤。

爲此，武林頓時失色。

一晃三年過去了。

蕭越與楚香雲又回來了。

人們不知他們爲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謎。

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理猜測着這個謎。

可是，這個謎有誰能解開呢？世間本就有許多謎，只要當事人明白，又何必局外人知道呢？

蕭越和楚香雲的回來，無疑使武林中又煥發出它往日那驕人的風采。

它吸引着更多的少男少女們沿着這條鮮血鋪成的道路走下去，因爲，只要有血性的人就會喜歡這樣的生活！

（全書完）

上文提要： 艾慈山上砍柴，來了紅心老克，他戲弄艾慈時發現艾慈武功將來更勝其師，所以慫恿艾慈跟自己拍檔，不要再留在山中吃苦。但艾慈推說師父沒有叫他當小偷，老克只好離去。馬痳子不服氣上次被打，又糾集了幾十人前來算帳，其中有江湖中人張豹與朱八，但一樣被艾慈打得落花流水，艾慈却惹了痳煩……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一心投奔相國寺　眞言驚醒局中人

張豹與朱八的傷並不重，刀傷藥他們自身帶着有，這時候早用汗巾紮起來了。

馬痳子走在最前面，張豹與朱八跟在後面。

三個人走過小子艾慈面前，朱八丟下幾句話：「小子，你厲害吶，總有一天……哼！」

張豹冷厲地道：「山不轉路轉，關洛道上咱們別碰見，小子，你可要牢牢記住了，關洛雙雄不是好欺的人。」

嘿嘿！打輸還有臉丟下場面話？眞是不要臉得很。

小子艾慈只是儍哈哈地笑，他一句話也不說的叉着腰。

馬痳子三人來得快，走得更快，轉眼之間走得無影又無踪。

＊　＊　＊

房屋裡衝出一羣小娃兒來，圍着小子艾慈嘻嘻笑。

這時候才發現法了滿頭大汗的奔回來。

原來法了擔了一擔柴，那是小艾慈在山上砍的柴，由他擔着回來。

正殿這時候敲起了一陣鐘聲來。

三官廟開飯了。

智慧禪師拉着小子艾慈的手，他叫小子艾慈坐在他身邊吃。

他還挾些豆腐送到艾慈的碗裡面，光景就好像是個慈愛的老爺爺。

艾慈的心中好舒服，他在想：「老師父這次不罵我亂殺人，他還獎勵我。」

小子艾慈吃了七個饅頭，一口氣喝了五碗涼稀飯，不好意思地看看老禪師，好像吃太多了。

「要吃飽，別餓着自己了。」

「我吃飽了。」

「那就好，吃飽了隨我來。」

小子艾慈點點頭，他跟着智慧禪師進到方丈室。

＊　＊　＊

方丈室眞乾淨，小子艾慈頭一次走進來。

一張紅木床，一床老棉被，一張桌子，桌上一疊佛經書本外，還有一個四方的木盒子。

牆上掛着兩幅人高畫像，一張上面是釋迦尊者，虬髯怒髮銅鈴眼，下巴上的鬍子連到肚臍上，腳丫子壓在身子下面，小艾慈不知道是什麼神，好像艾家集城隍廟門的大黑神，怪嚇人的。

另一張畫的是彌勒佛，那尊容笑得眞開懷，誰見了也會跟着笑，蠻可愛的。

兩張畫像光着大肚皮，好像二人比大小。

小子艾慈就在笑。

智慧禪師命小子艾慈坐下，他

慈眉不揚，聲音甚低，道：「艾慈，三官廟你不能住下去了。」

小子艾慈臉上笑容不見了，他眼睛睜得大大的。

他有些吃驚，而沒開口。

這時候，他才明白老師父爲什麼沒罵他。

智慧禪師道：「艾慈，你學一身本事，這本是好事情，只可惜：：」

小子艾慈黯然地道：「我給廟裡惹了禍。」

智慧禪師道：「這不能怪你，但你也知道，那兩個人不是土匪，而是江湖人物，你惹上了江湖人物，你以後難脫身了。」

小子艾慈不解地問道：「老師父，什麼叫江湖中人物?」

智慧禪師道：「江湖中人物講的是血債血還，至死方休，那兩個人走的時候，丟下的話甚明白，他們不會放過你，小艾慈，往後你要多加小心了。」

小子艾慈垂下眼皮，道：「往後我也不能再住三官廟了?」

智慧禪師道：「你年紀還小，我不忍心令你流落在外，我有一師弟，今在開封大相國寺卓錫，你可以去找我師弟，他一定會收留你。」

他順手交給艾慈一個信箋。

小子艾慈趴在地上叩個頭道：「老師父眞是個大好人，艾慈叩頭謝了。」

智慧禪師嘆息一聲，道：「明日一早你下山去吧，別再來辭行了。」

小子艾慈點點頭，黯然退出方丈室。

他眞想哭，因爲三官廟住了兩年整，就在這個地方住了最長久。

想起往年跟着師父趙光斗，一個地方不會住上半個月，十天八天就得換地方。

他走出方丈室，回到後院小屋裡，不料小屋裡，法了和尙守在他床邊上。

法了見艾慈回來，忙迎了上去，道：「艾慈，我師父對你說了些什麼?」

小子艾慈臉上用力擠出點笑，道：「老師父對我好極了，我很感激他。」

要說出這些話，可眞不容易，小子艾慈只覺得自己心裡在下雨，嘩啦啦地下個不停。

法了寬心笑道：「這我便放心了，還以爲我師父會訓你一頓，說你又殺人了。」

小子艾慈無精打采地道：「我想睡了，明天還要起大早。」

法了道：「馬痲子眞壞，三番四次來搗亂，艾慈，我看他還會找人來。」

小子艾慈聳聳肩道：「我現在想通了，師父的主意也許對的，土匪來了，他老人家忍氣吞聲不反抗，這就叫打不還手，罵不回口，隨便任他們搶，任他們燒，只要不殺人就好了。」

法了氣唬唬地不開口。

小子艾慈又說道：「老師父也說過，地上種的菜土匪搶不去，地瓜高粱能塞飽肚子，寺廟本是方外地，就算土匪搶些什麼，出家人還是過清苦的日子。」

法了突然低聲道：「有些土匪也殺人，你怎麼辦?」

小子艾慈苦笑道：「我以爲老師父不會想到這一點，他老人家以爲人性本善，只要不反抗，土匪不會亂殺人。」

只可惜，並非如此的簡單。

法了嘆口氣，道：「哪天我跟你學武功，艾慈！你可得用心教教我。」

小子艾慈點頭道：「只要你肯學，我一定教你。」

法了道：「明天我跟你上山去，我幫你砍柴，然後你教我武功。」

小子艾慈勉强地笑道：「好，咱們就這麼說定。」

法了和尙高高興興的走回對面住處。

小子艾慈嘆口氣，他心裡眞不是味道。

明日就要走了，還教武功，教個鳥。

就在小艾慈坐在床沿上發呆的時候，房門輕啓，黑影連閃，三十多個娃兒擠進房裡來。

小子艾慈哈哈笑：「娃兒們，老師父不是要教你們認字嗎?到我這兒來幹什麼?」

有幾個娃兒爭着說：「艾慈哥，你教我們學武功。」

小子艾慈楞然道：「你們要學武功?」

三十多個娃兒齊聲吼：「是的，我們學武功打壞人。」

小子艾慈一瞪眼，道：「學會武功你們不長命。」

三十多個大娃兒哈哈地笑，有個娃兒開口叫：「你騙人，我們看你把壞人打跑，怎麼說學武功命不長?」

小子艾慈一時間說不清楚，便對這些娃兒是說道：「好吧！我答應教你們武功就是。」

善意的謊言不是罪過。阿彌陀佛。

一屋子的娃兒拍手笑起來。

小子艾慈道：「今天我要早早睡，明日開始教你們學武功，都回去吧！」

娃兒們搶着擠出門，小艾慈忙去關上門。

小子艾慈心酸酸，因爲他騙了法了和尙，更騙了這羣小娃兒。

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他就要下山去了，豈能教他們學武功?

他慢慢的在收拾衣衫，他不打算住到明天。

面對那羣十來歲的娃兒，他走不開，他也忍不下心，他自己也是孤兒——艾家集的孤兒。

＊　＊　＊

輕輕掩上門，小艾慈四下裡看了一遍，心中泛起無限的惆悵來。

他走近另一大房間窗外，輕輕推開小窗往裡面看。

通間大炕上躺着一羣孤兒，一個個睡得好甜。

小子艾慈黯然關上窗，他又走到前面大殿旁，三官廟的正殿上燃着一對蠟燭，赤紅的火焰照得滿殿神秘幽邃，而又十分莊嚴。

小子艾慈趴在地上叩頭，他起身就往殿外走。

他要連夜下山去。

免得明天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走不開。

拉開殿門，小艾慈又回頭看一眼，咬咬牙大步往石階上走去。

「艾慈！」

是智慧禪師的聲音。

小子艾慈尋聲望去，幽暗燈下站着一個人。

小子艾慈匆匆走過去，見老師父對他直點頭。

小子艾慈悶聲道：「老師父！」

智慧禪師道：「你這就走了?」

小子艾慈無奈地道：「老師父，總是要走的。」

智慧禪師道：「我明白，你怕面對許多小弟兄們，因爲他們捨不得你走。」

小子艾慈點點頭道：「我不想淚汪汪地走。」

智慧禪師道：「所以我斷定你會悄悄地走。」

小子艾慈道：「所以老師父在這兒等着我。」

智慧禪師道：「艾慈，三官廟沒有銀子，這兒我爲你包了些乾糧，你一路上不會餓肚子，到了大相國寺，你就不會流落街頭了。」

既然如此，小子艾慈就不客氣的便接過來。

他還未曾想到要帶吃的。

如果眞的這樣就走，下半夜就會餓肚子了。

那樣可就慘了。

智慧禪師伸手拉着小子艾慈的手，慈祥地說道：「艾慈！你臨走前我贈你幾句話，你可千萬要記住。」

小子艾慈道：「我一直都聽你老人家的話。」

智慧禪師點點頭，說道：「切切記住，你有一身的武功，但不能以武欺人，要多用頭腦，遇事三思而後行。」

小子艾慈默唸幾遍道：「我記住了。」

智慧禪師嘆了一口氣，緩緩地說道：「一個武功高超的人，如果沒有智慧，這個人必定命不長。」

小子艾慈道：「醍醐灌頂之言，艾慈終身不忘。」

他趴在地上又叩了個頭。

剛剛站起身來。

突然……

眼前一片耀眼，「嗆！」地一聲，一把尖刀已在智慧禪師手上出現。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令艾慈全身一震，楞住了。

這是什麼意思?

良久……

他退了一大步，說道：「老師父，這把刀……」

智慧禪師笑笑道：「這把刀是我收藏的古物，你帶在身邊吧，你連夜下山，身邊不能不帶防身之物，我就把此刀送你了。」

小子艾慈見那把刀鋒利無比，刀身長也只不過二尺而已，但是却閃耀着日也似的光華，正適合他習的「刀譜」。

他想着：「若配以此刀，一定更見威力無比。」

小子艾慈忙伸手接過來。

接着，他又在地上叩了一個頭。

當他站起身來時，智慧禪師已黯然進入三官廟。

「砰！」

廟門已經關上了。

小子艾慈眨着迷糊的眼睛，老師父走得這麼快?

＊　＊　＊

刀插在後腰上。

小子艾慈手提着乾糧下山去，滿肚子的不舒坦。

想起三官廟這兩年，他雖然天天上山砍柴，可也把武功學得十分嫻熟，不過十五歲而已，個頭長得像大人。

他很滿意這兩年沒有白白浪費掉，三官廟是個練武的好地方啊！可惜……住不下去了。

智慧禪師要他奔走開封大相國寺，那是大地方，他可沒去過。

小子艾慈一口氣走七十里，不知什麼地方冒出一聲公鷄叫。

天就要亮了?

他停下來，四下裡瞧了瞧，他什麼也沒看到。

奇怪了，哪裡冒出來的公鷄叫?

小子艾慈看看天色，天上星兒更加的明亮，那裡像是天要亮?前面有個小山崗，一片竹林子

裡好像有什麼。

小子艾慈不怕，他學了一身好本事。

本事大的人，膽子也最大。

小子艾慈不怕有虎豹，他腰裡插着一把刀。

小子艾慈展開身法奔到竹林邊，他才發現林子裡有一座小土地廟。

土地廟不過兩丈高，正面無門，廟內不過三丈深，裡面擺着兩尊神，土地爺身邊就是土地奶奶，兩個神像笑瞇瞇的看着小子艾慈。

神桌下躺了個人，小子艾慈立刻知道是熟人。

小子艾慈道：「他鄉遇故知，也算有緣人。哈哈！」

神桌下的人冷冷地道：「就知道你會被老和尚趕出三官廟的大門。」

小艾慈眼珠子一轉，道：「所以你在此地等我了？」

桌下的人一翻眼，道：「所以我也學公鷄叫。」

小子艾慈道：「你學得眞像。」

他坐在地上取出一個饅頭遞給那人，道：「你要不要吃？」

那人擰了一下紅鼻頭，他坐直身子，道：「當然吃。」

敢情正是神偷「紅心」勞克。

不錯，就是他。

* * *

勞克撕着饅頭往口中塞，嗚嗚呀呀的說着話。

他說得不甚清楚，好像是在罵：「小愛司，你眞是沒出息，替你師父趙光斗丟人，我老人家實在爲你可惜呀！太可惜了！」

小子艾慈一怔，道：「怎麼說呢？」

勞克道：「想當年，江湖上提起趙光斗的名，就是小鬼判官也會嚇破膽，而你小子……哼！」

小子艾慈瞪着白眼道：「我怎麼啦！」

勞克道：「你沒出息，你是個小渾球，還好意思問我？我還想打你小屁股呢，哼！」

小子艾慈委屈地道：「好嘛！你裝鷄叫把我引過來，我請你吃饅頭，你不但罵我還想打我呀！」

勞克道：「憑你是嵩山老怪趙光斗的接棒人，你怎好意思把馬痲子、張豹、朱八那些三流角色擺在心上？」

小子艾慈楞道：「他們怎麼樣？你怎麼知道的？」

勞克道：「別管我怎麼知道，馬痲子根本不入流，張豹、朱八只是寶山城熊天剛手下的打手，你竟然叫他們大搖大擺的走出三官廟，你的本事白學了。」

小子艾慈皺眉道：「原來你都看見了。」

他一頓，又道：「你却不知道，是老師父不叫我殺人，老師父是慈悲心。」

勞克冷冷地道：「老糊塗，今天放縱，明天就會又找上門，幹土匪的講道義呀？哼！」

小子艾慈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殺人了？」

勞克道：「不錯，你已踏入江湖中，我告訴你一句肺腑之言，你小子千萬要牢牢記在心。」

「說來聽聽看。」

「人在江湖走，胳臂腿要粗，想吃江湖飯，腦袋瓜子要天天轉，你知道嗎？」

小子艾慈無所謂道：「所以我不打算入江湖，我去開封大相國寺。」

勞克一瞪眼，道：「你去大相國寺？幹什麼？出家當和尚？」

小子艾慈笑笑道：「我不當和尚。」

勞克一拍大腿道：「這不就結了，我老人家告訴你，大相國寺全都是和尚。」

一怔，艾慈取出智慧禪師給他的信箋。

勞克抓過來看了一下，道：「他要你去當和尚，好小子，你要氣『活』嵩山老怪趙光斗呀！」

小子艾慈道：「只有氣死人，那會有氣活人的，你黑白講？」

勞克一把撕碎信箋，道：「相國寺你別去了，幫我去辦件事，事成之後有你的好處。」

小子艾慈見信箋已碎，不由沉聲道：「趕鴨子上架呀，你知道我答不答應？」

「你非答應不可。」

小子艾慈拍拍腦袋，突然說道：「我明白了。」

勞克一瞪眼，道：「你明白什麼？」

小子艾慈指着勞克紅鼻頭道：「這幾天你暗中跟着我，你盯我的梢，你存心不良，說不定你與老師父有勾結，你們……」

勞克手一拍，拍掉小子艾慈的手，叱道：「你這才是黑白講，小子呀，人要難得糊塗，你沒聽人說過，糊塗的人有福了。」

「什麼？」

他一頓，又道：「武大郎糊塗一輩子，他只聽明一次，就死翹翹了。」

小子艾慈歪着頭道：「怎麼說呢？」

勞克道：「武太郎賣燒餅，很多人吃了燒餅不給錢，武大郎又賣豆腐，三斤只算一斤的錢，你說這人糊塗不？」

小子艾慈眉頭一皺道：「武大郎遇到惡人了？」

勞克道：「武大郎只聽明一

回，他設計捉姦，他捉住西門慶了，可是他也被西門慶踢得死去活來。」

小子艾慈道：「我師父在世的時候就對我說過這故事。」

「咳！」一聲，勞克道：「那是當年我告訴你師父的。」

小子艾慈想了想，說道：「好吧，看在你當年同我師父的交情上，我暫且同你合作一次。」

勞克叱道：「什麼暫且，是永遠合作下去，我們要合作無間，直到永遠。」

喲！這是什麼話，一直到永遠？就算小子艾慈願意，問題是勞克他能活得了那麼久呢？

小子艾慈道：「永遠是多久？」

勞克笑道：「永遠你也不知道？」

小子艾慈「哦！」了聲，道：「我知道了，永遠是直到你死了爲止！」

「呸呸呸！」

勞克立刻爬出桌子來，他誠惶誠恐跪在土地爺面前，指着小子艾慈道：「土地老爺，這小子年紀小，不懂事，童言無忌，說話放屁，可不能當眞，我給你老叩三個大響頭。」

地上發出「咚咚咚！」聲，勞克眞的叩三響頭。

他站起來指着小子艾慈罵：「好小子，還未曾開始合作，你就口出不吉利的話，你咒我早死呀！」

小子艾慈道：「你怎麼不『難得糊塗』呀！老兄！」

勞克怔了一下，哈哈笑道：「好小子，頗有趙老怪之風範，老夫找對人啦，哈哈！」

* * *

小子艾慈走了一晚的夜路，如今吃了兩個饅頭，拍拍肚子，道：「我要睡了。」

勞克道：「你睡覺我把風，等你醒過來我們就一起去烏梅城！」

小子艾慈說道：「烏梅城在什麼地方？」

勞克道：「烏梅城離此二百里，那地方住了個一條龍。」

小子艾慈眨眨眼道：「一條龍？」

嗯！聽這名頭挺嚇人的。

勞克道：「你睡吧，等你醒了，我在路上告訴你。」

小子艾慈噘嘴道：「你若不說，我睡不着。」

勞克道：「烏梅城北面有個安家寨，安家寨住了個黑道魔頭，江湖上提起『一條龍』安天海，誰都會嚇得一呆，那安天海不但武功高，手下的人馬也不少，最近他發了一票財，聽說他老兄弄到一對寶珠子，好像江湖早年傳說的龍珠。」

小子艾慈猛一驚，道：「一對龍珠？」

「你聽說過？」

「曾聽我師父提過一對龍珠的事。」

勞克沉聲道：「好哇！趙老怪想吃獨食了。」

小子艾慈張大眼道：「我師父是病死的啊！」

勞克道：「他活該，如果同意繼續合作下去，他也不會死得那麼早。」

小子艾慈翻個大白眼，道：「生死由命，誰能料得到，你別再罵我師父，拜託！」

勞克道：「你師父一定知道這對龍珠的事。」

小子艾慈點頭：「龍珠是寶物，上面還刻着『達摩混元秘笈』，學武的人都想得到它。」

勞克道：「趙老怪早就知道了？」

其實，江湖上早就有人知道這碼子事。

馬痲子就是那夜躲在床下偷聽到龍珠的事。

他也糾合了一批人找上艾家集。

可惜他的時運不濟，遇上黃河發洪水，幾乎把他淹死在洪水裡。

艾家集被洪水冲得變了樣，誰還會再去找那一對龍珠？

馬痲子再也不去了。

他拉着一批人在山中打劫。

小子艾慈更不知道他師父「嵩山老怪」趙光斗也是爲那一對龍珠才來到艾家集。

趙老怪老謀深算的混在叫化子羣裡，暗中睜大眼睛，但他却受了傷，被人家胸前打一掌。

趙光斗硬是打斷牙齒和血吞，他說他害的是肺癆。

至死，他也沒把這件事說出來。

他爲的是小子艾慈好！眞令人感動。

* * *

小子艾慈慢慢躺下，道：「如果眞的龍珠在安家寨，我們又怎麼去取出來？」

勞克道：「取龍珠那是我的事，你只要替我擋追兵，一切都歐克。」

小子艾慈莫名地道：「什麼歐克？」

勞克笑得聳着鼻頭，道：「就是一切沒問題，前年有個藍眼珠的人，我是聽他說的話。」

小子艾慈嘻笑道：「不簡單，你老還會外國語。」

勞克道：「誰說我會外國語？我是想在這洋人身上動手脚，發覺他是個洋和尚，才又把他的東西送還給他。」

嗯！「盜亦有道」，由此可見一

斑。

小艾慈說道：「咱們別提洋和尚，你等我睡一覺，咱們在路上好商量。」

勞克大樂，道：「上道了，你小子上路了，哈哈！」

小艾慈閉起眼睛呼呼睡，勞克在一邊吃吃笑。

他會見過小艾慈與人打鬥，他就躲在廟後頭。

他想着小艾慈的武功不比趙老怪的差，能有他跟着去安家寨，就不怕安天海會追上來。

＊　＊　＊

小艾慈這一覺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來。

他揉揉眼坐起來，只見勞克正呼呼大睡在廟門邊。

這叫什麼把風嘛！

小艾慈走近勞克身邊，他抽出根茅草，直往勞克的紅鼻筒內鑽進去。

「哈啾！」

勞克猛然打個噴嚏，他發覺小艾慈在弄鬼，怒叱道：「好小子，你竟敢捉弄老夫。」

小艾慈哈哈笑道：「你替我把守，怎麼睡着了，所以我才小小的懲罰你啊！」

勞克道：「你在裡面睡，我在廟口打盹，就算有野狼，咬的也是我，你怕什麼？」

小艾慈笑道：「野狼咬你不打緊，一對龍珠才重要。」

勞克騰身而起，道：「快走，我們得往安家寨。」

小艾慈跟着走，邊笑道：「一對龍珠到了手，勞大叔，你打算怎麼分？」

勞克道：「你怎麼同你師父一模樣，總是不吃虧。」

小子艾慈聳聳肩，道：「天下沒有人願意吃虧，什麼叫難得糊塗？那是有道高人的口號，我清楚，年紀越大的人才越是不願意吃虧，大家都吃虧，誰來佔便宜？」

嗯！這話好像有那麼一點歪理。

勞克瞪着一對老鼠眼，道：「好小子，你可眞是不簡單，我看走眼了。」

小艾慈得意地道：「我師父教的。」

勞克沉聲道：「那個趙老怪？」

艾慈吃吃地笑道：「名師方能出高徒啊，勞大叔，你總不會找個笨蛋同你合作吧！」

勞克嘿嘿冷笑，道：「你小子天賦異稟，學得趙老怪的一身絕學，加上你這麼個精靈小頭腦，嘿嘿！江湖上又有得熱鬧了。」

小子艾慈笑道：「那也得在勞大叔的導演下，我方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你如果具此誠心，老夫先謝謝你死了的師父趙老怪，哈哈！」

「我師父比起當今江湖上，他算不算一流人物？」

「你問這個幹甚麼？」

「我要當就當一流的。」

嗯！這艾慈志氣頗高的嘛！

「你師父就是一流的，因爲老夫也是一流人物。」

「你偷東西是一流的啦！」

「有什麼不好？只要偷當偷的，花用的時候我心安理得，何況殺人的時候自有別人操刀。」

「有我爲你操刀是嗎？」

「不錯！」

艾慈皺皺眉道：「能不能不殺人？」

勞克道：「到時候你不殺人人殺你，到時我看你殺人不殺人。」

小艾慈轉移話題，道：「你說說，安天海是個什麼樣的人？」

勞克道：「安天海是個土霸王，人稱烏梅一條龍，那是有人拍馬屁，當着安天海的面恭維他，背後人們就不叫他一條龍。」

艾慈好奇地道：「叫什麼？」

勞克道：「叫他惡霸眼鏡蛇。」

艾慈笑道：「這姓安的一定很可惡，否則別人不會這麼叫他。」

「那還用說嗎？」

「那你說說，姓安的什麼地方可惡？」

「安家寨養了上百江湖惡漢，遠近的人都怕他，衙門的捕快不敢來，辦案時他們繞過安家寨，姓安的有良田三千頃，有一半是搶來的，安天海最好色，老婆連他自己也不知有幾個，他只要看到人家的姑娘好，拉到家裡就上床，人家要是不願意，劈手就是幾巴掌，要是有人同他講道理，拔刀就要開人家胸膛，有一回……哈哈……」

哇！這安天海還實在是可惡。

艾慈聽得火冒三丈，怒聲道：「你還笑得出來？」

勞克道：「我老人家想起這件事就發笑，而且一笑就難以歇口，哈哈……」

艾慈瞇着眼，道：「一定有令你老好笑的事情發生了。」

勞克道：「那當然，哈哈……」

艾慈推推勞克道：「好啦！別笑了，你就快說吧，可把我逗得急死了。」

勞克猛吸一口氣，壓住笑，道：「有一回姓安的搶來一個大姑娘，才不到十五歲，長得可眞美，就是不知道他在哪兒搶來的。」

頓了頓，又道：「好像半路上擄來的，那姑娘不知道他是安天海，因爲他蒙着面，嚇得她在馬背上昏過去，哈哈……」

艾慈雙眼一瞪，道：「你怎麼又發笑，別笑了，快說吧！」

勞克道：「我不說了，你不叫老夫笑。」

艾慈叫道：「哎呀！你拿蹻？小心笑岔氣，老命不保哦！」

勞克又笑了幾聲，却又拚命忍住笑，道：「安天海把姑娘搶進安家寨，他把姑娘弄上床，先脫褲子後剝衣，他那樣子就好像猴子偷仙桃，不料，哈哈……」

艾慈雙手叉腰道：「你還笑？我都快氣死了。」

勞克道：「別氣！別氣！等等你也會發笑。」

艾慈急道：「那你就快說呀，好叫我也笑一笑嘛！」

勞克道：「安天海口中流着水，那口水滴在姑娘的酥胸上，可把姑娘滴醒過來。」

艾慈猜道：「姑娘一定會反抗了。」

「不是。」

「姑娘要揍安天海，姑娘學過本事？」

「也不是。」

「那會怎麼樣？總不可能會同意吧！」

勞克笑笑道：「姑娘撐身坐起來，她驚叫一聲瞪直眼，口中大叫『爹，你怎麼把女兒的衣衫都脫光』？」

「安天海搶的是他自己的女兒呀！」

「不錯，他有許多老婆，生的孩子也最多，有一半他都不認識，這一回他把自己的女兒給搶來了，哈哈……」

艾慈頓了一下，也不由地笑了起來。

哈哈！這當眞是鮮透了。

勞克笑道：「安天海一生中只羞紅一次臉，就是這一回，哈哈！他穿了衣衫就往外跑，這一走，半月也不回來，他跑到城裡的店裡面，氣得每天灌老酒，你說好笑不好笑？哈哈……」

艾慈笑道：「慾火變怒火，他應該死了算了，不過……他怎會連他的女兒也不認識？」

這事也眞奇怪。

勞克道：「他有許多妻兒不認識，姓安的只管玩女人，他可不會同女人去結婚，玩上三天新鮮的，塞張銀票就走人，女人生孩子，那是她家的事，誰敢找上門？」

艾慈沉聲道：「別再說了，這小子比馬麻子還可惡！」

他心中只以爲馬麻子可惡。

馬麻子是可惡，但江湖上比馬麻子可惡的人多的是，小艾慈還未遇上罷了。

到那時候，他就知道眞正的可惡叫什麼啦！馬麻子只不過是三流的角色而已。

勞克笑道：「別提馬麻子，他是個可憐傢伙。」

艾慈挑眉道：「你也知道馬麻子這個人？」

勞克道：「前幾年他是偷字輩的小角色，在老夫眼裡，馬麻子只能替老夫倒尿壺，他差遠了。」

艾慈攤攤手道：「前夜我要宰馬麻子，老禪師不許我殺人，果然遺害千年囉！」

勞克道：「我知道，你若殺這種人，不嫌髒了你的一雙小手？」

艾慈道：「所以你也不去管這種人？」

勞克道：「不是不管，是不屑於管，你也不想想，馬麻子這號人物能成什麼精？他拉人入夥幹强盜，拉來拉去不過是二十個粗人，最近他才同張豹、朱八三結義，可好，三官廟裡你把他們都傷了！」

艾慈道：「可也結下一段仇。」

勞克道：「你怕了？」

艾慈瞪眼道：「誰怕誰？」

勞克笑道：「想吃江湖飯，就要放大膽，好小子，你的膽識比你的老怪師父還大，老夫越來越喜歡你了，哈哈！」

艾慈精明地道：「安家寨我們頭一回合作，我希望你別老欺小，給我吃點虧，別太吃大虧就好。」

勞克道：「我說過，你是愛司我是老克，你小子在牌上大我一級，我怎敢叫你小子吃虧？放心吧，小乖乖。」

「眞的嗎？」

艾慈一高興，忽然唱起梆子來。

他這一回唱的不是屈死鬼那一段。

他唱的是另一段：

「催馬來到潼關，不知來在何處，

「待我下馬一觀，嗚呼呀，原來是潼關二字。」

勞克拍手笑道：「又是你師父教你的，哈哈！」

艾慈翹起下巴道：「才不呢，我師父走在路上唱，我在一邊聽，久而久之便會唱上幾段來。」

勞克道：「趕路很辛苦，我哼一段你聽聽。」

艾慈笑道：「越調戲梆子腔，你哼的可是二黃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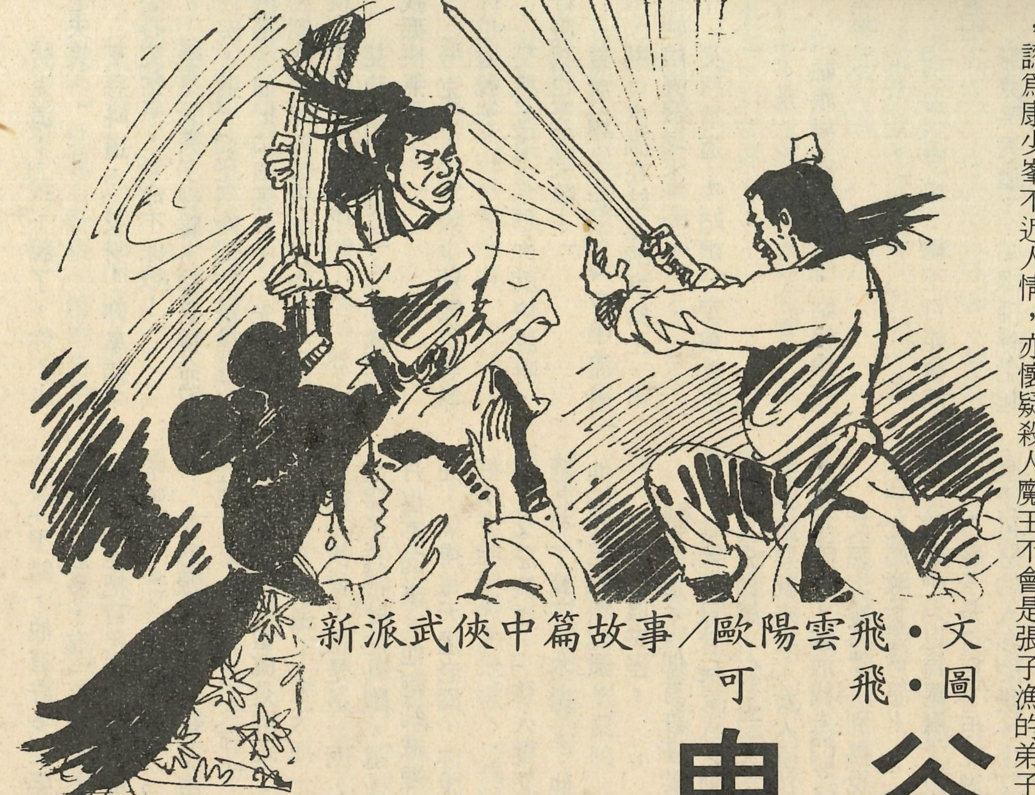
勞克道：「管他什麼戲，開心就好。」

艾慈笑道：「我師父也說過這句話。」

勞克道：「也是我說的。」

艾慈白了勞克一眼，道：「別管誰說的，你唱呀！」

（未完・五）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有名無實兩父子　血海深仇要討還

上文提要：仙霞嶺集賢莊呂家來了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莊主呂松林準備為女兒完成婚事，張燈結綵，但老少三人均發覺小峯神情有異，經他陳述之後，原來是為其師左玄來討債的，要追討失去的四幅秘籙，索償斷腿一條。病叟聽得不由憤怒，認為康少峯不近人情，亦懷疑殺人魔王不會是張子漁的弟子……

雙方各展所學，大打出手。

呂松林見二人拚鬥慘烈，大有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之勢，對病叟道：「龍兄，君子受人以德，小峯生性至善，此來實因師命在身，情非得已，何不成全於他，據我觀察，康少俠似已盡得死神眞傳，你我如能再教之以正，導之以方，曉以仁俠忠恕之道，未始不可造福天下，你又何必固執己見，逼他走上極端。」

病叟的想法不同，虎目一瞪，道：「你想成全他，儘管砍斷你自己的腿，老夫絕不干涉，但為天下禍福計，却不能任由他如此囂張！」

話落又是一輪猛攻，根本不給呂松林、康少峯任何辯解的機會。

呂松林報以一聲長嘆，舉劍就要砍自己的腿，門外傳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應聲走進一位身穿大紅袈裟，手握唸珠，寶相莊嚴，年在八旬以上的老和尚。

呂、龍二人一見是少林掌門人智通大師的師伯九州羅漢，皆忙不迭地行禮問安，恭謹至極。

康少峯也見過他兩次，第一次氣走苦命的許心影，第二次使呂松林改變主意，沒收小峯為徒，以致有今天這個不幸的局面發生，對這位老和尚可謂十分憤怒，一見是他便火冒三丈，怒目而視，理都不理。

九州羅漢環顧一眼，問呂松林道：「貴莊張燈結綵，一片喜氣，這裡怎麼又殺氣騰騰的好像要拚命，到底是怎麼回事？」

神州一奇呂松林據實相告道：「呂某決定把小女盈盈嫁給康少俠，稍待就要舉行婚禮。」

九州羅漢指着小峯道：「老檀越沒聽貧僧忠告，已收他為徒？」

呂松林道：「只是婚配，並未收徒。」

九州羅漢仔細端詳一下康少峯，道：「此子華光內斂，分明已修成上乘玄功，師傅不是呂施主會是那個？看他滿臉煞氣，殺機極濃，一旦惹出滔天大禍，老檀越何顏再見天下英雄？」

康少峯的話彷彿吃了炸藥：「老和尚，別把人看扁了，你以為不讓他收我為徒，小俠就找不到師父了？哼！天下能人異士多得很，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九州羅漢臉一沉，道：「令師是那位高人？」

不等小峯開口，病叟便將他拜死神左玄為師的事說了一遍，最後道：「這小子不僅得到左魔的全部眞傳，連死神殘暴兇狠的性子也一併承繼下來，此來集賢莊就是欲替左魔向呂大俠討還一條腿，老禪師慧眼如神，此子的確殺孽深重！」

九州羅漢何等修為，聽病叟如此一說，莊嚴的佛面上也籠上一層愁雲，猛可間僧袍一抖，探臂出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疾點康少峯的中盤要害。

老和尚身份崇高，四方景仰，為人光明磊落，素有仁者之風，呂松林沒料到他會對康少峯驟然下此毒手，急忙代為求情道：「老禪師請手下留情！」

這話純屬多餘，現在的康少峯確已具備第一流的身手，九州羅漢雖是頂尖高手，依然奈何不了他，被小峯滑步避開，怒溢雙目道：「老和尚，你想幹什麼？」

九州羅漢一指點空，心內暗驚，道：「好說，老衲想試試你的功力，看究竟從死神那裡學到多少。」

「想試容易，在下陪你打一架就是。」

「小施主小小年紀，出言行事倒與你那位作惡多端的魔鬼師父一模一樣……」

「住口！先師乃是龍虎門的第二代掌門人，一切禍端皆因武林中人貪圖銀圖秘籙而起，老和尚德高望重，請勿倒果為因，信口雌黃，再出言不遜，休怪在下對你不客氣！」

這話很硬，病叟怒氣益熾，呂松林也頗為不快，九州羅漢義正詞嚴道：「不管你們師徒是何出身來歷，也不管是基於什麼理由，都不可以動輒出手殺人，左玄雙手血腥，上干天和，死而莫贖，罪有應得，小施主如不及時回頭，亦將步其後塵，自陷萬劫不復之地！」

康少峯怒眉雙挑道：「老和尚的意思是準備與在下為敵？」

九州羅漢雙掌合什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以渡化衆生為職志，不會跟任何人為敵。」

康少峯冷哼道：「那就滾出集賢莊去吧，不必在此搬弄是非，上一次如非你這個老和尚多嘴多舌，今天的事根本不會發生。」

九州羅漢略一沉吟，道：「想要老衲離此不難，只要小施主肯將一身功夫自行廢去，貧僧馬上就走。」

「你做夢，小俠的一身功夫得來不易，又有重任在身……」

「小施主如不忍自廢武功，老衲可以代勞，你殺孽太重，又是殺人魔王之徒，這件事不解決，絕不離此一步！」

「哼，別倚老賣老，在下不吃這一套，你說我康少峯殺孽太重，乾脆把你殺死在這裡，也好讓你自己的話應驗，做個見証。」

新仇加舊恨，康少峯一古腦全部發作出來，招出如電，一口氣連攻三琴五掌。

九州羅漢的動作也不慢，瞬間攻出三掌二掌。

靜室地勢狹小，八招快攻，勢如山崩海嘯，九州羅漢雖係超强高手，亦沒討得半點便宜，被康少峯的凌厲攻勢逼得團團轉，守多於攻。

病叟見小峯殺機滿臉，怕九州羅漢有失，欺身斜進，旁攻側擊，並道：「死神陰狠毒辣，不問是非善惡，你小子跟他一個樣兒，留你在世，江湖上將永無寧日。」

呂松林發覺康少峯確有殺九州羅漢之心，亦大為震怒，喝道：「小峯，老禪師乃是得道高僧，人人景仰的活菩薩，不可如此放肆，再不住手必將遺恨千古！」

康少峯置若罔聞，呂松林也加入戰圈，疾扣他握琴的右腕。

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病叟龍雲，論功力，講聲望，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三人聯手合擊，足可橫掃武林，可就是奈何不了後生小子康少峯，殘琴掄得虎虎生風，嗚嗚之聲充斥全室，驚人的暗力好似怒海狂濤，一波接一波的洶湧四射，三位絕頂高手竟無一人能接近五尺以內。

康少峯怒火中燒，雙眼盡赤，下手毫不留情，惡狠狠地道：「你們說我是殺人魔王，小俠就殺給你們看，斗室太小，打得不過癮，不怕死的跟我到外面去幹！」

式行「旱地拔葱」，騰空而起，再變「乳燕穿簾」，從病叟頭頂掠過，射向屋外。

九州羅漢反應最快，第一個騰身追出。

呂松林與龍雲相顧失色，欲語無言，也聯袂追出去。

老和尚出得靜室，見康少峯飛奔不停，誤以為是耍詐開溜，吆喝道：「喂，小魔休逃，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康少峯一口氣奔至集賢莊的演武場，霍然止步轉身，趾高氣揚道：「放心，和尚還沒有死，本掌門走掉誰來給你送終？」

見九州羅漢已揚掌攻來，殘琴突發奇招，攔頭就打。

這一招名叫「琴音貫頂」，乃殘琴三絕之一，曾先後打死武當一明道長和鐵嘴神鵰易明，神奇玄妙，變化多端，可謂百發百中，招無虛發。

九州羅漢修為有素，雖未一命歸西，却也吃足苦頭，躲過腦門要害，被殘琴斜肩打下，袈裟掉了一大塊，臂上被琴弦劃了一道血口，狀甚狼狽。

康少峯一招得手，更加盛氣凌人，朗聲道：「四五年前，是你氣走了可憐的孤女許心影，數月之前，是你粉碎在下拜師學藝的美

夢，今天又要來廢我的武功，哼！你管的事情也未免太多了，該到閻王爺那邊去歇歇囉！」

想到過往的一切不幸，就恨不得一拳頭把這個世界打翻，話一出口，便又乘勝追擊，不給九州羅漢喘息的機會。

龍、呂二人出房之後，驚見莊院圍牆上有三條黑影一躍而入，心中詫異，楞了一下，孰料，這一楞差點毀了九州羅漢的一條手臂，眼見老和尚處境危急，顧不下查究來人是誰，忙齊聲一喝，趕來馳援。

小峯三面受敵，懼意全無，道：「好，好極了，你們一起上吧，結伴西歸最熱鬧，黃泉路上不孤單！」

方待拚個死去活來，場外闖進來三個陰森森的人物。

康少峯一眼就認出是幽冥教主楊威與吸血鬼王、攝魂判官。

幽冥秀士楊威狠行虎步，如入無人之境，大搖大擺的行至呂松林面前五尺許處才停下來，道：「呂兄，久違了。」

這話很唐突，呂松林愕然道：「閣下何人？怎會認識呂某？」

楊威嘿嘿冷笑道：「老夫是誰你還是不知道的好，要不然死得更快。」

呂松林聞言大怒，病叟的火氣更大，搶先道：「哼，鬼鬼祟祟的準不是什麼好東西，別再故弄玄虛，扯下你們的遮羞布，言講當面，集賢莊不歡迎來歷不明之人。」

幽冥秀士粗聲大氣道：「你不認識老夫，我倒識得你病叟龍雲，想再多吃幾年大米飯，多管幾年閑事，奉勸你最好立刻離開集賢莊，因爲呂松林的這一片大好基業也許很快就會化爲塵土。」

九州羅漢聽得刺耳，插言道：「這位施主好大的口氣，看三位這一身打扮，大概是甚少在江湖上公開露面的幽冥教中人吧？」

楊威冷笑道：「九州羅漢見多識廣，畢竟與衆不同，沒有白糟蹋少林寺善男信女的香油錢。」

病叟龍雲沉聲道：「幽冥教之名，龍某早有耳聞，全是一窩子殺人不眨眼的匪徒，但不知尊駕是何來歷？另外兩位惡鬼又是何等人？說出來也好早點把你們打發走。」

康少峯恨楊威入骨，一見到他，早將其他的事拋諸腦後，不等幽冥秀士開口，便將他的底牌掀出來，道：「這個惡棍姓楊名威，乃先師祖張子漁的門人，龍虎門就是毀在此人手中，壞事做絕，罪與天齊，是惡人中的惡人，魔鬼中的魔鬼！」

幽冥教惡名遠播，全場皆驚，病叟目注楊威，心裡自語道：「嗯，看身材，聽口音，果然是他，小峯本是楊威的親生骨肉，偏又是寃家對頭，勢不兩立，可謂人世間的大不幸，更是整個武林的大不幸……」

龍雲自語未了，楊威瞄了康少峯一眼，道：「上次有血女撐腰，被你溜掉，這次看你往那裡逃。臭小子替楊某通名報姓，功勞不小，本教主有賞！」

說賞眞賞，賞了一招「乘風破浪」，攻向康少峯。

小峯懷恨極深，正有一拚之心，來而不往非禮也，馬上回敬三琴。

楊威却並無拚命之心，一掌攻畢，便閃身避開，道：「這是集賢莊，不可喧賓奪主，娃兒想死也別急在一時，等本教主和呂大俠的事解決後，再送你上西天，這樣別人就不會說我楊威目中無人，不尊重主人！」

呂松林道：「楊教主不請自來，有何貴幹？」

幽冥秀士不疾不徐道：「見眞人不說假話，想向呂大俠借一件東西。」

「什麼東西？」

「死神左玄腿上的那一張人皮！」

呂松林望了康少峯一眼，道：「抱歉，你我素無交往，不借！」

楊威的態度轉趨强硬，危言恫嚇道：「幽冥教開山立派以來，威鎭武林，予取予求，還沒有遇上一個敢哼半個不字的人，如不爽快的雙手獻出，這一片大好基業必將在極短時間之內化爲廢墟，集賢莊的三百條人命一個也別想活！」

無影二鬼已亮出白骨劍，準備動手。

九州羅漢、病叟龍雲都是仁風俠骨、義薄雲天之人，最是嫉惡如仇，早有消滅魔教，爲天下除害之心，與呂松林並肩而立，蓄勢待發。

幽冥教主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三位可是打算逆天行事，與本教爲敵？」

「阿彌陀佛！」九州羅漢喧了一聲佛號，道：「罪過，罪過，老衲三十年來甚少跟人動手過招，今天却非要拔掉你這株毒草不可！」

可字出口，招已出手，僧袍鼓脹，威力大得驚人。

楊威怒眉雙挑，一面發掌還擊，一面道：「老禿驢休逞口舌之利，幽冥路上正有許多人等你去超渡呢！」

龍、呂二老深知楊威十分扎手，怕九州羅漢對付不了，彼此互望一眼，心意已通，分從左右側攻去。

不料，人未到，招未出，吸血

鬼王截住病叟龍雲，攝魂判官堵住呂松林，四人捉對兒幹上了。

惡鬥慘烈無比，也快速至極，九州羅漢、病叟龍雲、神州一奇雖是頂尖人物，無奈對手已修得銀圖秘籙上的功夫，交手不到三十回合，已險象環生。

夜幕已降，集賢莊上張燈結綵，明如白晝，突聞夜空中爆出三聲巨響，二人硬拚三掌後，九州羅漢被幽冥教主震得暈頭轉向，搖搖欲墜，連退五六步後仍立身不穩。

楊威得意非凡，譏諷道：「老禿驢被武林各派敬重如神，本教主還以爲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原來不過如此，大家都瞎了眼，太高估你了。」

健步一探，追上前去，又道：「見到閻王老子時，麻煩你打個招呼，說後面還有好幾個野鬼很快就會來報到，叫他在十八層地獄內多留幾個好位子。」

駢指如戟，朝九州羅漢的咽喉要害點去。

「住手！」

怒吼聲中，康少峯終於挺身而出，右琴「空谷傳音」，左掌「風聲鶴唳」，攻向他既是生身之父，又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楊威。

幽冥秀士自視甚高，目無餘子，但面對這位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却絲毫不敢大意，拔下背上的白骨劍，亦以掌劍相迎。

父子交兵，已是人倫慘事，彼此又決心置對方於死地，更加令人唏噓浩歎。猛可間，琴劍相撞，掌招接實，廣場上激起一陣狂風。

卡察！一聲，楊威的白骨劍被小峯的殘琴削斷一截。

在這同時，康少峯也被幽冥秀士剛猛的掌力震退五尺，而楊威自己却僅僅上身向後一仰，退了半步。

顯而易見，小峯的功力又邁進一步，可惜比楊威仍略遜半籌。

幽冥秀士手中的白骨劍，是死神左玄的脊椎骨，康少峯睹物傷情，又想起恩師的悲慘結局，和對自己如山似海的恩情來，因而，復仇雪恨殺死楊威的心益發堅決。

强敵環峙，楊威殺機更濃，他心裡雪亮，如不能在極短時間之內放倒一二個，就有可能功敗垂成，空手而回，是以，盡展所學，全力對付他自己的兒子康少峯。

父子二人快速猛打，火爆至極，九州羅漢立身甫穩，二人已對拆十餘個回合，心說：「小峯這娃兒，年未弱冠便已神乎其技，功力之深爲老衲畢生所僅見，惜因受死神的薰染影響，嫉俗恨世之心甚重，有可能成爲另一個殺人魔王，老衲上體天心，務必要好好渡化於他……」

一念未了，見二人打得兇狠，小峯不顧一切的以命相搏，忙上前指點道：「幽冥教的人個個玄功入化，兇殘狠毒，只可智取，不宜力敵，小施主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幽冥秀士大發雷霆道：「手下敗將，掌底遊魂，老禿驢還有什麼資格指點別人，本教主現在就送你去西方朝聖！」

白骨劍從小峯胸前掠過，猛刺九州羅漢的心窩要害，同時，左掌「推窗望月」，將小峯逼退，斷掉和尚奧援。

幽冥教主名頭不小，白骨劍上寒氣襲人，九州羅漢年逾八旬，又是得道高僧，定力甚深，仍不免驚慌失措，手忙脚亂，不得不拿出壓箱底的功夫來全力迎戰。

康少峯早將對九州羅漢等人的恨意忘得一乾二淨，躲過楊威那一掌，隨即轉身回撲，道：「叛徒休說大話，該死的是你自己！」

彭！一聲巨震，劃破夜空，吃虧的並非楊威、康少峯、九州羅漢，而是病叟龍雲，吸血鬼王一輪猛攻下來，已傷痕累累，卒被一掌震退，栽坐在丈許之外。

吸血鬼王得理不饒人，挺劍再上，打算行兇。

小峯曾目睹他殺人的慘狀，一見大駭，斷喝道：「老鬼休得撒野，當心你吃飯的傢伙！」

楊威當然不肯放他走，攻勢更快，威力更强，道：「哼，娃兒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想救老怪物，簡直不知天高地厚。」

幽冥教主强行截殺，康少峯寸步難移，呂松林又被攝魂判官咬住不放，所幸九州羅漢應變得宜，及時將吸血鬼王攔下來，解了病叟之危。

爲母親，爲師父，也爲他自己，康少峯可以找出一籮筐殺楊威的理由來，在離開黃山至集賢莊的途中，曾時加苦練苦修，結果，才拚搏五十個回合，便破綻百出，處於劣勢，空有滿腔仇恨，却無法雪報。

幽冥教主楊威則如生龍活虎一般，攻守有序，進退自如，陡地發出一聲獅子吼，威力再加三分，一口氣再添三掌三劍。

六招快攻，連成一氣，如倒撒天網，似山崩海嘯，康少峯一個不小心，出現空門，被楊威趁虛而入，當胸吃了一掌，倒退三大步，張嘴吐出一口鮮血。

楊威兇性大發，根本不給康少峯喘息的機會，左劍右掌，繼續追打。

小峯此刻頭暈腦脹，眼冒金星，那還有還手的力氣。

九州羅漢獨戰吸血鬼王，勉强可以自保，那來救人的力氣？

呂松林被攝魂判官纏住，分身乏術，更是一籌莫展！

楊威的掌風劍氣快如電閃雷奔，轉眼即至。

死神的脚步來得太快，小峯生死一線，危在旦夕。

龍雲顧不得自身安危，乍然一躍而起，沒命似的撲上去，欲助小峯一臂之力。

可是，楊威的白骨劍已觸及康少峯的胸口，別說病叟遠在三丈以外，就算近在眼前也無能爲力。

血仇未討，師恩未報，壯志未酬，難道老天無眼，當眞要康少峯的命？

病叟情急智生，大聲叱喝道：「楊威，虎毒不食子，小峯是你親生的兒子！」

這一招還眞靈，楊威楞了一下，康少峯已閃身避開，病叟龍雲也如飛而至，與小峯並肩而立。

楊威語冷如冰道：「老怪物說什麼？這小子是本教主的親骨肉？」

病叟怒氣未消，聲冷氣壯：「錯不了，小峯乃康雪梅所生，自然是你的親骨肉。」

幽冥秀士盯着康少峯追問道：「你娘眞的是隆中俠隱康世澤之女康雪梅？」

康少峯遲疑再三後道：「嗯，我娘正是康雪梅，她老人家死得好慘，你……」

楊威截口道：「赫！這麼說來，你眞的是本教主的兒子，想不到當年與那康雪梅僅僅做了幾天露水夫妻，便生下一個胖小子來，哈哈哈！」

笑聲詭異，邊笑邊走，向康少峯大步行去。

康少峯懷恨極深，根本不承認有他這個父親，緊握殘琴道：「站住！不要過來！我娘的一生被你斷送無遺……」

楊威的聲音忽然變得親切而又柔和，道：「峯兒，別怕，老怪物說得對，虎毒不食子，以前的一切，不知者不罪，如今既已分曉，就當父慈子孝，看你殺氣騰騰的模樣，難不成要跟爲父的拚命？」

言語間，續向前行，步履從容，令人摸不透他到底安的是什麼心？

天倫骨肉之情，乃人之天性，小峯見他變得親切起來，不免受寵若驚，胸中的衝天怒氣怎麼也發不出來，儍乎乎地站立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楊威這時又道：「小峯，你是龍虎門的掌門人，爲父是幽冥教的大教主，從現在起，整個武林全在咱們父子掌握之中，哈哈哈！」

言畢，又是一串響徹雲霄的哈哈大笑。

笑聲中，抽冷子閃電出手，將康少峯的左腕扣住。

楊威詭計多端，瞬息萬變，小峯上當被擒，嚇壞了病叟龍雲、九州羅漢與神州一奇呂松林。

病叟龍雲吼聲如雷道：「楊威，你簡直禽獸不如，對自己的親生骨肉也如此絕毒無情，老夫今天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要給你一些教訓！」

盛怒之下，威力倍增，一路猛攻，楊威果然絕毒無情，手上加力，帶着康少峯轉了半個圈子，使小峯面對着病叟的掌風而立，陰笑道：「老病鬼，你一生以俠義自居，今天就叫你做一件虧心事，替本教主除去這條禍根！」

右手白骨劍也沒閑着，撩起小峯衣襟，打算攫取銀圖秘籙與龍虎玉符。

康少峯確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眼見活命無望，頓生同歸於盡之心，霍地高舉殘琴，照準幽冥秀士的腦袋猛砸。

病叟發覺事態嚴重，怕傷了小峯，急忙收掌環抱胸前，原地疾轉三匝，總算將勁力卸掉，未傷及康少峯。

接着，彈身而起，又從楊威右側攻去。

一切皆發生在一瞬間，九州羅漢、神州一奇的反應也不慢，佯攻無影二鬼三招，亦趕來馳援。

後有神州一奇，左有九州羅漢，右有病叟龍雲，前面康少峯的殘琴更是銳不可當，楊威雖然厲害，至此也爲之膽顫心驚，顧此而失彼。

卡察！一聲，康少峯的殘琴大發神威，將楊威的白骨劍斬斷一截，嗚嗚聲中殘琴改向幽冥秀士的左腕打去。

楊威心一橫，道：「臭小子，你好大的狗膽，這一條手臂大概是不想要啦。」

腕上加力，小峯痛得徹骨鑽心，咬牙切齒道：「咱們一手換一手，本掌門人不做賠本買賣。」

殘琴方向不變，眼看就要觸及楊威的左腕。

父子相殘，以命相搏，小峯的左手固將不保，楊威的左腕亦難倖免，形成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不！幽冥教主的處境更險惡，九州羅漢、病叟龍雲與呂松林已從三面包夾過來，斷腕不算，十之八九連老命也會賠進去。

直駭得楊教主魂飛魄散，自身尚且難保，那還顧得了取小峯性命，急忙放掉康少峯，「一鶴衝天」而起，直挺挺的拔起三丈多高，突圍而出。

康少峯恨滿心頭，怒火益熾，却不肯罷休，決心要跟他拚個死活，抖一抖左臂，並無大碍，咬着楊威的尾巴騰空追上去。

打鐵趁熱，除惡務盡，三老心意相通，相繼縱身拔起。

孰料，脚剛離地，陡覺身後有異，猛回頭，無影二鬼的白骨劍已攻至頭頂，封住去路。

萬般無奈只得飄身後退，可是，馬步尚未站穩，二鬼又啣尾追至，白骨劍陰風慘慘，透骨生寒，鬼哭般地怪嘯更令人毛髮直豎，九州羅漢、神州一奇反擊三掌，仍無法扳回劣勢，尤其是呂松林被吸血鬼王釘上，白骨劍已近在尺許之內。

病叟龍雲不敢怠慢，雙掌交揮，猛撲吸血鬼王。

楊威看得眞切，凌空一掌逼退康少峯，猛打「千斤墜」，以泰山壓頂之勢朝病叟墜擊而下。

康少峯有樣學樣，緊跟在楊威上方猛往下墜。

小峯居高臨下，佔盡優勢，殘琴好似一張天網，罩住幽冥秀士，楊威情急之下，右手一揚，將白骨劍當作暗器擲向康少峯的死穴要害。

彭！楊威偷襲成功，病叟背後吃了一掌，被震得飛出去一丈七八，趴下後便再無動靜，已陷入半昏迷狀態。

所幸，龍雲沒有白費力氣，由於他的援手，呂松林未爲吸血鬼王所傷。

當然，康少峯亦功不可沒，如非他馳救及時，分散了楊威的注意與力道，病叟這條命恐將不保。

可是，病叟死裡逃生，康少峯却吃足苦頭，躲過死穴要害，白骨劍擦身而過，皮開肉綻，割出一條三寸多長的血痕。

小峯驚魂未定，楊威已兵臨城下，暴跳如雷道：「都是你這個臭小子，一再破壞本教主的好事，如非你從中搗蛋，三個老傢伙早已魂歸西天，奪得銀圖秘籙。」

既將康少峯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楊威決心除之而後快，命二鬼纏住三老，集中全力對付小峯一個人。

他們本是親父子，如今却變成死對頭，實乃人世間的大不幸。

而且，這僅僅是不幸的開始，更悲慘更不幸的事正自接踵而來。

兒子要弒父，老子要殺兒子，這一齣人倫悲劇愈演愈烈，雙方皆奇招迭出，頻施殺手，大有不鬧出人命絕不甘休之勢。

分分合合，又拚搏五十餘合，康少峯已敗象畢露，漸處下風，楊威則仍如猛虎一般，步步進逼，招招强攻，彭！彭！彭！父子二人硬碰硬的連拚三掌後，康少峯卒告歪歪斜斜的倒退一丈多遠。

幽冥教主毫不放鬆，揚掌緊追，忽見病叟就倒在一旁，順勢飛起一脚，道：「老怪物，你早該死啦，別讓閻王爺等得心焦！」

一踢之勢，勁道十足，病叟橫飛數丈，倒地時已不省人事。

小峯看在眼中，怒火中燒，恨不得將楊威劈成肉泥血漿，厲吼道：「你毀掉龍虎門，害死我娘，還鞭先師屍，欺師滅祖，無情無義，爲了我娘，爲了恩師，爲了龍虎門，本掌門寧可粉身碎骨，也不能任由你繼續爲禍武林。」

憤怒使他精神百倍，仇恨使他心如鐵石，也不知從那裡冒出來一股力量，轉身回撲，像瘋子一樣又跟楊威幹上了。

吸血鬼王身手不凡，呂松林久戰力疲，被對方一掌震倒在地，吸血鬼王狂笑聲中，一振白骨劍，分心就刺。

呂家父女對康少峯的恩情天高地厚，怎忍見他慘死白骨劍下，不顧自身安危，虛晃一招，轉而揚琴橫掃吸血鬼王。

神州一奇的命是救下了，吸血鬼王被迫閃身避開，康少峯自己却陷身險地，楊威尾隨追到，一招「橫斷巫山」，當頭劈下。

病叟龍雲、神州一奇俱已昏迷在地，九州羅漢力拚攝魂判官自顧不暇，小峯孤軍無援，危如燃眉，一隻脚已經踩進鬼門關。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天外來了救兵，楊威尚未得手，忽覺身後有一股剛猛無匹的暗力兜體撞來，猛回頭發掌相迎，見出手之人是一位身穿玄衣，柳眉橫翠，臉如滿月，星眸烏黑發亮，身材纖巧多姿，年約二十上下的少女。

少女生得美若天仙，此刻却面籠寒霜，一臉煞氣，而且身懷絕技，與幽冥教主對拆十餘招，彼此秋色平分。

康少峯目注玄衣少女，腦中靈光一閃，心說：「這位姑娘好奇怪，年紀不大，功力好深，跟楊威似乎又有深仇大恨，難道是……」

是什麼人還沒有想清楚，吸血鬼王已攻至面前，吼道：「臭小子，閻王叫你三更死，不會留命到天明，現在就是你的死期！」

白骨劍挽起一縷陰風，立與康少峯鬥在一起。

楊威猝然受襲，來勢既快又猛，心中甚感詫異，這時乍然橫移三步，滿腹疑雲道：「女娃兒是何來歷？爲何與本教主爲敵？」

玄衣少女一揚柳眉兒，嬌叱道：「你不認識我，本姑娘却認識你這個欺師滅祖的叛徒，楊威，我與你仇深似海，誓不兩立！」

纖掌倏展，揚腕吐力，沒見她怎樣作勢，已有一股剛猛强勁的暗

力源源攻出。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幽冥教主楊威發掌一封之下，已識破了玄衣少女的路數，道：「女娃兒剛才所施展的可是記載在銀圖秘籙上的御氣神功？」

玄衣少女花容微變道：「算你有見識，既知御氣神功的厲害，就休再張牙舞爪。」

楊威虎目暴睜道：「普天之下只有血女和龍虎門的一部份弟子修得此功，妳是血女的傳人？還是……」

玄衣少女嗔怒道：「住口！血女乃是殺人不眨眼的妖魔，和你楊威一樣的兇狠殘暴，本姑娘怎會拜她爲師！」

「那麼，妳是死神左玄的女兒左慧姑，對不對？素聞左師兄有女如花，果然名不虛傳。」

「不錯，本姑娘正是左慧姑，先父命喪絕命谷，殺人的兇手一定是你！」

心中惱恨，出手無情，劈面猛攻一掌，一股至大至剛的暗力應勢拍出。

身份一明，楊威殺機更濃，道：「丫頭，妳搞錯了，雖然楊某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但當本教主到達現場時，妳那魔鬼老爹已一命歸西，妳來得好，正可替他再死一次，以消本教主心頭之恨於萬一。」

言語間，頻頻出招，已攻出五六掌，招招不離左慧姑致命要害之處。

康少峯耳聞目見，心中大喜，暗道：「哦，她就是左慧姑，好漂亮啊，慧姐跟師父朝夕相處，耳提面命，功力自然高不可測，合我們二人之力，定可將姓楊的擺平。」

設想是很好，事實却又不然，原以爲可以輕易擺脫吸血鬼王，然後再合力對付幽冥秀士，詎料，吸血鬼王死纏不放，根本脫不了身，不禁激起了康少峯的萬丈殺機，右琴「空谷傳音」，左掌「飛雲瀉電」，兩招絕學，交互輝映，決心先一鼓作氣解決掉吸血鬼王，回頭再來收拾幽冥教主楊威。

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殘琴三絕與降龍伏虎三絕招循環出擊，一路猛攻，勢如破竹，吸血鬼王勉強苦撐了十幾個回合，卒被殘琴打中左肩，殷紅一片，又當胸吃了一掌，暴退丈許後仍搖搖晃晃的站不穩。

一不作，二不休，小峯方待上前取他性命，忽見攝魂判官的白骨劍威力無邊，九州羅漢力拚近百回合，險象環生，隨時都有亡魂喪命的可能，不得已只好轉而攻向攝魂判官。

龍飛門的第三代掌門人果然不凡，愈戰愈勇，一身是膽，連攻三琴三掌，便打得攝魂判官鷄飛狗跳，知難而退，九州羅漢之危遂解。

九州羅漢感慨良多，低喧了一聲佛號，道：「小施主秉性至善，俠骨天生，如能善加珍惜，定可造福天下武林。」

康少峯聰明透頂，當然明白老和尚的言外之意，略一沉吟，不亢不卑道：「老禪師金玉之言，小可會永誌不忘，但小峯師命所限，身不由己，如有冒犯之處尚盼多多海涵！」

話雖含蓄，九州羅漢心裡有數，神州一奇呂松林的一條腿看情形非斷不可。

九州羅漢長嘆一聲，欲再出言渡化，康少峯突然暴喝一聲：「你找死！」

康少峯身負絕世之學，已具備夜能視物，耳聽八方之能，早知有人偷偷摸上來，直至吸血鬼王挨至身後，正要下手行兇，這才猛然來個急轉身，揚琴破去白骨劍，以迅雷疾電之勢扣住他的左腕。

然而，吸血鬼王並未就範，仍圖作困獸之鬥，挺劍刺向康少峯的心窩。

康少峯怒上加怒，手起琴落，立將吸血鬼王的白骨劍磕飛，喝道：「你死到臨頭，還要逞能，小心我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腕上加力，骨節「卡巴！卡巴」的響個不停，吸血鬼王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却連哼都沒哼一聲，道：「鬼王我天天在鮮血中打滾，抽筋剝皮有什麼了不起，小子有本事儘管施展，別唬人！」

說話同時，屈膝運指，反擊頻頻，沒有絲毫屈服的跡象。

康少峯偏不信邪，再加三分力，卡察！吸血鬼王的左腕卒告應聲而斷。

與此同時，「琴音貫頂」揚琴兜頭就砸。

吸血鬼王手腕被制，等於甕中捉鱉，十拿九穩。

「小子休得撒野！」

幽冥教主、攝魂判官睹狀駭然，同聲一喝，飛身撲救。

左慧姑、九州羅漢如影隨形，全力截堵。

大家都在動，緊張得令人喘不過氣來，千鈞一髮之際，吸血鬼王鋼牙緊咬，用力一抖，康少峯忽覺手上有異，吸血鬼王已拖着一股血箭斜飛出去。

命是保住了，却付出極大代價，左腕齊腕扯斷，仍緊緊握在小峯手中，血如泉湧，碎骨肉屑隨處可見。

痛得吸血鬼王在地上打滾，一直滾出去四五丈遠，撞上牆才停下

來。

康少峯決心要置吸血鬼王於死地，緊追不捨。

斜刺裡衝來了攝魂判官，堵住去路。

九州羅漢接踵追至道：「小英雄，這個魔崽子交給老衲了，你快去先把吸血鬼王解決掉，再與左姑娘聯手撲殺楊賊，幽冥教暗中危害武林已久，都是十惡不赦之徒，今天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們活着離開集賢莊！」

康少峯聽他言之成理，橫移五步，直撲吸血鬼王，不料，幽冥秀士楊威已如鬼魅般攻至身後。

左慧姑攔不住幽冥教主，驚極而呼道：「小心身後！」

康少峯故技重施，身形疾轉，劈面打出一琴。

這一次却失敗了，殘琴才攻出一半，左肩已吃了楊威一掌，打得骨碎肌裂，血流如注，一條左臂軟搭搭的差點脫落。

移形換位，退向一旁，暗中運氣左臂，血脈已經不通，微微用力一抖，更覺奇痛難忍。

小峯沒有落淚，不曾喊痛，化悲憤爲力量，惡狠狠地道：「楊威！你不仁不義，毒如蛇蠍，龍虎門的滅門之仇要報，我娘的奇冤大仇要雪，今天這一掌更要加倍償還，先師遺命要我清理門戶，先母遺言要我親手殺你！」

楊威的話冷酷無情：「臭小子，你聽清楚，本教主沒有師父，沒有師兄，沒有老婆，也沒有兒子，跟任何人都沒有瓜葛，從此以後，別再亂拉關係！」

左慧姑聽至此，已恍然大悟，心中竊喜道：「謝天謝地，原以爲爹身上的銀圖秘籙、龍虎玉符是被楊賊洗劫而去，看這位少俠手握殘琴，又口稱先師，顯然是他老人家的高足。」

康少峯却氣得頭頂冒火，七竅生烟，破口大罵道：「老匹夫，告訴你，我根本不承認是你的兒子，我沒有你這樣的爹，我娘也沒有你這樣的丈夫，我恨你，我要殺掉你！」

仇恨之火在燃燒，復仇的心更堅定，人如箭射，招出如雨。

楊威深恐夜長夢多，早有速戰速決之心，見小峯攻來，正中下懷，父子倆又鬥在一起。

康少峯一心只想到報仇，置自己死生於不顧，琴聲嗚嗚中一路搶攻，接着又抖手擲出一物，灑下一蓬血雨。

擲出之物乃吸血鬼王的左手，美中不足的是，小峯左臂半廢，眞力渙散，勁道大打折扣，被楊威揮掌倒打回來。

此乃天賜良機，康少峯忽生一計，一振殘琴，以全力劈向斷手，照準楊威的面前擊過去。

幽冥秀士沒料到有此怪招，忙擰腰退避，怎奈左慧姑已將退路封死，攻勢更猛。

說時遲，那時快，楊威應變不及，被吸血鬼王的斷手打個正着，無巧不巧的正好打在額頭上。

小峯用力甚猛，斷手早已被劈成一團碎骨爛肉，楊威的頭臉及前胸沾滿血肉骨屑，變成一個血人，而且，頭臉受傷，視線模糊，已無取勝把握。

楊威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眼見事不可爲，頓萌退意，當下連攻三掌後，霍地騰空而起，道了一聲：「咱們走！」箭也似的飛身離去。

吸血鬼王已無大碍，知教主另有打算，拾起白骨劍，與攝魂判官聯袂退走。

這三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去勢如風，眨眼工夫已上了牆頭。

大家沒料到楊威肯無功而退，事出突然，全都看呆了。

康少峯大聲嚷嚷道：「姓楊的，有種就別逃，滾回來決一死戰，先師和我娘的血海深仇一定要從你身上討回來！」

楊威人在牆頭，聲洪氣壯：「小子想死也別急在一時，是漢子就留在集賢莊不要走，本教主很快就會回來取爾狗命……」

話說一半時，人已一瀉而下，說至最後，人已遠去，聽不清說些什麼。

康少峯心有不甘，拔腿就追，呂松林伸手一攔道：「小峯，不可造次，楊威功力深厚，計謀又多，追出去說不定正好中了他的圈套。」

小峯另有高見，道：「三魔久戰力疲，傷勢不輕，此時不殺，更待何時？」

剛剛才挺身站起的病叟龍雲靠攏過來說道：「三魔固然損傷頗重，我們也同樣傷痕累累，窮寇莫追，古有名訓，不可不察！」

九州羅漢亦道：「龍施主之言甚是，窮寇莫追，想那楊賊及無影二鬼，皆非等閒人物，此番無功而退，許是久戰力疲，志在養精蓄銳，準備再決生死，許是另有陰謀，不管怎麼樣，咱們如貿然窮追，絕非良策，有被魔教一網打盡的危險。」

康少峯仍不死心，左慧姑也在一旁幫腔道：「各位前輩說得對，先父生前常說楊威的武學造詣極深，爲人又詭計多端，在沒有相當把握之前，盡量避免和他死拚硬搏，自傷元氣，事到如今，還是以靜制動，稍安勿躁爲佳。」

（未完・十四）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上文提要：呂不邪自從得到滿天星藍寶石之後，心情起巨變，爲怕妻子奪其寶，竟不念廿多年夫妻情，暗中想毒死妻子。其妻石玉花乃當年江湖上大名顯赫的「一點紅」，見丈夫心已變，她早有防備，反將丈夫殺死，再殺二姨太，並奪了藍寶石而去，這一切全被黃山劍客李存正窺見。渡船上喬裝的李存正 殺了石玉花……

俠客往昔好聲譽　得寶今夕變豺狼

卜道約了這些正邪難分的人趕來黃山，就爲了要替卜通討個公道，卜通是不能白白死在黃山的。

這些人怎知卜通爲了追那奪寶石而遁的南海派丁心元，才在這黃山與丁心元雙雙而亡。

*　*　*

渡船又往甜水河下游漂遠了，他們一行八人原來昨夜沿着河岸邊走了五七里，便在河邊樹下暫歇一宿，想不到天剛微明發現了渡船。

卜道幾人正在苦惱，忽見近岸附近河面，漂來一團黑呼呼的東西，余大牙個子高眼睛大他看得清。

「你們看那是甚麼呀！」

丁兆玉奔到岸邊瞧過去：「是個人，抱着一塊木頭！」

卜道已拔腿走入岸邊水中，他發現這一段岸邊石頭多，不時的把漂流的人阻擋住。

卜道匆忙的涉水三丈遠，他伸手便抓住那人一腿用力地把他拖到岸邊來，等到卜道把這人連同這人抱的木板弄上岸，玉眞子低頭一看，道：「這人背上挨一劍屁股傷得重……」

他再仔細看，又道：「如果這一劍再往內半寸，這人早就死了！」

他也是用劍行家，不錯，他還眞的猜對了，被他們救上岸的人並非別人，乃船老大是也。

原來李存正得了「滿天星藍寶石」以後，他性情大變，出劍扎向船邊水中的船老大，那原是非死不可的一招，而且李存正也以爲船老大必死無疑，因爲那一劍扎得實在，任何人也承受不住的。

然而那一劍却刺在船老大背上以後，水下甚滑，且有阻力，劍身稍偏而扎中船老大的屁股上，反而要害之處只受了輕微的劍傷。

船老大的命眞大。

船老大不死却受了傷，只因爲他只是在水下把寶石找到，他也沒貪心據爲己有，却仍然逃不過寶石本身的詛咒。

*　*　*

此刻，卜道抱着船老大到了岸上，他伸手一探，道：「有氣。」

玉眞子一聽仍活着，立刻自懷中摸出個小瓷瓶來，玉眞子把自己辛苦煉就的保命丹倒出兩粒餵進船老大口中，再以推宮活血手法爲船老大推動週身經胳，就聽「咯」的一聲，船老大睜開眼睛了。

「你們……是誰呀！」

卜道低頭，道：「你是不是……渡船老大呀……」

有個道士已認出他來了：「他是渡船老大，上一回咱們過河就是他渡的，錯不了！」

船老大道：「你們是誰呀？」

卜道道：「咱們是從江北方來的，你怎麼掉進河裡了？是誰殺你的？」

船老大半天不開口，他要先弄清楚這些人是幹甚麼的，萬一這中間有李家寨的朋友，他就不敢把李存正殺他之事說出來。

心念間，船老大搖頭嘆息，道：「是我遇上黑了心肝的王八了，吃了虧上了當……我，好恨吶！」

卜道道：「難道有人會搶你？你除了一條破船以外，你還有甚麼値得人搶的？」

丁兆堂的脾氣火爆，他對船老大相當同情，先是用刀傷藥爲老者敷上，再把外罩披在老者身子上，這才重重的道：「餓了吧，能啃吃乾糧嗎？」

船老大看看各人，點點頭道：「你們都是好人，老漢我遇到眞正貴人了。」

他接過一塊大餅吃了幾口，十分小心的問道：「你們各位有認識李存正這個人的嗎？」

卜道聽得一怔，道：「你是說甜水鎭附近李家寨的寨主嗎？」

船老大道：「你認識他？」

卜道道：「我們正要找上李家寨去的。」

船老大道：「如果你們是李家寨的朋友，各位，你們可以往下游再走七里地，那兒有渡船。」

卜道道：「如果咱們是李家寨的仇人呢？」

一怔，船老大道：「如果各位是李家寨的仇人，老實說，我老漢就是各位的同路人了。」

玉眞子吃一驚，道：「兔子不吃窩邊草，難道這李存正也能在這黃山附近行凶呀！」

船老大道：「各位，我就是被李存正一劍刺中傷在水中呀！」

他說得咬牙切齒，又道：「姓李的人面獸心呀，我在河中爲他尋寶一天多，他還說要養我在李家寨一輩子，不料寶到手以後，他出劍對付我。」

余大牙一聽寶物，急問：「老頭兒，什麼寶？」

船老大的雙目一暗，嘆口氣，道：「哎，那眞是個舉世無雙的眞寶呀，我在找到的時候不貪財，如果我黑心把寶藏在水底下，自己在水下遁走，李存正又能把我怎樣？哎，好人難做呀！」

余大牙道：「你還沒說出什麼寶呀！」

船老大道：「是個八稜的藍寶石，比鴿子蛋稍大些，可是寶石發出的萬道藍光實在太美了，各位，那藍光在水底還照得河面一片藍汪汪，煞是可愛好看吶！」

玉眞子吃驚的道：「滿天星藍寶石又出現江湖了！」

余大牙雙目癡呆，道：「不好了呀，天爺！」

卜道急問：「表弟，怎麼說不好了？」

余大牙道：「你堂哥當年曾對我提過什麼滿天星藍寶石這回事，他說如果能擁有這顆稀世瑰寶，就沒白活這一生，他千方百計到處打探，然後發覺南京有個嗜寶人物叫江上雲，他收集許多天下至寶，於是你堂兄便投入江上雲手下當朝奉，他一幹多年爲的就是這件寶物呀！」

卜道一聽吃驚的道：「怎麼會掉進河中又被這李存正得去？」

他轉問船老大，又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你快快細說明白。」

船老大道：「我實在很難說明白，只不過就在前天夜晚吧，唔，時辰記不清楚了。」

他用力的想了一下，又道：「我要收船靠岸了，李存正突然來到我船上，他對我說要捉拿謀害親夫的淫婦，叫我同他合作，他扮成船老大在船上等那淫婦到來。」

於是，船老大便仔細的把這兩天來的經過對卜道等八人說了一遍。

嘆，八個人一聽之下，無不破口大罵李存正是個黑心可惡的東西，欺世盗名之輩，什麼黃山劍客，比個强盜還不如的狗。

那余大牙的一雙大門牙更見暴露得好像寸長，他咬牙不閉雙唇的吼道：「什麼樣的李存正，狗屁的黃山劍客，今天余大爺我來到，操你娘的，若非把你姓李的改改姓，我就是你孫子。」

卜道道：「好，太好了，咱們單單爲了尋仇，原是理由稍爲牽强，因爲姓丁的也死了。」

他拍拍正啃吃大餅的船老大，又道：「如今有了這老人一同前往，姓李的就無法抵賴了。」

玉眞子道：「姓李的必是爲了藍寶石而設下的奪寶之計，他很陰……」

丁兆玉道：「別說了，咱們帶着這位船老大去李家寨，且看姓李的怎麼交代？」

船老大一聽，怔住了：「我……我也去？」

余大牙道：「你別怕！」

船老大道：「李家寨人多勢衆呀，你們才……才只八個人。」

余大牙道：「咱們八人，每人可抵他十個人，船老大，你跟咱們去，且看咱們收拾他。」

船老大想了一下，他終於點點頭，道：「好，我這就同你們一齊去李家寨。」

這一行人找來幾根樹幹把船老大弄在上面，大伙輪流拖拉着往下

唐走，果然又找到一個渡口，那兒的船家認得船老大，見船老大受了傷，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吶。

經過船老大的說明，這渡船上的兩個漢子直搖頭，他們不相信李家寨的寨主會如此的黑心坑人。

然而事實俱在，他們便也只有大嘆人心難測了。

* * *

其實黃山劍客李存正原本不是那種黑吃黑不吐骨頭的梟霸，實因為李存正得到那顆滿天星藍寶石的一刹那間，便着了寶石上的惡血詛咒，天下有誰能抗拒血咒的魔力附體，那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天下的各種爭鬥，無一不是有人着了魔才會興起一樁樁人們的仇殺，無論是權或利，一旦着了魔道，這個人便已陷入輪迴中，等候着被打入萬劫不復之地了。

當然，人們是很難發覺的，直到有一天得到了必然的報應，才會悟出其中道理，却又悔之晚矣！

有人說，人們生存在悔恨之中，不斷的興起慾念，又不斷的產生後悔，為了活下去，便也只有後悔不斷。

* * *

黃山劍客此刻從不後悔，他愉快極了。

李存正回到李家寨的時候，那已是第二天過午時份了，他老人家進寨哈哈笑，因為他身懷至寶呀！

「總管呢，哈……快叫總管來見我。」

李兆升飛一般的迎來了，李兆升也是李紅的爹，李家寨中兩個姑娘會武功，除了李紅之外還有個姑娘叫李蘭。

「寨主，你回來了，咱們大伙正在念叨你呢！」

李存正道：「先把地窖打開，陳年老酒全部搬出來，咱們寨中宰殺十隻大黃牛，再殺豬羊各二十，江魚去撿大的買回來，還有……」

李兆升忙笑問：「寨主，辦喜事呀？」

李存正道：「比辦喜事還重要。」

「什麼大事呀？」

「本寨主太高興了，哈！」

「哈……」李兆升也笑，因為李存正是寨主，寨主笑他能不笑嗎？管他為什麼，先笑再問。

李存正忽然不笑了，李兆升當然也不再笑。

「嗨！你怎麼不去辦呀？」

「寨主，總得知道為什麼吧？」

李存正當然不能說出為了懷中的「滿天星藍寶石」，那可是一件見不得人的狠心事情，黑心之事是不可以告人的，天下沒有那麼傻的人會把自己見不得人的事張揚出去。

天下只有人們盡把好事宣揚，而且還大事宣揚，唯恐別人不知道。

李存正想了一下，對李兆升道：「告訴全寨子的人，就說本寨主多年沒如此高興過，這一回要大伙好生的痛飲三日夜，人人大醉方休。」

李兆升道：「寨主呀，你這個高興來得太突然了，且容兆升猜一猜，寨主是不是發現什麼寶藏了吧？」

李存正臉皮一緊，叱道：「快去照辦，閒話少說！」

李兆升不再囉嗦了，他立刻帶了人分工合作的幹起來，於是，李家寨中一百多口人全都沸騰了。

* * *

李家寨全部男女老少加起來只不過一百七十二人之衆，多也不過二十桌流水席，全部開在李存正的大宅子前院裡，這兒全是姓李的住戶，論人口李存正的一家只有七口人，除那李存正夫妻二人之外，便是他的兩個兒子與兒媳，還有個小孫子才七歲，那是李正孝老婆生的。

如今李家大寨關上了寨門熱鬧起來了，聽聲音似乎在辦喜事，再細看又像在過年。

李存正高興，他分上午下午的輪番出來向各桌敬酒，如果見有人醉倒，李存正大笑直叫好。

大概是過午不久吧，李家寨的寨門外來了一位老道士，只見這道士走到這大寨門下抬頭叫：「無量壽佛，寨上哪位施主在？」

有個漢子伸頭瞧，見是個道士，便在寨上道：「老道爺，你改天再來吧，咱們李家寨正在辦喜事吶！」

那老道道：「李家寨辦什麼喜事呀？」

寨上的漢子猛一怔，他想了一下回身問另外幾人，道：「對了，咱們這是辦的什麼喜事呀？」

幾個正在寨上圍坐吃酒的漢子竟然無人答得出來。

只不過幾個人想了一下之後，其中一人道：「告訴他，就說寨主辦的喜是……高興辦喜事，他管得着嗎？」

那人果然低頭對寨門外道士道：「寨主爺高興辦喜事，你管得着嗎？」

那老道淡淡一笑，道：「貧道當然管不着，只不過貧道並非來化緣的。」

「你幹什麼來的？」

「貧道與李寨主是朋友，貧道順道前來拜訪李寨主的，如果你不歡迎，貧道這就回頭走了。」

他還眞打算回頭而去，寨牆上的漢子已叫道：「喂，老道長，你等等，你說是咱們寨主的朋友

呀？」

老道回頭道：「不錯。」

「嗨，嗨，別走，別走，給你開寨門。」

老道回身站定，道：「先別為貧道開門，先向李寨主報個訊去。」

他果然匆匆的往寨內奔去了。

再看那老道，他坦然地站在寨門下宛如一尊神，他當然是找李存正麻煩的。

過不久，寨門拉開了，只見又是那人，他上下看了一下老道，點點頭道：「道爺，你跟我來！」

老道道：「你們寨主見我了？」

「你們是老朋友嘛！」

老道笑笑道：「你們寨主知道我是誰？我告訴過你我是誰了嗎？」

那壯漢猛一怔，道：「對呀，你還沒說你的法號何人，卓錫何地呀？」

「那麼，你又怎知我是你們寨主的朋友？」

笑笑，壯漢道：「這個嗎，是這樣的，咱們寨主這兩天特別的高興，他把天下人全看成好人，也都當成他的朋友，所以你道爺也算是咱們寨主的朋友了。」

他哈哈一聲笑，又道：「這話可又說回來了，你既然是咱們寨主的朋友，當然也算是全李家寨的朋友了，哈……你說是不是，老道爺！」

那老道點點頭，道：「你施主眞會說話，哈……」

他跟着壯漢走入李家寨，進入李家寨中最大的一所巨宅內，只見正廳廊中站着一個紅臉大漢，老道一見仰天一聲哈哈，道：「李寨主，貧道……」

「你是武當玉眞子，李某早年在三江見過，今日竟然來到敝寨，眞是蓬華生輝呀，哈……」

來的老道正是玉眞子，也是卜道四人的師叔，他們經過安排，便由玉眞子一人先來了。

李存正太高興了，他把玉眞子當成知己朋友一般笑道：「眞人，你佛駕光臨，正遇咱們李家寨最歡樂時刻，快請進大廳內，李某人要同眞人好生喝幾杯。」

他又高興大吼：「兆升何在？」

李兆升打橫走過來，道：「寨主，你吩咐。」

李存正道：「快去叫他們備一桌上等素齋送過來！」

李兆升道：「是，寨主，馬上端來！」

玉眞子笑笑道：「李寨主，你就不問一問貧道為什麼趕來嗎？」

李存正道：「不必問，先喝酒，有什麼話咱們喝過了酒以後細談不遲。」

玉眞子道：「喝過酒以後那多麼的煞風景呀！」

李存正聽得一怔，道：「玉眞人，你好像滿腹機關嘛！」

他指着太師椅，又道：「先坐下來，你先說明白。」

玉眞子大剌剌的坐在椅子上，他看看這座大廳，道：「你有這麼好的宅子，應該可以滿足了，需知天下太多的人，想也不敢想能擁有你現在的財富。」

李存正臉色一緊，道：「玉眞人，你有什麼話可以直接了當的說了吧！」

玉眞子道：「武當山貧道有個師侄叫卜道，卜道乃是他的俗家名字。」

李存正道：「你說這些幹什麼？關李某何事？」

玉眞子一笑，道：「卜道有個堂兄叫卜通，乃南京江家當舖的朝奉。」

李存正又淡淡道：「又關李某何事？」

玉眞子道：「我請問你，丁心元你認識嗎？」

李存正忽的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這樣呀，玉眞眞人哪，李某人與丁心元是好朋友，每年李某必去南海，李某就是在南海認識到丁心元，但那正是多年前的事了。」

玉眞子道：「卜通却死在李家寨附近山中。」

李存正道：「我早知道了，而且那丁心元也死了。」

玉眞子道：「聽我師侄說二人死得可疑，有他殺之嫌，並曾與李家寨的人幹了一架，李寨主，你怎麼解釋？」

李存正臉上寒氣逼人，但當他心中想到了滿天星藍寶石的時候，立刻變得笑容可掬的樣子，道：「玉眞眞人呀，李某可以拍胸脯保証，李家寨的人絕沒有亂殺人。」

他立刻高聲叫：「素齋還不上來？」

「來了，來了。」

這回應是大廳外的李兆升，只見那李兆升當先走進門，後面兩個漢子各端了一個大木盤送上來了。

李存正對玉眞子笑笑，道：「眞人，來了就是客，不論有什麼大不了的誤會，先吃個飽再議論。」

哈哈一笑，玉眞子道：「好，衝着李家寨這份誠意，貧道就叨擾你一頓了。」

也不再多作客氣，玉眞子便坐在李存正的對面了。

兩個人這就吃喝起來，玉眞子發覺李家寨的素食還眞地道：八道素菜八個樣，暖酒一壺是紅米釀製的，也正適合玉眞子的口味。

李存正見玉眞子吃得高興，他也高興，便舉杯對玉眞子道：「玉

眞子眞人，咱們誰也別提過去的甚麼扯不清的轇轕，且等喝過了酒以後，我李家寨孝敬你三清道觀香油銀子一百兩，不叫眞人空手而歸，哈……」

「哈！」

玉眞子笑了一聲，道：「李寨主眞慷慨呀！」

李存正聽出玉眞子話中有話，他又閃過一絲不樂，但旋即又道：「另外，李某人再為眞人私下封上白銀一千兩，眞人呀，你看咱夠意思了吧？」

玉眞子還眞吃一驚，但他想想那死而未死的渡船老人，沉而冷冷地道：「殺了人應不只這個數吧！」

李存正道：「咳，說了半天眞人還是以爲李家寨有人殺了人呀！」

玉眞子道：「而且手段十分殘忍。」

李存正道：「你咬定咱們這兒有兇手呀？」

「有！」

「誰？」

「你！」

玉眞子戟指李存正，又道：「貧道說的兇手就是你李寨主……」

李存正忿怒的拍桌而起，叱道：「三杯酒叫你這老道暖暖口，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你胡說些甚麼？」

他對府上幾個壯漢吼道：「撤席，送客！」

眞是翻臉不認人。

玉眞子哈哈一笑，他閃退一邊，指着李存正道：「請問李寨主，甜水河渡口的渡船人呢？」

他此言一出，李存正全身一緊，雙目一厲，道：「幹甚麼問渡船人呢？」

「貧道在問你呀！」

「李某怎知甚麼渡船人，你去河岸找人問！」

玉眞子道：「有人刺殺了渡船人！」

李存正反而平靜的哈哈一笑，道：「如果眞有人刺殺了渡船人，那個兇手必是你！」

玉眞子叱道：「李大俠，原來你是個欺世盜名之輩呀，你的劍利，想不到口齒更利！」

李存正道：「聽你口氣，好像刺殺渡船人是李某人所爲了？」

玉眞子道：「你承認了？」

李存正大怒，吼叱道：「老夫承認甚麼呀，老道士，我問你，我去刺殺一個可憐兮兮的渡船人幹甚麼？」

他暗中咬牙，又道：「老實說，每次老夫過渡，總會多拋下幾個銅子，豈會殺了渡船人，豈有此理！」

他不等玉眞子開口，戟指門口又道：「滾，老夫不歡迎你這樣信口雌黃的人物！」

「哈……」玉眞子哈哈大笑！

一邊的李兆升已走上去，他手打橫，道：「雜毛老道，別在這兒囉嗦了，你請吧！」

玉眞子猛的收住笑，道：「別急，別忙着趕人，貧道該走的時候你留也留不住……」

李存正大吼：「滾！」

李兆升也吼道：「耍賴呀，滾不滾？」

大廳上這麼一吼叫，附近喝酒的李家族人也圍過來了，大伙見這老道的模樣，無不抽鼻子瞪眼睛！於是有兩個姑娘走過來了。

那正是李紅與李蘭二女，只因爲此二女乃是跟着李存正習劍術有些成就的姑娘。

李紅又是李兆升的女兒，她與李蘭正在邊廂中吃酒，聽見大廳上的吼叱，二女也來了。

李紅走近玉眞子，道：「道士，你是出家人，咱們李家寨又沒有招誰惹誰，你怎麼趁咱們高興時候前來潑冷水叫人霉氣？」

一笑，玉眞子道：「姑娘很會說話呀！」

李紅道：「我說老實話，你找甚麼麻煩呀！」

玉眞子道：「姑娘，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甚麼，我知道的必告訴你，但願你別再破壞咱們的興緻。」

玉眞子道：「李家寨中開出流水席，請問姑娘，你們這是慶祝甚麼呀？」

他四下看看，又道：「是嫁女呢，還是娶親，是何人壽慶呢，還是有人中了擧？」

李紅道：「甚麼也不是！」

「爲何開席吃不完？是豐收還是發了財？」

猛的一怔，李紅看看寨主大伯，因爲她實在不知道寨主爺爲甚麼席開三天叫全寨狂歡。

其實她爹也問過李存正，却被李存正吼退。

突聽李存正大吼：「滾，誰聽你在我李家寨囉嗦，叫他滾！」

李兆升要閧玉眞子了，玉眞子突然一聲厲叱，道：「李家寨的各位施主，你們可願意知道你們的寨主爲甚麼如此大方的設下這流水席嗎？」

他看看幾十人的臉上那種忿怒的眼神，立刻接道：「貧道我知道！」

他此言一出，立刻引得大伙的注意，因爲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事情。

李存正怒叱：「雜毛老道，你休在此地造謠生事。」

了。

忽聽一聲吼，只見李用走過來

李用的雙目被呂大夫幾乎弄瞎，他此刻雙目赤紅還流淚，但已可見物了。

這李用與李石增二人乃是李存正的親密戰友，聽得玉眞子的話，便自人堆中走出了。

「喂，老道士，你是不是吃寃枉糧吃撐了，沒事跑來咱們李家寨搗蛋呀……」

玉眞子道：「是不是來搗蛋，你聽了我的故事以後就明白了！」

「說……」

「快說吧！」有人在吼叱！

李存正已氣得直哆嗦，但他心中很奇怪，爲甚麼這老雜毛知道船老大被刺死了，爲甚麼他說是我李存正下的手？難道那個死在河中的船老大又活了？、

李存正吃驚的再一想，不可能，絕不可能，那一劍扎得十分結實，絕不可能有活命！

然而李存正想也想不到，那一劍却是扎在船老大在水中翹起的屁股上去了。

玉眞子見大伙都在等他說因由，爲何他們的寨主要請大家同吃這三天的流水席，心中已對忿怒的李存正冷笑了。

「各位施主，你們寨主他得了一顆稀世珍寶呀！」

他此言一出，李存正臉色更紅了，他大怒，叱道：「眞的是胡說八道！」

玉眞子道：「你不承認？」

「說，老夫得的是甚麼寶？」

「滿天星藍寶石呀！」

玉眞子的聲音不大，但圍的幾十人全聽到了，然而聽的人並無反應，因爲他們不知道什麼滿天星藍寶石，只有兩三人知道，那便是李用、李紅與李蘭等三人。

這三人知道滿天星藍寶石那是因爲段柱子的關係。

段柱子在花豹之肚腸中發現藍寶石，李用第一個就發現了，李用也回到李家寨中向寨主大伯報告這件事，這以後才要李紅與李蘭二女去段柱子家中準備以美色來釣這條大魚，只可惜段柱子父子二人已死在呂不邪之手了。

* * *

此刻，玉眞子說出「滿天星藍寶石」，李用第一個以驚悸的目光看向李存正。

李紅與李蘭二女的臉上不知是喜是愁，眞的是五味雜陳不知滋味。

她二人是一個想法，八成寨主得了寶物，否則寨主爲什麼如此高興的開三天流水席呀。

如果眞如這道士之言，寨主殺了人，這光景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了。

忽聽李存正嘿嘿大笑，道：「雜毛老道啊，我李某人與你何仇何恨，你怎麼跑了來硬向我李某人身上栽贓，簡直豈有此理。」

他唬的在牆上摘下他的三尺青鋒劍，又叱道：「老雜毛啊，你逼李某人出劍了。」

玉眞子淡淡的道：「李寨主，你是惱羞成怒了。」

李存正道：「也是你這雜毛自找……」

他抖劍點向玉眞子又道：「你憑什麼說那傳言多年的寶石在我手中？」

「哈……」

玉眞子閃展騰挪躲過李存正的七劍長刺，口中大笑起來。

李存正吼道：「把這雜毛老道圍起來，殺！」

玉眞子見五個怒漢仗劍圍來，立刻反手從背上拔出長劍在手，他不能不先自保。

一陣叮噹之聲起處，玉眞子心中暗驚，李家寨的劍術果然了得，黃山劍客李存正調教的人也非弱者。

心念間，這位武當玉眞子一聲冷喝，立刻洒出一片劍芒，一路太極劍法施展出來，立刻間他的大半個身子已被無數光焰遮去，於是，空中響起叮噹之聲不絕於耳。

玉眞子全力防守中，他大吼：「李存正啊，貧道老實對你說，那位渡船老人沒死，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李存正聽得大吃一驚，但他此刻的心境是一片凶狠，那也是一個人爲他的獵物全力保護的正常反應，就如同一頭雄獅在享受着牠的獵物，是不允許別的獅子過來分一杯羹的，李存正就是這種心態。

當然這也是他從前未曾有過的心態。

李存正聽得玉眞子的話，船家沒死，不由暗自咬牙，大吼道：「船家的生與死關老夫何事，便是這老頭兒找來又怎樣，他血口噴人！」

玉眞子見招拆招見式拆式中，聽得李存正的不要臉話，忍不住厲叱道：「李存正，你已失去人性了，貧道似是也難以渡化你了。」

李存正大怒，他忽的挺劍直刺，道：「你死吧，老雜毛，不是你渡化李某，倒是李某超渡你。」

「噹！」好一陣叮噹響處，玉眞子的長劍稍偏，右臂上已被李存正劍尖掃中，立刻鮮血直冒。

李存正一招得手，他大吼：「殺了你這雜毛老道！」

十七劍幾乎分不清的全部劈出手，玉眞子轉身而起，他自一個驚的壯漢頭上掠出正廳，什麼話也

沒說的便往李家寨外面躍去。

他想不到李存正會下狠手，玉眞子忿然了。

李存正大叫：「老雜毛，哪裡逃？」

他狂叱一聲啣尾便追出大廳，四個李家寨高手在李用的大叫中也追出來了。

那李用跑得比別人快，一邊跑一邊叫：「抓活的，抓活的呀！」

李兆升也追出來了，還有兩個伕劍姑娘，那當然是李紅與李蘭二人了。

這幾個人再加上個李石增，都是隨寨主李存正習過武的人，也可以算得是李家的中心人物了。

幾十個大漢來追趕，有的提着酒壺上了寨牆上看，登高看得遠，那道士已過了甜水河了。

距離李家寨不遠處有個小山坡，這座山坡樹最多，遠遠看過去就如同一個臃腫的綠衣大胖子似的，只不過山坡之上無大樹，青翠的松柏粗又矮。

此刻，玉眞子倒提長劍發足狂奔向這山坡而來，他心中實在想不通，李存正往日的俠名是假的，見面不如耳聞，殺了人還死不承認呀！

回頭瞧，來的人眞不少，除了李存正追得緊之外，另有八男女也不慢，這些人邊追邊大喊：「別逃呀，臭老道，跑到天邊也要把你找到！」

不料玉眞子到了山坡前他不跑了，長劍拄地在冷笑。

於是，李存正當先追來了：「玉眞老道，你選擇此地爲你超生之地呀！」

玉眞子淡淡的道：「李施主，我明白一件事情。」

就在這時，李用幾人也追上來了，八男女立刻把玉眞子圍在當中。

李存正冷冷道：「無論你明白什麼事情，你今天死定了，嘿！」

「你決心殺我滅口？」

「先聽聽你說那船老頭在什麼地方，然後……」

「然後你把我二人一齊殺死？」

「嘿……你眞明白呀！」

玉眞子雙目一厲，道：「李大俠，你好狠毒的心呀！」

「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

玉眞子道：「你已承認奪寶殺人了？」

李存正道：「什麼寶，奪什麼寶？殺你只是爲了你造謠生事，殺船老大乃是他忘恩負義，不知好歹，至於你提的什麼寶，那根本無此一說，老夫以爲你等嫁禍也應找個絕佳理由，何需以奪寶爲由？」

他嘿嘿連聲，又道：「黃山李家寨也不缺什麼一件寶石的，老夫會爲一件寶石亂殺人？豈有此理！」

玉眞子嘆口氣，道：「那麼，船老大與你來個面對面的對質，如何？」

李存正道：「他在哪裡？老夫絕不饒他。」

只見玉眞子一聲大叫：「余大俠，丁家兄弟，你們可以現身了。」

一陣急驟步履聲來，只見密林中走出一批人來，其中有個健壯的道士用布袋背負着一個人，那人正是甜水河上游的船老大。

這些人一旦出現，李家寨方面立刻驚怒交加，李存正更是忿怒的叱道：「可惡啊，原來你們早有準備呀！」

那卜道已走近玉眞子，道：「師叔，他們傷了你？」

玉眞子道：「這點傷不礙事。」

卜道對背着船老大的壯大道士道：「師弟，把船老大放下來，且看姓李的怎麼交代。」

那道士雙肩打斜放下船老大，只聽船老大叫道：「李存正，你好狠的心呀！」

李存正不但沒露愧色，咬牙咯咯地道：「老匹夫，你胡言亂語陷害老夫，你拿命來吧！」

李存正打算先殺了船老大，他出手便刺……

「噹！」

只見一把大刀宛如西天流光般的疾閃而阻住李存正的一劍穿心！

出刀的不是別人，乃大刀片子余大牙是也！

李存正出劍犀利，中途竟然被一把沉重大刀阻住，心下吃驚抬頭看：「你是……」

「大刀片子」余大牙大嘴巴咧開接道：「大刀片子余大牙！」

是的，江湖上的人只一見了余大牙的大門牙，再加上那把沉猛的刀便知道來者何人！

余大牙甚爲得意，只因爲他在關洛少下江南來，想不到李存正還能知道他，他當然大爲愉快！

江湖上很少人知道余大牙的眞名，余大牙就夠了，而余大牙也坦然承認。

他嘿嘿冷笑，說話單刀直入的道：「怎麼的，出手又要殺人滅口呀？」

李存正道：「余大牙，你在江北混，我在江南不惹誰，你如今跑來黃山找麻煩呀！」

余大牙道：「姓李的，是非不分地域，恩仇總會分明，咱們找來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咱們八竿子打不着的兩地人，誰同你發生過甚麼糾纏呀！」

余大牙道：「李存正，你可是名揚黃山的黃山劍客呀！」

「刷」的一聲收起長劍，李存正道：「是又怎樣？」

余大牙道：「我來問你，你們李家寨在這黃山甜水河開山立寨了？」

李存正一楞，叱道：「李家寨住的是李姓族人，咱們是善良的人，立的甚麼寨又開的甚麼山？」

「爲何殺人？」

「殺人？」

「洛陽卜通死在你的地盤上，而且已同你李家寨的幹了一架，你怎麼說？」

站在一邊的卜道戟指李用，吼道：「就是他，王八蛋！」

李用大怒，回罵：「去你娘的，咱們李家寨的朋友丁心元丁當家也死了，那咱們找誰去討公道？」

卜道道：「在李家寨後的山嶺上，當然找你們討公道！」

李存正道：「咱們也不知人是怎麼死的！」

余大牙嘿嘿一笑，道：「我知道是怎麼死的！」

李存正道：「你說怎麼死的？」

余大牙道：「謀財害命！」

「誰謀財又害了誰的命？」

余大牙道：「卜通在南京當舖幹朝奉，身上必有寶物，寶物被你們知道，你們就來個謀財害他的命！」

李存正大怒，叱道：「放屁，血口噴人！」

余大牙道：「我有証明呀！」

李存正道：「你有甚麼証明？」

余大牙指着受傷的船老大，道：「你李大寨主不也是爲了一顆滿天星藍寶石而殺了渡船的一個過河女客，那女客臨死把寶石拋入甜水河中，然後你就叫船老大爲你下河去找藍寶石，幾乎找了一天一夜，還是藍寶石在夜間發出了藍色寶光，由船老大下河把寶石爲你找到，你這黑心老狗，不但不重重酬謝人家，反而下毒手一劍刺向船老大，天幸吶，船老大只在屁股上狠狠挨一記，如果船老大死在河中，這他娘的還有天理嗎？」

他猛嚥了一口唾沫，又道：「由此推測，你們李家寨就是專門謀財害命的一批狗！」

他這是一聲咒罵，李家寨的人都被他罵火了，李兆升大吼：「你娘的老皮，你敢在咱們家門口罵爺們是狗？」

余大牙北方人性烈，他回吼：「老子不但罵，老子還要殺人……」

李存正雙目直視船老大，他心中那股子悔恨，爲何會沒有一劍把這老小子刺死，當時如果舉劍平削，他這顆白蒼蒼的腦袋非被削落不可，哪裡還有這段糾纏？

李存正面對船老大，又見余大牙把甜水河上的經過說了個詳細，本欲承認，但想想那麼美麗藍寶石，不由得把心一橫，沉聲道：「好一篇故事，全然是謊言一堆，只能去騙騙小兒罷了。」

余大牙怒道：「你還不承認？」

李存正道：「老夫承認甚麼，完全無的放矢！」

他逼進一步，怒指船老大，又道：「你這老狗，你在河上討生活，李家寨從不少給你照顧，逢年過節有犒賞，二十四節氣送米麵，怎麼的，你吃撐了忘了救濟你的人是誰了？竟帶外人前來胡鬧？」

船老大道：「李寨主呀，你是不是大丈夫？」

李存正道：「本寨主在黃山方圓三百里地，何人不知我乃大丈夫！」

船老大道：「如果你眞的是大丈夫，常言道：大丈夫敢做敢當呀，何用我這種小人再把李寨主的惡行再加描繪給人聽？」

李存正大怒，叱道：「老夫沒幹下殺人之事，如何會承認？是你這老狗明明的恩將仇報！」

船老大火了，他早已豁出去了。

他答應前來，便是豁上了，就聽他指天發起重誓，道：「上蒼在上，我張別古如果有一句謊言欺騙大家，叫老天打雷把我的人頭轟爛。」

他起誓，聽得大伙一驚，李存正心中一沉。

一邊的洛陽雙俠老大丁兆堂以刀指李存正，道：「姓李的，你敢起誓嗎？」

李存正叱道：「起的甚麼誓？沒殺人就是沒殺人！」

他指着船老大，又道：「我如果對他出劍，他還有活命在嗎？」

李家寨的人聽了齊點頭。

李家寨的人也心中明白，他們的寨主八成殺了人，否則，寨主不會那麼高興的在李家寨中擺上三天流水席，叫全寨的人快樂。

然而他們又不能開口問甚麼，好不容易李存正說了這句話，大伙立刻齊聲叫：「對！」

是的，李存正如果對船老大出劍，船老大必死無疑，然而大伙想不到當時船老大手攀船邊身子尚在水下，他當然有活的機會，如果李存正等船老大上了船再出手，船老大便休想活命！

這也許就是人們說的百密一疏了，當然，這更是那顆已附了血咒的藍寶石在作祟！

有誰會相信藍寶石已成一顆奪命的魔石了！

那只有擁有寶石的人在慘死的剎那間，才會知道擁有這顆寶石是多麼的不幸！

＊　＊　＊

船老大火來了：「李大俠，你是大人物，我的賤命不值錢，你……你發重誓，你如果敢發下重誓，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先是，李存正吃一驚，旋即怒叱，道：「老狗，你還不配！」

船老大搥胸指天大叫：「天吶，天理何在啊！」

余大牙忍無可忍的道：「操他娘的老皮，說來說去全是空話，只有手底下見眞章！」

受傷的玉眞子道：「李施主呀，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非要掉肉見血才回頭嗎？」

李存正叱道：「那也是老夫欲說的！」

他回頭對李用等大聲吼道：「李家寨不是好欺的，何況他們找上門來向咱們挑釁！」

李兆升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吶！」

李用大叫：「娘的皮，不吃饅頭也要掙(蒸)口氣！」

他舉手一揮，又叫：「殺！」

「殺！」

李家寨的人早已按捺不住了，他們不等寨主下命令，齊聲一吼就出手。

余大牙怒道：「他媽的，李家寨的人都是一羣黑心王八蛋呀，殺！」

他出刀是雙手握刀砍，刀出已逼近李存正！

李存正早想殺了船老大，但被受傷的玉眞子匆忙中拖進樹林中了！

玉眞子仗劍守一邊，道：「老丈，安心啦，貧道守在你身邊，他們拿你沒辦法！」

船老大嘆口氣，道：「李家寨李寨主素爲黃山一方人所敬仰，他……他自得了藍寶石以後爲甚麼人也變了樣，說話也非一個長者應有的修養，他……」

玉眞子道：「人性吶，如果受到貪的汚染，這個人便也一文不值了！」

船老大道：「貪而無厭是爲賊也，他……李家寨堂堂寨主之尊，寧爲賊呀！」

＊　＊　＊

此刻雙方就在這坡上荒林邊殺得可凶殘吶！

只見李用迎上卜道，二人這是第二次交手，一旦動上劍，二話不說地便狠幹上了！

丁兆玉扣緊了李兆升，那丁兆堂以一抵二對付李紅與李蘭二姑娘！

另一面，三個道士迎上李家寨中四大漢子，三個道士品字形背對背生生地把李家寨四個大漢阻在一丈外難進身！

要知道武當劍術除了張三丰傳下的太極劍法之外，還有二人聯手、三人合擊與八卦劍陣，一旦用上其中之一來對敵，威力自是非同小可！

雙方在山坡上殺得凶，那余大牙更是玩上命的同李存正二人殺得忘了自己是老幾。

就在這候，忽聽那丁兆堂大聲呼叫：「兄弟，過來，咱們雙刀合擊，兩儀出招！」

丁兆堂原是以一對付李紅與李蘭二女，今見幾次出招均被二女化解，立刻心中不是滋味，洛陽雙俠還對付不了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子，太丟人了！

於是他呼叫兄弟丁兆玉，二人要使出丁家劍法了。

丁兆玉正與李兆升殺在一棵老松下，二人有攻也有守，各自看準了才出招，如今丁兆玉聽了兄長在呼叫自己，便知道那兩個女子難對付。

丁兆玉狂劈三刀逼退李兆升，人已往他兄長丁兆堂那裡躍去。

「哥，聯手！」

李紅見這兄弟二人欲聯手，她也呼叫：「爹，咱們也聯手，非宰了他們不可！」

李兆升追着丁兆玉過來了，他大叫：「把他二人圍緊了狠殺！」

李蘭道：「分進合擊呀！」

不料丁兆玉與丁兆堂兄弟二人的刀法在聯手之後威力大增，但見刀光霍霍冷芒激射，忽的一片刀光罩過來，忽又一片冷焰捲地掩上，端的令人無法反擊。

李兆升怕女兒受傷，立刻大叫：「且莫盲目出招，守緊門戶，伺機狠殺！」

那李紅忽的在李蘭掩護中抱劍往一片刀叢中刺去，就聽「嗆」的一聲響，隨之一聲尖叫：「哎唷！」

鮮血飛濺中，李紅已往外撞去，她的右上臂挨了一刀半尺長，劍也丟在地上了！

「阿紅！」李兆升大叫着忙奔過去，他抱住女兒，道：「怎麼樣了？」

李蘭此刻已被丁氏兄弟殺得倒退不迭，李紅急道：「爹，我不要緊，快去幫蘭兒！」

李兆升也看到了，他忽的大聲厲吼：「殺！」

丁氏兄弟的壓力沒有了，他們以二抵三還綽綽有餘，如今一個對付一個，二人立刻冷笑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李用大吼一聲：「你死吧，兒！」

「噢！」這是卜道的慘叫，卜道的肩窩處挨了一劍深有一寸，他甩肩疾退，長劍忙着去阻擋敵人的第二劍。

於是，玉眞子攻劍過來了。

玉眞子大叫：「閃開，我來！」

卜道閃往林中，玉眞子仗劍攔住李用，二人只那麼三招不到，玉眞子又冷冷道：「三招之內放你的血！」

李用罵道：「放你娘的皮，吹牛……」

李用這才說了兩句話，忽的七道光芒閃在他面前一尺地，他不知道如何去攔阻，無法分辨中他暴吼如虎的狂劈一劍打橫掃攔，然而他掃了個空，頓覺面門一痛，左面頰立刻冒出鮮血來，痛得他「噢噢」怪叫中急忙閃退。

李用的吼聲大又長，幾顆牙齒也似露出來了，那眞是一劍破了相。

只不過他這一叫，叫得附近李家寨中人火大了。

李家寨中不少人站在寨子上遠遠地在觀望，聽得幾聲呼叫，似是自己這方面有人受了傷，立刻有人大叫了！

「他娘的，不就是那七八個人毛嗎？敢到咱們地頭上撒野呀！」

「是呀，這不等於騎在咱們頭上撒尿水呀，娘的皮！」

「走，咱們都出去，幹掉那幾個王八蛋操的去！」

「走呀，殺過去！」

於是，李家寨的寨門拉開了，三十多個大漢衝出寨子門外來了。

仔細看過去，這些人有一半舉着扁擔鋤頭往山坡奔來，另一半不是刀便是劍，有幾個舉的是紅纓槍！

「殺呀！」

「寨主呀，兄弟們殺來了呀！」

李存正與那余大牙正幹得昏天黑地吶，聽得寨中又來了幫手，他的精神可大了。

「殺呀，我李家寨的好兒郎喲！」

李存正這是仰天的大吼，他也知道激勵士氣就是此刻，那余大牙見來了二十多人之衆，這是一場混戰，混戰是會死更多無辜的人的！

就在此時，李家寨的人擁上山坡來了，他們是狂幹的，也是了無章法的幹，但見對方不是李家寨的人，他們就五七個圍上去殺起來。

丁兆堂與丁兆玉兄弟已佔了上風，忽見來了這麼多大漢長短傢伙齊出手，不由大叫：「玉眞子呀，咱們能濫殺無辜嗎？」

沒有回音，因爲玉眞子已應接不暇了！

又是十多個大漢圍向余大牙，余大牙大叫：「姓李的混帳王八蛋，你們打羣架，不要臉呀！」

他邊叫邊雙手抱刀，使的是野戰八方，但是又是矛槍又是鋤，又是扁擔又是劍，逼得余大牙不但哇哇呀，而且是左一個野戰八方，右一個野戰八方的不斷的攔腰平殺！

這時候見李存正閃身入了荒林中，只不過一剎那間，他已站在驚怒交加的船老大身前了。

船老大一見是李存正，他忿忿然的道：「李大俠，你還等甚麼？」

李存正雙目閃過一絲殘酷的冷芒，道：「你這老狗，帶給老夫好大的麻煩呀！」

「是你不守信用，怨得了我嗎？」

李存正道：「能再世爲人你就該坦然的找我，我會自己檢討還你一個公道，你不該把那麼要緊的事告知這些不相干的人，你……」

船老大道：「李寨主，休怨我這苦命人，是你不仁在先，你全然不顧我爲你在水中尋寶的功勞了，你……」

他見李存正目露凶芒，遂又道：「你怎不想一想，當時我在水中如果找到寶石之後在水中潛逃，李大俠，你有本事到水中找我嗎？」

一怔，李存正忽的哈哈一笑，道：「說得好，你說得實在有理，令我也心動了。」

「是嗎？李大俠不殺我了？」

「怎麼會呢？我李存正絕非嗜殺之人，老船家，你仍然可以在渡口生活，也許……」

他看山坡那面殺得凶殘，立刻對船老大，又道：「我只要你別再提寶石之事，忘了那件事吧。」

船老大道：「我能不答應嗎？」

李存正道：「當然，我不會白叫你吃虧的。」

「刷」的一聲他自袋中摸出兩張銀票交給船老大，又道：「拿着，快把傷養好了好過日子。」

船老大怔住了。

船老大不敢伸手去接，李存正道：「拿着呀！」

船老大道：「李大俠，你恢復人性了？」

李存正道：「看你一場誤會，哈……」

船老大接過銀票，道：「我能爲李大俠回報些什麼？」

李存正笑笑，道：「你不需要回報什麼。」

他想了一下，又道：「如果你眞想表現什麼，那麼我求你說上一句話。」

「什麼話？李大俠！」

李存正道：「你只對大伙說一聲『是你誤會李某人了』，怎麼樣？」

船老大想了一下，尚未開口。

（未完‧八）

上文提要： 蕭露被困在蒙面人的巢穴內，不能夠脫身。小郭到處找不到蕭露之後，得到消息即闖虎穴救蕭露。此時，蕭露得到「守護十三聯」之一的黃鼎元的幫助，黃鼎元對蕭露坦告自己是長孫虎生父，並幫蕭露逃走，在洞口遇到小郭闖進來，此時蒙面人早已守住洞口，小郭叫蕭露先逃離，自己留下來與蒙面人搏鬥……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綠巾當頭不爲恥　酒中下藥赴巫山

「你不行，就連我，這幾年來都有好幾次差點出手，現在想來，一旦出手，包死不活，因爲他太厲害了。」

「難道他背後長了眼睛？」

「他背後不會長眼睛，只不過他的背後總會有一兩雙眼睛盯住，任何人想行刺他，得先把那兩雙眼睛除去。」

「到底是什麼仇恨？」

「孩子，你不要知道，這對你也是一種傷害。」

「不，你放心！爲了大仇，我能忍所不能忍的一切！」

黃鼎元道：「我和你娘成婚後，你娘已懷了你兩個月，他又……」黃鼎元哽咽着說不下去了。

「他玷汚了我娘？」

「是的……」

「您的大名是……」

「我叫黃鼎元。」

「爲什麼我不跟父姓？」

「如你跟我姓，我還能在他身邊臥底復仇嗎？」

「噢！原來如此！爹請受孩兒一拜！」

「不要，不要！現在千萬不要！」黃鼎元把他扶起道：「現在一定要像陌生人一樣，因爲那賊子太機伶，稍有親暱之態，他立會看出。」

長孫虎道：「我就暫時照爹的意思去做。」

「這個『爹』字從此也不要再叫，萬一不小心在他面前叫出，一切都完了。總之，以復仇爲最大前題。」

「我今後該怎麼辦？」

「他爲了一個女人，想要個兒子，所以今後，你不要太反抗，你也不要立刻就順從他，一切要有心機。」

「要我承認他是我父？」

「雖不必承認這個，也不必矢口否認，表示此事非比等閒，必須查證清楚，驗證無訛才行。」

「你說他有個女人……」長孫虎對這位生父有點反感了。

「對，此人一生中只愛這個女人，據說這女人當初爲他擋了十一支毒箭，因而失去一乳一臂及一腿，面目仍然嬌好，身受重殘。蒙面人對這女人無微不至，你猜對她好到什麼程度。」

「好到什麼程度？」

「上茅厠，他爲她揩屁股，洗澡由他親自動手，如果一次洗不乾淨，還要再洗第二次或第三次，如果她鼻子有涕，他會用嘴爲她吸……」

長孫虎茫然道：「蒙面人是個好色之人，到處留情，他會對一個女人如此重情感，這怎麼可能？」

黃鼎元道：「據說這女人只想要個男孩，她自己却一個也沒生，就特別准許蒙面人到外面去弄女人，希望再生個男孩子，但是，也許他命中無子……」

「一直沒有任何女人生過男孩？」

「令狐嬋生了個女的，蘇可香也是一樣，至於『金毛聖母』翁玉琴一個蛋也沒下。但這些女孩也不是他的骨肉。」

長孫虎驚愕道：「怎麼，他和令狐嬋及蘇可香二位長輩也有過不正常關係，眞有此事？」

「不錯，前幾天蕭露也曾被擄了來，但被『不老仙』及小郭救走了。當時我也曾助他們一臂之力。」

長孫虎道：「我見了那女人怎麼應付？」

「可以不承認，你不要太火躁，要明哲保身。」

＊　＊　＊

第二天，蒙面人回來，又來見長孫虎。

「虎兒，你想通了沒有？」

「沒有我娘的承諾，我不便認祖歸宗。」

「這本來也是作人的原則，不可沒有原則，不過爹已提出証物，你就不必再堅持了，須知古人的話：『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的古訓是值得警惕的。」

「這箇我也知道。」

「那就請虎兒成全我一下，雖然這個女人不是你的生母，但她思子欲死，今後會給你好多母愛。有所謂：情必近乎癡始眞，才必兼乎趣始化。她求子欲癡，你就以子輩對之，也沒有甚麼損失，你願意嗎？」

長孫虎故作不願之狀道：「助人總是好的，我試試看吧！但我總不能叫一個不相干的人作母親的！」

「好好！叫她阿姨也成，一步一步地來！」

於是二人來見柳盈盈。

柳盈盈秀髮披肩，臉孔清麗，半倚在榻上。

二人一進屋，柳盈盈立刻盯住長孫虎。

長孫虎雖然英俊，但不像蒙面人。

柳盈盈一眼就看了出來，蒙面人第一眼就看出了柳盈盈的表情，道：「盈盈，他就是長孫蓉的兒子。」

柳盈盈道：「他是長孫蓉的兒子，但不是你的。」

「是我的。」

「不是，他一點也不像你！」

蒙面人道：「不一定都要很像很像……」

「但至少有些地方要像。」要是別人說這話，蒙面人早就光火了。

他攤攤手，道：「有這麼一個兒子也不錯。」

柳盈盈道：「只怕還會生糾紛的。」

蒙面人道：「乾脆，我們自孤兒院中找一個吧！」

柳盈盈道：「我總以爲，你和一些女人能生女孩，應該也能生男孩的，我想要你自己的骨肉！」

蒙面人道：「妳是不是鼓勵我再去找女人？」

柳盈盈道：「我信任你，不會移情別戀。」

蒙面人伏在這女人的懷中，像小孩子憐母情懷一樣，充滿了孺慕之情，長孫虎看得呆了。

像蒙面人這樣兩手沾滿血腥的人，居然也有赤子之心。

柳盈盈道：「長孫虎，你願意作我們的兒子嗎？」

長孫虎道：「這是一件大事，我必須問過家母，如家母承認確有此事才成。長輩不會怪我吧？」

柳盈盈道：「一個年輕人能作到『威武不屈』，就已經很不容易了，孩子，你雖不承認，我却很喜歡你，也很敬佩你！」

長孫虎道：「阿姨雖非我娘，今日一見，却使我非常尊敬，假如我有妳這樣一位娘親也是一件好事。」

「你何不認我作個乾娘？」

長孫虎的確不討厭這位夫人，但認乾娘却非所願，因爲將來他非殺蒙面人不可，這對這位婦人太殘酷了！

長孫虎道：「固我所願也，但稍緩之後，多作瞭解比較好些！不知阿姨會不會以爲晚輩無禮？」

「不，凡事鄭重，總是有益，就這麼決定。」

長孫虎在這裡是上賓，但受監視。

在目前，他並不急於脫出此困，希望對此處多瞭解一些，也對那殘廢婦人的確極有同情與好感。但要他叫她母親，他就不甘心了。

至於黃鼎元的話，他完全相信，因爲他們有很多部位極相似。

＊　＊　＊

小郭和三小在一家酒樓上小酌，寃家路窄，又遇上了南陲佛海縣的捕頭江島和夏侯龍。另外還有三人，身份不明。此刻大約二更不到一點。

「這次你是跑不了的。」江島道：「小郭，跟我們回去打官司吧！你不能總是逃避，這不是辦法。」

小郭道：「我沒有殺人，這是誤會！」

夏侯龍道：「沒有殺人那是更好，跟我們回去可以弄清楚。」

小郭道：「南陲距離數千里，我沒有時間。」

捕頭江島道：「這可由不得你了！」

此刻門外有三個蒙面人在窺伺。

毛小珠道：「我不信他會殺人。」

林小玲道：「我也不相信他會殺人。」

哈巴狗道：「看到沒有，這兩位養眼的妞兒，他却沒有多大的興趣，後來她們貼的功夫到了家，才湊合收了。我就不信小郭會爲了點金子就收一個不好看的女人，甚至殺了她！這簡直笑話！」

江島道：「証據確鑿，沒有話說，上……」

江島撤下雙筆，夏侯龍是雙槍，包夾攻上。

小郭以一對二，並不甚吃力，二女要出手他阻止了。

雖然，小郭並非很吃力，但旁觀者看來却是十分火爆。

二人拚了三十來招，二女和哈巴狗不見了。

又拚了五十來招，小郭力攻三劍，去勢如電，也溜了。

不但江島和夏侯龍去追，三個蒙面人也追。

但因江島和夏侯龍二人出師有名，追的是通緝犯，所以三個蒙面人不敢出面，如此一來，把小郭追丟了。

＊　＊　＊

長孫蓉終被蒙面人遇上。

「蓉妹……」

「什麼人如此稱呼？也不嫌肉麻。」

「我是誰別人不知，妳該知道。」

「原來你就是那個賊！」

「不論妳怎麼說，我都不在乎。蓉妹，我請妳去一趟敝居，這對妳是有好處的……」

「我爲什麼要到你那兒去，作夢！」

「蓉妹，小虎在那兒！」

「小虎？」長孫蓉一驚，道：「長孫虎被你擄走了？」

「不要這麼說！」蒙面人道：「他是我的兒子，我對他很好。」

「你別陶醉，他不是你的兒子。」

「不是？那他是誰的兒子？」

「這個人是誰，爲了他的安全，我不能告訴你！」

「放心，我的度量夠大，不管是誰，我都不會對他如何。」

長孫蓉道：「你這種人還有度量，如你有度量，會派人殺死商鴻、雲中豪、朱濤以及單于高等人？」

「蓉妹，走吧，去見我們的虎兒。」

「我不信長孫虎在你手中！」

「這個是不是虎兒劍上的流蘇？」

他掏出一綹殷紅的流蘇，然後以兩指搖晃着。

長孫蓉臉色一變，道：「什麼時候你把他弄去的？」

「別用個『弄』字，我的兒子，應該用個『召』字吧。」

「告訴你，他不是你的兒子。」

「不是我的兒子，總該有個主兒吧？」

「我告訴了你，你一定會殺了他。」

「不會的，絕對不會！」

「我不會跟你去。」

「那妳是不是表示不要自己的兒子了？」

「你有人性就把他放了！你有兩個女兒，也該知足。」

「妳不知道，我需要一個兒子。」

「如果你命中註定沒有兒子呢？」

「可是我已經有了！」

「你這種人，壞事作盡，上天不會讓你有兒子的。」

「走吧！咱們父子、母子也該團圓了！」

「我不去！」

「那我只好武請了。」蒙面人沒亮鞭，大約在二十五招上制住了她的穴道，如果不給她面子，也許不要二十多招。

長孫蓉醒來時坐在設備豪華的太師椅上，椅旁几上有茶點。這工夫長孫虎走了進來。

「娘……娘……妳怎麼也來了？」

看看一邊的蒙面人，這當然是多此一問的。

「虎兒，你還好吧。」

「我很好，娘！我們都是被他擄來的，娘，我的父親不是他，對不對？另有其人是不是？」

「當然不是他！」

「長孫蓉，現在我求妳一件事。」蒙面人道：「在盈盈面前，妳要承認，虎兒是妳和我生的。」

長孫蓉道：「盈盈又是誰？」

長孫虎說了柳盈盈是個善良的女人。

長孫蓉道：「說了又如何？」

蒙面人道：「她會很快樂，也很寵愛虎兒。」

長孫蓉道：「這種掩耳盜鈴的事我不幹。」

蒙面人道：「長孫蓉，這是一種利已利人的好事，妳爲什麼不作，我將來把她委託給你們，也給你們一百萬兩銀子，侍奉她到天

年，因爲我不一定能有她的壽命長。」

「你似有先見之明，你這種人當然活不久。」

「長孫蓉，虎兒却已經答應了！」

「我沒有答應，」長孫虎道：「我只是十分同情那位柳盈盈阿姨而已，並沒承認你是我的父親！」

蒙面人道：「只要妳見了盈盈，妳一定會同情她然後答應我，因爲妳答應我就是同情她。」

已經到了這兒，當然要見見柳盈盈了。

長孫蓉以爲，一個人爲另一個人擋上十一支毒箭的決心、膽識和愛心是非常偉大的，就憑這一點，也該受到敬仰。

像令狐嬋及蘇可香，本和「南海一萍生」交好，但又被這蒙面人玷汚，爲的只是要個男孩子而已。

只不過她們的先夫「南海一萍生」胡笙待她們也非專一的。

柳盈盈告訴長孫蓉很多事。

包括蒙面人作的一些壞事，以及想要個男孩子等等。

但是，柳盈盈也知道，長孫虎並不像蒙面人，所以她不大相信長孫虎是蒙面人的骨肉。

她想要的男孩子，一定是蒙面人的骨肉才行。

她很愛蒙面人，理由很簡單——蒙面人太愛她了。

她當然必常常勸蒙面人，作一個光明正大的人，但是他早已不是個光明正大的人了，無法改變，但對她的愛却至死不渝。

現在，柳盈盈頗同情他們母子二人，但暫時不能放了他們。

＊　＊　＊

長孫母子住在同一院落。

當蒙面人又外出時的一個夜晚，黃鼎元來了。

「娘，就是他，他說他是我的生父。」

長孫蓉沒出一聲，只是冷冷地打量此人。

黃鼎元也木然地望着她。

也許夫妻間的一種默契能在一個眼神中得到共鳴。

長孫虎在一旁也不出聲，看看他們誰先說話。

長孫蓉道：「您是……」

黃鼎元當然也蒙了面，道：「黃鼎元。」

「你眞是鼎元？」

「蓉妹……還有誰能以這種身份在此臥底？」

「是的，還有誰有此膽量？」

「可是現在，我們應該先團圓。」長孫虎道：「我們團圓了之後再談復仇。」

「不，」黃鼎元道：「他破壞了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發誓要手刄他！團圓是次要的事了！」

這話在長孫母子聽來多少有點刺耳。

「還有什麼比全家團圓更重要的？」長孫虎道：「昔年的事不是母親的錯，可謂天作孽，爲什麼一切都要待復了仇以及再說。」

黃鼎元道：「因爲此賊奸汚了你母親，使這婚姻有了瑕疵，所以殺死此賊才是第一要務。」

長孫虎道：「如果殺不了此賊，你永遠也不和我們回去？」

黃鼎元沒有回答這句話。

此人走後，長孫虎道：「娘，他眞是我的生身之父？」

長孫蓉點點頭。

「我以爲他很冷酷，毫無情感！」

長孫蓉道：「也許是他把這段婚姻看得太神聖了！世上有很多人，終會把一件重大的事本末倒置。」

「娘，我以爲他第一次見到妳一定會十分熱情的。」

「也許已經不是那種年齡了！」

「在這方面，他還不如蒙面人！」

「虎兒，你說什麼？」

「娘，蒙面人固然壞，至少他對柳盈盈情深似海，至死不渝，從這個角度去看他，他又不是個壞人。」

「不，他是個壞人。」

「娘……」

「他雖然矢志不渝地愛柳盈盈，却拿其他女人的情感、節操不當一回事，根本不付出情感，由此觀之，他絕對是個壞人，不能因爲他深愛一個人就抹去他的惡行。」

長孫虎道：「娘，我却覺得黃鼎元不重夫妻情感。」

長孫蓉喟然道：「娘這把子年紀了，並不重視這些，我以爲他矢志報奪妻之仇，汚妻之恨，並沒有什麼不對，只不過過份重視這一點，無形中就忽略了天倫之情。」

長孫虎對柳盈盈產生了友情，也可以說是孺慕之情，長孫蓉不以爲然，黃鼎元更是不以爲然。

蒙面人見長孫虎經常和柳盈盈親近，非常高興。

現在，長孫虎又在和柳盈盈閑聊。

「阿姨，妳以前是不是也是一位出名的俠女？」

她笑笑：「俠女談不上，頗出鋒頭就是了！」

長孫虎道：「追妳的青年俠士一定不少。」

「當然，就連捕頭……」她忽然打住了。

捕頭是誰，每一縣都有捕頭，每一府都有捕頭。

她指的是哪一個捕頭，梁人傑

嗎？

長孫虎心頭一動，他好像看到過一個背影頗似梁人傑的人。梁人傑如果在此，那可眞是莫大的諷刺了。

長孫虎絕不再問下去，問多了她一定會疑心。

「虎兒……」柳盈盈道：「你娘和他才是眞正的夫婦，我希望他們在此團圓，你是知道，我如今嚴重殘障，一切都看淡了，更不會吃醋了！」

「阿姨不計較我娘和他在一起？」

「不，絕不，我希望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尤其他們一二十年長久離別，人是情感動物，怎會不想。」

長孫虎道：「阿姨，妳眞偉大……」

晚上，柳盈盈特別邀請長孫蓉一起晚餐。

還有蒙面人作陪。這一餐吃得特別愉快。

柳盈盈頻頻佈菜，視長孫蓉爲姊妹。

本來長孫蓉不信長孫虎的話，長孫虎說柳盈盈是如何如何地善良，如何地和藹慈悲。

現在長孫蓉信了。

她也開始相信，世界上眞有工於謀人，拙於謀己的人。

這天晚上，長孫蓉作了個非常綺麗的夢。

這種夢已有一二十年沒有作了。

那是男女好合的刺激，也像是年輕時青春之火熊熊燃燒的滋味，不像是四十歲的人應有的狂熱。

但是，昨夜確是作了那麼一個夢。

怎麼會作這種綺夢呢？

一早醒來，她發覺那不像個夢，那是眞的。

怎麼會是眞的？是不是她和一個男人與雲佈雨，歡娛終宵？不錯，因爲在她的身體上可以求得証明。

等於是昨夜她在半昏迷狀態中被人玩了一夜。

所以第二天一早下床，連走路都有點蹣跚不穩了。

「是誰？他是誰？」

其實一想就可以得到答案——蒙面人。

他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他想要一個兒子。爲了要個兒子，他不擇手段。

那麼柳盈盈是不是昨夜事件的幫兇？

當然是的，昨夜那頓飯大有問題。當然也可能不是。

長孫蓉恨嗎？當然，恨是不免的。

只不過她對柳盈盈的涵養不能不佩服，女人都嫉妒，固然，她是爲了要個男孩子，但她的男人和另一個女人歡娛，她一點也不嫉妒。

這件事長孫虎自然不知道。

蒙面人也不露聲色，只是對長孫蓉更殷勤些。

長孫蓉才三十九歲，看來也不過三十許人，肌膚膩滑，臉目娟秀，幾乎還具有少婦俏嬌的風韻和青春。

更重要的是她具有少婦的豐腴。

這是中年人最最嚮往的一種優點。

第二天晚上，柳盈盈沒有再邀請她去吃飯。

他們母子二人在一起吃。

但是這一夜，長孫虎昏迷一夜，長孫蓉又是綺夢連床，事實上那不是夢，那是活生生的好合交媾。

三十多四十左右，是男女性高潮最旺盛之時。

男人需要，女人更甚。

長孫蓉一夜間不知有多少次刺激和高潮。第二天天快亮時才沉沉睡去，直到午後才醒來。

「娘，這兩天不知爲什麼，特別好睡。」

長孫蓉心裡清楚，那是飯菜中作了手脚。

爲了使她懷孕，要個男孩子，他們是不擇手段的。

連續兩夜，她都在似知似不知的情況下獲得極高的刺激。

一二十年了，這種刺激又舊夢重溫。

那是無法形容的肉慾的昇華。

她一方面恨他們不擇手段，一方面又由不得人地時時嚮往着。

第三夜，她非常小心，自己做飯，自己燒水泡茶，其結果還是一樣，她陷入狂亂、歡愉的浪潮中。

二十年的獨身寡居，一旦重嚐男女的奇趣，人就會陷入迷亂狀態中，人總是人，這正是凡夫俗子也。

整夜的歡娛、纏綿、刺激，而且是一連三夜，長孫蓉幾乎爬不起來了，長孫虎也整天昏睡。

第四天，蒙面人已外出，黃鼎元來了。

「你要小心，不可常來。」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這話怎麼說？」

「因這三個晚上，妳極盡歡愉，補足了二十年的乾旱，我並不怪妳，因爲妳是個凡人，妳也需要！」

長孫蓉冷冷地道：「你看到什麼了？」

「我看到了妳的狂熱，妳的饑渴……」

「呸！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這話怎麼說？」

「如果你眞有報仇之心，你爲什麼不趁機殺了他？」

「我本有此意，可是我又改變了主意。」

「爲什麼？」

「因爲妳陶醉在他那騎士的雄風之下，妳雌伏在他的予取予求，勇猛不懈的狂幹下。」

「你……你是個卑鄙的傢伙。」

「也許我是，但我相信，以我目前的年紀和體能，已經無法給妳如此的刺激和狂熱的滿足了！」

「你看了三夜？」

「是的，我看了三夜，我也流了三夜的淚。」

「流淚？」

「是的，我知道，只要是正常的女人，都需要這種滿足，夫妻的情感，大多由此種滿足事維持着。」

「不，他是我的仇人，我仍要殺他！」

「說說而已！」

「我已被他暗算，在飲食中作了手脚。」

「大概如此，但妳不能否認，這三夜的刺激和滿足，解除了妳二十年來的旱象，妳需要這個。」

「你是我的丈夫，難道不能給我？」

「我？」黃鼎元攤攤手，忽然笑了起來。

他笑到末了和哭差不多。

「你得了失心瘋是不是，你笑什麼？」

黃鼎元自卑地道：「七年前在一次搏鬥中，由於對方身手太高，把我一拳震出七八步坐在石筍上。」

「莫非已經不能……」

「對！正好坐在睾丸上，當然破裂，治好後已不能人事。」

長孫蓉默然。

黃鼎元嘿嘿冷笑，繼而大笑。

就在這刻，長孫蓉忽然向他打眼色。

黃鼎元幾乎猜到是什麼事了，他的笑聲更大，然後緩緩轉過身來，蒙面人卓然站在門口。

事已至此，他還怕什麼。

本來他就把生命看得很淡了。

一個四十歲的男人，見色不擧，變成一個眞正沒有用的人，他會感覺人生乏味，甚至他以爲自己已不是男人。

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甚至也不是中性人。

自他連看三夜之後，他更覺得自己是個廢物。

他看到了蒙面人的雄風，百戰不疲。

他也看到了長孫蓉來者不拒，密切的配合。

他這才知道，夫妻間最重要的固然是情感，可能那是高調，最重要的還是這方面的默契與滿足。

如果任何一方面不能滿足對方，夫妻就格格不入。

女方不能配合還好，最多是使男人有點冷感。

假如男方根本不成，不能長驅直入，不能直搗黃龍，對一個食髓知味的婦人來說，那眞是吊足了胃口，無奈到了家。

「你笑什麼？」

「我笑我自己……」

「你自己有什麼好笑，你應該哭才對！」

「不，我應該笑！」

「爲什麼？」

「因爲我連看了三夜，第一夜憤怒！」

「第二夜呢？」

「第二夜羨慕。」

「第三夜又如何？」

「第三夜我佩服你，也感到自餒和自卑。」他又轉對長孫蓉道：「甚至我想自殺，本來第一、二夜瞧不起妳的風騷，到了第三夜，我以爲如我是妳，我也會狂熱地需索。」

「我知道你在偷看。」

「你知道？」

「是的，我故意要你看。」

「爲什麼？」

「試試你的意志，因爲你失去本能是你自己的事，不該抱怨別人，如你胡來，當時即已死亡……」

「現在，你可以殺我，但我不會束手待斃！」

他撤出了寶劍。

蒙面人動也沒動一下，道：「我不會殺你的！」

「你不殺我，爲什麼？」

「因爲你是個很不幸的人，我爲什麼要殺你？」

「可是我要殺你！」

蒙面人道：「你想想看，你憑什麼殺我？」

「因爲你佔有了我的妻子。」

「好，你捫心試問一下，我和長孫蓉有染時，是不是正好是你的外腎受傷，根本不能人道的時候！」

黃鼎元想了一下，垂下頭來。

「我在那時代替你來滿足你所愛的女人，我是有點霸道，但是，我是不是也算作對了一件事。」

「但是，你並不是眞心的愛她，只不過是要她爲你們生個男孩子而已。」

「對，但我畢竟還是塡補了她不少的朝朝暮暮的寂寞，有了這三個夜晚之後，不管長孫虎是不是我的骨肉，我和盈盈都承認他是，而

且也承認長孫蓉是我正娶元配……」

「我呢?」黃鼎元大聲道:「你們把我當作什麼?」

「如果你還願意留在我的身邊，十三聯中仍有你一個位子，你不願留下，給你一萬兩銀子支遣你。」

「然後派人殺我滅口?」

「你已失去了滅口的價值，隨便你到哪裡去，我絕不會派人殺你。黃鼎元，我很同情你，但不是可憐你!今後的出路，由你自己決定。」

黃鼎元道:「我當然要走!」

蒙面人道:「你問問看，他們母子願不願意跟你走。」

長孫蓉母子沒有出聲。

因爲黃鼎元剛才所表現的十足是個懦夫，沒有一個女人要一個懦夫丈夫，也沒有一個人要一個懦夫父親。

長孫蓉道:「只不過我們母子也不會跟着你。」

蒙面人道:「這個我知道，但我要個兒子。」

長孫虎盛怒道:「你以爲可以隨便侮辱我們母子，你以爲我們母子就可以聽你任意擺佈?」

蒙面人道:「虎兒，沒有人會擺佈你們，我希望能和平相處，因爲在不久的將來，你們會是武林中的第一夫人和第一公子。」

長孫蓉大聲道:「我不稀罕!」

黃鼎元道:「我要走了，要殺要剮全憑你了。」

蒙面人下令支一萬兩銀票他走。

更下令，凡是他的部下，都要隨時保護黃鼎元的安危。

黃鼎元眞的走了。

他過去眞的就沒有全力一擊的機會嗎?

當然不，那是因爲他沒有勇氣。

他失去了勇氣，也失去了信心。

所以長孫虎要求先行天倫團圓，他反對，他說他要先行復仇，其實他什麼也作不了，他的信心早就瓦解了。

他眞的走了，也眞的沒有人動他。

* * *

小郭又被「守護神十三聯」困住。

十三對一，不管他的身手有多高，還是一樣。

小郭似乎知道這些人是誰，正因爲知道，更難對付。他知道，十三聯的人手會換來換去，個個不凡。

百招之後，小郭獲勝，這十三聯之中有他極熟的人在內，他的路子對方極熟，立刻陷入苦戰。

只不過他不能揭穿這些人的身份。

就在他挨了一劍加上七八拳掌時，已堪堪不支，忽然來了一個人，老遠就嚷嚷道:「哪個有病!」

原來是武林名醫海歌。

他背了個藥簍子，道:「除了已經死了的人，老夫沒有辦法之外，只要還有一口氣，老夫照樣能使他還魂!」

這就是「還魂手」海歌。

「十三聯」還在狂攻，他們並不怕海歌。

可以說，整個武林中的高手，他們最忌諱的就是小郭，已可証明小郭和「不老仙」有些瓜葛。

因爲「不老仙」把小郭自蒙面人的巢穴中救了出去。

海歌道:「老夫說話像放屁似的，好好!我倒要試試看，老夫說話是不是像放屁一樣。」

海歌蹲在地上又道:「那個穿黃衣衫的仁兄屁股痛，痔瘡發作了對不，再打下去會出血的。」

果然，穿黃衣的一個攻勢緩了下來。

海歌道:「穿黑衣的那位仁兄，左腿長右腿短，過去右腿受過傷……」

小郭一劍刺向黑衣人的右腿。

黑衣人精神一分散，這一劍又十分凌厲，已被刺中。

只是刺得極淺，只傷及皮肉。

海歌取出火石及火鐮，打着了紙媒，吸着旱烟管道:「那一位身上有文書，可別掉出來……」

十三人本來即將重創小郭，這麼一來，各懷鬼胎，人心渙散，合擊的力量分散，呼嘯聲中退走。

小郭拄劍牛喘，道:「多謝海前輩援手。」

「我會爲你援手?」

小郭道:「剛……剛才若非前輩援手，晚……晚輩八成要糟……不知前輩說某一人身上有文書是什麼意思。」

海歌道:「還不是信口開河嘛!」

「只怕不是信口開河的。」

「不是信口開河你說是什麼?」

小郭道:「前輩說其中一人有痔瘡，八成是眞的。」

「那是當然，我身爲醫生，連這一點也看不出來，還是個什麼勁兒，我眞後悔救你這個小子。」

「前輩後悔什麼?」

「你小子風流成性，到處拈花惹草，吃鍋望盆……」

「前輩此話究竟何指?」

「小子你別在老夫面前裝糊塗，我兩個乾女兒那裡不好?臉蛋是臉蛋，腰身是腰身，你卻偏偏不喜歡，而獨鍾情那個姓蕭的妮

子!」

小郭道:「朱、林二女是前輩的義女了?」

「不錯。」

「人的偏好不同，前輩也未必能免俗吧?」

「小子，你把老夫也扯上了。」

「如果前輩當年也因此而擇善固執，又怎麼說?」

「老夫有什麼把柄在你手中?」

「晚輩怎敢抓前輩的把柄，只不過據說前輩昔年單戀『黑玫瑰』齊雪晶女俠的事……」

海歌揮揮手道:「這件事你怎麼知道?」

小郭道:「是『不老仙』說的。」

「這個老渾蟲，居然敢傳播謠言。」

小郭道:「前輩是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海歌道:「小子，『不老仙』那個老渾蟲說這件事的時候，他曾經用過『單戀』二字來嗎?」

小郭想了一下，道:「是的!」

海歌道:「這個老渾蟲簡直是太不像話了!憑我海歌，醫術超羣，人才出衆，會單戀『黑玫瑰』齊雪晶嗎?小子，你信嗎?」

小郭道:「有點信也有點不信。」

海歌道:「小子，你說話怎麼可以模稜兩可?」

小郭道:「信的是，前輩一代名醫，儀表堂堂，哪個女子不希望獲得這東床快婿?」

海歌道:「不信的呢?」

小郭道:「據聞『黑玫瑰』齊雪晶天生麗質，家財萬貫，而且又是一位掃眉才子，據說求婚者絡繹不絕，條件好者大有人在，但無一入選……」

「小子，你知道的可眞不少。」

「道聽途說而已。」

「你還聽到些什麼?」

「齊雪晶既稱掃眉才子，胸中墨水甚濃，據說有一位求婚者，該人沒能對上下聯而悻退……」

「是什麼對呀?」

「上聯是這樣的:眼孔小於窮措大。可惜那位仁兄沒有對上下聯，其實引用古人的舊聯就過關了!」

海歌老臉紅紅地道:「小子，如果是你，你的下聯如何?」

小郭道:「上聯是眼孔小於窮措大;下聯應該是:臉孔團似富家翁。這是秋雨庵隨筆，周南卿的一聯。」

這當然是詠錢，古錢是圓的，中央有孔。

海歌大爲感嘆，道:「小子，我當時如果是你，一定能雀屏中選，可惜當時太緊張，沒能想起來。」

「不過，聽說齊雪晶女俠迄今未嫁!」

「你小子什麼都知道。」

「這也是老頑童說的，說是……說是……」

「他說什麼?」

小郭故意賣關子，道:「說是她一直在等一個人，但那個人也一直沒有表示愛意，她就這樣蹉跎了青春。」

海歌急急地問道:「她在等誰?」

「老頑童沒有說，我猜想……是……」

「小郭，你猜想是誰?」

「會不會是前輩您?」

海歌連鬍鬚都動了!眞是眉開眼笑，道:「小子，你眞以爲她是在等我，有此可能嗎?」

小郭道:「像前輩這樣條件的人，到哪裡去找?」

「那她當年爲什麼不遷就點?」

「當年是當年，她那時少年人氣盛，不能及時轉彎，事後想想，世上實在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哪!」

「對對，小子!你的推斷一點也不錯。」

小郭道:「前輩，我只不過是就事論事而已!」

海歌道:「雖是就事論事，你的推測也十分有見地。」

小郭道:「齋女俠目前在什麼地方，前輩知不知道?」

「小子你知道?」

「她在華山養疴!」

「養疴」二字對海歌太重要了，因爲治病是海歌的看家本事，能以治病可以接近她，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她……她有病?是什麼病?」

「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婦科病吧!」

海歌道:「她住在華山什麼地方?老弟，你能不能打聽出來?」

小郭道:「我問問看，只不過海大國手能不能幫個小忙?當然，我不是指我自己，是指整個武林。」

「老弟，有事就直說吧!」

已經由「小子」改爲「老弟」了。

小郭道:「海大俠可能知道，武林中可能要發生一件大事，那就是『北海神龍』和會主的決戰。」

「大概知道一點，一定是會主嗎?」

「海大俠以爲是誰?目前能和『北海神龍』一搏的對手，除了會主『靈山冷雨』蕭松樵之外，還能是誰?」

海歌道:「傳聞蕭松樵對此戰早已厭倦。」

小郭道:「也許他不在乎爭取此位，而是看不慣秦葆琪的囂張

吧。」

海歌道：「這也是十分可能的，但據說秦葆琪的功力非同小可。」

小郭道：「海大俠大可放心，蕭會主絕不含糊！」

「那就好，小友求我什麼事？」

小郭道：「雙方爭奪會主之位，絕不僅僅他們二人，可能雙方的部下先行出手墊場，難免有傷亡……」

「噢，老弟要我前去救人？」

「海大俠以爲如何？」

「當然，這是份內的事，何須掛齒？不過齊雪晶……」

小郭道：「關於齊女俠的地址，三日內奉告。」

「是不是你要問問什麼人？」

「是的。」

海歌道：「今日一見，也是有緣，老弟告知在下有關齊雪晶的地址時，小可奉送老弟一件禮物。」

「什麼禮物？」

「百毒不侵散……」

* * *

小郭和蕭露形影不離，令狐嬋和蘇可香不以爲忤，二女及哈巴狗也沒有話說。

只有蘇喜不是滋味。

只不過長孫虎和她的關係，又不能抹煞。

小郭在山頂上運起玄功，作起「輪廻三界吼」。才第十一聲，「不老仙」就到了，道：「小子，什麼事？」

小郭道：「老哥，麻煩你眞過意不去……」

「少來片兒湯，有事就說吧！」

小郭道：「你說過『黑玫瑰』齊雪晶這個人來。」

「怎麼，對這徐娘你也有胃口嗎？」

「老哥，這玩笑未免開大了點吧？」

「不老仙」道：「誰打聽她的下落？」

「海歌！」

「這個老雜碎，眞是陰魂不散！」

小郭道：「老哥，海歌得罪過你？」

「他雖沒得罪過我，我却不喜歡這個老東西。」

「爲什麼？」

「他不是個東西！」

「老哥，爲人要厚道些，我相信海歌昔年一定和你有過誤會。」

「小子，你別自作聰明！海歌這老雜碎昔年纏過齊雪晶，齊雪晶對他不感興趣，他就……」

「他怎麼樣？」

「他……」「不老仙」揮揮手道：「別提了！他不是個東西，提起他來，我就有一肚子火！」

「到底怎麼回事？」

「他就在她的飲食中作了手脚，使她天天腹瀉，不到三個月，齊雪晶變成一個排骨美人了……」

「這……眞有這回事？」

「怎麼？你小子以爲老哥說謊？」

「這不是太卑鄙了？」

「簡直不能用『卑鄙』二字來形容他。」

小郭道：「以後呢？」

「齊雪晶後來才知道是他作了手脚，發誓不求他，當時海歌十分後悔，想向她懺悔，但她一直迴避。」

小郭道：「齊雪晶一直沒嫁人？」

「沒有，海歌也一直沒討老婆。」

小郭道：「海歌對小弟援過手，我看他對齊雪晶矢志不移，深深懺悔。老哥，你知不知道齊女俠的地址？」

「知道。」

「告訴小弟吧！」

「如果我不告訴你呢？」

「爲什麼？」

「不爲什麼，就是看他不順眼！」

小郭道：「老哥，就請看在小弟面上，告訴我地址！」

「小子，我想問你一句話！」

「什麼話？老哥你儘管說。」

「不老仙」道：「如果齊雪晶現在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非但鷄皮鶴髮，而且皮包骨頭的話……」

「這……」小郭道：「老哥，你別開玩笑，才十年光陰，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怎會變成鷄皮鶴髮光長骨頭不長肉了呢？老哥，咱們在說正經話！」

「不老仙」道：「誰和你開玩笑？」

小郭道：「老哥，你是說齊女俠眞的是鷄皮鶴髮？」

「有一字不實，我就是你的兒子。」

「老哥，你若是我的兒子，我不是一百多歲了？」

「不老仙」道：「我不是開玩笑。」

「她怎麼變成那樣子？」

「不老仙」道：「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罵海歌是老雜碎！老渾蛋，因爲齊雪晶昔年喜歡的正是他，由於一副對子沒對上，他就以爲落選了而整人。」

「這太不應該了！老哥，看看還有沒有辦法補救，使這一對情人重歸於好，老哥，她住在何處？」

「毛女洞！」

「老哥，眞謝謝你！我要告訴海歌。」

（未完・廿一）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